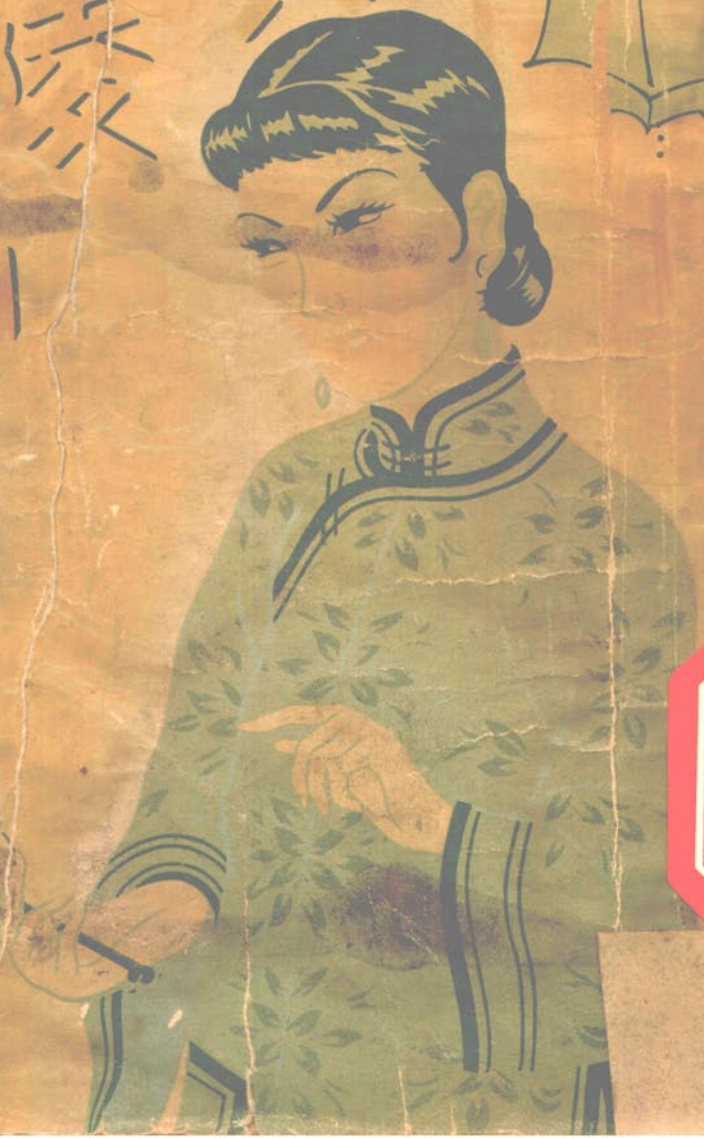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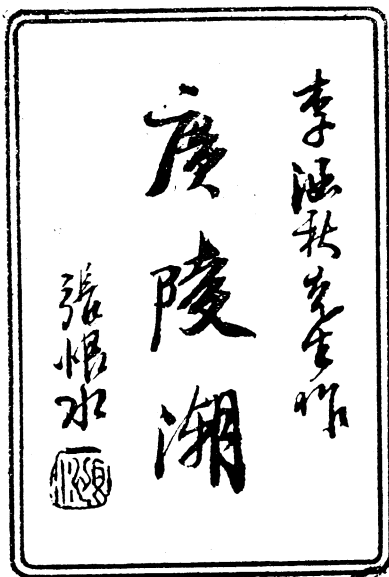
李涵秋著

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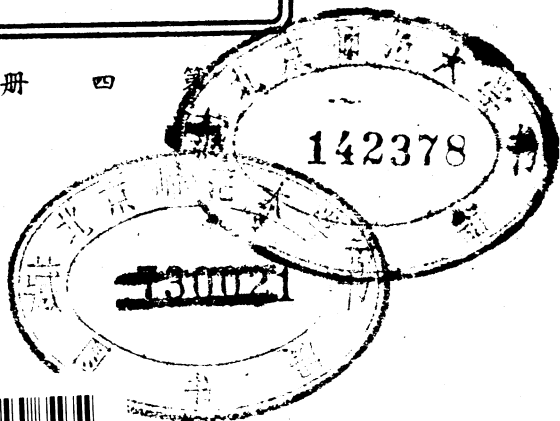
廣

用





冊 四



北师大图 B2353057

上海百新書店刊行

# 廣陵潮

## (第四冊目錄)

### 第七六回

吃虛驚禍生眉睫  
設妙策枉用心機

### 第七七回

一夕話款款續良緣  
半江風匆匆送行色

### 第七八回

巽盡悲來商賈作歸計  
時衰運倒租賃到婁房

### 第七九回

塵挑夫朱成謙受窘  
魚肉善良好蠶枉法

### 第八十回

魚肉善良好蠶枉法  
呻吟床榻寡鶴工愁

### 第八一回

拆芳衷琰閣傷往事  
談果報酒館說新聞

### 第八二回

詳靈籤雙方工索隱  
論醫理一味亂吹牛

### 第八三回

運鼓鋒當場演說  
解職務暗地輸金

### 第八四回

運風願酬神旗杆巷  
得急電復辟北京城

### 第八五回

遺老拜牌演成趣劇  
腐儒說夢志在科名

### 第八六回

報師恩門生忙後事  
助喪費壯士念前程

### 第八七回

養嬌娃老人託夢兆  
排劣貨學子散傳單

### 第八八回

大示威國民開會  
小受罰紳士說情

### 第八九回

詩社聯歡園林雅集  
天空照相機械神仙

### 第九十回

乳媪頭老年染梅毒  
禁私塾暗地起風潮

### 第九一回

念前情琰閣生鼠雀  
綿後澤深夜續鴛風

### 第九二回

黑吃黑喬家運欺人  
冤報冤田福恩喪父

### 第九三回

加車租苦力鬧風潮  
停工廠貧民絕生計

### 第九四回

捐秋扇閨房驚惡夢  
皮春風旅館殉佳期

### 第九五回

懸孤設稅三府徵祥  
進爵添籌一堂集慶

### 第九六回

巧結合新郎被騙  
辨是非敗子回頭

### 第九七回

柳克堂因財受禍  
明似珠失計潛蹤

### 第九八回

匿取縮庸醫僥倖  
幽清鄉劣董倒辜

### 第九九回

賢淑俱歷屢劫歸太虛  
狀雲麟懺情入幻境

### 第一百回

秦太君考終團圓晏  
華登雲歸結廣陵潮

社會小說

# 廣陵潮

李涵秋著

## 第七十六回

吃虛驚禍生眉睫  
設妙策枉用心機

蘆花蕭瑟，晚山對愁。羈旅動思鄉之感，少婦起離鶯之恨。於斯時也，湘竹簾內，淨無纖塵，碧紗窗內，香霧浮窗，室中鏘，湘清架藏書甚富，四壁畫幅對聯，多當代名公巨卿之手筆，兼有古人遺墨，以及商彝周鼎諸物，亦半真半偽，聊備今古一格而已。書架之旁一書案，兩人對坐。晉芳手托煙筒，將淑儀病狀，告訴雲麟。雲麟當時聽見淑儀有病，好像兜頭淋了一杓冷水，頓時喪然失色，劈口問道：『不久儀妹，妹還好端端的在舍間的，怎麼隔不了幾天，忽然會病起來？甥兒連日因心緒不佳，也不曾過來請姨父同姨娘的安。儀妹這病，可還是舊病不是？』晉芳嘆道：『論她的舊症，一時却還不至有什麼危險，不過延挨下去，怕終久沒有起色。她這發病的緣故，便因為前天是玉鶯小生日兒，他家又沒有別的親族，這邊少不得辦了幾樣素菜，在屋裏設起祭桌，勉強供了一供。依我是不許那些僧道進門，無奈家母依舊不大開通，又招請了好些和尚，鏡鈸叮嚀，敲得震天價響，梵聲貝語，無限淒涼。那種聲息叫人聽着，最是傷心的。況是儀兒他們夫婦，在世又不曾過着多少日子，就輕輕將她拋撇下來

了。儀兒又因為住在母家，不敢放聲大哭，這一天，使嗚嗚咽咽的細訴低泣，一共不曾乾着眼淚，須知那種無聲之哭，比較有聲者尤其傷心，勉強挨到夜深，突然嚷着心痛，再望望她臉色都發青了，嚇得她母親不住抱着她嘶喚。登時命人請醫診視，服了幾帖藥下去，略略好些，只是還不能多進飲食。唉！外病好醫，心病難醫，這是她一生的病根，叫別人有甚麼法子想呢？』雲麟跌脚說道：『這也難怪，儀妹傷心，煞而玉鶯大哥既已死了，生者在世，總應該保重身子才好。儀妹這一點上，怕她就照不破。姨父姨母要常常勸解，教她散散心就好了。』晉芳望着身邊一個小廝說道：『你進去向太太問一聲兒，看小姐醒了沒有？可曾下床。雲少爺要進來，照小姐呢？』小廝答應自去，轉來說道：『小姐剛才服藥下去，此時已蒙着被睡下。太太說：雲少爺如能在這裏耽擱，等吃過晚飯回去不遲。』晉芳笑道：『好好！我在家裏正苦寂寞，老賢甥不妨在此多談一會。』於是又命小廝們泡上好茶，捧出兩盤瓜子來。雲麟懷着滿腔心事，正待向淑儀訴說，不料淑儀又病起來，未免有些快快的，坐在旁邊，一言不發。隨手伸在瓜子盤裏，拈了一枚瓜子出來，放在唇邊，欲送進又不送進的，出神一回兒，怔怔的望着他姨父的煙筒。看他姨父一袋一袋的裝煙裝了吸，吸得煙盡了，就吹了又裝，裝了又吸，吸了又吹，像這樣循環忙，很是熱鬧。那烟筒



上的烟，紙煙上的煙，還有口中吐出的烟，烟烟相纏，成了一團一團的煙雲，有的遠遠直上，便好似一條煙龍，從煙雲裏飛出，騰身舞爪，滿室裏亂竄，亂竄，煞是好看。雲麟望了半日，忽然想起手裏拈着的瓜子，不知道這一枚瓜子，是從那裏來的，怎樣到得自己的手裏，於是又把眼光轉回來，望着自己手裏的瓜子，這瓜子是上海的五香瓜子，色香俱佳。雲麟望着瓜子，心裏想這瓜子外面翠生生的紫色，好似像妹妹頭髮的顏色一樣，又彷彿是紅珠兩道彎彎娥眉的顏色。這瓜子的形狀放大來，好似紅珠嬌嫩的臉龐，稍修長一點，便又好似淑儀的面龐了。忽然一眼又看見了瓜子上的兩粒小糊點，一粒帶尖形的，恰如淑儀臉上酒渦兒旁邊的黑痣，一般無二。那一粒圓形稍大的糊點，又與紅珠酥胸兩旁雞頭肉，左近的黑痣一般無二。雲麟想到這裏，真是手舞足蹈，有些忘形。愈想愈癡，愈看愈歡了。伍晉芳見雲麟這種呆狀，很覺可憐。自想少年人，總免不了受情網的魔難。又想到他少年時同小翠子親熱鬧的笑話，也真不少，不覺就對雲麟一笑。雲麟正在發怔，忽見他姨父向着他笑，便將手中瓜子，往口中一送，隨着也向他姨父微微一笑。晉芳遂搭訕着說道：「彷彿有一天聽見她們告訴我，說你那如夫人，已經將你們老太太，接到一處去過活，這也很見得她的良心。老賢甥！我此時轉有些羨慕你的豔福……」這句話不防轉勾起

雲麟愁緒，嘆着說道：「姨父休提這話，我也沒這福分娶她，她也沒有這心腸嫁我，幸喜家母還有點主見，若是老早答應她，便搬到那邊去住，怕一時還來不及搬回舍間呢！」晉芳聽了這話，不由怔了怔，說道：「這又奇了！你同紅珠是感恩知己，打從患難裏鬧過來的，不見得她變心，慙快你休得誣壞了人！後來是要懊悔不及呢！你不記得我那翠姨兒，便因為我一時聽信讒言，白白將她小命送掉，如今提起來，我總覺得對不住她！」雲麟道：「她與翠姨的境遇，又自不同，女人家心腸容易見好愛好，甥兒原係寒士，沒有叫她戀我的地方，那裏及得這姓許的，又有錢又有勢呢！」晉芳笑道：「難道這姓許的，要奪你這愛寵不成，哎呀！他就太不自量了。不是我當面奉承老賢甥，像老賢甥這樣的品行……面孔……性情……學問，要算是千中挑不出一個，他把甚麼來比賽你，想是年紀上比你小得幾歲，也未可知。」雲麟聽到這裏，嘿味一笑，說道：「若論年紀，怕他已經做得紅珠的祖父了。」據人說這姓許已是六十開外，一搭鬍鬚，看去便叫人討厭。」晉芳想了一會，拍手笑道：「你說的這人，可是許道權不是，不錯呀！他雖有了，一把年紀，至於瞧見女人家，他那一雙水汪汪的眼珠兒，依舊是個色鬼模樣。我們有時同着宴會，但凡他帶的局，都要同人家纏得一個不亦樂乎。」雲麟笑道：「原來姨父也認識這廝……」晉芳忙拍

着胸脯說道：『老賢姪放心！這事包在我身上，等我去向他  
說一句。』說這紅珠已是准嫁給老賢甥的了，叫他打斷這種  
夢想。哦！我道是誰呢？他的女兒賣給人家做妾，他又要想人  
家女兒，嫁給他做妾。我勸他且歇着罷！他屋裏也有兩個老  
婆，聲名很不好聽，沒的在外間打這野鷄，把家裏鴉子都飛  
掉了。替他想，也不甚划算！』雲麟在這個當兒，頓覺心花怒  
放，站起身來，深深就地一揖，說：『一切便仰仗姨父，如荷玉  
成，不叫甥兒抱向隅之憾，粉骨碎身，願酬大德。』晉芳忙扶  
着他笑道：『老賢甥儘管放開懷抱，我同那許道權也還有  
點交誼，只管一說便行。既這樣說，也不宜遲，我趕在此刻，便  
到他府上同他接洽。然則你在先說同儀兒斟酌的，可是爲  
的這事？』雲麟紅着臉說道：『甥兒因爲儀妹妹和紅珠還  
談得來，意思想請儀妹妹去探一探她的口氣。既有姨父替  
甥兒出這樣力，儀妹妹不幸又病着，那個只好作爲罷論了。』  
『晉芳搖頭笑道：『若論釜底抽薪，第一先須止住許道權。  
許道權不想娶她，她不嫁給賢甥，還嫁給誰？既這樣說，我也  
不陪你吃晚飯了。你明天請到我這裏，我定然有好消息報  
給你聽。』雲麟見他這樣熱心，十分感激，忙道：『姨父既然  
認識那姓許的，隨後會見他，同他講一句便好了。何必忙在  
這一時呢？』晉芳正色說道：『這是一件甚麼事，越早完結  
越好。將來賢甥多請我吃一杯喜酒，便算酬謝我，我也高興。

來奉擾！』說着，真個帶了一名小廝，並不乘轎，向雲麟說道：『你到裏邊坐去好了。我若回來得遲，准在明天相見罷！』  
雲麟見晉芳出門之後，便高高興興的踱入內室，向三姑  
娘問了問淑儀的病狀。三姑娘只是唉聲嘆氣，雲麟自不便  
再說甚麼，立起身來，對三姑娘道：『姨母，我去看看儀妹妹  
去。』三姑娘說：『好！我同你一同去，看儀兒服藥下去，這一  
會可睡得安穩。』說着就舉步走到淑儀臥房門前，掀起素  
花布的門簾來。雲麟隨在後面，未曾用目觀看，但是早覺得  
藥香滿室，幽閨寂寞。這時微聞帳鉤頭動，帳裏的淑儀，就接  
連咳嗽四五聲，帶有嬌喘之音。三姑娘聽得，連忙三腳兩步  
的進房，還沒有走到床前，淑儀又咳了一咳，聲比前更急，喘  
聲也大。三姑娘更加着急，一面到床前，用手掀帳子，一面嘴  
裏喊說：『儀兒！儀兒！現在覺得怎樣？你麟哥來看你了。』雲  
麟跟在後面，聽了這話，心中萬般難過，無限淒涼。等到他姨  
母把白綢帳掀開，用銀鈎掛住雲麟極力向懷裏望，去高  
高的疊着三四個枕頭，淑儀就靠在枕上，睡着，雙眼緊閉，身  
上蓋着大紅緞被，頭上青絲，有一半散下，拖在被頭上。一雙  
玉腕，壓在被上，兩手覆在胸前，是咳時用手捶胸的，咳後就  
放在胸前了。再細看她的面容，雙眉蹙黛，眼乏秋波，芳姿瘦  
削，氣色微黃，嘴唇紅得比染了胭脂還要紅。雲麟到此，不由  
的低低叫了一聲：『儀妹！』那知淑儀昏昏沉沉，毫不曉得。

三姑娘就在床前几旁椅上坐下，雲麟也隨着在几的那一旁椅上坐下，抬頭看見白綾帳沿上，畫着墨蘭姿態幽雅，頗有空谷一佳人之致。雲麟心想芳草美人，這帳沿真配淑儀用。再看題款，是仲蘭道人。這種蘭兩字，便是朱二小姐的別號。知道帳沿上墨蘭，是朱二小姐的手筆。順着看到帳沿門邊，又看到淑儀臉上。這時僕婦老魯媽，早點上燈來，放在几上，又倒了兩盞茶送上。燈光直射在淑儀臉上，愈顯得慵懶不支，憔悴難勝。大有西施捧心之態，令人更增憐愛。淑儀已經咳嗽了三四陣，喘聲到止了，忽然間把身一側，頭轉向裏口中微念道：『當知是見，非明暗來，非於根出，不根空生。』……色空空色……如夢如幻，如泡如影……』雲麟聽了，真是柔腸千轉，寸心欲碎。見淑儀有將醒之意，就遠遠低喚：『儀妹醒來醒來！』他姨母正在替淑儀看藥視湯，添衣加被，忙了這樣，又忙那樣，呼喚喚，正教老魯媽取來許多降檀，焚起一爐好香來。聽見雲麟叫喚淑儀，就走到床前，扶着手，幫着呼喚。淑儀驚醒，微微睜目一看，見雲麟坐在床前几側，不覺紅雲上頰，連聲大嗽起來，乾嘔不止，一時竟回不過氣來。三姑娘見了，慌忙在床上扶住，回頭正要喊人，一眼見小善子進來了，就叫小善子上床來替淑儀捶背。小善子聽了，滿心高興，立時猴上床來，躡在淑儀背後，臉正對着雲麟。一面捶着背，一面儘看雲麟，甚覺得意。此時的雲麟，因見

他姨母扶着的枕頭，是淑儀嫁富玉鸞時的一對鴛鴦枕，是淑儀親綉的鴛鴦福祿，繡得很是工細。誰知而今福不福，祿不祿，一雙鴛鴦，成了一個寒鴛。雲麟到此，心酸萬分。在先預備了許多安慰的話，想等淑儀醒來，說給淑儀聽。那知淑儀醒來，他倒沒有話說。等到淑儀咳嗽聲止住，回轉氣來時，他只問了一聲：『妹妹好呀！』就咽住了。淑儀向他點一點頭，雲麟猛然見在淑儀身後的小善子，也在那裏點頭搖腦，拿着一大紅鑲邊的眼睛，對着自己做眉眼呢！他見了這怪樣，一個噁心。外面老魯媽進來說：『晚餐備好，請太太同雲少爺用飯。』雲麟便匆匆對淑儀道：『妹妹保重！』就立起身出來了。草草吃完晚餐，坐了一會告辭回家。三姑娘也沒心情去留他。雲麟回家，便將晉芳的說話，告訴了母親。又說：『淑儀連日病在床上，姨娘她們焦煩得很。』秦氏驚道：『儀兒是病不得的，你姨娘只有這一個貼己的女孩子，萬一有個長短，叫她怎生割捨得她？你的事，既有姨父替你調解，他們都是有體面的人，說出話來，包那姓許的駁他不得。早知道這樣，早該去請你姨父，何等不好，又何必費如此周折呢！』雲麟這一夜好生得意，便是做夢，比往常都覺得恬適些。柳氏知道這事也着實替他歡喜。第二天清晨，曙光剛透入紗窗，雲麟早一咕嚕翻身下床，匆匆的抹了臉，兀自跑去會他姨父伍晉芳。一者要打聽昨晚怎生去同那姓許的說項，二者

也因記掛着淑儀病體，走入門首，別人卻覺得他來的很早。伍升先笑道：『少爺昨夜想是不曾睡覺，怎麼在這會子就跑過來？不但儀小姐她們不曾起身，怕老爺也還在床上不曾醒呢！』雲麟笑了，笑便直走進去。他是先到了晉芳上房，一眼瞧見朱二小姐雲鬢蓬鬆，坐在梳桌旁邊，用手托着腮，頰像是思慮甚麼似的。雲麟笑問道：『姨父還睡熟麼？他老人家昨夜幾時回來的？』朱二小姐見是雲麟，忙向他搖了搖手，似乎叫他不用驚動晉芳的意思。一脚踏出房門，低低說道：『你家姨父，晚間在外邊去吃酒，不知同誰合氣，回來時候，約莫已近三更，翻來覆去，也不曾好生安睡。剛才甫經睡熟，我想讓他多歇一會兒，免在日間打盹。我知道你是不放心你儀妹妹，好了！夜間服了兩匙養安眠藥水，比較往常便咳嗽得好些。』雲麟尚未及答應，猛聽見晉芳已在床上翻了翻身，問道：『是誰在外邊講話？』雲麟忙道：『是我！特地過來見姨父的。』朱二小姐見晉芳已醒，忙替他將帳子鉤上，笑道：『麟兒也不是外人，你要睡再睡一會也好。』晉芳揭開錦被，候的坐起，說道：『我也不睡了，你吩咐麟兒進來，我有話告訴他呢！』朱二小姐當時便喊了一聲：『雲相公！』雲麟趁勢便跨得進房，晉芳一面揉着眼睛，一面說道：『你來得正好，我替你辦的那件事，很對不住你，我巴巴的約他在天興酒樓小敘，席間便提到那話，臣耐那廝就定成

見說：紅珠本不須身價，他允着出一千銀子做花粉費，已被經手的人，付過五百去了，其餘五百，一經等有了喜期，在喜期三天前交割。可想這事，不是生米已成熟飯，他又告訴我，說是個甚麼姓鮑的從中撮合，他還有個女人，她叫甚麼的呢，那名字我記得很是雅緻。』雲麟此時已經哭喪着臉兒，接着說道：『不錯！這姓鮑的叫做鮑橋人，他女人是紫羅女士。』晉芳笑道：『真是的！叫做羅紫女士。許老還笑着說：他便願意罷休，怕鮑氏夫婦還不願意呢！他曾允許他們夫婦，事成了有重重酬謝，是我狠狠的同他駁詰了一頓，無奈那老貨生就一副涎皮癩臉，你儘管生氣，他依舊嬉嬉的望着我傻笑。這有甚麼法想呢……』晉芳說話時候，已蹣跚着鞋子，披衣坐近窗子，面前其時旭日初升，一線陽光，從簾隙裏射入，映在雲麟臉龐上，只見他淚眼盈盈，低頭無語，委實叫人瞧着可憐。晉芳嘆味一笑，說也奇怪，便在他一笑當兒，忽聽見外間震天動地一聲響亮，像是放炮，又像是火山爆裂。可憐那時候揚州光復，不上兩年，居民聽見這樣聲息，沒有一個不喪然失色。朱二小姐尤其是個驚弓之鳥，手裏剛捧着一個茶杯，嚇得「豁郎」一聲，將杯子啣在地下，吐着舌頭說道：『哎呀！好響！這是甚麼聲息呀！』晉芳將她瞧了一眼，冷笑道：『左右不過是孟軍長在城外演炮，這也是常有的事，何至嚇得這個樣兒，你也不怕人家笑話。好好一座

揚州城，難道有人殺進來不成……」大家再側耳聽了聽，果然沒有別的響動。僕婦們便進房將跌碎茶杯，擄掇出去。晉芳重行向雲麟笑道：「不瞞你說，我昨夜回來整整氣了一夜，當時倒替你想了一條妙計，你如果捨不得那個紅珠，我們便依着這條計去辦。」雲麟欠身答道：「姨父如有好法子，甥兒是沒有不依的，悉聽姨父指教便了。」晉芳笑道：「那許道權既拿定這樣主意，我雖同他是朋友，却沒有這權力去叫他不敢，為今之計，如果請出一個有權力的人出來，向他說一句，他便不敢不依。我打聽得那廝，因為在買費骨董上面，很想借此去巴結孟軍長。孟軍長的夫人曾讓娟，目前有一百零七顆珍珠，顆顆都是肥大精圓，惟最祇差下尋訪，如若符合式，情願不吝重價。我想去年儀兒在上海替你帶回來的，那顆珍珠，我曾親眼見過，真是無價之寶。你如願意將那珠子拿出來，我託人前去運動，將這珠子便送給那曾夫人，不領她的價值，只求曾夫人在軍長面前訴說一句，憑軍長這樣權力，還愁那許道權不俯首貼耳，將紅珠讓給你嗎？我這話你去想想，看可用得……」朱二小姐在旁也笑起來說道：「哦，原來你們還是談的紅姑娘那事，這計虧你姨父想得真好，拿這不會講話的珍珠，去換那輕盈解語的紅珠，委實再好不過。我替雲相公打算，他焉有不肯的道理！老爺的神機妙算，我真佩服極了。」晉芳笑道：「我不過一時的計較，至于成否尚未可知，此刻很不用你稱讚。」雲麟早站起身，換了一副笑容說道：「難得姨父肯替我出這樣力，甥兒感激不盡，少停便回家將珠子取來，悉聽姨父做主罷了！」說畢，便告辭去看淑儀。朱二小姐掩口笑道：「雲相公委實多情得很，此時巴不得大功告成呢，但是一層既有了姨父替你幫忙，我的差事可以卸着了。準備兩肩荷一口，來擾你的喜酒……」彼此正在談笑，後面跑出一個小婢，將頭向房裏張得一張，晉芳喝問道：「幹甚麼？這樣鬼鬼祟祟的？」那小婢笑道：「老太太問太太命我出來問一聲，適才外間是甚麼聲響？」晉芳怒道：「偏是你們會大驚小怪，快進去告訴太太，外間一點事也沒有。我最恨的，當這亂世，捕風捉影，有得沒得的瞎議論，你們驟這一響，包不出三個月，外間又該鬧出許多謠言來了……」雲麟往看淑儀，果然好些，就辭了出來，剛走到門房，偏又瞧見伍升。他們擠在一處交頭接耳，像煞出了重大事件。見了雲麟，便有家人伍貴，慌慌張張向他說道：「雲少爺，你可知道孟軍長，被炸彈炸死了？」雲麟大大吃了一嚇，忙問道：「怎麼？怎麼你們是打從那裏聽來的，怕沒有這事罷？」伍貴道：「我們原也不甚相信，不過街坊上鬧得很是利害，怕還總有點影響。我們不曾得着確信，又不敢去回老爺，怕老爺又罵我。」

們說：……」雲麟此時也不服同他們談講，三脚兩步便跨出門，可不是，才走向大街，滿街的人都變了顏色，沒有一人不嘖嘖喳喳談論這樣消息。甚至有將鋪門掩上的，有挑抬行李出城躲避，怕軍長死後兵士要譁變的。照這樣情形，比較那二年光復的變故還利害些，把不住心頭上突突的亂跳也顧不得甚麼飛也似的跑轉回家。剛跨進門，黃大媽已索索的抖着，說道：「好了！少爺回來了！太太打發我去請少爺，外間鬧的那樣可怕的事，少爺想該聽見了。」雲麟點了點頭，走入堂屋，見他母親同柳氏，都愁眉淚眼的，站在桌子旁邊，下首還立着一個女婢。雲麟趕着向那女婢問道：「珍兒你來則甚？」秦氏接着說道：「這真是天外飛來的事，孟大人駐紮在城裏，全城的人都倚若泰山，不知爲甚好端端的，出了這樣岔子。他手底下兵士又多，平時還怕他們鬧事呢。孟大人這一死，那還了得。誰人施這樣毒手，不活活的坑殺百姓們性命嗎？聽說紅姑娘嚇得只是直哭，她又是一個沒腳蟹，一個可以倚託的親人也沒有，巴巴的打發她這珍兒來請你去商議避兵的方法。我知道你今天是在伍府那邊，正待叫黃媽去喚你回來，如今可是巧極了，家裏而且莫問，倒是趕緊到紅姑娘那邊走一趟罷！」珍兒也說道：「我來的時候也久了，怕姑娘着急，少爺快快前去才好。」這一頓話將個雲麟說得眉開眼笑，所有適才的愁苦，

以及聽見的恐慌，頓時插入爪窪國裏去了。運疑惑是在這裏做夢，仰頭望了望天色，分明紅日杲杲，可也不是夢境。掉轉身向珍兒笑道：「我同你一路走罷！」珍兒答應着，兩人出了筆花巷。雲麟含笑問道：「珍兒，你可是要隨着你們姑娘嫁到許家去了？你可知道，他們喜期訂在甚麼日子？」珍兒將頭一扭，笑道：「這話誰告訴你的，前番我得了這樣消息，真是嚇了一跳，後來瞧着我們姑娘情形，那裏肯去嫁那老頭子。太太雖然勸了好幾次，姑娘只是不肯應承。」雲麟冷笑道：「你還瞞着我呢！你姑娘現已得了人家五百兩身價銀子，還有五百兩，尊等喜期交割。你打量我不知道麼？我的耳報神，是再快不過的。」珍兒急道：「沒影子的話，少爺說得出口。我們姑娘雖窮，也不至愛上那一千兩銀子，是誰誣譏我們姑娘這是要割舌頭的……」雲麟到此，方有些明白，暗想這銀子怕不是給跑橋人騙去用了。想罷，一時也不便同珍兒去辯駁，轉笑說道：「有也罷，沒也罷，只是你們姑娘近來不肯同我好，可是真的？」珍兒笑道：「少爺又來冤枉人了！姑娘若是不同你好，今天爲甚叫我來請少爺呢？總而言之，任是姑娘不同你好，少爺却千萬不可不同她好。我同姑娘是一步不離的。據她口氣，總還忘不了少爺。所以任憑那跑太太再會挑剔些，我却替少爺擔心。」兩人說着話，已走入門裏。紅珠瞧見雲麟，不由近前握着他的

的手，跌腳說道：『外邊的事，你想是聽見了。目前這危如累卵的揚州，眼見得是朝不保暮。我此時轉懊悔不該離去上海，跑來受這樣驚險。你呢，近來又不常到我這裏，我想不出那件事兒得罪你了。老太太她們可打算怎樣辦法？萬一你們走了，是要攜帶着我的。我一個人委實害怕。』雲麟見她那樣慌急情形，不覺又憐又愛。至於雲麟對她說些甚歷，且等在下將孟軍長致死的緣由，敘述清楚。欲知後事，且闕下文。

## 第七十七回

一夕話款款續良緣  
半江風匆匆送行色

原來這揚州地方，自從被那孟軍長佔領之後，城池雖不甚大，至於論它形勢，却東扼運河，西連皖豫，巍然江淮重鎮，為南北戰爭上，所必覬覦之點。論那孟軍長手下的兵卒，號稱兩師，其實一師多人是有的。平時餉糈，歸中央接濟，每逢缺餉時候，揚州居民，便風鶴震驚，深恐有譁掠之變。高辛孟軍長聲威素著，頗得軍心，一共不曾出着變故。在這頭一年夏秋當兒，軍長忽的害了一場重病，幾於一瞑不視。其時人民，已是心胆懸懸，鎮日鎮夜的，打算遷居避亂。後來幸虧被一位醫生診治全愈，大家方才額手稱慶。但是那孟軍長雖出身草莽，然為時勢所趨，他一心却傾注共和，不以君

主專制為然。當時黨派紛歧，有欽佩他的，也有嫉忌他的。對於保護人民，輔助公益，却還盡心竭力。又沒有別的嗜好，只喜歡同一班骨董客人，研究金石，賞鑒書畫，過着寶貴的古玩。他是不惜重價，成千累萬的銀子，將那古玩買它回來，所以他的那所住宅，別的地點，卻沒有至於這漢魏碑帖，雍乾磁器，真個如入五都之市，光怪陸離，無奇不有。物聚於所，好以軍長這樣勢位，誰不仰承意旨，是以那些搢木梢的夥友，往來其門，絡繹不絕。這其中有兩個人為軍長所最親信的一個，叫做吳臣傑。一個叫做艾二。單表吳臣傑，原係許道權的朋友，他們曾經搭檔，作個生意，直接講來，就是狼狽為奸。看官還記得維揚董家，有三個女兒，紅紅綠綠錄翠翠。大女兒紅紅，便嫁與歐陽家。歐陽老爺，在任為官，真是一清如水，兩袖清風，但是有一樁癖性，是從胎裏帶來的，永不能改。這一樁癖性，是酷好骨董，只要是骨董商人上門，他沒有不竭誠款待的。他幕友裏，有兄弟兩人，兄名鍾之泰，弟名鍾之漢，是研究骨董的大家。夏鼎商彝，秦磚漢瓦，經他們兄弟二人手裏摩挲鑒定的，無慮數千百件了。歐陽老爺，十分的相信他們。歐陽老爺同寅裏，也有兩同好知己，一位候補道，當捐務總辦的，官印禹貢九。一位學使大人，官印洪福五。一城裏有了這三位大老爺好骨董，那骨董商人，還不聞風而來，如蠅附羶嗎？骨董商人裏，便有許道權吳臣傑艾二許道權同

吳臣饒是一檔，艾二一人是獨檔。許道權因為有官底子，還是個官商，說話比別人響亮，銷貨也比別人快，天然是個骨董。骨董牽頭的好資格，骨董商人見他牽的都是馬到成功，所以都捧出家裏的骨董教他牽。這一來，許道權做骨董牽頭，便大大的出了名。被一個狡猾骨董客人知道，便借慕名為名，來訪許道權。一見之下，寒臉過後，就談起骨董生意。經來，後來說到做牽頭不如做客人，牽頭回扣怎麼薄，客人盈利怎樣厚，又把骨董鬼的祕幕，如此如彼的說了一夕話，竟把許道權的心打動。這客人又乘勢要求許道權，不許替別個客人作牽頭，同自己搭檔作客人。許道權因為有大利可獲，便也一口應允。約法三章後，這骨董牽頭許道權，從此變作骨董客人許道權，再變一變，就要成骨董鬼許道權了。這狡猾的骨董客人，究竟是誰？就是許道權搭檔的朋友吳瑞臣。吳瑞臣同許道權訂約搭檔以後，第二天便抱來一隻銅象，說是秦阿房舊物，新從陝西掘出來，請許道權介紹，買給洪福五學使大老爺。洪福五一見這銅象，身高五寸，長三寸，全身黝綠，古紋斑駁，背上披着象鞍，鞍頂活動，似是一蓋看過之後，第二日就帶去。同歐陽進明大老爺禹貢九總辦老爺鍾之泰鍾之漢兄弟兩幕友師爺，共同鑒定，從早直到三更，方才鑒定出，確是秦物。但是這銅象，不是阿房舊物，仍然不能知道。因為許道權約定第三日，便同吳瑞臣來

定奪，成交與否。所以趕緊抱着坐轎回來。第三日午時左近，許道權果同吳瑞臣來，由門房引入，在客廳與洪老爺相見。洪老爺開口詢問價錢，吳瑞臣說：「來路不易，前有人出價三千金，我未賣。你老爺要時，就照此價罷！」洪老爺允出二千，磋商好久，經許道權斷出，讓價五百金成交。這象原價只五十元，這時賣上二千五百金，這一票生意，做得如何？後來又覓得一個銅鼎，賣給歐陽進明，說是宋物，並是歐陽永叔家舊物。進明一見此鼎，聽說是歐陽家舊物，非常歡喜。後見鼎色嶄新，心中猶疑不決，便同鍾之泰鍾之漢兩人鑒定。之泰斷是宋物，之漢說：「恐非宋物，銅色嶄新，確是偽作。」之泰駁道：「銅鐵無新舊，安知舊的不是偽造，新的便是偽造？這鼎身短足長，花紋凸露，字形古樸，確是宋代造物。你何有證據說是偽造？」之漢見其兄似有怒意，只得唯唯稱是。歐陽進明第二日便從二千金還價八百元成交。後來又作了三四次骨董買賣。在歐陽和洪福五兩人身上，賺了有五千餘金。許道權和吳瑞臣，好不得意。一天，許道權到禹貢九公館內，去拜會貢九老爺。忽然見艾二回子，手捧古瓶一對，說是「柴窩」，向貢九求售，索價一千元。許道權見了，心想這注生意，不能讓艾二作成，便把這瓶的花樣顏色，暗暗記牢，回來便告訴吳瑞臣。吳瑞臣說：「艾二那裏有柴窩的古瓶，恐怕是仿造的東貨罷！我們弄一對康熙柴窩貨，同他賽一



賽，看賽得過嗎？」當真第二天，便拿來一對暗龍素瓶，一對彩畫山水瓶，教許道權帶到貢九公館裏，仗着許道權的能說會道，便把艾二的生意打翻，他手裏拿着二千龍元回來了。艾二生意未作成，一打聽是許道權的鬼計，便把許道權恨入骨髓，處處揭破許道權的秘密，教人不要相信他。禹貢九面前有一文牘老夫子，名叫揭川，也是不滿意許道權假充骨董內行，買了塊燒餅回來，餅底凹凸成紋，他便把這紋摹下來，送給貢九，請許道權來鑒定，是何古物。許道權到來，稍為一看，把金石索翻了兩翻，就說：「是湯盤，文字是盛什麼的盤子，不能知道。」揭川聽說，微微一笑說：「許大人鑒定，還有疏忽，這盤乃是燒餅盤子。」貢九也覺好笑，不禁發出「哈哈」的聲音來。這時許道權任你臉皮老，也就一紅一白的了。自從這揭川一揭許道權立時倒台，遁回揚州。民國後，又奉承上孟軍長，所以許道權常常同軍長研究古玩，所以特的將他薦在軍長左右。他們兩人，從春間便換了軍長的重背，向上海一帶去購訪珍異，平時也還通着消息，報告時價漲落，以及物品優劣，也是合當有事。這一天傍晚時候，陰雨濛濛，軍長公館門房裏，忽然進來一個短衣漢子，行色匆匆，像是打遠道來的模樣。雙手捧着一個小匣兒，鄭鄭重重，交給門房那位管家，又從懷裏掏了一封信函，口稱是：「上海姓張的，打發我將這匣子齎送回來，呈給軍長。內有

磁瓶一隻，價值鉅萬，須得軍長親手開啓，免致損壞。」那個管家因為軍長出去宴會，使命那漢子將匣子和信，放在這裏。那漢子得了這話，兀自大踏步走了。管家不敢怠慢，隨即一道一道的，將這匣子和信遞入裏面。因為物品很是貴重，便藏在軍長一所密室。這密室別人是輕易不能擅自出入的。及至軍長回來時候，已是夜深，別人雖然將這事稟明，軍長不過略點了點頭，也不曾進去照看，便自入寢。次日清晨，心裏懸掛着這匣中寶貝，連盥洗都來不及，披着衣服，趿着鞋子，匆匆直向那座密室行去。隨在身後的，祇有一個小廝，準備軍長隨時驅遣。軍長見了那匣子，十分歡喜，親手將外邊包裹拆開，一重一重的，封得甚是堅固。再瞧那匣子見方，祇有二尺來頭，用手推了推匣蓋，只是文風不動。一時性起，便吩咐那小廝幫着開啓。小廝真個走進來，使勁擡了一會，好不容易經軍長將蓋子開了半邊，只見裏面一縷一縷的，青煙氤氳而起。軍長是個久經戰陣，在江湖上磨練出來的人，有甚麼瞧不出內中破綻。登時喊了一聲不好，將匣子向桌下一推，掉轉身子，便想避閃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軍長剛退得兩步，那匣子早轟然迸裂，一個極猛的炸彈，炸得窗格齊飛，棟樑傾折，可憐孟軍長同那個小廝，便一齊遇難。這一場巨禍，不獨公館裏上下人等，嚇得魂飛魄喪，一面捉拿兇手，一面在火窩裏尋檢軍長的肢體，消息頓時傳遍全城。諸君試

閉着眼睛想一想當時情景，何能怪那一班百姓們，男啼女哭，覺得大禍便在目前。俗說：『蛇無頭而不行。』軍長既然身死，就保不住他的兵士，不趁機搗亂。幸喜軍長，平素尚得人，心所有各營的軍官，都感激軍長待人好處，立刻聚在一處會議，先按着兵士不許暴動，又打了電報到北京政府，保舉軍長的兄弟代行職務。北京回電，立即允許。因此人心才稍稍安穩。至於我鈞的這一段情事，看似與我書中沒有關係，誰知這事不但與我書中有着關係，而且與雲麟同紅珠的姻緣，還有極大的關係呢！若問與雲麟同紅珠的姻緣，有何關係，我必再將孟軍長死後的情形，略敘一遍，諸君方才，可以明白。軍長既死，這害軍長的人，究竟尚無主名，推原禍始，同匣子一齊寄來的那封信函，原係吳臣傑的手筆，可想這件事，必然與吳臣傑有關，或竟是吳臣傑同人通共來害軍長，亦未可知。這個當兒，不但吳臣傑同艾二，遂入嫌疑犯中，便是推薦吳臣傑的那個許道權，也不能置身事外。先由代理軍長孟老三，傳出命令，將許道權收入營倉，聽候審訊。再派人向上海，去捉拿艾二同吳臣傑兩人。再說吳臣傑艾二，在上海得了這個意外的消息，又不敢逃走，只得硬着頭皮，轉回揚州。剛剛抵岸，早被兵士們用繩索捆綁，一路押入軍署。依各軍官的主意，便要立時將他們兩人槍斃，好報軍長的仇恨。還是曾夫人有點主意，說：『如果他們是主謀，他們

也不見得肯自投羅網。這其中恐有冤枉，益發等訊問確實，再行定罪不遲。』自是以後，那個許道權便同吳艾兩人，羈身狴犴，性命尚未知如何，可想謀娶紅珠的那件事，益發成了畫餅了。再說鮑橋人夫婦，平日詐取許道權的錢財，已是不少。紫羅女士，雖然百般的拿話去打動紅珠，無如紅珠，她是个聰明不過的人，暗中也瞧出紫羅的用心，覺得她機詐，百出，論其品行，與淑儀她們迥不相同。後來便漸漸遠着她，不肯再同她款洽。那個許道權，又不時的跑來催從夫妻倆，正自沒法，忽然碰出這樣變故，聽見許道權已就捕獲，橋人喜歡不盡。又因為外間謠言太甚，凡是許道權的親友，都要按着名字前來緝捕。橋人便同紫羅商議，連夜捲包逃走，徑自回他丹徒舊籍去了。再說雲麟見了紅珠之後，紅珠只是愁眉淚眼，嬌俏可憐。雲麟早將先前怨恨之心，消融得乾乾淨淨，心裏雖然害怕，却不肯露出聲色。轉拿話安慰她，說道：『這樣變故，很關係着安危大局，也不止我們一家一人的危險。況且我們是同病相憐，活固活在一處，死也要死在一處。你且將心地放寬了，母親她們也還都住在城裏哩！等一會再照，如若果然消息不好，我們走，自然也攜帶着你走。』紅珠略點了點頭，又吩咐人將大門閉得緊緊的，深恐有兵士進來，攔攔至日落時分，再聽一聽外面，却還沒有別的動靜。雲麟更耐不得，望着紅珠說道：『等我出去，請

探哨探老躲在家裏，也不是事。」紅珠見他要走，轉又落下淚來。雲麟笑道：「你放心！我不過想到姨父那邊走一趟，他們得着甚麼消息，立刻便來告訴我。我今天斷不回家，在此陪你一夜何如？」小珍子接着笑道：「少爺是必要來的，不要叫我們盼望。」雲麟一笑，徑自走了。到了晉芳公館，家人們都是驚慌慌慌的，光景很不安靜。雲麟一直走上大廳，却照見晉芳背着手，不住的在廳上亂轉。見了雲麟，劈口說：「你瞧這事可奇不奇！我們此刻可算都站在西瓜皮上呢！滑一滑便是個死。只好照全城百姓的造化罷！」雲麟忙問道：「姨父倒不曾向司令部裏去訪問訪問，看他們究竟有甚麼舉動？」晉芳嘆道：「我是個投閒置散人員，平時同他們又不大款洽，料想他們對着這事機密不過，便去訪問誰有確實消息，把來告訴你。你家朱二姨娘，她同縣署裏太太非常親密，是她抱着魯勇，坐了轎子到署裏去了。早間家母她們驚嚇得要死，立刻偕着我同她們出城避亂，是我拿定主意，不敢妄動等一會兒，她向署裏回來，若是情形不好，再斟酌行止不遲……」正說着話，外面已吆喝着：「太太回來了！」雲麟伸長脖子，只管向外邊張望，果然見朱二小姐，笑容滿面，走得進來。晉芳忙問道：「怎麼？」朱二小姐笑道：「請放心罷！大局已經暫定了。」晉芳忙道：「阿彌陀佛，甯可這樣也罷！」雲麟見晉芳忽然念起佛來，兀自暗暗

好笑。又向朱二小姐問道：「大局怎生平定的？」朱二小姐笑道：「依你姨父老坐在屋裏着急，又有何益呢？我這一去，可是探出好處來了！我來告訴你們罷。周知事今天隨着團運司令長在司令部裏列席會議，首由憲兵營長擔任兵士不至譁亂。惟最緊急問題，只要軍餉當由鹽運司長擔任軍餉三個月。這三個月之中，軍餉由司令長負責……」晉芳皺眉說道：「三個月後怎生辦法呢？這個還不很妥洽。你且休如此高興。」朱二小姐冷笑道：「虧你也還在政界裏幹過事的，怎麼這一點點過節兒，都不清楚。有司令長維持三個月，你還怕三個月後，兵士們重行譁亂麼？兵變的事，只防在倉猝發生，有三個月的延長，自然又有別的法子。我不想你的見識，轉不如我……」幾句話說得晉芳也笑起來。朱二小姐又望着雲麟笑道：「還有一句話，却不可不告訴你。你利益發快活，原來軍長，這次被炸的緣由，全關係在古玩上面。如今是同軍長在古玩上有影響的人，都逮捕入獄了。聽說同你做對的那個許道權，也在其列。我笑他白虎業已當頭，那裏還能殺紅鸞照命呢！你想可喜不可喜？」雲麟詫異道：「真有這事嗎？這真是我意外造化了！既這樣說，便請姨父這邊打發一個管家，向舍間去走一趟，好讓家母她們放心。我此刻便到紅珠那裏報告她這事去了……」說着，又將今天早間，紅珠吩咐珍子來約他的話，說了一遍。晉芳笑道：

「恭喜恭喜！老賢甥可再也不用顧慮了。我常說像你們這種姻緣，是再也拆散不開的。你們平素同過幾多患難，天老爺他也不容你們拆散。拿我兒兒做個比喻，她的境遇，不是也同你們紅珠鬚鬚，只可惜翠兒的福命，不如你們紅珠罷了！」說罷，不覺從丹田裏長長的嘆了一口氣。朱二小姐見他提這舊事，不覺冷笑裏，狠狠望他眨了一眼，徑自走入內室。紅珠一直等至晚飯時候，方見雲麟到來，雲麟將外間事，逐一告訴了她。紅珠方才將心上一塊石頭放落下來。可憐她整整一天，還不曾進着飲食，此時覺得心神略定，便笑着命珍子，將煨的蓮羹粥，端上來，同雲麟對坐而食。雲麟倒有好些時，不曾享這豔福了，無意中便向紅珠問道：「你近來同那紫羅女士往來很密，她的學問是好的，你想訪也有些長進了。」紅珠冷笑道：「我常說男人家有了點學問，品行便不甚好，誰知女人家有了點學問，那品行也就不好起來。怪道古人說：女子無才便是德呢！我同她往來，不過想長長見識，她公然拿那些不入耳的話同我糾纏着，我如今也有些遠着她了。」雲麟笑得哈哈的說道：「你還睡在鼓裏呢！我告訴你，她們不但先拿那些不入耳的話同你糾纏，也將你的身價銀子，都付過一半去了。我今天若不是會見珍兒，知道你並沒有這事，我還不肯說呢！」紅珠聽到這裏，登時粉頰鮮紅，怒道：「當真有這事麼？這姓跑的夫婦，簡直不是人是

狗彘了！我還要怪你呢，這紫羅女士當初不是你介紹來的，虧你介紹得這樣好人，我以後除非不會見她，若是會見她，看我饒得她過，到要問問，我幾時允許她去嫁人的。」雲麟笑道：「好呀！我也替你，便是嫁人也該嫁個好的人，也不該嫁這許老頭兒。我益發說了罷，這許老頭兒，便因為這事，性命已活不成了。你萬一誤信她們的言語，豈不白白誤了你的終身！」紅珠急道：「你說的是些甚麼話？我聽了一點也不明白。甚麼姓許的，我知道這姓許的是誰，不錯有一次紫羅同我閒談，說那姓許的家道怎生富厚，為人怎生和氣，我只望着她笑了笑，也不曾說別的話，她如何白白誣毀我，他們誣毀我也罷了，虧你也忍心跟着他們將我誣毀！」紅珠說着，眼眶已紅起來。雲麟笑道：「罷罷，你也不用為這開事生氣，千不怪萬不怪，總怪我這些時同你疏遠的不好。若是像從前常常廝守在一處，也不至鬧出這許多笑話。」紅珠此時向他微微飄了一眼，嘆氣說道：「你這話，轉叫我聽着難受，我豈不知道你這話的用意，不過我有我的見解，彼此親愛，原不係手同衾共枕起先，我想接你們老太太同太太，一齊來住着，好盡我一點孝心，這便算我以你的外室自居了。偏生老太太要講究名分，一時不肯過來，那一天過着你那姨娘，拿話同我取笑，我自從受這刺激，想着一個女人家，真不該同男子混在一處。我說一句不顧羞恥的

話，我雖然連着你，論我心裏，何嘗有一時一刻忘却了你。誰知因這上面，便動了外人覬覦的心，疑惑我孤身獨處，將來總不免有個下落。因此百般來引誘我，這番魔障，便由此而生。其實我也不是個黃花閨女，難不成還怕人玷污了我的名譽。不過想起來，真個叫人寒心，罷罷，薄命的人，原不容我長享這樣清福。此後聽憑你們，要怎樣辦，便怎樣辦。否則延挨下去，外間的飛短流長，不但你不能相信我，或者連我還不相信自己呢。」說到此，不覺媚眼流波，香腮漸暈，將鬚齒微啓了唇，對着雲麟，嫣然一笑。諸君試想雲麟聽見這話，當然是個甚麼情形，怕我這支拙筆，便去描寫他，也還描寫不盡。轉不如請諸君自去思索罷了！這時候，偏生有那小珍子，真是玲瓏不過，見他們已交頭接耳，談至夜深，忽然向她姑娘床上，將衾褥鋪陳下來，請姑娘同雲少爺入寢。紅珠向她微嘆說道：「你忙甚麼呢？轉眼天色已要發亮了，坐着談一會倒不好。」珍兒嘆味一笑，老實地自睡覺去了。至於這一夜雲麟是否同紅珠睡在一處，作者不曾身當其境，却不暇替他武斷。不過隔了一個多月，外間消息一天安靜似一天，只見秦氏同她媳婦居然遷移到紅珠住宅，大家同心合意的過起日子來。紅珠又大開筵席，凡是雲麟的親戚都備了喜帖，請來宴會。外邊男客，裏邊女客，整整熱鬧了幾日。單說有一日，雲麟正與紅珠，在香房中，畫眉鬪粧，濃濃情話，忽

聽得客廳上，到了多少人，步聲雜沓，言語喧嘩。內有一人高吟道：「芳心只願長依舊，春風更放明年豔。」聲音非常響亮，吟聲未畢，又有一人接着續成道：「芙蓉帳煖度春宵，春宵一刻值千金。」又有人說道：「應當是春宵苦短日高起。」雲麟與紅珠，聽得發怔，正不知來的是什人。黃大媽一步踏進來，說：「外面來了四五個人，直踉蹌的到廳堂上，開口就說道：要請雲相公和新如夫人一同出去會會呢！」雲麟正待答話，只聽外面一陣譁譁，小珍子也一頭竄進房來，說：「廳堂上一個老頭子，白鬚飄滿胸前，帶了石壺兒，良馬兒，同着的人，大鼻子也有，和尚也有，和尚還跳跳的說道：雲相公的新如夫人，再不出去拜見，和尚就要進房來拖了。」紅珠聽得發怔，雲麟隨就出去，走到廳後，聽得一人叫道：「戚太史來賀文星高照！雲麟你們兩夫婦，若再不出來，休怪我馬福良翻麻臉，不問什麼祥麟威鳳……」雲麟走將出來，一看馬福良，坐在几旁的椅上，伸着頸子直喊：「戚太史歪着身子睡在坑上，撫鬚微笑。石季壺同陳和高站在一處，兩人不知說些什麼。孔大舅也坐在几旁的椅上，與馬福良相隔一几，在那裏捏着鼻頭笑呢。忽然見雲麟出來，急將身子從椅上跳下，雙手扯着雲麟的手，嘴裏說道：「新郎新郎！」直送到戚太史的坑前。戚太史也翻身坐起，說道：「其新孔嘉，其舊如之何！」隨又說道：「梅花嶺我與晉芳老姪相遇，說

起你的新寵，俠骨柔情，直令我非常欽佩，久想見一見這樣的奇女子，你可願意領她出來見我嗎？」雲麟聽了，隨向衆人打個招呼，就匆匆的往廳後去了。過了一刻，一陣衣裳磨擦的聲音，香風過處，雲麟偕着紅珠，緩緩步來。這時紅珠，髮作風涼髻，成鬢豐容，長裾曳地，煙視媚行，倍增嬌媚。隨後有婢僕圍繞，儼如衆星捧月一般。小珍子夾着紅氈，忙鋪在地上。臧太史石季壺前後一齊站起。紅珠向臧太史等人，嚶嚶一聲拜下。臧太史連忙作揖，衆人慌作一圈，有的回拜同磕。在地下的，有的作揖帶打千的，有的運作半截揖，想下跪的。這次頂吃虧，要算孔大鼻子，剛往下低頭，被老馬橫過來一肘，正中在鼻上，其時一酸徹底，大鼻子孔中，早發出淅淅的聲音來。紅珠拜過，又由婢僕圍隨往房中去了。小珍子隨即也將紅氈揭起，抱向後面去。衆人等紅珠去後，各個就坐。臧太史向雲麟道：「可賀得此如夫人，又是有情人終成眷屬，老人無物可贈。」說着，即向身邊取出玉搔頭一支，遞給雲麟道：「這是山妻舊物，由山妻的外祖母傳給山妻之母，再傳才入山妻之手。說是宋神宗的童才玉尺所改造，還是山妻外祖母家鎮家之寶，因酷愛山妻之母，所以傳給山妻之母，山妻之母，又酷愛山妻，所以傳入山妻之手。現在拿來，一物兩用，一當賀禮，一當見面之禮，休嫌輕微。」說罷，遞給雲麟。雲麟接過，連忙稱謝，珍重收下，送到後邊，出來留飯。臧

太史高興，便就允了。大家入座，雲麟主位，斟酒斟到孔大鼻子時，見他兩眼含淚，鼻孔中淅淅發聲，大鼻子越發大了。很覺詫異，仔細向鼻上一看，原來已經腫了。大奇！正待詢問，陳和尚忽然對馬福良望一望說：「定是馬撞的。」石季壺一聽，不由哈哈大笑，將酒噴了出來。雲麟正坐在他旁邊，袖上滿沾了餘滲。馬福良喊道：「石壺酒溢了！」臧太史答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正要喝酒呢！壺兒過來。」石季壺即起身執壺，連篩了五六杯。臧太史杯到嘴乾，愈覺高興，吟道：「朝陵美酒鬱金香，玉腕成來琥珀光。」這時僕婦送上來一道蓮子羹。臧太史捧起來，咀嚼說：「這蓮子羹，味道真美，不知如何製法。」雲麟回答道：「先將蓮子煮爛，然後參加上杏酪，煮得溶和，再點上冰糖，所以比別好些。」這時石季壺也坐下來吃蓮子羹。大家正吃着時，忽見馬福良把頭一昂，對臧太史道：「太史公我有對了，莆田鮮蓬酪，乳色磁蓋，參和杏子漿，對你那兩句詩，對麼？」臧太史一笑，正欲答言。孔大鼻子這時想是鼻子已不酸痛了，搶着說道：「這是你水面胭脂，蘸平嘴的本領，怎麼不對？」這樣談笑飲酒，太史非常有興，連吸三十餘，不覺沉醉，來不及吃飯，就辭了雲麟回家。雲麟款留不住，臧太史一溜歪斜，走下台階，說：「拐杖呢？」陳和尚就在左邊扶了臧太史，接着又說：「馬兒呢？」馬福良就在右邊扶了臧太史一馬一杖，踉踉跄跄，一陣人圍着去。

這且按下不表。再說孟軍長身死將近有一個月頭，偏生上海那位錢薪新鮮的真都督，忽的也被人暗殺。說出來誰也不肯相信，孟軍長一死，成就了我這紅珠雲麟。真都督一死，可又成就了我這似珠柳春，豈非咄咄怪事。至於真都督如何被人暗殺，暗殺他的人，畢竟有何用意，我却不暇替他細敘。因為真都督一生事迹，自有國史記載，他又比不如孟軍長與我揚州有絕大關係，少不得據實表彰一二。明似珠當那真都督未死之前，兩人愛情，已不及先前濃厚。真都督少年氣盛，借着自己勢位名望，屏後金釵，原不止十二之數。初時見一個愛一個，過久下來，也就視若土苴，置之高閣。明似珠她却不以爲嫌，好在柳春在都督府裏時常出入，似珠平時出外遊玩，都叫那柳春追隨鞭鐙。風氣既開，女孩兒家尚且講究一個解放，何況她們是姨太太的身份，別人辨識的，左右不過是那些戲子馬夫。似珠辨識的，却是柳春，比她們畢竟高得多了。說也好笑，真都督在外間拿出手段來，敲詐商民的財產，明似珠便在裏面拿出手段來，敲詐都督的財產；甚麼珍珠鑽石，白璧黃金，攢湊起來，大約也有十數萬金的積蓄。所以真都督只管死他的，似珠却一毫不感痛苦。當那勿違當兒她早同別的姬妾們，開了一個會議，有願遵守節的，便在府裏等候辦法。有願意出去的，便都紛紛攜撥自己行囊箱籠，向大棧房住下來，預備各奔頭路。別人我

不知道，似珠住入棧房之後，第一着便命柳春，將那個象鼻，讓請來商議。明似珠當時便告訴朱成謙說：『這上海不是可以久住的地方，我已打定主意，依舊要回揚州去享福。我母親久已不通消息，此番勞你先行回去，使同母親在揚州替我們買一處大大房屋，等我回來時候繳價。此處有五十兩銀子，給你做一路盤費。』朱成謙異常歡喜，連答應。次日真個搭了火車上揚州去了。似珠便偕着柳春，在上海痛快玩了幾天，將平時一班女朋友，約在各餐館裏飲宴，聲名浩大，誰也不知道，她是真都督姨太太，如今重又出來嫁人，引得那些浮蕩少年，齊裏饒涎，足足流出三尺來長。不幸又聽見她身邊有個柳春，恨得人牙癢癢的，都想同他拚命。柳春也知道他們的意思，但凡在那遊戲熱鬧場中，揆着似珠，轉昂昂的賣弄他的黠福。似珠玩得膩煩了，便向柳春商議動身日期。似珠身邊最寵信的娘姨，名字叫做小馮，本是淮北人，此番也跟着似珠出來，照常伺候。似珠當晚提着這話，又笑望着小馮說道：『我們的什物，委實太多，單拿箱子而論，到有十七八隻，其餘更不消說。我想火車輪船，總覺得不方便，要圖舒服些，必須雇一隻大點帆船，沿江上駛，還可以順攏焦山金山兩處地方，遊覽遊覽。你們不知道，我在這地理上面，是很研究過的。自從進了都督府裏，所有以前的學問，大半忘記了。若不趁這時候去實地試驗試驗，不是白

辜負了此行嗎？」柳春當時還未及答應，那個小馮早拍手笑起來，說道：「太太這話，真是一點不錯。自家叫的船隻，要住就住，要行就行，省得受那火車輪船的嘔氣。再巧不過，我家丈夫馮大他原有一隻五官艙大的船往來長江上下，他不久將船停泊在黃浦江口，等我明天去瞧一瞧，若是他不會兜攬到生意，叫他過來伺候太太，那是萬無一失，比較雇別人的船頭，生面不熟的，總算高得百倍。」似珠笑道：「好極好極，就這樣辦。」又望柳春笑道：「你心裏覺得怎麼樣，如何一共也不開口？」柳春咕囔着嘴說道：「火車輪船，何等爽快！不上兩個日子，穩穩到家了。這船若是碰着頂風，一般會耽擱半個多月。」似珠啞道：「家裏有熱粥等着你去喝嗎？巴巴的忙回去，則甚，便在船上多耽擱幾時，那一路上的風景，也是輕易瞧不見的。你至今還是這冒失鬼的樣兒，叫人心裏總不快活……」一頓話，罵得柳春無言可答，躲在一邊睡覺去了。這裏似珠便同小馮拿定主意，小馮早向黃浦江那裏去了一趟，從清晨前去，一直等到午後，才回棧房。似珠便嚷着她遲慢，小馮拍手打笑說道：「太太不用生氣，這件事費了周折呢！我好容易在江口打了幾個磨陀，才瞧見我家那隻大船，灣在碼頭南首，上了船，向馮大說知此事，馮大急得不得，說可巧在昨天攬了一個客人，是向湖州販賣鮮繭的，既是太太要叫我們伏侍，少不得要去回

覆這筆生意。」似珠笑道：「這可自然呀！販鮮繭的客人，他有多大身份，知道都督太太叫船，他難道還敢違拗？」小馮笑道：「不是這樣講，民國時代，商人的身份，不比從前了。聽見馮大前去回他，他那裏肯依，經馮大一再說項，又願意加倍賠償他的定錢，關了好半天，方才講得妥洽。」似珠蹙着額頭說道：「賠償定錢，算得甚麼，隨後多賞你家丈夫百十來洋，便不至叫他吃虧了。」小馮又笑道：「太太待人，不消說得，自然是寬厚的了。馮大如今已跟着我來拜見太太，太太還是見他不見？」似珠笑道：「我也沒這閒功夫，叫他回船去罷。我的性子，是你知道的，說走便走，千萬不要誤事。」小馮趁勢問道：「就請太太的示，約莫在甚麼日子動身？」似珠將指頭掐了掐，說道：「明天後天，一准便是。大後天罷，頭一天吩咐他來發行行李。」小馮連連答應，下樓去同馮大接洽了一會。似珠的女友，知她有了動身日期，輪流着替她送行，到了臨行這一天，大擔小擔的什物，足足有百十來件，將一隻船上，都壓得滿滿的。似珠同柳春坐着汽車上船，小馮忙着替他們揮手，泡好茶，鑼聲三響，船便開行，不知他們一路上，有無變故。欲知後事，且闕下文。

## 第七十八回

與盡悲來商量作歸計  
時衰運倒租賃到妻房



當似珠逃返揚州之日，正南京二次光復之時，烽火驚心，羽書告急，工輟於市，農嘆於野。流離百姓，剝溝壑之餘生。道路行人，挈家室而避亂。人心惶惑，世運凌夷。偏生在這當兒，有一家神仙眷屬，攜着伴侶，溯湖長江之中，推蓬遠望，愜目賞心。這一天剛行抵焦山，似珠便命船戶馮大將船泊在山腳底下，準備明天上去遊覽。馮大那裏還敢怠慢，立時在岸上，釘了樁，繫好了纜索。次日清晨，似珠便喊小馮預備盥洗的水，只見小馮答應停了一會，轉是馮大送着一盆清水進來，似珠好生不悅，放下臉色問道：『小馮呢？』生要你跑來伺候我們。』馮大將水放在一旁，垂着雙手，必恭必敬的答道：『太太若問小馮，小馮忽的病了。昨夜大寒大熱，如今兀自起床不得。』似珠不覺吃了一驚，忙道：『昨天晚上，她還是好端端的，如何病得這樣飛快？她最是偷懶，因為我們要上山去遊覽風景，叫你拿這樣話來支吾。』馮大慌慌張張的四面望了望，重行說道：『這個小馮，斷然不敢，她還告訴我，巴不得要同太太一齊上山，讓她長長見解。』太太如若不相信，好在她還睡在後艙床上，請太太過去，照她一點，便知真假了。』似珠笑道：『既這樣說，就罷了！你們那個後艙，脆脆得插不下脚，我穿着這身衣服，如何可以去得？你吩咐她好生養息，我們回船時候，是要她出來伏侍的。』馮大流水價的答應，忙說道：『不妨事，太太回船，她

一定硬撐起來，包管不至誤事……』說完這話，連忙退轉身子，向外邊去了。似珠吃了幾片棗糕，又向鏡子裏照了照，站起身子，向柳春笑道：『你發呆什麼？快快跟我上山，遲了便沒有多時遊覽了。』柳春這時胸中的美人和黃金，正在交戰呢。明似珠是他心愛的美人，真都督的財產，珍珠鑽石，這十數萬金，是他極羨慕的黃金。似珠同在，有妻無財，銀錢的進出一大半不在自己掌握之中。有時那用一文半鈔，也要報個清賬，空有耀眼的黃金，不能任意揮霍。似珠不同，在有財無妻，黃金雖好，美人也是可愛。似珠雖曾嫁多人，臨了又被真都督蹂躪幾年，但是皮肉雖賒，手腳猶存，色相猶在，真情仍在。若從此棄絕，心中亦有不甘。萬一條件不協，似珠翻面，失去黃金，又失美人，賠了夫人，又折兵，更是失計。正在心中，委決不下，想乘明似珠帶小馮上岸遊山之時，時間必定長久，在這長久之時，可以想出一條妙計來。黃金美人，盡歸掌握。黃金恣用，美人取樂，即不能有此妙計，時間既然長久，亦可以施展雞鳴狗盜之雄才，妙手空空之奇術。一探囊，一探囊，便可得些許金珠，入自己之囊。似珠一時也不及覺，察自己倒有好幾日用度，所以心中滿望小馮，扶持似珠去遊山，自己便可以看守箱籠為由，坐守舟中。那知小馮有病，明似珠便要自己跟着上山，本來陪美人遊名山，乃人間樂事，是人人願意的，並且是人人求之不得的。但是柳春，另有

那一番心思，真是一點也不願意，更不要說是求之不得了。可見得事有出乎常理之外者，局外人視為奇聞異事，每每嗤笑當局之人，而不知當局人，自有苦衷，說不到論理兩個字。以反常為常，不反常為奇異了。天下事大抵如此，可發一嘆。再說似珠要柳春陪她遊山，柳春當時滿想勸似珠不要去，似珠那裏肯聽，柳春是素來知道似珠脾氣的，並且一向懼怕服從慣了，便知這事不是一時拘得轉來的。只得說道：『你裝扮得這樣的富麗，我穿什麼呢？當真又作你的衛隊嗎？』似珠說：『哪哪西裝不好穿着嗎？』柳春沒法，穿着西裝，拎了手杖，忿忿的說道：『小馮不跟去，儘我跟你去。和尚也該見了笑話，疑惑我是你家人呢！她說有病，你就信她。』似珠將他瞪了一眼，冷笑說道：『你這廝真給不得臉給你，我請問你，在都督府裏，你充當的是甚麼差使？那一次我出門，不是帶你們那些衛隊飛跑。這一會子，幹了幾天正經人了，又該惡眉瞪眼的向我發這樣威武，不要引我生氣，連一個人都不帶去，瞧我可能上山去不能？』一面說，一面早跨上船頭，忙得那馮大同許多水手，用竹篙子搭在岸上。柳春不致怠慢，在前面攬着似珠玉腕，一步一步走上石坡，後面還隱隱聽見馮大喊着說：『請太太早點回船。』似珠那裏去理會，一處一處瀏覽風景，徘徊木石，走入一座寺門內裏，和尚見似珠這樣打扮，知是貴家眷屬，早屁滾尿流的，近前合

掌，向四下引導。依和尚意思，本想領似珠進殿拜佛，瞥眼瞧見柳春雄糾糾的，像個新學家模樣，方才嚇得不敢開口。似珠遊了好幾處，觀此迴響抱秀，流波漾光，市囂之聲，所不能到，置身此地，無殊仙境。騷人墨客來此，果能撲去俗塵萬斛，得來佳什千行，可惜似珠與柳春兩個俗物，自命新學家，不屑作腐儒之尋章摘句，專效西人之高談闊論。山愈幽而聲愈縱，不知窮覽幽勝，領略旖旎。好似情人攜手公園散步一般，匆匆走過，毫無所覩，真是辜負勝地，貽笑山靈了。還是似珠到底是女孩子，腦筋敏銳，覺得此地，有山有水，很是幽靜，空氣定然新鮮，便操了一回柔軟體操。柳春在旁，拿着手杖，指揮替她喊口令：『一一二二……』的，後來又兩人雙雙跳舞，抱腰接吻，搖手躑足的，鬧了半響工夫，倒覺比方才的拚命跑山好得多了。自以為已得遊山之趣，這次柔軟體操，同雙人跳舞，真可作遊焦山的紀念。遊焦山不跳舞，便對不住這真山真水，跳舞不登焦山，也稱不起新學家的一對夫婦。所以似珠與柳春遊山的目的，在此遊山的真快樂也。在此所有山上古人題名，詩人的佳句，名人的墨蹟，如松鶴精神一類的石刻，廟內各種遺蹟，名人傳留寶物，如四仙石、駝鳥、蛋東坡玉帶等古物，不過忙中一瞬。至於人家認為頂名貴的瘞鶴銘，已是石碑殘斷，字跡磨滅，高古的白玉蘭樹，已是皮蛙心空，中支朽木，更不足賞玩了。柳春與似珠，或是

隨在後面陪着，或是跑在前頭領路，有時並肩，有時攜手，像這樣走過了多少山路，穿過了多少佛寺。僧人迎送，沙彌指引，沿途崎嶇，頗難行走。柳春偕似珠徐徐而歸，似珠雖手足矯捷，到此也覺得微微有些困倦。和尚已預備出素筵，請似珠他們用膳。柳春也不客氣，使同似珠對面坐下來吃了一頓。飯後，又向山後走了一遍，然後從高處向江中瞭望，只見風帆滾滾，沙鳥翱翔，隔岸人家房屋，像魚鱗一般排列得整齊。似珠不覺心曠神怡，向柳春笑道：『早知如此，還該將我那風琴抬上來，歌他一首天風莽莽的詞曲，方不負此風景。』柳春笑道：『你儘管唱，我替你拍板。』說着，便將那手杖在地上擊得價響，似珠果然引喉高唱，宛轉可聽。唱畢之後，兩人還笑了一會。一霎時落日街山，暮煙四起，隔江電燈已通明起來。依似珠還要在此多玩一回，禁不起柳春催促，遂向和尚告別，又從身邊取出十元交給寺裏，權當香資，和尚稱謝不已。一路送得出來，指點他們道路說：『從此下去，便離泊船的所在不遠。』兩人匆促下了山坡，柳春忽的怪叫起來，說：『奇呀！我們的船呢？』似珠也吃了一嚇，按定心神，笑道：『不要錯走了道兒了！我們沿着這岸再向側首走去，包管尋得着他們。』柳春蹣跚道：『這纜船的柁樞，不是好端端在這裏。我記得清楚，再也不會錯的。』似珠仔細一望，果然不錯，柁樞雖然無恙，然而那船的影子却是不見。

只見濤水拍空，一陣一陣的回溜，拍向岸上，砰然作響，不覺跌了。畢竟她聰明，向柳春說道：『哎喲！我們着了那廝道兒了！今天小馮裝病，便是老大破綻，他們簡直是有心通同一氣，騙我們上山的時候，他們夫婦一搥逃去。這還了得我的囊囊都在船上，小馮可欺得我苦了！』說畢，眼淚直流下來，老遠望着那江發怔。柳春因為不聽他勸，正想埋怨幾句，又深恐她着急，沒精打采，只得牽了她的手腕，重行向寺裏走來。和尚知道這事，互相駭怪，便有人說：『這船戶沒有這樣大胆，或者是你們錯認了道路了。』登時又派了許多伙夫，沿江四面去查察。伙夫回來報告說：『泊船的地方，祇有我們廟裏幾隻紅船，是准備渡江用的，依舊還擱在那裏。至於太太的船隻，真個毫無影踪。』內中有個知客和尚，便嘆着說道：『世亂荒荒，像這樣事件，很是不少。記得光復那一年，不是有許多搬家的人，被船戶送了性命，吞沒財帛而去的，幾乎日有所聞。幸虧太太洪福大，他們不敢生這樣歹心，就算是造化的了。我想他們便是逃去，也跑不遠，倒是趕緊報官追緝，還可以指望獲住他們，物歸原主……』一句話提醒了似珠，忙問道：『請問大和尚，這鎮江警察局長是誰？』那和尚想了想說道：『這局長不久打從上海派進來的，他的名字，我却記不清楚，好像是姓游的游大人。』柳春聽着心裏動了動，望着似珠說道：『最莫就是游蔭葵嗎？這廝

不是都在都督府裏充當收發的。」似珠不由笑起來說道：「一定是他，他知道我出了這案，如何還敢怠慢。只要他肯出力，替我們派人沿江尋訪，包管可以水落石出。事不宜遲，我們便去見他罷。」知客和尚忙攔着說道：「太太何必忙這一夜呢？便去見他，已是夜深，那裏便會得他着。況且江面上風浪很不測，不如權且在草庵度過一宿，明天再行上岸不遲。」似珠此時已覺渾身疲倦，隨即滿口答應，和尚便揀了一所靜室，送他們兩人進去，一燈照壁，禪榻淒涼。似珠將衣服解脫下來，放在一邊，斜靠在枕上養神。柳春只是啾啾嘆嘆，氣惱得性起，便忍不住，使勁將手杖擱下來。憤憤的說道：「分明是個極俗的俗人，偏要假充做風雅，甚麼遊山呀玩水呀！如今玩得好，連性命都玩掉了，好容易賠貼你這身子，騙來一份財產，一抹眼，就沒有了。真是來得不明，去得正好。」似珠正沒好氣，一咕碌坐起冷笑道：「你埋怨我又有何甚？用呢？我知道出這岔子麼？若是知道出這岔子，便有人趕着我上這焦山，我也不理會他呀！莫說還有這份希望，游老頭兒容或替我們追回原贖，便是追不回來，這也是命中註定。外國人將辛苦掙來的金錢，還白白用在公益上面呢！我只當在公益上面施捨了去，也就不消懊惱了。」柳春急道：「嘻嘻，嘻嘻！你這話說得真是發鬆，便是辦公益，也還落一個名聲白白便宜了那姓馮的夫婦，他多謝也不多謝你呢！十幾萬

銀子，是甚麼數目？你捨得，我還捨它不得！這一來，轉回揚州，拿什麼度日呢？眼前便要打饑荒了。明天一切用度，請問你出在那裏？」似珠笑道：「這個倒不消你愁得我頭項裏帶的這個項圈，單論那幾顆鑽石，還值得二三千銀子。先行變換用着，等回了家鄉再議……」說罷，又嘆味一笑，低低問着柳春道：「你瞧我這幾年顏色，可老上來沒有？」柳春笑道：「論你的顏色，却還是同當年一樣，花嬌玉潤，覺得還比當年出落得跳脫些。」似珠拍手笑道：「可又來憑我這副顏色，你還愁騙不到人家的銀子？老實說，真都督就是個榜樣。」柳春笑道：「沒的說嘴罷！世界上有幾個都督呢？揚州地方又沒大出息，不幸孟軍長又被炸彈炸死了，不然或者還可以在他身上打點主意。」似珠笑道：「孟軍長嗎？他還不配呢！便是他不曾炸死，我也不屑將這身子白被他玷污了去。除得揚州中國的閩人很多很多，嗚呼！他們搶奪來的那些不義之財，拿別的法子想去掏摸他們，是做不到的。全要憑着我們這些女魔力，說要他多少，他就是多少，你通記不得在北京混得大名鼎鼎的那個女英雄麼？她結識的人，不是督軍，便是總長。她一個孤身女子，也不曾見她活活餓死。你隨後且照着罷我的本領，不見得便不如她。我的顏色，不是我說一句自負的話，況且又遠勝過她。你有這造化，給我做了丈夫，總不至叫你沒有飯吃……」兩人說到高興

去處，將一天愁霧，頓時消釋，得乾乾淨淨，渴睡起來，便解衣上床，依舊十分親愛，清晨起身，別了和尚，用紅船度到江岸，揀了一所棧房，權且暫住下來。依似珠，便要將項園賣去，無如那時候，兵信緊急，張勳前隊的兵士，已紛紛抵了南京。炮火飛騰，所有人民，忙着避亂，還忙不來，誰肯拿着重價去買這項園？似珠沒法，只得脫下幾個金戒指兒，押在當舖裏，權濟燃眉之急。柳春便向警察總局去報告，撈逃財產的事，可巧那個警察局長，正是游隆基。柳春好生歡喜，便要求見，誰知游隆基接到這個稟帖，已大大吃了一驚，又因為要照料督的姨太太，然而都督已死，他那裏再奉承這背時的姨太太呢！遂拿話支吾，不肯同柳春相見。柳春將這情形告訴了似珠，氣得似珠雙眉倒剔，立刻坐了轎子，鬧到警察總局，要向游老頭兒奇問。游隆基被他們鬧得沒法，畢竟官場手段，再巧妙不過，過了幾日，便假造了一封通緝文書，說是「打從上海都督府裏發出來的。」上面分明寫着「逃妾明氏，挾同銜張柳春乘輪西竄，聞係居留鎮江一帶地方，着警務局長游隆基帶同得力警士，躡迹擒拿，以便歸案訊辦。」游隆基故意命人將這消息暗中遞給柳春，知道果然嚇得柳春滿面失色，死也不肯向警局去走動了。似珠覺得這事不甚尷尬，又聽見南京城已破，許多逃兵四下亂竄，鎮江

適當衝要，也不是安靜地界。同柳春商議，不如逕回揚州，再定行止。柳春巴不得有這句話，隨即發了一封信給朱成謙，命他屆時在鈔關碼頭上準備迎接。信中並不曾提及船隻被撈的話。朱成謙得了這信，好生歡喜。他前次奉着似珠命，先行回家時候，除得謁見了似珠，母親將前後事，說了一遍，至于走向街道上，但凡碰見認識的人，他那兩條腿，好像比當初足足高了有五寸多光景，走起路來，昂着腦袋，挺着胸脯，眼睛便從眉毛底下，移向額角上面，只瞧見天，也瞧不見別人。偶然同人談起話來，滿口總離不掉「都督府」三字。這一天，想起柳春的父親柳克堂，便大踏步向柳克堂鋪裏走去。柳克堂目前已合同了幾個股東，在轅門橋上開設了一座廣貨舖子，局面很是宏大。柳克堂便在那裏做了經理。一見了朱成謙，滿臉露着不悅的意思。朱成謙那裏理會得，近前拱了拱手，說：「老伯可知，今那發了大財回來嗎？」柳克堂冷笑道：「他發財不發財，與我毫無關係！」朱成謙笑道：「老伯說那裏話？兒子發財，老子臉上也覺得光輝些。承令媳的厚愛，十分看得起我，命我回來替她多購幾處房屋。老伯在這地方，熟人很多，可曉得近來房屋的價值？」柳克堂將頭搖了搖，一共也不開口。朱成謙覺得沒趣，便掉轉臉向別的夥計去說話。內中有夥計向他問道：「朱先生，在上海賭戲沒有？」朱成謙巴不得有人問他這些事，迹

早指手劃腳的說道：『瞧戲嗎？可是瞧得膩煩了。我覺得我們瞧戲，靜沒有甚麼意味兒。』眾人聽他這話，很不明白。他又笑道：『老實告訴你們罷！我們那位明太太，同我也不知是那世裏的冤纏，簡直離不開我。明太太要是不瞧戲，如若今晚去瞧戲，在白日裏就由都督府打個電話到戲園裏，然後都督府裏便派出了百十多名衛隊，在馬路上將走路的人驅逐得一個沒有開鋪子的，都將鋪門閉得緊緊的，都督府的汽車，便直沖出來，汽車當中我這左腿，便緊靠着明太太右腿，兩人並坐在裏面，汽車便是一股清氣，離地有三尺多高，眼皮子搭一搭，就到了戲園。戲園裏唱戲的倒還不少，只可惜靜蕩蕩的，刺得我同明太太兩人，坐在官廳裏上面聽戲，覺得沒有甚麼趣味罷了。』眾人笑道：『這是個甚麼頑意兒？』朱成謙正色說道：『有甚麼頑意呢！一個都督太太坐在裏邊，閒人還敢進去嗎？』眾人又道：『照你這樣講，上海的洋人多着呢！他們難道也不敢進去？』朱成謙冷笑道：『洋人他再大些，大得過都督嗎？』眾人笑道：『這戲園子，敢是晦氣，有了都督太太，也不賣別的座了。這樣虧真吃得不小！』朱成謙笑道：『原是因為這樣，他們沒有法子，便成千上萬的銀子，把來買嘴，叫我攔着都督太太輕易不用去瞧戲，光是這個竹槓我腰包裏也將近有百十多萬了。』』他越說越得勁，早跑到鋪子門外，高着喉嚨在那

裏亂叫，別人也有相信他的，也有譏諷他說大話的。這時候不防人叢裏，擠進一個漢子來，將朱成謙衣角扯了扯，笑道：『朱大哥是幾時回揚州的？我在上海倒還混得好多日子，倒不曾聽見都督太太瞧戲，有這樣熱鬧。』朱成謙將那人一望，原來正是田福恩。不覺臉上通紅起來，知道田福恩說話有些混頭混腦，怕他當人面前揭出自家的短處，忙分開眾人，隨着田福恩便走。田福恩笑道：『今天晚上我請你吃一杯水酒。』朱成謙笑道：『怎生又多擾你，有甚麼話同我暫時講一講罷了。』田福恩忙道：『話多着呢！一時也談不了。』說着，便將朱成謙扭入一家小飯店裏，揀了一個座頭，恭恭敬敬逼他上坐。朱成謙皺眉笑道：『好呀！我在都督府裏，福也享得盡了，不料這時候，轉跑入這樣齷齪飯店。』田福恩陪笑說道：『有屈有屈！』一面說，一面提着一個洋鐵小酒壺，花拉拉斟了一杯燒酒，逼着朱成謙乾了三杯。方才低聲下氣的問道：『我聽見大哥此番回來，是替明太太購買房屋，不怕大哥笑話，小弟近來用度太大，進項太少，不久替做友做了一個冥壽，又不曾掬摸得多錢，想來想去，只是沒法，我那死鬼老子，除得那座店鋪，是久經買得下來，後來又陸續續買了幾處市房，我知道朱大哥能替明太太做主，何妨成全成全小弟，好將這市房購辦下來，也是一樣。』朱成謙哈哈大笑說道：『明太太她要你這市房做

甚她又不開鋪子，又不能在這裏面住家，這樣主我如何能替她做得……」朱成謙雖這樣說，却禁不住田福恩死拉活扯，一定要他幫忙。朱成謙沒法，伸手問道：「也罷房契呢？給我照一照，看有幾多價目？」田福恩嬉皮癩臉的，笑道：「若提到房契這一層，我那死鬼老子再毒不過，凡有值錢的東西，他遇着睡覺時候，都包來藏在枕頭底下，你便想偷他的，都沒有指望。除非他一經睡了永遠的長覺，那就好了！」朱成謙笑道：「還講甚麼呢？天下也沒有個買房子的人，不要房契的道理？」田福恩哭喪着臉說道：「大哥，便不能成全成全我？」朱成謙道：「我也想成全你呢！只是沒法子成全你。」田福恩笑道：「你將房價全給了我，我寫個欠帖存在你處，一經我那死鬼老子嚥了氣，便當面交你房子，可好不好？」朱成謙伸着舌頭說道：「你倒不乖巧，有這樣便宜事，我也去做了。好哥哥，你休得糊塗，在死鬼老子手裏過活，像這樣的煩難，我們都是經歷過來的。大凡老子的家私，他一日不死，便一日不能算是你的。你要想法，除非檢你自家有的。容或還可以商議。」田福恩覺得他的話，也很有理，仰着脖子，想了一會，忽然將桌子一拍，却好桌上剛放着一碗熱騰騰的十錦豆腐湯，經他這一拍，拍得朱成謙滿頭滿面，燙得直跳起來。田福恩好生不過意，親自擰了一把手巾，給他擦面，重行說道：「你講的話，一點不錯。我自家有的，如今只

剩了一個堂客。雖然是他們替我娶得進門，然而這堂客，它總不能算是他的所有，除得死法想活法，我將我所有的女人，暫時租給你做堂客，這也算做通融辦理。你若再不答應，那就不講交情了。」再說朱成謙原是個孤身漢子，他雖然哄着人，說是明似珠同他怎生的要好，然而越是說得熱鬧，他心理越是難受。在上海又沒多進項，便連那些野鷄場中，也不能常去光顧。平時已是打熬不過，此刻忽然聽見田福恩要將女人租借給他，心裏不由動了一動。接着笑道：「這還使得！女人家嫁夫作主，丈夫要她怎樣，她却不能不依。但是每月租價，你也該同我說個明白，免得後來糾纏不清。」田福恩見他允許，登時眉飛色舞，扭着頭項，笑道：「譬如一所房屋，行租多少，我却不大計較，轉是這押租上面，務請大哥多借一點，好讓我彌縫彌縫外債。」朱成謙笑道：「你既然等着錢使，我也不捐勒你，你不用見氣，你的女人畢竟不是閨女了。若是有這麼一個女孩子，我便出點租價，也還值的……」田福恩不等他將話說完，將手一拍，說道：「不錯呀！那知一揚手，正碰在店小二膀子上。店小二舉手托着一碗肉湯，將要送上，被田福恩這麼一碰，碗便飛了出去，正合在那人胸前衣上。原來這人因為聽得田福恩要租堂客，朱成謙便肯租他的，押租行租，講得非常熱鬧，他就立在桌子旁邊偷聽。這兩個人講的話，真是聞所未聞，他高興得

哆開了大嘴，嘻嘻的笑個不住。那知一碗肉湯，全倒在他身上，還有一塊肉，從肩頭撞了一下，飛起來鑽進他嘻嘻開的大嘴裏。那人驚得把嘴一抿，唔的一聲，掉臉就跑出去了。店小二扎殺着兩手說：『怎好怎好？』幸而好，這碗是從人身滾下地的，並沒有打碎，只是這碗肉湯，教那個認賬呢？朱成謙知道不認不行，就說：『這碗肉湯，算已吃過，不再要了，你去罷！』店小二聽說如此，就撇着嘴，拾起地上的碗來走了。田福恩毫不理會的，接着說道：『我對我那女人，恨得甚麼似的，到了今日，也不曾生過一個，萬一生過女孩子，我倒又有極大希望了，這些話且不去講他，我們估估錢，估估貨，憑我這不是閨女的堂客，你出多少押租罷！』朱成謙笑着，伸了兩個指頭說道：『押租給你二十塊大洋，其餘按月的行租，三塊大洋一月，可是天公地道，我是個忠厚不過的人，從來不肯討人家便宜，你去仔細想想，若是再有推敝，我們就作罷論了，橫豎燒餅不破糖不滴，你的堂客，依舊是你的堂客。』田福恩笑道：『押租未免太少了些，我不情急，也不出租堂客。請大哥在押租裏多出十元，行租每月便減一元也好。你同我那女人多睡十個月，便撈起本來了。看我這話可欺老哥，不欺老哥……』朱成謙剛要回答，驚不防店外跑入一個人來，向他喊道：『明太太請朱先生趕快回去呢！鎮江有信寄來，說我們小姐早晚便抵碼頭了，須得朱先生趕

擊打發人去迎接他們。』朱成謙聽見這話，也不暇再問田福恩多談了，拔起步來就走。欲知後事，且閣下文。

## 第七十九回

雇挑夫，朱成謙受窘  
見愛媳，柳克堂裝憨

熱鬧的街市上，熙往攘來，人聲嘈雜，街西有一座鋪子，金字煌煌的上寫着：『田春記老店』，旁邊又掛了四條直牌，寫着：『湖南湘繡，京貨貢貨，童叟無欺，真不二價，只此一家，並無分店』等字。架上掛着獅子滾繡球，滿繡桌圍，和合二仙門帘，其餘東一搭，西一搭，零星繡貨，也數不清楚。櫃裏坐着一個老頭子，鬚髮皆已灰白，頭頂心還留有一條小辮子，面前放着一把算盤，他兩眼望着賬簿，一手不住的把算盤打來打去，打得不歇。另外一個四五十歲的人，無精打彩的伏在櫃台上，兩眼只向街上望，還有一個混身油膩的小官，站在旁邊，兩眼就向着這四五十歲的人的眼睛上，望街上熱鬧。店裏除了算盤的聲音以外，非常寂靜。真正相反，忽然人影一閃，轉入店後，便有砰磅一聲，接連『花拉唏利唏利花拉，砰砰磅磅』，各種聲音都有了，店堂也覺得熱鬧許多。那打算盤的老頭子，吃了一驚，趕快停住算盤問道：『剛才進去的是那個？』小官答道：『是小老板喝醒回來了。』老頭子接着道：『那末是他們，又在後面鬧起來了。』說了



這一句話後，又滴滴搭搭的打他的算盤，頭也不抬了。田福恩同朱成謙，在小飯館商議出租妻房，買賣才算有點眉目，還沒有落鎖成交，偏偏店外跳來一個人，將朱成謙唬走。一個人悶悶的喝了幾壺酒，算完飯賬，一路走來，心裏打算到家，必須如此如此，才能挾制他妻子，教她允許。所以一到店門，就匆匆竄進，一到店後，就見一樣砸一樣，見兩樣摔兩樣，後面桌子，放着一個菜籠，碎碎一聲，就是把這菜籠摔了，下地。接連的「花拉唏利，唏利花拉」，就是菜籠裏面的碗，哪盤哪，杯哪，碟哪，都滾出來跌碎了。還有「砰砰磅磅」，就是臨了，又砸了幾個碗盞。到此我們可以知道這繡貨店，是那家開的。這坐在櫃台內的小辮子老頭子，是那個人的老子了。閉言少叙，再說這一陣熱鬧聲音，驚了店內的老父，驚了房內的阿母。周氏正在房裏扞腳，聽了這聲音，慌忙一手捉着裏腳布條，一手拿着扞腳刀，站起身來，想往外走。那知一抬腿，把一隻洗腳盆踢翻，一脚盆的洗腳水，分爲兩路，一路從房前淌到房後，經過床下，把周氏收在床下的寶物，都濕透了。一路向外淌，直淌到房門口，掛在門檻上，滴滴搭搭的滴呢。周氏出去要緊，也不管它水不水，赤着一隻腳，裹着一隻腳，拖鞋扱襪的，跑到房門口一看，原來是她的嬌兒田福恩回來了，不由的滿臉堆上笑，說：「小扣子，你合誰生氣，這樣衝東撞西的，敢是你老子又欺負了你嗎？」田福恩也不

理她，一直向自己臥房裏走去。一進房，就向桌子上一拍，說：「老子回來了！」把繡春嚇了一跳，手裏的繡花針，不知落到何處。身子往下一沉，幾乎跌下。忽又聽得周氏叫喚，說：「房裏是水房外是鬼，弄得烏糟糟的，這大的人兒，還不知把家裏收拾得乾乾淨淨，難不成要老娘在服侍你們嗎？好尊貴的媳婦！不是樓上千金小姐，快些替我出來罷！」這是周氏，因為田福恩不理她，一肚皮悶氣，不敢罵兒子，就罵起媳婦來了。繡春聽了，趕忙出來掃的掃，抹的抹，拾的拾，擺的擺，先收拾了房裏的水，後收拾了房外的鬼，好大半天，才弄清楚楚。走進自己房來，見田福恩還在那裏拍桌打凳的，不由的說道：「你今天好端端打從外面回來，又不曾有人得罪了你，爲甚做出這陣般攢盆子攢樣，你便有甚麼不稱心的地方，也該說明白了，叫我死了，也都情願。你的心事，豈在你肚皮裏，我又不是你肚裏蛔蟲，如何會猜測得出來。咳！大凡做了一個夫妻，好也罷，歹也罷，總該同心合意。譬如我那兄弟，他還有兩房家眷呢，平時過的日子，誰也不是歡天喜地。要像你這樣使性子，鬧脾氣，可想也沒有一天安穩日子過了。你嚷飯菜不好，鬧着要粥吃，現今粥已沒在桌上，你又將一雙箸子，攢得遠遠的，這又何苦來呢？」繡春說這話時候，已經哽咽得十分難受，彎下腰去，替他拾那一雙牙箸。田福恩此時箕踞着兩條腿，猴在凳上，冷笑道：「誰人及得你

的兄弟呢？他有他的造化，娶的堂客，雖然不大稱心，偏生有那紅姑娘，一萬人也看不入眼，巴巴的同他纏在一處。臉蛋兒又俊，腰包兒又足。我姓田的，若是能夠娶她進門，我也不至吃到早上，愁到晚上。晦氣！你嫁給我的時候，你家的賄賂，究竟有沒有你死鬼心裏，都該明白。還待我說嗎？」繡春忙拭了拭眼淚，冷笑說道：「原來你生氣的緣故，便因為爭競我家賄賂，這也可笑極了。我嫁給你，也不止一二年了，怎麼當時，你不去提，如今重行翻起舊賬來。這再沒有懊悔得，只消你給我一紙休書，將我休回娘家，外間有錢的女兒，多得很呢！聽憑你要娶誰，就娶誰，那可不就享福了？也沒有有人來阻攔你！」田福恩笑道：「好輕巧話兒，我使你回去，讓你快活，我也不這麼傻老實說。這受罪日子，吾偏要絆着，你做一做夥伴呢！」繡春道：「既說這樣講，你便不該為眼鷄似的同我尋事……」田福恩低頭想了半會，真個覺得無話可說，半響重行踱着繡春罵道：「你是死的嗎？便不曉得倒一杯茶來，給我潤一潤喉嚨。」繡春忍着氣，便去茶桶裏倒了茶，遮在他的面前。田福恩就口啞了，啞罵道：「這樣滾燙的茶，舌頭上的皮都燙爛了，你敢是有心要害我！」繡春慌忙將茶端過一邊，加了些涼茶，又送過來。田福恩睜圓雙眼，又指着她罵道：「冰冷的，虧你拿來給我喝，你究竟是人呢，還是畜生，不能依我性子，便該對準你額角上，搥你一個

腦漿迸裂。」繡春哭道：「這也不好，那也不好，依你究竟要怎麼呢？與其你容不得我，倒不如搥出腦漿來，一乾二淨！」田福恩跳起身子，嚷道：「好呀！你公然要搥我的腦漿，這還了得！」繡春忙分辨道：「我何曾要搥你的腦漿，我說的是我，你不要胡賴。」田福恩冷笑道：「搥出腦漿，也當不得銀子使用，你可知道，我身上負債多少？當這共和時代，男女子平權，道不得個光，叫我做丈夫的，在外設法，養活你們，你們便不能幫助我，分一分這重擔子。」繡春冷笑道：「哦，原來還是為的這個。當初在我姨娘那邊，借來的錢，一總都給你化消罄盡。後來我那兄弟，也常常有些資助，只是滾湯潑雪，來得再多些，也不殺你浪用。我一個女人家，又沒有弄錢的本領，白向我賭氣，也不濟事……」田福恩忽的嘆味一笑，就道：「呸，這話你又錯了，可惜你不曾到過上海。單論這上海地方，徐得么二長三，她們身份還高一點，其餘那一班，拉野雞的，誰也不是標標緻緻的女郎，同你一樣。她們雖不成，都沒有丈夫，但是為金錢打算，也說不得甚麼叫做身份，甚麼叫做名譽，總要變通辦理的了。」繡春正色說道：「這話是你應該同我講的嗎？虧你還充當過議員的呢，倒不曾見過議員的人，忽的叫他妻子去做娼妓！」田福恩笑道：「龜却龜不死人，甦才甦死人呢！你如果肯看我們多年夫妻的情份，大大幫我一回忙，我我倒有個好主意，想同你斟酌斟酌。」

『你說你說！』田福恩見她居然肯聽自己說話，不由快活起來，一把將繡春扯至身邊，逼她並肩坐在一處，低低向她

講道：『好人，你知道我是不曾讀過死書，比你那兄弟做過前清秀才的不同，所以過來那些文明家的主張，我最是聽得入港。上海早就有人提議，女子做人家公妻的了。你道公妻兩字，怎生講解呢？便是可以做我的堂客，也可以做人的堂客……』田福恩剛說到這裏，繡春臉上早羞得通紅，劈

手一推，就想轉身便走。田福恩死扯着她，袖子不放，笑道：『

我的話還不曾說得完呢！等我說完了，你再批駁，包你聽到的好處，不但不批駁，你還要高高興興，感激那個發起這事的九人呢。當初那些老頑固，都說女人家的身子，像是金子一般，倘若被人玷污了，就是一生的缺陷。這話委實不通極了，可

憐自古以來，那些女人家，中了這樣歹毒，只要身上有一部份，吃了人家的虧，她連全部份的身子，都不要了。不是上吊，便是投井，如今這些女兒，在陰間灌輸了些新學術，通通都明白過來，因此恨得那些老頑固，牙癢癢的，聯名請了一個律師，在枉死城裏，告了一狀。閻王老爺准了她們狀子，特地發了一道命令，永遠不許那些老頑固，再投生人世，以為妖言惑眾，誤死人命者戒。你不瞧見今日社會上，可有老頑固的影子，沒有都換了一班青年新學，在那裏挽回風俗，開導

人心。這都是些應運而生，替以前那些守節義，豎牌坊的怨

鬼，吐一吐氣，這是一層。還有一層呢？女人家的身體，不是同男人家一般無二。男人家可以在外邊勾搭女子，女子在家裏，便不該勾搭男子。在子權自由的道理上，也講不過去。所以有好多的女同胞，都在那一搭兒鬧着解放呀，改造呀，趕着去辦，深恐誤了這好機會。好人，我不怕你生氣，憑你的聰明，比我似乎高得一點。然而要比那些文明的女人，可就不如她們的遠了。要是這事萬做不得，她們斷斷不肯去做。我要欺你，難道別人也幫着我來欺你不成？為今之計……

『繡春冷笑道：『為今之計怎麼依你這樣講，還想把我同人家去公一公嗎？』田福恩笑道：『我也知道你這人牛性的，與衆不同。若是叫你明公正氣的，同人家去公，你斷然不肯。折這身子為今之計，我想替你覓一個有聲望有勢力的好男子，在背地裏，暫租給他。一者可以讓你風光風光，不枉

人生一世，也博取得一個文明頭銜。二者我得了這筆款項，也可以救一救眉急，我們做了夫妻一場，這一點點兒料想，必然允許。況且租給人，與賣給人，又不相同。過個一年半載，你依舊還是我的堂客，無損毫末。只是你須守着秘密，千萬不可告訴你那兄弟。你的兄弟，他也不知道我們甘苦。』繡春聽到這裏，已是氣得要死，因為聽他這口氣，雖說要這樣辦，似乎還不曾覓到租戶。轉忍着氣，冷笑說道：『好好夜色

已深了，我們也該睡罷！這事留着再議也好……」這時候田福恩斷不料繡春公然承認，並沒有批駁的言語，只當她是真個允許了，說不出心裏快活，也就不敢選自將朱成謙說出來，恐防惱了她，轉難收拾，也只得含糊過去，準備過兩日再行揭曉。一回頭見繡春坐在床沿上落淚，他便走上來溫存道：「你心裏又有什麼悲傷呢？哦！白天我那老不死的老婆子，得罪了你，看我明天替你報仇，也教她像你一樣。」說了半天，繡春也不理他。田福恩自覺沒趣，又溜出房去，倒了一杯茶來，說：「不要哭了！喉嚨想要乾了，喝一杯茶，潤潤喉嚨罷！」繡春還是不理他，他就涎皮涎臉的，捧起茶杯來，送到繡春櫻嘴旁邊，說：「雲家姑娘，有情有意的，賞喝一口茶。」繡春被他擺佈沒法，只得微微喝了一口。田福恩借此進言，並且用他抓鬚鬍頭的那一隻粗而且笨的手，來在繡春一件花布夾襖的胸前，搓了兩搓，說道：「不用生氣，我抬轎議員在這裏賠禮。」說着，把那一隻粗笨的手，拳起來，曲着大拇指，向繡春連曲幾曲，引得繡春惱笑起來。田福恩見繡春已笑，連忙把那一隻手裏茶杯，放在一張桌上，說：「好了，天閉眼了。」繡春忽然低頭一看，啊，啞了一聲，說道：「你看你看！」用手指着胸前，教田福恩看。田福恩隨着，一看，那件花布夾襖的胸前，已經腫血烏糟成一大片，並且還帶着腥臭的氣息。這時繡春，已被重得一連嘔了幾嘔，連忙

脫去，心口還覺得泛泛的要吐。趕快把桌上茶杯內的茶，拿來喝下去，才能平服。正想開箱，拿一件別的衣服來穿上，田福恩忙攔道：「不用穿了，索性完全脫掉睡罷。」繡春望他一個白眼，他也不理會，先自己把衣服脫得一乾二淨，鞠躬躬的望着繡春傻笑。繡春被他笑得不好意思，用一隻手蒙着眼睛，一隻手伸着指頭，在粉頰刮着羞他。繡春愈羞他，他愈鞠躬得利害，相持了好一會，猛不防田福恩一個餓虎撲食，倒在繡春身上。繡春法弱的身體，何能經這樣的猛撲，自然往後一仰，兩人一滾，從此滾進被內去了一宵無話。第二天，又跑去訪朱成謙。誰知朱成謙得了柳春的信函，已忙着在碼頭上迎接。便是似珠的母親，也十分歡喜。朱成謙登時雇了幾十名挑夫，擺着隊，向城外進發，因為知道似珠的行行李物，足足有百十多件，人少了不殺挑抬。朱成謙在眾人當中，伸着頭，墊着腳，只顧向運河裏眺望。總以為他們夫婦，必然坐着頭流官船，一直向城邊駛近，及至等到鷓午之後，汽笛一聲，從上流溜下一只小洋輪來，挑夫一聲吆喝，爭着向船上跳去。朱成謙兀自攔着說：「明太太的箱籠，這點點輪船，如何裝載得下？」剛說這話，驚見船上的人紛紛上岸，當中竟有明似珠同柳春，攜手搖擺跨上跳板。朱成謙雖是覺得奇怪，却少不得迎接上去，眾挑夫知是明太太到了，一聲吆喝，圍圍圍得近前，你讓我，我爭着問：「太太的什

物，放在那裏。」明似珠轉摸不着頭腦，連連向他們搖手。衆人那裏肯聽，依舊嚷鬧不已。柳春嘆着向朱成謙問道：「這些漢子是打那裏來的？」朱成謙忙陪笑說道：「這些人是我雇來，替太太挑行李。太太吩咐一聲，好讓他們動手罷！」柳春聽見這話，怒從心起，重重向朱成謙臉上吐了一口唾沫，罵道：「誰叫你多這事的？我的信上，可曾吩咐你沒有？你這不是有心消遣我們！」朱成謙一時也摸不着頭腦，只呆呆望着。挑夫見沒有什物可挑，就攔了他們半日功夫，一齊圍着朱成謙，向他討錢。明似珠望着柳春一笑，說：「我們走罷！不干我們閒事，他既能將他們招呼得來，自然會將他們打發得去。」說畢，真個進城去了一羣挑夫。起初見明似珠很像個太太身份，覺得這位漂亮太太，手脚一定是很大的，只要巴結的好，力錢必定開發的多，說不定力錢之外，還有重重的賞賜。今天這筆生意，是攬着了。對於街坊朱先生，必須要大大的謝他一下才好。那知道太太，有頭無尾，旁邊姓柳的，對朱先生發揮了一頓。這太太不同朱先生講話，反同姓柳的笑笑說說就走了。說他們兩人是夫妻吧，一個是明太太，一個又姓柳。說他們兩人是主僕吧，沒有這親密，姓柳的又穿着西裝，不像是僕人。這太太有一點靠不住，不要是騙局吧？挑夫想到這裏，恨不得攔住兩人，問個底細。要是騙局的話，就先打他們一頓，然後捆送江都縣。但是看看柳

春同明似珠那樣的威風，又不敢動手，伸伸縮縮的。柳春明似珠早進了城去遠了，要想去追趕，又有一半挑夫圍住朱成謙，你一嘴，我一舌的吵鬧。這班挑夫沒法，只得同那一半挑夫連合在一起，圍住朱成謙，恐怕再被他逃脫，那就無處要錢了。這時，朱成謙被柳春吐了一口又粘又臭的黃痰，在臉上東掛一塊，西搭一條，用袖子擦了這裏，粘了那裏，一處最臭的痰，擦到嘴唇邊，差不多要流進嘴去。朱成謙心裏，真是又苦又急，看着圍的挑夫，愈來愈多。正想分辯幾句，找一個脫身之計，這些挑夫，那能容他？七嘴八言的，嘩成一片。朱成謙這時，就是口若懸河，說得天花亂墜，也沒有人聽得清楚。到後來，吵中帶罵，罵得無可再罵，忽然內中有人喝打，一唱一和，就動起手來。有一個粗魯的挑夫，舉起挑東西的杠子，就想對朱成謙當頭一下。朱成謙見來勢不好，雖被一陣的拳頭，在滿身亂打，也顧不得許多，護頭要緊，連忙雙手抱着頭躲藏。幸虧在那粗魯挑夫前面的一個挑夫，趕忙拿手裏的抬杠一當，說：「使不得！你這一下，不是要他見閻老五嗎？打死他，我們就要打人命官司。我們這些人，就賞他吃拳頭，也夠他受的了。」這一來，才算把朱成謙的性命救下來。不然，饒你用手抱着頭，也要打得腦漿迸裂，作枉死城中的遊魂了。這一羣挑夫，將朱成謙一件長衫，扯得粉碎，打得正熱鬧的時候，忽有一個人來高喝道：「你們在這裏打什麼

人！一羣挑夫，向外一看，說：『石四太爺來得正好，替我們評一評理再走。』朱成謙乘這些挑夫分神的時候，此時不走更待何時？拉着頭，從人縫裏躡出來，撒腿就跑。挑夫們見他跑了，就要追趕。石四太爺一攔說：『打夠了，讓他回去吃點傷藥也好。』衆人說：『他正是醫生呢！不知道傷藥可有？』石四太爺說：『原來是朱醫生啊！不外不外，你們散了罷。』衆挑夫只得自認晦氣，各自散了。這石四太爺就是石茂椿家的廚子，石四替他主人來買辦鄉下東西，正遇巧替朱成謙解了一危。朱成謙脫圍以後，也不顧什麼，石四太爺，只拚命的向前跑，把吃乳的力氣，都用盡了。跑入明似珠家裏，明似珠正豔着一肚皮悶氣，却好借他發洩，罵了一頓，趕着他出了大門，以後永不許他來往。可笑朱成謙，挾着滿胸慾望，准擬明似珠挾重賞回來，只消稍稍分潤給他，便一生吃着不盡。不料事出非常，在路途上，被人拐逃而去。在明似珠同柳春固然大大晦氣，便是朱成謙也就沒有棲身之所。後來依舊掛起招牌，行他的醫道，窮得有衣沒袖，有褲無腰，日食三餐，尚且混不過去，那裏還有這筆錢去租別人的妻子呢！少不得同田福恩毀了契約，田福恩知道同這叫化子也打不出三碗冷飯，只得倒抽了一口冷氣，另設別法，繡春由此轉着乾淨身體，沒有做文明同胞的指望。再說伍魯芳賦閒日久，家裏食指浩繁，所入已不敷所出，鎮日債窮愁綠

繞，輕易也不出門。幸喜他的夫人朱二小姐，才能出眾，替他掙持這份家務，又因為同縣知事太太俞氏，打得火熱，有時同那周知事會見，她毫不避怯，侃侃談論，說出話來，比尋常男人家，還有見識。周知事也佩服她得，因此朱二小姐遂拿出手段，在地方上千預干預詞訟。終年所得，很是充裕。因此公館裏一切用度，不形拮据。伍魯芳樂得坐享其成，也不去管束她，便是管束她，她也不信。日前聽見她姨姪女兒，轉回揚州，又知道在都督府裏捲了好些財產，特地坐了大轎，前來拜望。及至會見似珠，方才知道有此一番變故，外面雖然裝着替她扼腕，心裏却倒抽了一口冷氣。當時便淡淡談了幾句閒話，不肯久坐，就隨着原轎轉回來了。伍魯芳知道這事，也笑着說道：『似珠小姐，無故的騙真都督，自以為合算了。誰知那個船戶馮大，又無故騙似珠小姐，螳螂捕蟬，黃雀在後，論天理原該如此。特是馮大，也未必遂坐享其成，怕還有騙他的人，也未可知。你們儘瞧着罷。』朱二小姐也笑道：『我瞧似珠她是享福慣了的人，憑空遭此打擊，終不能遂安於室。我怕她不久就要有別的事發生了。』不表他們夫婦在家裏閒話，似珠的事迹，一時傳遍了全城，有笑她的，有可惜她的，議論紛紛，不一而足。明似珠果然同柳春在母家住了幾時，所剩的衣服首飾，均皆當盡賣絕，漸漸有些支持不來，背地裏很同柳春鬧過幾次，說他不幫着自己打

主意，坐吃山空，怎麼是個了局。柳春皺眉說道：『你叫我怎樣呢？難不成去做強盜？你不是說過的，憑着你的這副臉蛋兒，不愁沒有弄錢的方法。這一會子，又來向我尋惱了，可見你說出話來，沒有憑證。』似珠冷笑道：『好好，虧你這人，便全靠着女人混飯給你吃，你便連一點屁用沒有。便是買幾個女孩子，去充當父兄，也須那父兄有些本領，這一碗龜飯，也不容易混得到手的。我請問你，你家裏的父母，也不曾死淨了，為何光顧在丈母這邊，茶來伸手，飯來張口。』柳春急道：『我那老子，他的脾氣，你有甚麼不知道？他看見我，像是仇寇似的，恨不得拿刀劈我幾段，你還想去同他開口，開口也是沒用。』似珠笑道：『他不來理你，你不會跑去尋他。我們總算了他的兒媳，沒有個放着兒媳，老遠住在人家的道理。』柳春想了想，問道：『依你的意思，難不成想跑回去，過那受罪日子，你的性情又不好，萬一他們有個閒言閒語，你也容納不下，包管不到三天，就要鬧得個翻江攪海。』似珠搖手笑道：『這個你不必替我擔心，人生在世，誰保得一世沒有蹉跎？我做都督太太的時候，自然要使點威風出來，如今也說不得了。既到你家去做媳婦，少不得就要低心下氣，受點委屈，就受點委屈，也不妨事。俗語說得好，嫁雞隨雞，嫁犬隨犬，我的母親，她又沒多積蓄，不能累她老人家養我們兩人……』似珠的母親，聽見他們在房裏說話，也就惻惻

的走得進來，點頭說道：『似珠的話，原也不錯。論我，那裏捨得你們，白白的趕你們回去？只是事已如此，也叫沒法兒罷了。我們親家，他是個經紀的人，各事省儉些，也不能怪他。親家太太，她是明白的，終不能忍心，不問你們夫妻的死活，我替姑爺想一想，明天回去同親家太太對酌的，最好虎毒不食兒，道不得個他們，便攔着門，不放你們進去……』柳春、二天跑回去，見他母親龔氏，龔氏見了柳春，兀自歡喜不盡，趕着問長問短。柳春便涎着臉兒，將似珠要回家來住的話，說了一遍。龔氏笑道：『這是應當的事，有甚麼依你不得，前番轉回揚州，我早就有這意思了。不過瞧我那媳婦神情，匆匆忙忙，在家裏坐不到一大半日，便趕着要走，難得她肯發心回來待奉我們，我心理很是歡喜。休得你那不懂人事的老子，他巴不得你們老遠住在外邊才好呢！葉落歸根，他那里知道，兒媳終久是我們兒媳，萬一過幾年，養下一個孫孫，那個更叫我稱心了。你回去便告訴媳婦，由她訂個日期，便搬了回來，也罷。我將對面一個房間，收拾出來。先前是你姐姐在家裏住的，他們的眼兒同你一樣，也因為住在岳家不便，老早跑回去了。我是跑掉一個女兒女婿，收回一個兒子媳婦，畢竟總算是扯直……』彼此計議已定，果然擇了一個上吉日，柳春同他妻子似珠雙雙到家。在先，柳克堂

「這事這一天剛坐在鋪子裏，忽見家裏來了一個傭婦，說是：『請他老人家回去見禮。』」柳克堂聽見這話，登時雙腳齊跳嚷道：『這個如何使得，簡直是跪了老虎來吃人。我能有大家私，給他們夫妻倆揮霍！』又望着那傭婦說道：『你回去告訴太太一聲，權且當我死在外邊，再也不回家來了。我也沒有這般福份，享兒媳的好處……』說畢，氣生生的坐在一邊發怔。內中却好有個同事的，向他勸說道：『克翁！你這樣辦法就錯了！你的令郎，總算是你親自所生，他們既然回來，也沒有趕他們出門的道理。好在經濟這方面，大權在你手裏，你不給錢他們做兒媳的，敢來搶奪你的不成。依我主見，逕自回府去走一趟，免得壞了父子的感情。』柳克堂不得已，才隨着那個傭婦，一步一步的踱回家來。龔氏笑嘻嘻的說道：『你回來了！你那媳婦等着拜見公公呢！』柳春堂放沈一副板臉冷冷說道：『誰是我的媳婦？我是誰的公公？』龔氏又笑道：『你還有第二個媳婦嗎？這便是柳春娶回來的，那個明小姐……』一面說，一面便向房間裏招手笑道：『好孩子！你公公回來了。快出來磕一個頭！』柳克堂冷笑道：『磕頭萬不敢當，她是人家的小姐，我最受小姐的禮嗎……』柳克堂雖然這樣說，明似珠却聽得清楚，也就捺着一股忿氣，跑得出堂，將屁股朝着柳克堂，略彎了彎柳腰，算是鞠躬模樣。一剎，便早又跑得進房，轉是

柳春恭恭敬敬，近前喊了一聲：『父親！』柳克堂正沒好氣，連忙拱手說道：『不敢不敢！老兄請自方便，兄弟立刻就出去了。』龔氏笑道：『哎呀！你怎麼對他稱呼起弟兄來，叫春兒如何禁當得起……』這個當兒，明似珠更忍耐不得，揚着喉嚨喊道：『死沒用的奴才！你不趁這時候問一問他，我們添補衣服，同每月的零用，究竟交代我們多少？』柳春則待開口，柳克堂忙搶着說道：『不怕老兄多心，委實因為目前兵亂荒荒，小店生意淡薄，每月開支，入不敷出，至於月錢這一項，萬分沒處去籌劃。老兄若是不嫌鄙兄弟呢，在舍間暫住幾時，不妨否則，即請挈同那位小姐隨便在什麼地方安住都好！兄弟却不敢過問。』柳春被他父親這一頓冷嘲熱諷，轉襟住了，不能開口。引得似珠焦急起來，將身子一閃，跳出房外，兩手把柳春一推，說：『沒用的東西，替我滾開！沒的現眼，連一個老子，對付不來，還講旁人嗎？怪不得我作都督太太，你只好作都督太太的衛隊呢！我想起來，真替你慚愧。』柳春被她這一推，站立不住，一交正跌在龔氏身上。龔氏幸虧扶着桌子，不然母子，要司作滾地龍了。龔氏立穩後，說道：『這是什麼道理？』明似珠回道：『什麼道理不道理，膿包母親，所以才養出這膿包兒子來！你兒子不養活我，難道教我當媽？』這時柳春，從地上爬起，呆呆的站在一旁發楞，一言不發。明似珠又指着柳克堂說道：『你這老頭子，不



用在這裏推聾裝啞，我嫁到你家做媳婦，便是你家的人了。你的兒子，沒錢養活我，應該倚靠在你老子身上，我久經知道你是匹老牛，輕易是一毛不拔的，然而碰着我祖太太，你不拔一毛，我偏要將你身上的毛，拔得乾乾淨淨。」柳克堂忙望着龔氏笑道：「你聽見麼？我自稱他們一聲老兄，你還責備我不是，誰知我同他們，竟不是平輩，還公然長着我兩輩呢……」說畢又向似珠深深一揖，陪笑說道：「祖太太休得生氣，你要叫我多尊敬你祖太太幾句，却不打緊，至於提到銀錢那話兒，我們小本生意人家裏，平空添出兩口子吃飯，已經支持不來，怎麼還有這種款，交給你們按月使用……」明似珠正待發話，誰知柳克堂早笑嘻嘻的跑向外邊去了。龔氏瞧他們神情不大對，少不得上前想安慰似珠，似珠早趁勢大嚷大鬧起來，一連聲，喊柳春去替她打首飾，又要製衣服，又逼着傭婦們去買魚買肉，從早至晚，絲毫也沒有安靜，只嚇得龔氏索索的抖，暗想道：這媳婦也長得像花枝似的，如何使出出來脾氣，與自家女兒迥不相同。只得縣入後面，將自己體己的銀子，取出來，些交給了柳春，吩咐柳春勸她不用嚷鬧。似珠見了這銀子，方才不再開口。趕在午飯之後，她便跑上街去購買這樣，購買那樣，不曾隔了幾天，又全然告罄。又強着柳春去向婆婆索款，如此已非一次。龔氏那裏有這許多款項，殺她流水一般的，後來也就

不能應付。似珠那裏肯依，百般轉腦，忽的好幾天不曾回家。龔氏很不甘心，問着柳春，柳春哭喪着臉說道：「我知道嗎？我有幾次瞧見她向地姨娘那裏走動，或者住在她姨娘家那邊，也未可知。」龔氏也猜不出似珠有何用意，落得耳根清淨，不去查問。約莫隔了有半月光景，明似珠忽的笑得回來，並不曾說什麼，第二天便有衙署裏幾名差人，直撲向柳克堂洋貨舖子而去，因此生出大大變故。欲知後事，再問下文。

## 第八十回

魚肉善良好盜枉法  
呻吟床榻寡鵠[愁

再說那個柳克堂，其時正在舖子裏，啣着一根長烟袋，釋兒大腿跪在二腿上面，同幾個朋友，發他的牢騷呢！先向地下吐了一口痰，然後慢慢的說道：「如今的世界，越想平靜，越不得平靜了。家庭有家庭裏的變局，社會有社會上的變局，好好的，一個大清國弄得來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柴荒米貴，盜賊四起，莫說北邊的青紗帳，甚麼宰閩豬兒，背娘舅兒，敲一敲竹槓，便是三千五千一千八百，叫人聽着害怕。便是這小小一座揚州城，當這殘冬天氣，不是你在外邊被搶，就是他在家里遇竊，便是跑去報官，官也不理我，早就知道，如今的官，是大總統任命出來的，不是大皇帝錄成出

裏的有皇帝的時候，官管百姓，皇帝便管官；皇帝既不管官，官自然也不管我們百姓了。即如南門城外前月裏出了那件劫案……」剛說到這裏，忽的門外撲進兩個人來，一個名叫劉祥，一個名叫王善。用手向柳克堂肩膀上拍了拍，冷笑道：「南門的案，你老也知道詳細麼？這是再好不過的了。弟兄們奉着上官差遣，特的請你老前去講話。」柳克堂瞪着白眼嚷道：「哎呀！我認得你們是縣裏的頭翁，我同你們老爺是沒有交涉的。他請我還是吃酒？還是吃飯？」王善登時望着劉祥擠眼冷笑道：「你瞧這老滑頭，真有能耐！他還和我們繞道兒說話呢！他既想大老爺請他吃酒，你便將那封請帖取出來，給他看一看。」劉祥答應了一句，隨即從腰裏掏出一張紙票，向柳克堂打了照面。柳克堂急得雙腳齊跳，喊着說道：「怎麼怎麼？我又不犯法，如何拿票子來捉我……」那些朋友聽見這話，都圍攏過來，想打探一個消息。再向那票子上瞧去，寫着：「柳克堂串通匪類，窩藏盜賊。」的字樣。眾人將舌頭嚇得伸了幾寸，再不敢開口。悄沒聲的，從人叢裏一個都溜之大吉。柳克堂正待分辨，那兩個差人如何肯去理會，早一邊一個像捧寶貝似的，捧入縣署裏去了。不曾替他在頭項裏安上一條鐵鍊，總算是特別優待。一店的人，都做聲不得，亦是西面相顧。後來有個夥計，好容易想出一條妙計，你道是什麼妙計？原來打發了一個小官，

去向他府上去報信。柳克堂一面走，一面在心裏盤算，却毫不驚慌。其時剛走近小東門側，見那些酒店飯店，像芝麻也似排着。劉祥揚着喉嚨說道：「王二爺，你肚腹裏可餓了不曾？」王善冷笑道：「怎麼會不餓呢？我們弟兄們，吃了自家的飯，辦着別人的事，真是再晦氣不過。」劉祥笑道：「王二哥，你別性急，柳老板少不得請我們吃杯酒兒；你講生分了，轉叫柳老板面子難下……」說時，也不由分說，早押着柳克堂闖入一家小飯舖裏，又讓柳克堂在上首坐下。一會子大酒大肉，吃得個落花流水。彼此用手巾抹了嘴，王善早伸出手來，要柳克堂會鈔。柳克堂微笑了笑，說道：「你們巴巴的來請我，我又坐的是客位，這個小東道，應該二位去做，我如何敢估……」王善性起，便跑過來，掏摸他的腰包。柳克堂趁勢便解開衣服，差不多連褲子都扯脫乾淨，真是一個銅子兒也沒有。劉祥忙收科道：「沒有現錢，也沒要緊，便記柳老板的賬，却是一樣。」柳克堂嘆道：「小店本短，從不給人賒欠，我也從不賒欠于人，店東記下賬來，老實沒人承認。」那個店東見他們爭執不下，忙陪笑說道：「諸位放心！頭翁也不是外人，請自方便。」劉祥王善沒奈何，便帶着柳克堂向一座拘留所裏，將他安插下來。柳克堂見那地方很不甚寬闊，却是屋宇精潔，另外有個小房間，布帳錦被，鋪墊得齊齊整整。柳克堂便也毫不客氣，運向床上一趟，呼拉呼拉

的，早打起軒聲，急得劉祥王善兩人，坐在衙門口活裏活沙。王善冷笑道：『朱太太調劑得我們這趟好差使，簡直牽了一匹老牛來了，打也不喊，殺也不喊。劉二哥哥！你有甚麼好主意，趕快打算罷。』劉祥皺着眉頭說道：『人心是肉做的，我們這樣款待他，也算是加錄記級特別的犯人了。他好歹總不能虧負我們弟兄們！』正在說話當兒，迎面來了一個五十多歲的老者，黑瘦臉兒，長長鬍子，頭上斜磕着一頂破氈帽，衣服並不會鈕扣，只用一根玄色腰帶，鬆鬆繫着。王善和劉祥忙站起來，請叫了一聲：『席三老爺！』席三將他們打量了一眼，笑道：『恭喜恭喜！我昨見你們得着發財票兒了，像這樣好主兒，又不用你們擔驚受怕，只消磕磕牙齒，還不是成大捧的洋錢，向荷包裏擰。』王善搶着說道：『三老爺不必再提這話了，我們弟兄們正在這裏發愁哩！』……當時便將柳克堂的情形說了一遍。席三很覺得詫異，忙問道：『你們將他安插在那搭兒呢？』劉祥道：『還不是優待室！』席三笑道：『光是優待室，也不行，你們可曾敲一敲他的邊鼓。』劉祥道：『難，難，那個老牛，和人講話，水都潑不進去。』王善接着說道：『生薑是老的辣，三老爺何妨替我們探一探他的口風。』席三冷笑道：『不怕他是鐵打的，既入了我們這所洪鐵，也許將他捏成麵人兒，要圓就圓，要扁就扁，火到豬頭爛，等我撞個木鐘兒，再做理會。只』

是事體成功，我也不要你們別的謝，只消一件狐皮袍子過冬。』劉祥笑道：『這個你老儘管放心，鍋裏有碗裏還怕沒有嗎？』席三點了點頭，真個背着手，走進那所優待室。其時天已墮黑，電燈通明，柳克堂正猴在一張桌上吃飯。一碟鹹鴨腿，一碟糟蝦，一碗十錦豆腐湯，一大盤黃芽菜炒肉，比較他每天在舖裏吃的老米粥，高得幾倍。他兀自非常高興，左一碗，右一碗的，直往肚腹裏灌。席三進房，故意咳嗽了一聲。柳克堂和他本來認識，便推開飯碗，笑迷迷的上前迎接。席三笑道：『柳老板倒有這閒功夫，向這裏來瞧瞧。孩兒們多有怠慢，望你恕罪。』柳克堂也笑道：『原是的呀！我好好坐在屋裏，承高徒們見愛，死拉活扯，將我請得來，在這裏享受這好飯好菜……』席三怔了怔，覺得他的話，很有些德賴。忙正色說道：『這也難怪他們，上命差遣，身不由己。柳老板若不牽涉着公事，他們如何敢同你要這套把戲。』柳克堂笑道：『公事公辦，等待我見了你們貴知事，自有話說。』席三趁勢說道：『提到知事，可憐孩子們擔着渾身干係呢！依知事早就要坐堂訊問了，是他們沒日子來着說，你老已經向上海辦貨……』話還未完，柳克堂喊道：『這是那裏的話，我好！好！好！坐在這裏，難不成還加我一個畏罪逃走的名，豈有此理……』說到這裏，便大踏步想覓出室外。席三一把握着他，笑道：『想不起柳老板這般大的年紀，正』

是火性暴躁，你也不對我說出一個道理。」柳克堂翻眼說道：「你說你說！」席三又低低笑道：「柳老板！你可知道你犯的是件甚麼罪？」柳克堂急道：「我犯的罪是竊盜盜賊。這些盜賊，我舖子裏也有。」席三笑道：「難不成你當真和南門外那起盜案通同一氣？」柳克堂拍着胸脯說道：「一氣一氣不瞞你說，我原是我們的頭腦，他們是我的小嘍囉，搶來的物件，全都交我收着。」席三忙道：「頭是頭，笑是笑，黃侏子雖然咬了你一口，畢竟這作不得准，照你這樣講，幸喜是和我講開頑笑兒，萬一在公堂上便替你畫了口供，省裏一個電報出來，至輕也須砍了你的腦袋！」柳克堂哈哈大笑說道：「砍腦袋嗎？這是再好沒有的了！老實告訴你罷，我同做腦袋，已是結下不共戴天之仇。因為他長在肚子上，日日和我要飯吃，萬一砍了，我還省得多吃一張嘴嚼吃！」說得席三也笑起來。重行勸道：「柳老板你偌大年紀，如何轉變成潑皮了。這件事，我替你打算，你也該尋覓一條門徑。前清湖北知縣伍大老爺，不是你老的令親，何不將他老人家請出來，同做上說一句，包管沒事。」柳克堂怒道：「且住！且住！誰是我的令親？甚麼伍大老爺？陸大老爺？我一概都不認識！」席三忙陪笑說道：「你老又何必欺人呢？那邊伍太太不是令媳的嫡親母姨？」柳克堂益發生氣，冲着席三罵道：「你最是活活見鬼麼？我又不曾生過兒子，那裏會有媳婦？」

「席三經這一場搶白，真是腦門子都氣破了。一轉身便不辭而別，逕向門外走去。望着劉祥王善，把個頭搖得像擲浪鼓似的，哼着說道：『利害利害！老子做了三四十年的衙門，不曾遇過這匹老牛。弟兄們也不必妄想了，老實行我們那第二步的辦法，不給他的苦吃，他還不知道我們手段呢！』劉祥王善齊答應了一聲，又響又快。到了次日，柳克堂已移入一所小敞閣裏，滿地橫七豎八的，攤着許多床鋪。一條破蓆子，把來墊在潮濕地上，鎮日價和一班押犯混在一處，有唱的，有笑的，有哭的，有罵的，鬧得煙霧漲氣，想一刻安靜，也不得能殼。幸喜柳克堂却是隨遇而安，依舊蹲伏在那裏，動也不動……再說龔氏自從得了這個消息，嚇得真魂出竅，便和兒子柳春商議，命柳春前去救他的父親。柳春伸着舌頭冷笑道：「我們研究新學的人，名譽便是第二生命。老頭子犯了盜案，我拿甚麼面目再去見人？好母親！你和老頭子，平頭也有六十歲了，還有甚麼看不破？夫妻本是同林鳥，大限來時各自飛。由他去罷，便是不幸吃殺吃剮，也是他命中註定。好歹我們預備一口薄棺材，向法場上收屍！」龔氏忙問道：「難道他還犯着殺罪嗎？」柳春益發得意，格外說了幾句利害的話，引得龔氏叫起撞天屈來，忍淚向柳春哀告道：「你老子有一千日的不好，總還有一日的好。他便是看待你們夫妻刻薄些，你們也不該記着他的仇恨。千不看，

萬不看運着我辛辛苦苦，帶了你一場。你無論如何，總須設個方法，保得他平安無事，以後叫他用香花供養你們都使得！」柳春笑道：「設方法嗎？你且先拿一千銀子出來……」說了，便長長的伸出兩隻手。龔氏急道：「要這許多家裏的境況，是你們親眼看見的，十兩八兩的現銀子，也尋不出好兒子，你且先去替他料理，隨後用多少，他自然還你們多少。」柳春冷笑了兩聲，說道：「空口說白話，世界上也沒處討這便宜，我知道你們是不見棺材不弔淚，且放着龔龍……」

龔春說完這話，頭也不回，逕自跑出門走了。明似珠躲在房裏，笑得喘不過氣。龔氏急得走頭無路，忽的想起女婿雲麟，便打發人請他到來商議這事……說也奇怪，雲麟這幾天正在自家屋裏沒精打采，短嘆長吁，雖然面前放着一個賢妻一個愛妾，都解不開他的心事。小白臉蛋兒，瘦得和秋深黃葉一般。鎮日坐在書房裏，愁眉雙鎖。在旁人看來，真是無事尋愁，不知算一回什麼事。但是設身處地，替雲麟一想，得龍望蜀人之常情。何況雲麟的為人，情濫而不專心，想的事有一件作不到，總覺得十分難過。對於柳氏婚姻，本非情願，用不着說。他就是對於紅珠，在未得着之前，是何等的想念；一日不能成功，就一日十分想思，不能成功的日子愈多，想思愈深；以為有一日果能達到目的，便姻緣美滿，快樂無比了。那知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機會湊合，成就了這美

滿姻緣，也不過如此；久而久之，也就冷淡下來。每日對面，每夜共枕，既無所謂想思，更無所謂快樂。所以雲麟與紅珠成婚以後，反不如以前未成婚時的情濃。只有這耳鬢廝磨，青梅竹馬的表妹，倒又懸懸繫繫上心頭。以為兩種想思，只成就了一種，心願還是未了，再加上這表妹，本有婚約之約，真是心心相印，兩小無猜，無端被人阻隔，半路分離，好好姻緣，弄得破散，心頭早有無窮之恨。而今表妹又成了孤鶯寒鴛，多愁善病，更增人十分憐愛，怎不教雲麟想思的苦呢？這時雲麟心中，覺得柳氏可厭，紅珠也可以不要；只有這表妹實在教人放她不下。又覺得要娶紅珠的心願，也遭了許多磨折，到底還是歸於自己，達到目的。這表妹的心願，現在雖有阻隔，又安知道後來，不仍成就這美滿姻緣，神仙眷屬呢！自信太深，就愈想愈迷。所以雲麟這時不知所以然的心思，十分沉重，日常書空咄咄，只聽見他：「多情自古空餘恨，好夢由來最易醒，我未成名卿薄命，捧心常覺不分明。」把些前人詩句，七拼八湊的顛倒在嘴裏嚼念。暮不防小珍蘭得近來，喊道：「少爺，你還在這裏念文章嗎？那邊老太爺被縣裏捉得去了，太太急的不得了，巴巴的打發人來請你。」雲麟嘆道：「誰有心情管這樣閒事，你便回他說我害着大病呢！」小珍子還待再說，早見雲麟又倒向床上。「同居長千里，兩小無嫌猜」的，啼將起來。小珍子沒法，依舊跑轉內室。柳

氏早揩眼抹淚的問道：『少爺可去了沒有？』小珍子咬牙笑道：『少爺不肯去，躲在房裏裝做害病。』柳氏急道：『這入真怪，我不知道他，近來有甚麼重大心事！』紅珠在旁邊冷笑道：『他的糊塗心事，多着呢！姐姐你先請回去罷，隨後等我去勸他，叫他起來。他的牛性子，越和他催促，越不中用。』柳氏點了點頭，向紅珠叮嚀道：『這事就拜託妹妹，他若再不出來，我那兄弟是靠不住的。』說着，便穿了隨身衣服，果知秦氏、秦氏、顏魏魏的說道：『回去替我上覆親家太太，勸她不用着急。』憐皇天保佑，化凶為吉，過難成祥……』

柳氏在後，紅珠悄沒聲的，輕移蓮步，走近雲麟書房的窗外，用舌尖兒舔破了一塊紙，向裏面瞧着。只見雲麟一隻手，伏在桌上，一隻手拍了拍嘆道：『咳！早知如此……』底下再沒有言語。紅珠接着笑道：『悔不當初嫁人了哇！』雲麟嚇了一跳，見是紅珠進來，不覺羞得滿臉通紅，搭訕着問道：『你想這事可怪不怪，怎麼好好牽入盜案裏去了？』紅珠冷笑道：『你既明白，如何不幫着他們去詢個消息？』雲麟連連搖頭說道：『他有他的兒媳，我使去了，也無濟於事。』紅珠道：『無論有濟沒濟，你對我們姐姐妹妹，上也不該叫她寒心。』雲麟見她提到柳氏，不禁怒髮上冲，憤憤的說道：『寒心嗎？我已經被她坑盡一生了，硬逼着我做了她家女婿，提起來，我便腐心切齒。』紅珠撇洋洋的，笑道：『我請問你，你

究竟願意做誰的女婿呢？』雲麟也笑道：『若是世界上，沒有他，光有她，她也不至嫁他，他也不至霸佔着我，如今我雖然想她，却又不能不恨着她，到底弄得我還是我，她還是她。』紅珠嘆道：『何苦來！你在這裏自尋煩惱，可知是你的病深了。』雲麟道：『我雖有病，每天還能吃一碗清湯蓮粥。』你知道她病成甚麼樣兒？從四月裏鬧着咳嗽，至今也沒有一絲起色，近來連日，我點她去，越發水米不能沾唇了。全拿這人參補她的正氣，和我說不了一句半句話，只是儘哭。她雖然流的是眼淚，却同刀箭刺了我的心肝一般。你叫我如何消受？』紅珠笑道：『這也是沒法兒的事，大凡一個人，既然和我好，我便須替她設身處地想想，她既不幸做了孤孀，又是守身如玉，我雖然懂得不得詩詞，但是聽你背後哼的那些話，究竟你安的是甚麼心？』雲麟紅着臉說道：『我安甚麼心兒呢？只是和她兄妹情份。』紅珠用指頭刮着腮頰，笑道：『你不害羞嗎？嬌親的姐姐，受人家那樣磨折，我也不曾見你呵出一口大氣，替她出一出力。如今對着甚麼姊妹，倒反這樣關切，我知道你們男人家的這顆心，畢竟有些不大乾淨。』雲麟見紅珠的話，越說越不投機，忙掩了耳朵，笑道：『你少要刻薄我罷，還是請你進去，讓我靜躺一會兒，休息休息。』紅珠笑道：『怎麼你不肯和我講話了？但於你若依得我，向姐姐那邊去走一趟，將她家老太爺救得出來，至

于你這件事，便將全權交付給我，等我將儀小姐請到我們這裏，探一探她的口氣，她若是肯和你好，我同姐姐是斷不熬酸吃醋的。」雲麟聽到這裏，樂得直跳起來，連連向紅珠作揖說道：「你果肯成全我們，我以後定不嘆你紅珠，便喚你做紅娘。」紅珠正色說道：「好呀！九字沒見一鈎，八字沒見兩撇，你便拿我取笑兒了！」雲麟笑道：「你選和我倔強，我只不向你姐姐家裏去。」紅珠冷笑道：「去不去由你，我不過說一聲兒要罷了……」雲麟已是十分高興，又礙着柳氏情面，當真趕在第二天便去見他岳母龔氏。龔氏連忙愁眉淚眼的走出來，明似珠早就趕在龔氏前頭，先來會雲麟，想起從前的舊情，便迷花眼笑起來。這時明似珠眼前，早無龔氏在心，見了雲麟，好像捧着鳳凰似的，依她性子，便想扯雲麟進房，和他親熱，無如雲麟別有心事，那裏肯和她廝混。龔氏忙告訴他柳春的情形，又指着房裏低低說道：「我也知道衙門裏的勾當，非錢不行，然而這兩個孽畜，我却不敢相信。好孩子，你去替你丈人料理，所有需用的地方，我拚着典銀質劍要多少，我便交給你多少。」雲麟點頭說道：「岳父既遇着不幸的事，小婿自不應置身局外。至於銀錢這一層，隨後還得由春大哥經手，小婿不便過問。」雲麟這幾天便為柳克堂向各方奔走，一面要求商會開會，一面託人去向劉祥王善疏通。再說劉祥王善，其時對待柳克堂，已實

行第三步了。將他身上長衣服，業已剝脫乾淨，用一根鍊子鎖在尿桶旁邊，臊氣滿鼻，薰得十分難受。柳克堂依舊置之不理，幸喜這時商會中人，均皆動了公憤，聯名署狀，要替柳克堂訴訟。劉祥王善得了這個消息，方才慌急起來。明知道紙老虎萬萬不能戳破，也只好將機就計，雖不曾敲詐得多少銀子，立刻便將柳克堂釋放出來。柳春夫婦，賺得却很有限，朱二小姐更可想而知了。淑儀自從夏間因為富玉鸞的冥奔，觸動身世之感，慊慊一病，瘦損可憐。她的一掬芳心，無論誰也不能告訴。臨風灑淚，對月長吁，真個耐她消受。回想前塵，有如夢幻，入世以來，即在富貴人家，綺羅叢裏，無飢寒之苦，有詩書之樂，果能薰若鹿豕，笨如木石，無思慮，抱書本子，躲在繡房中，實行高樓小姐主義，混過一生。或是放開懷抱，常邀鄰家二三天真女伴，爭奇鬥勝，選技競巧，所談不外乎針黹，所作專致力於服飾，無拘無忌，爛漫交遊，東隣西舍，實行小姊妹主義，也可一生混過。乃彼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，既種情根，復逢情種，日日愛河之水，灌情芽，潛滋暗長，情苗逆發，勢不可遏。情苗發後，終望能結情果，孰知大謬不然，徒起罡風，再推再折，致使碩大之情苗，半萎於情海之中，不生不死，如此情景，雖百鍊鋼之少子，亦當憔悴死。何況蘭閣弱質，多情善鬱之女子呢！伍淑儀初遇雲麟，彼此既係至戚，表兄弟，毫無男女之嫌。比肩促膝，共案同床，兩

小亦復無猜。再加兩人之生，不但年月俱同，日時也不差毫釐。有了這重關係，兩人相見，就恍如三生石上，舊友重逢。一般兩家父母，又不知忌諱，當着這一對情竇初開的小兒女面前，題名題姓的說要結秦晉之好，朱陳之歡。伍淑儀看看雲麟，雲麟看看伍淑儀，我愛清才，彼貪麗質，性情又投合，談論也得來。這時兩人歡愛，雖未如膠似漆，也濃厚得到十二分。淑儀以為生而有家，十分得意。認定雲麟是她將來唯一的丈夫了。忽然祖母老太太信了瞎子的話，硬生生的移花接木，將自己許與富家，將自己的丈夫，換作富玉鸞。富玉鸞與自己，也是親戚，為人十分豪邁富麗，也十分溫柔多情；自己嫁與他，原無不可。只是仔細想來，玉鸞的親戚關係，究竟較雲麟為疏遠，又不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時同生，又與雲麟相識在前。若嫁與玉鸞，何以對得住雲麟，又何以自處呢！這時柔腸萬斷，芳心四碎，但是自己與雲麟，又無成約，受家庭專制的壓迫，無可解說。到底同富玉鸞，結為夫婦了。花燭既行，自不免周公之禮，一夜夫妻，恩情如海。倘能夠夫莊婦敬，相偕白首，雖不能補情天之恨，也算從祖母之命，克全孝道。那知夫婿，本非輕薄子，而遭滿奴漢奸之慘害，成婚未三日，連高入世，新婦初粧，忽成寡鵲，自恨紅顏命薄，既受專制家庭之摧殘，又遭專制國家之荼毒，抱怨終天。有時憶及雲麟之清腴，念到玉鸞之朗潤，心中本欲枯井不波，而有時情瀾

反覆，禪悅自耽，而毒龍非常難制。玉鸞已死，雲麟猶在。近來覺得雲麟，對於自己，仍不能忘情。但是彼已婚，己已嫁，破鏡已分，何能再合。彼雖有心，己亦何以自解。所以新愁舊恨，日日縈繞，而她父親伍晉芳，鬧着在家裏無事，眼看着如夫人朱二小姐，這樣交遊廣闊，跋扈橫行，自己又禁止不住，便常常對着女兒，發牢騷，說朱二小姐的過惡。淑儀礙着朱二小姐，是她先生，又因為父親賦閑日久，心事甚重，每一提起朱二小姐的事來，多百方勸解。伍晉芳有了這位孝女，倒能替他解愁不少。可是毫不體諒淑儀。因為淑儀能替他解憂，便常常把些憂愁的事，來對淑儀講。淑儀聽了，雖外面用種種快樂的話，替老父解憂，但是心中更加悲苦了。所以家庭之間，除得母親還知道憐愛，其餘都覺得有些不關痛癢。這一天，坐在房裏，剛是無可奈何時候，忽的僕婦報進來說：「雲府太太，打發人來請她散散心兒。」她便淡掃蛾眉，身穿縞素，向三姑娘面前稟明，逕自坐着轎子前去。至于紅珠如何設策，淑儀畢竟允與不允，欲知後事，且閣下文。

## 第八十一回

訴芳衷璇閣傷往事  
談果報酒館說新聞

### 却說

淑儀聽見泰氏那邊打發人來接她，隨即辭別了她的母親，坐着轎子如飛而去，不多一會已到了雲家門



首；那些家人們，見是淑儀，就搶先通報去了。紅珠得着這信，趕忙迎至階下，笑吟吟的道：『妹子聽說姐姐咳嗽才好，特地請姐姐過來散一散心，省得坐在家中鬱悶。』淑儀道：『原是這話，即是姐姐這邊不打發人去接我，我也要來代姨娘請安的。』說着，兩人遂一同入內，淑儀見着秦氏，先福了一福，然後說：『我母親命我替姨娘問好。』秦氏道：『不敢當！不敢當！姑娘近來倒消瘦好些了，大凡病後的人，起居飲食，越發要格外保重，萬不可自己糟塌自己，就是心裏有什麼過不去的事，此時也只好把它擱在半邊，否則身體不但不能復原，恐怕那病魔因此更加纏繞了；況且你們年紀還小，如同才開的鮮花一般，能禁得幾回風雨，假使有個三長兩短，叫做父母的究竟怎樣辦法呢？』淑儀道：『姨娘金石之言，自當永銘肺腑。不過姪女的這一顆心，與衆不同，別人過着那月夕花晨，或者還有賞心娛目的去處，我呢，在這個時候，除得傷感而外，更無別的關懷，嗣後當減去哀思，謹遵姨娘所囑。』秦氏道：『好孩子！這才是個道理呢！你嫂嫂今天却不在家，你可和你妹妹隨意去談談體己罷。』淑儀道：『嫂嫂為何不在家？』秦氏道：『她輕易本不大回去，因為她父親日前遭了一場官司，還是麟兒託人說項，縣裏才肯把他放出。如今回家看望她的父親去了。』淑儀道：『原是的，我母親先前聽見這件事，很替嫂嫂那邊擔憂。後來

得着了釋放的消息，方把此心放下。總之那邊雖受了些驚嚇，也還算不幸中之大幸哩……』當下紅珠便請淑儀到她房間裏去坐坐。珍兒見她們姊妹倆走來，忙不迭的獻上兩杯醒茶，說：『少爺適才進來吩咐我，他即出去赴友人約，不回來吃午膳了。至於伍小姐，叫家中好好的招待她。』珍兒話才說完，紅珠不由嘿咻一笑道：『姐姐可聽見麼？他簡直把人當做小孩子，他會招待姐姐，難道別人就不會招待姐姐，還要他再三叮囑，這人豈不是有點缺氣？』淑儀不答，紅珠又接着說道：『就像姐姐患病的當兒，他得了信，好比熱鍋上的螞蟻，彷彿一天到晚，坐又不是，睡又不是，便連茶飯一些兒也不想吃。終日儂苦臉愁眉，哼聲嘆氣，不知所為何事。若說是為姐姐的病呢，難不成他急急得如此模樣，好起來，若說不是為姐姐的病呢，他何以又急得如此模樣，真令我老大不懂。我嘗和他講，你把待妹妹的心，分一半到自家的姐姐身上，別人對於她，固然不敢過於欺負，就連你也盡了一點同胞情義了！不是嘴裏說得如花如火，及至見了妹妹的面，又把自家姐姐丟在腦背後，似乎與情理上說不過去。他道我何嘗不曉得，但各人有各人的緣法，那裏能夠勉強得來。你此時就叫我說出其中理由，連我也說不出什麼緣故。耿耿此心，惟有老天知道罷！我其時看他那怪可憐的樣兒，却不忍同他再開頑笑。况又想到姐姐待

我一番好處，我駁倒他，不打緊，轉使姐姐心理不安，我又如何對得住姐姐？紅珠說到這裏，淑儀仍不答一聲。停了半響，方才慘然說道：「妹子自從遭了大故之後，沒有一刻不想脫離這污濁世界，祇以高堂已老，膝下僅我一人，萬一與世長辭，豈不叫他們老人家心裏格外難過？我因此不得不苟延殘喘，勉強承歡，其實背着人，眼淚也不知滴了多少；現在是心如槁木，萬念俱灰，瘦骨支床，不盈一把，那裏還有什麼生趣？常言說得好：『不修今生，修修來世。』我今生既不曾修着，來世更不必談了。」說着，那淚珠如串珠般的滴將下來，把一幅羅巾，全行灑透。紅珠見她哭得和淚人兒似的，忙勸慰她道：「今天接姐姐來，原是替姐姐解悶的；無端因我一言，觸起姐姐舊感，設不幸傷心過度，發生什麼意外，我的罪不格外加重麼？姐姐！你可不要哭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命珍兒擰了一把熱手巾，遞給淑儀拭面。珍兒奉了主人之命，那最怠慢，當將手巾獻上，并說：「那邊的午膳，已陳設齊整，請小姐們早的過去罷。」她兩人聽了珍兒的話，一齊站起，向秦氏這邊走來。剛剛用了午膳，柳氏已打從外面回轉。淑儀道：「嫂嫂，今天如何回來得這樣早？」柳氏道：「我聽見妹妹在這裏，不能不回來陪你談談。」淑儀道：「嫂嫂說那裏話，我們可算是至親，還用客氣做甚？」說畢，又向她問長問短。柳氏冷笑道：「不談這事也罷了，談到這事，真要把

人的肚腸子，嘔斷；誰料到這回事體，竟與我們弟媳很有關係。」眾人聽了，很為驚訝。柳氏道：「你們自不相信，等我說完了，便知其中詳細。遂將似珠如何在家中慶鬧，如何負氣到她姨娘家裏去，如何她回來，第二天就發生這種變故，如何公差拘捕之後，指明叫我父親請出伍老伯來說項，包管可以沒事。大家想想，我父親真有窩藏匪類的實據，莫說伍老伯不肯進去說，就肯進去說，也未必因伍老伯的情面，便能夠脫然無累。足見是他們上下其手，做成圈套，想敲一筆大大的竹槓罷了！」秦氏因她的話裏，夾雜着朱二小姐，生怕淑儀不悅，倒反竭力為她解釋說：「似珠為人雖不好，儀兒的先生，不見得和她同謀合作。」淑儀道：「這倒不然，我們那位先生，近來却不大大對，她因為我父親寵愛她，連我母親都不在她眼下，隔不了兩三日，她就到縣署裏走動走動，名則聯絡感情，實則干預訟事。何況似珠又是她的姨姪女兒呢！在我看起來，世間上的女子，除得針頭線腦柴米油鹽外，沒有一樁事是她們應做的。如今風氣不同了什麼社會學呀，交際學呀，腹中都要有一點，才算得是個文明人物。其實她們愈文明，鬧出來的笑話亦愈夥。然而她們偏恬不為怪，還要買這樣買那樣，如果不遂她的心願，她便和自己的丈夫正式離婚，似乎提到離婚這一層，就可以制她丈夫的死命。咳！人家娶了這種堂客，固然是無法可想。只是恨

先前娶她的時候，何以不曾生着眼睛？致有今日這般結果。嫂嫂莫多心，你家那位令弟媳，分明就是個榜樣！言時若有無限感慨。大家談了一會，那日影已漸漸從西邊下去。淑儀見天色不早，遂向秦氏告別，仍坐着轎子回去。這且按下不表……且說雲麟所說被朋友約出去宴會，究竟可有這回事？沒有想問書諸君，亦不敢代他下一斷語。其實這回事，全屬子虛。他因為自己坐在家中，紅珠反不便試探淑儀的口氣，所以說了一個謊，讓她們好直接談到。不過他出了門，又到那裏去呢？好在他行蹤本無一定，走到東便東，走到西便西，說也奇怪，在這個時候，偏偏巧巧，就碰着一位熟人。這熟人又拉他至酒樓去飲酒，彷彿在有意替他圓謊。一般然而在下敢罰得毒誓，我這部書完全記的是實事，沒有一件是捏造的。諸君試猜猜這熟人是誰呢？就是我當日書中所敘，拉雲麟到史公祠聽演說的喬家運了。喬家運自從和雲麟在會場分手後，他仍然幹他千鈞報編輯事。巨耐上海這地方，辦報的雖多，有價值的很少，像這千鈞報，果能好好改良，發抒閎議，也不愁銷場不旺。無如主持筆政的喬家運，他腹中本不甚高明，做出來的文字，常常又犯着數典忘祖的毛病。這一天，他在報上記了一段什麼天津橋鬧鵲聲的故事，總以為顧名思義，天津橋一定在天津無疑，還引出許多勝蹟來做它的陪客，那知道大大弄錯了，何以呢？天津橋

俗名洛陽橋，在那小書上說這橋是什麼蔡狀元所造的，好在這造橋人，本非我書中主腦，我也不來代他細細參考。單就天津橋而論，既屬河南區域，張家帽子如何能拿到李家頭上去戴呢？所以報紙上才發出去，攻訐他的函信，已紛至沓來；有的說：洛陽是豫省，天津是直省，難道豫直可合為一嗎？有的說：你連天津橋的出處，且不懂得，還能夠做編輯嗎？甚至別的報紙，亦復時時向他冷嘲熱諷，為他設想，怕的有地縫也鑽得下去；幸虧他臉老，雖經旁人指摘，他到毫不介意。然而這風聲傳到經理耳朵裏，覺得很難為情，隨即要辭退他的職務；他聽見牽動他的飯碗問題，這才算急，一面央多少人向經理緩頰，一面又辦了幾十桌酒席，請客才算將飯碗保全得住。可憐他每月賺不上百十塊錢，這次的費用，倒化去不少，未免肉疼得很；但他有他的計算，與其目下把這飯碗弄掉了一文也尋不到，不如權且忍痛，將來或是敲人家一筆竹槓，或是替人家出版權得些回扣，這點數目諒不至不能彌補。總之，他算盤雖精，天老爺却不肯如他心意，隔不到兩三個月，他偏生又出了別的岔枝兒，終久還是個不安于其位。他既解掉了編輯的職務，上海又無事可做，心中打算，我不如先返家鄉，再作計較。臨行的前一日，他運到他好友王自元處辭行。王自元道：『你回去也是賦閒，我把你介紹到淮北某鹽局裏去罷。這鹽局裏，有我的股份，諒

來不至于沒處安插你的地方；不過這事之大小，我却不能保你。」他想了想：鹽務事究竟比報館裏事好辦，而且還可以長遠，好來看我的運氣罷。他當時便說了些感激的話。自元見他肯去，拿起筆來，就寫了一封切切實實的薦信遞給他，叫他前去找投遞。他收了這信，第二天便一直動身，連揚州也不曾回來，逕往淮北那裏去了；不多幾日，他便到了淮北。立時將薦信投進去，鹽局裏的管事，因為他是股東薦得來，遂派一個掛名稽查兼辦文牘的函件，却還綽有餘裕，拍馬中占得第一席；而辦這局裏的函件，却還綽有餘裕，拍馬又是他頂刮刮叫的拿手好戲。不到一年，直把個管事的恭維得非常快活，因此就拔他做了副管。他得這席位置，也應該飲水思源，竭力圖報。那知道他非惟不感其德，而且處處找尋漏洞，欲將那管事的排擠而去，以便一人大權獨攬。心術之險，可謂無以復加了。後來那管事的偏偏亡故，各股東就把他補了這缺。他凡事若能蕭規曹隨，一生便吃着不盡；無如貪心太重，遇有利益，均飽私囊，不許旁人從而染指，以致怨謗叢集，物議沸騰。不知那個促狹鬼，又寫了一封信給他各股東，說他怎樣營私，怎樣舞弊。各股東接了這無頭信，暗地裏派人調查，果然有確實證據。遂借了別的事，故令他自行辭退。他在鹽局裏混了許多年，約莫也弄到萬金之譜。此次雖失意回來，依舊是行所無事……這一天，他在街頭

閒逛，剛剛遇着雲麟，遂拉雲麟至天興酒館小酌。其時雲麟方苦岑寂，也不推却，兩人信步同至館中，揀了座，帶上酒菜，慢慢的淺斟低酌起來。當下雲麟開口問道：「喬大哥近來在什麼機關得意？」他道：「說來話長，我從前在上海千鈞報館裏編輯，是老弟所曉得的。後來政府裏有一件事，違反民意，我就做了一篇論說，預備刊在報紙上，痛痛駁斥他，以盡我編輯的天職。詎料我們的經理，畏首畏尾，不敢登載。我那時覺得這樣辦法，該報永無發達之理，立即憤而辭職。我的好友王自元，聽見我這番舉動，很為佩服，忙着人請我過去，說道：「如今報界中的人，像老兄有氣節的很少，我們淮北設了一個鹽局，要想請老兄前去，代我們整頓整頓。」我當時本不肯允許，那禁他再三央求，大有不去不休之雅。說到歸根，只好答應。我到了局裏，首先剔除積弊，重訂章程，有功者賞，有過者罰。上上下下，均皆奉公守法，治得井井有條，一絲不亂，我可算對得起我好友了。刻下回來從事休息，已請他另覓替人，他縱竭力挽留，我也不去過問。」雲麟道：「能夠在家有一飯碗吃，不出去最好。現在是人心險詐，世態炎涼，稍一不慎，便着人的道兒；小則耗其資財，大則戕其生命。這又何苦呢？」他道：「老弟所說，倒是很有閱歷之言，想你令親富大哥，若非誤認得林雨生，如何能將自家的性命送掉？目下這廝究竟怎樣了？」雲麟見他問這話，遂將林

兩生在上海如何陷害伍魯芳，如何被真都督捉住槍斃，詳細敘述了一番。他登時拍手稱快道：『天道好還，真個是歷驗不爽；我因你告訴我這件事，我又想起近來一段新聞來了。』雲麟道：『究竟是什麼新聞呢？』他道：『你吃一杯酒，我說給你聽。』雲麟因要聽這段新聞，趕忙喝了一杯。他道：『我此次由清江動身，帶的什物太多，搭輪殊苦不便，特雇了帆船一隻，順流下駛，反覺得逍遙自在。這天晚上，距離邵伯鎮已不多遠，那船老板因月色大佳，坐在船頭督率夥計們兼程前進，預備趕到邵伯碼頭停泊。我這當兒，心裏很為害怕，怕的遇着盜船前來搶劫，身邊雖無甚財帛，究竟受了一場大大的驚嚇。這話我也不過暗暗盤算罷哩。誰知那船老板就像我肚裏的蠱蟲一樣，急忙向我安慰道：『客官不必胆怯，先前水面上盜賊如毛，動不動就出來劫掠，如今已是稀少了。我說：這是什麼緣故？那船老板道：『兩個月前，這湖裏出了一件盜案，不但船上的財帛劫去，而且還傷了幾條性命；上頭知道頗為震怒，立派數十隻砲划分頭巡緝。所以水面上盜賊一個個躲避得杳無蹤跡，其實強盜殺人固然是有千法紀，然而這被殺的船戶，也有可死之道。我說：其中難道還有果報不成？他道：何嘗沒有果報呢！這船戶姓馮，人都叫他做馮大緊，靠我們莊子東邊，他娶了一個堂客，姿首倒很不錯，聽說在上海什麼都督府裏充當娘姨，最為姨太太

所寵信；他平時以撐船度日，自從得着他堂客的力，去年就買了一隻五官艙大船，專在長江運河一帶裝載客貨；他老實實做這營業也罷了，不久傳聞他夫妻倆，用調虎離山之計，把姨太太的箱籠財物，一古籠兒拐騙而逃。某姨太太的性命，能保不能保，我雖不得而知；但他既得的這筆財文，若安份些躲在家中，還可以保全首領；他又恐被人訪出，拘至法庭，不如泛宅浮家，仍操舊業，或者他們難尋我的下落。這種計劃，他總以為出於萬全，詎料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他主人雖放他過去，却有個不放他過去的強人，狹路相逢，刀頭畢命。我想他死在九泉之下，也應懊悔當日不該騙取多金，致結這場惡果，豈不是眼前的報應嗎？最奇怪的，強盜臨走時，還留下一張柬帖兒，說：『吾奉玉皇大帝諭旨，馮大夫婦，生前捲逃主人財物，罪該萬死，特地到此取他們二人首級，以為不忠於主者戒。吾神上天覆命去了！』客官！你看這強盜胆大不胆，大船老板說完了這番話，我毛骨都為之悚然。照這強盜所做的行為，簡直與舊時代的俠客無異，在老弟看，可是的麼？』雲麟一面聽，一面拍着桌子道：『着，着，着，他這舉動不打緊，倒把個喬家運嚇了一跳。當即問他何故如此？雲麟笑了笑道：『你才說的這一大段新聞，就是我那妻舅柳春和他妻子明似珠的故事。』遂將他們在上海的歷史，原原本本說出來，喬家運這才恍然明白。兩人談了

一會雲麟因記掛着淑儀的事，說道：『我們也可散了。』喬家運遂會了鈔，彼此分手而別。欲知後事，且閣下文。

## 第八十二回

詳靈籤雙方工索隱  
論醫理一味亂吹牛

雲麟

和喬家運分別之後，心裏很惦掛着淑儀的事，

頭也不掉，一直逕回他自家公館。那時淑儀早已去得好久了……他到了裏面，見他母親和柳氏在側，不日向紅珠詢問一切。故意的對紅珠說道：『我有一條手帕，昨晚還放在衣袋內，今早出去，忽然尋覓不着，不知可曾丟在家中沒有？』紅珠微會了意，當即答道：『你的手帕，我却不曾照見。既然衣袋內沒有，此物一定丟在家中什麼地方，待我到房裏去找找看。』說着，站起身來便走。這當兒，雲麟也就跟在後，跨入臥室，笑嘻嘻靠着窗子坐下來。『我這說撒的如何？』紅珠道：『誰是撒得好極了，但你托我的那件事，我雖向她說得口乾舌燥，無如她始終置若罔聞。』這一五一十將淑儀的話，告訴了雲麟一遍。雲麟不聽這話，猶可聽了這話，登時脊背上，如同澆了冷水一般，不由的打了一個寒噤。先朝那一圈高興，早不知不覺送入東洋大海去了。悶懨懨的獨自躺在沙發上，一言不發。紅珠見他這樣，又好笑，又可憐，忙勸慰他道：『你也不必如此，凡事總有個定數，譬如我當

初認識你的時候，原想把終身托付與你；及至知道你家中境况，娶我這一層，事實上萬萬不能做到，我也就打銷了此念。後來我嫁給姓意的，格外不指望，今生同你再聚在一處，那曉得天老爺暗中會替人撮合，無巧不巧，偏偏就把姓意的死去，讓你我破鏡重圓。這姻緣固然是造化玉成，却也關於前生註定。至於你的儀妹妹，本是官宦人家的小姐，怎能夠和我們這些人相提并論？她雖說文君早寡，難道還別抱琵琶，然而你既屬意於她，只要她不死，我包管可以圓成其事。若因這時未能如願，便爾廢寢忘餐，和自家身子作踐，我也阻擋不住。假使你有個三長兩短，上無以對老母，下無以對姐姐，我跪在其次。』雲麟聽着紅珠說出這一大套話，趕即拗起身來，笑道：『我又不曾說什麼，倒反惹你開了話箱，劈劈拍拍，編派我許多不是。罷罷罷！我就依你這辦法好！萬一不依你，你心裏不但老大不歡，怕的還要波興醋海哩。』雲麟話尚未畢，紅珠望了他一眼，冷冷的說道：『你真是狗咬呂洞賓，不識好人心了。我為你想出多少法子來，同她說，并不曾討得你嘴裏一句好話，還要說不能不依我，就像是我的事一樣，豈不令人嘔煞好在你和她是姨姊妹，從小兒又常在一起的，什麼話可以該得。自今以後，你們的事，成也罷，不成也罷，與我毫無相干。』雲麟見她話頭不大對，連忙作了幾個揖，向她陪罪道：『怪我不好，不該和你開頑

笑，惹你生氣！紅珠道：『你撫心口想想，究竟是你錯呢，還是我錯？』雲麟道：『不談了！我們出去吃晚膳罷！』兩人遂攜手往前邊而來……過了幾日，雲麟終放心不下，特地到他姨娘那裏來看淑儀。剛巧走到伍家門首，忽見一乘大轎，從裏面抬出轎中坐的這人，約莫有四十來歲，兩邊留着八字鬍鬚，衣服也很漂亮，轎後還跟着一個俊僕，手拎皮包，彷彿親隨模樣。此時雲麟心裏疑惑是什麼貴客來拜忙向那司閻的問道：『這轎中坐的是誰？』那司閻的答道：『雲少爺不認得他麼？他是城內醫士俞大夫。』雲麟道：『哎，他八就是住在北門城根的俞大胆麼？』那司閻的答道：『雲少爺說得不錯。』雲麟道：『你家沒有人害病，他到此做甚？』那司閻的道：『誰說沒有人害病，我家小姐已不好過幾天了。』雲麟忙不迭的問道：『小姐害的什麼病呢？我們那邊如何一點兒不曉得？』那司閻的道：『還是那咳嗽老毛病，目下舊疾復發，病勢很重。』雲麟聽了「病勢很重」這四字，那魂靈兒不由的打頭頂上飛去，癡立如木偶一般，動也不動。還是那司閻的說道：『雲少爺為什麼站在這裏發呆，何不進去看一看小姐的病呢？』這才把雲麟提醒，先前兩隻腿跑得飛快，此刻進去脚下好像有千斤重量，走走不起來，那身子更軟頭顱的西幌東搖，比那打癱疾的還要抖得利害。不特諸君莫明其中奧妙，就連我着書的，也不知道

他是什麼原因。雲麟走上堂階，伍督芳迎着說道：『老姪來得正好！小女自打尋府回來，夜間便又咳嗽，其初還不打緊，近來一天狠似一天，雖然請了多少名醫代她診治，也不見效。適才所請的俞大夫，在那醫界中，也是數一數二的有名人物，他所開的脈案，也與別人大同小異，不過藥劑子下得太重，你代我斟酌着，可吃不吃？』雲麟當即把藥方看了一遍，總覺得不大妥當。忙答道：『我以為妹妹的病，非是藥餌所能療治，須要叫她把心地打開，祛除一切煩惱，自然，那病就會好起來。若任性拿藥去淘流她，她身體又瘦弱，如何禁當得起？況揚州的這些醫生，越是有名，他的招牌底下，冤鬼越發聚集得不少。然則照這說法，人皆不敢請教了，偏生他其門如市，忙碌異常，人即至懇，難道肯把自家的性命當作兒戲？不過因為他有些名望，似乎比較那一班倒囊贖賄的高得許多，所以一個個才趨之若鶩，其實他一點真本領也沒有。單靠那幾句湯頭讀得滾瓜爛熟，便出來為人診病，過着傷風頭疼的還不打緊，到了疑難的症候，他且不曾見識過，那裏會曉得是什麼病原，甚至實當虛，寒當熱，胡亂開出幾味藥，人家將它吃下去，雖不死，也去鬼門關不多遠了。然而他架子還擺得很大，什麼早門兩塊四呀，晚門三塊六呀，特別四塊八呀，普通一塊二呀，常言說得好：得人錢財，與人消災。他們心理，完全與所說的大相反背。一天到晚，

巴不得人家時時刻刻來請他，他的診金，才可以多弄幾個。病之好壞，他全不管。咳！心術之險，比醫生再險不過了。即以俞大夫而論，他在城裏笑話子難道關得還少？姨父把他請得來，豈不是要儀妹妹的性命嗎？」晉芳道：「我何嘗不明白，只因有人將他荐給我。我不承認，對於荐主面子上很難為情，好在他雖看吃藥不吃藥，其權却不操之於他。總而言之，儀兒這條命，硬生生地送在瞎子嘴裏！不然，嫁給老怪，那裏會生出這岔枝兒來！」一面說，一面也洒了幾點老淚。當下雲麟反不好啓口，停了半晌，才搭訕着說道：「姨父，且放宽心，吉人自有天相，倒是勸儀妹妹安心靜養，比吃藥強似幾倍。」晉芳道：「我也是這種見解，但你姨娘和我鬧的不得開交，她說：我們膝下，只有這一個女兒，不幸又年青守寡，現在病到這步田地，你不請醫生代她看，難道坐視其死不成？終日價絮絮叨叨，哭鬧不住。我被她吵得沒法，只得順着她的毛兒摸，耳根裏才清靜好些。」雲麟道：「這也不怪姨娘着急，大凡做大人的，見着兒女有病，如同自己有病一般，恨不得立時便愈。何況姨娘素來歡喜儀妹妹，焉能格格外關心。此乃人情之常，無足深責。惟我來了好一會，并不曾看見姨娘，莫非在後邊有甚事體？」晉芳道：「她麼？大早已出去了。」雲麟道：「大早到那裏去呢？」晉芳道：「她們婦人家所做的事，談起來真是發笑。你姨娘昨晚同我講說儀兒

這病，既然吃藥也沒有功效，我想代她到靈土地廟那邊，求一個仙方，給她吃吃看，或者託神靈保佑，吃下去竟有起色，亦未可知。其時我聽了她的話，心裏雖很不贊成，外面却不能反對。只得婉言說道：仙方果能把儀兒的病治好，我也感謝不盡。怕的那個靈土地，有其名而無其實罷！她不待我的話說完，沒口連聲念着：阿彌陀佛道：哎！這句話千萬不能說呀！萬一被他老人家聽見，不但代儀兒加罪，而且連我們的陽壽，還要因此折掉哩！你不相信，我告訴你一件事，你就相信了。靠着那廟宇東邊，有一家雜貨鋪子，他姓王，夫妻倆都有了幾歲年紀。跟前僅剩了一個男孩，乳名樣官，這樣官今年也不過六七歲的光景。平時父母對於他非常鍾愛，不料上月間忽然害了一場大病，許多醫生皆說他不救。後來還是向老人家面前焚香禱告，才賜了一服丹方，服之竟霍然而愈。你看這事，可奇不奇？我道：管他奇也罷，不奇也罷，你去求求就是了！所以你姨娘今天大早，備了香燭，帶着老媽往那裏去了。停一會功夫大約就可回轉……」雲麟道：「從前我也聽人說，倉巷裏有個靈土地，他生前叫做朱二孺子，姨父可知道這朱二孺子是誰呢？」晉芳道：「那朱二孺子是縣裏一個書吏，他雖然做了這行當，却不肯有敲詐行為，專喜歡濟困扶危，修橋補路，公門裏像他這樣，千百中竟難得一人。他臨死之時，自稱去做倉巷的土地，因此全城轟



動，個個信以為真。』他兩人正在談話的當兒，三姑娘已打從外邊入內。雲麟忙站起來喊道：『姨娘回來了！』三姑娘見是雲麟，遂對他說道：『你可知道你妹妹病了麼？』雲麟道：『我到了這裏才曉得。但不知姨娘求的仙方何如？』三姑娘道：『我大早便到那邊去，總以為這時候還沒有多人，誰料那些燒香的，比我來得更早，天才微亮，他們就結隊而來，也有問病求方的，也有酬神還願的；神座前無多餘地，竟被他們圍得水洩不通。我其時只好坐在轎子裏休息半天，等大家走了差不多，才進去虔誠禱道：土地爺如若保佑我女兒病好，我定然來重塑金身。隨即又跪下去求了一條籤，和仙方一個，籤上却寫明上上兩個字。至於其中語句，老實說，我却不懂。』說畢，便向手帕內取出兩個紙條，遞給雲麟。雲麟接到手，剛欲和晉芳觀看上面籤句，忽地朱二小姐從裏面走出來。晉芳倒吃了一嚇，忙問道：『侯兒這時可好些麼？』朱二小姐道：『她現在已睡着了，你們在這裏看什麼？』雲麟當下也就招呼了一句道：『我們在這裏看姨娘代僕妹妹所求的籤。』朱二小姐道：『籤上說的什麼話？我也來幫同你們參詳參詳。』雲麟道：『好極好極！』三人遂聚攏着看那籤句，只見上面寫着：『刻盡閒愁靜養心，此身何慮病魔侵，閉門一任春深淺，莫把朱朱白白尋。』又看那仙方上幾味藥是川貝母三錢，陳皮三錢，陳佛手三錢，用

河水煎服。雲麟道：『藥到無甚關係，惟這籤句裏面，似乎含着什麼隱語一般。』上二句分明說妹妹這病可不藥而愈，不過要把那些煩惱除掉罷了；下二句究竟如何解法呢？』朱二小姐道：『下二句一定是藏春天不宜出行，如出行看見那些花紅柳綠，便要惹起無限傷感來。我解的可是不是？』晉芳道：『你們兩個人一個詳上二句，一個詳下二句，解釋的都很有理，倒叫我游莫不能贊一辭了。』一面說，一面命人去配藥。雲麟這時候，還坐着不走，直等到淑儀將配的藥吃下去，停了片刻，才告別回家。然而他身子雖出了伍府大門，心裏終記着那籤上的話，恐怕不是吉兆。一頭走，一頭想，無意中幾乎把對面一個人撞倒。幸虧那人閃讓得快，不曾傾跌，畢竟嚇了一跳。雲麟生恐他發話，忙不迭的向他拱手道：『得罪得罪！』那人本來大怒，後因聲音很熟，仔細一望，不禁轉怒為喜道：『你不是雲先生麼？』雲麟見他稱自己為雲先生，想必在那裏會過，一時又記不清楚。只得說道：『小弟姓雲，不知老兄尊姓？』他說：『雲先生，你不認得我，我姓朱，和你還有點戚誼。』雲麟聽了這話，格外詫異，以為既是我的親戚，我豈有不認得的道理。剛待往下問，他又接着說道：『我的表妹，就是先生的舅婦。』雲麟這一聽，才恍然大悟。笑問道：『你的尊諱，可是成謙兩個字？』他道：『不錯不錯！』雲麟道：『老兄現在那裏得意？』他道：『我自

從跟隨舍表妹由港回來，我仍然還是行我的醫道。」雲麟道：「小弟今天有事，不克陪老兄暢談，改日再行趨謁罷。」他道：「好說好說！」大家遂分手而去。諸君閱書至此，又要疑惑在下撒謊了。何以呢？雲麟既曾與朱成謙會過，難道這會兒反認不得不成。豈不是前後自相矛盾嗎？然而我着書的，因為要借重他出場，故意的遺下漏洞，請諸君指摘，才好把我下文許多事實寫出來。聞言休疑……且說朱成謙先前雖在明似珠那裏見過雲麟好幾面，他時境况，却甚艱窘，迥非現在衣服麗都可比。無怪雲麟和他過着，不能認得了。但他怎樣就會得意，不聞下文，諸君如何能明白其中原委。原來成謙自受了似珠委託之後，趕回來代他佈置一切，滿意想多賺幾文，詎料似珠行至半途，所有資財，悉被馮大拐逃而去。她這時且自顧不暇，那成謙的欲望，不由而然的便成了鏡花水月了。惟成謙既受了這場打擊，非但日後無所依賴，即目前生活，亦且難以支持。可憐他到處奔波，不是今日找張三，就是明天尋李四，一言概括，無非借貸度日罷。咧偏生在這個當兒，遇着一位救星，對於他大大的幫助。他得了這宗接濟，才能夠一洗貧寒。這救星是誰？雖上文未曾提及此人，然而在本回書中，倒不能不標明其姓氏……此人姓朱，名六奇，是成謙一個從堂兄弟。他為人倒很機警，可惜不務正業，早年即飄泊江湖，死活存亡，杳無消息。此次

忽挾重貲回里，來訪成謙。成謙遇這意外遭逢，自然是喜從天降。當下六奇向他問道：「成哥！我和你多年不見，你為何窮困如斯？」他長長嘆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天老爺不肯把日子給我過，教我怎生說法呢？」遂將歷年經過的各種情形，直言無隱。六奇道：「你這話說錯了，如今是什麼時代，不靠自家的本領去做事，一味的馬馬虎虎，隨遇而安，恐怕就沒有飯吃了。哇！老實說，像你這樣為人，當然在天演淘汰之列，并非我有意責備你，你試看今日世界上，那一班轟轟烈烈的，誰不是有點作為，即以我而言，憑着赤手空拳，能在外混十幾年，不是自吹，却也很不容易。然而我尚不敢自大，還要見人說人話，見鬼說鬼話，小心謹慎，生恐得罪他人，何況……你將來果想出頭，只須將那些大人先生們，拍得舒服非常，不患沒有事幹。我還有一句話囑咐你，凡遇着弄錢的機會，切切莫問良心，須知一問良心，那金錢便弄不到手。」成謙道：「老弟所言，深得處世秘訣，我當銘諸心版。不過目前之急，怎樣救法呢？」六奇道：「好在我此次回來，薄有積蓄，你且先拿幾十元去，添補些衣服，和每日需用的東西。」說着，遂從身邊取出鈔票若干張，遞給成謙手內。成謙接了那一大摺鈔票，如同見着好友一般。先前是苦臉愁眉，到此直心花怒放，忙笑對六奇道：「我尚不曾替你洗塵，却反生受你的厚饒，似乎於情理上不合。」六奇道：「自家手足，

運用那些客套做甚？」成謙道：「既承老弟體貼，敢不從命。但是今天晚上，擬欲屈留小酌，我也不辦什麼筵席，只隨意買點酒菜，不知老弟可肯賞臉不肯？」六奇道：「照這說法，我不擾你，倒像我和你生疏似的。罷罷罷！就在此擾你一頓，看你還有甚話講。」成謙見六奇許可，也就笑着說道：「這樣才好。」登時，便叫人上街買了好些酒菜，到了夜晚，他兩人開懷暢飲，直吃得酩酊大醉，六奇始行回寓。第二天清早，成謙才起，六奇那邊，已着人送上二百塊洋錢，給他好好度日。他得着這筆巨款，不由的感激涕零，除將那宿債償還，又重行租了一所房屋，仍然行他的醫道……說也奇怪，他先前懸壺於市，藥箱裏老鼠，如同跑馬一般。這會兒，泰運已交，二天倒有好幾家請他去診病，論他的生意，比從前可算不壞了。誰知他又異想天開，覺得我既想人金錢，焉有不前去俯就之理。所以人家請他看過一次的，他也不等人家再請。第二天便跑上門來，甚至人家拒絕於他，他也毫不為恥。因此風聲傳出，同業都當作笑談。然而他遇見醫界中人，還正言色說道：「我是一片濟世心腸，不像你們裝模做樣。」哈哈！他這一番論調，倒把那些同業的，問得啞口無言。其實表面上，雖正大光明，肚子裏，却盡是些蠅營狗苟。偏生他人緣很好，又有六奇代他在外掄揚，不到一年，營業早蒸蒸日上。他處了這般順境，氣派自與往日不同，所以這天路過雲

麟，雲麟又何從認得他呢！現在且將成謙擱下，再說雲麟回到家，他母親秦氏問道：「你今天，在姨娘那裏，想必有甚事體，不然何以這時才回？」雲麟忙說道：「母親有所不知，妹妹病了！」秦氏道：「哎，嗚呼！那在我家，不是好好的，回去麼？如何她回去就有病？」雲麟道：「病呢，倒不妨事，誰保得住沒有個年災月晦，無如她這次病得很重，吃了許多先生的藥，還是無效。」秦氏道：「先生既然看不好，何不叫你姨娘到那靈土地廟，求一條仙方給她吃呢！」雲麟道：「這事還要母親說，歷姨娘適才已將仙方求回來，給妹妹吃下去了。不過在我眼光看來，妹妹的病，總怕不妙。」秦氏道：「她和你有甚冤仇，你枉口薄舌的咒她！」雲麟道：「我咒她做甚？只因籤條上那首詩，詳來詳去，都含什麼凶兆似的。」遂從頭至尾，念了一遍，給大家聽。其時柳氏在旁笑着說道：「我看你還是個極聰明的人，難道孟子上所說，盡信書，則不如無書，這一句，都不懂得麼？」雲麟道：「罷了罷了！我為妹妹的病，正急得要死，你反拿書來打趣我，你這人豈不是全無心肝嗎？」紅珠見他們一言我一語，深恐衝突起來，連忙丟了一個眼色給柳氏，然後向雲麟說道：「我看你的妹妹，絕不像天壽樣子。包管過幾天，她的病就會好。倒是你須要常常去看望她！」雲麟道：「原是的，好不好，就看那劑仙方了……」這一夜，雲麟翻來覆去，總睡

不着眼巴巴的等着天亮，好容易那紗窗上面有了亮影，他便披了衣服跳下床來。紅珠這時倒被他驚醒，隨即問道：『天色尚早，你起來做什麼？』雲麟道：『我有我的事。』也不盥洗，便匆匆跑到外面。將珍兒喊起，叫她關好大門，一直運往伍府，打探淑儀凶吉。那知到了伍家門首，大門尚關得鐵桶一樣。雲麟忙用拳頭撞了幾下，內裏有人問道：『是誰？』雲麟道：『是我！』那人聽見是雲麟的聲音，不敢怠慢，趕緊出來開門，迎着說道：『雲少爺為何來得這般早？我們家裏人一個個尚未起身。』雲麟道：『我不放心你家小姐的病，特地過來問一問，究竟仙方吃下去，有點效驗沒有？』他道：『我也不懂什麼效驗不效驗，但聽見內裏說吃下去，似乎比平時安靜得許多，少爺可到裏邊去坐坐。』雲麟道：『我也不坐了，停一會兒，再來看望你家小姐罷。』說畢，掉頭而去。……其時正值初冬時分，人家起身得遲，到了八句鐘，街面上尚是冷清清的。他一人獨自走着，心裏想道：『我此刻還是回去呢？還是不回去？剛在這裏盤算，忽然後面有人喊道：『趾青趾青！』他轉身一望，不是別人，却是他的那個姐夫田福恩。隨即問道：『你大早往那裏去？』田福恩道：『我來找你的，却巧路過，省我走這一趟了。』雲麟道：『你找我甚事？』田福恩道：『我今早約一個人在教場靜樂園去吃茶，請你代我做陪客。』雲麟心裏本不大願意，他聽見他說

這話，趕忙說道：『我有事不能奉陪。』田福恩道：『不行，我是霸王請客。』說着，便拉着他走。雲麟知道和他沒理講，只得隨他前往。那時茶館裏倒沒有什麼人，他倆走進去，揀了一張桌子坐下。雲麟便向田福恩問道：『你今天請的那一個？』田福恩道：『你試猜猜看。』雲麟道：『奇極了！請的我如何猜得着？』田福恩笑說道：『弄個樵子你吃吃，我請的就是那個朱成謙。』雲麟道：『你說的這個朱成謙，他不是行醫麼？你幾時認識他的？』田福恩道：『我本來想他有一面，前天你姐姐身上不爽快，茶也不想吃，飯也不想吃，倒把我嚇一跳，趕忙請他去診視。他說：你姐姐不是病，是有了身孕，簡直兒不用吃藥。我聽了他一番話，笑不可仰，遂封了診金二百文送給他。他見了這二百文，放下臉說道：『大哥，我和你的交情，難道二百文都不值麼？我因他動了怒，也就說道：『既這說法，恭敬不如從命了。然而過後想想，他吃的是這行飯，我却不能不酬謝他。今天特地請他來茶館，就是這個原因。』田福恩說到高興的時候，豎起一個大拇指，哈哈的笑道：『老弟老弟，我別的本領，却沒有對於造人這一層，倒是頂刮刮的拿手好戲呢！』他說這話不打緊，直把個雲麟羞得面紅耳赤，當即呼叱他道：『你休要胡說，我是不答應你的。』田福恩知道這話說的大意，連忙站起來，向雲麟鞠了一躬道：『我不是，下次若再如此，請你重重的

打我幾個嘴巴。」他倆正在鬧着，不料朱成謙已走至身旁。笑問道：「你們二位在這裏爭論什麼事呀？」雲麟見成謙來到，不便再說，忙掩飾道：「沒有什麼事，不過他在這裏鬧頑，請罷成翁且請入座。」成謙當下謙遜了一會，也就坐下說道：「雲先生，昨天往甚麼地方去，為何匆匆忙忙的那樣？」雲麟道：「因有事同人接洽，故不及陪成翁暢談，聽舍親說成翁的醫道很高明，早晚當過來領教。」成謙道：「兄弟也不過借這行道做個幌子，混一碗飯吃罷。」高明二字，那裏配得上。雖說如此，但凡人家請我看，無論什麼病，我都是八用心切脈，審度病原，然後才肯下藥，從不敢忽略一下，却毒人家吃下去，沒有一個不藥到病除，所以一傳十，十傳百人，三人都要來請我，其實我只一個人，既不曾學着那孫悟空的分身法術兒，拔下毫毛，變成無數的朱成謙，去代人家看病，只好揀那極難治的症候，前往施治，其餘沒關緊要的，一概謝絕。饒着這樣，由朝至晚，想一點閒功夫兒也沒有。此刻到這裏，還是却不過田大哥的情誼，兄弟略坐一坐，便要回去的……」雲麟見他過於吹得利害，笑說道：「成翁從井救人，固然是有一番好意，若每天像這樣忙碌，豈不是和自空身體作踐一般。在我看來，還宜節勞為是。」成謙道：「雲先生說的話，我何嘗想不到，無如那些人不肯放我過去，咳，怕的，我一息尚存，此責不容脫卸。」雲麟道：「像成翁的為人，

簡直與那蘇無異，欽佩之極！」話還沒完，那堂倌已端上兩籠湯包來。田福恩道：「我們趁熱罷，冷了就不好吃了。」大家遂狼吞虎咽，一掃而盡。成謙當時便要會鈔。雲麟道：「成翁有事請自便，這會鈔一事，輪不到你。」成謙遂告辭而去。他走了之後，田福恩問道：「趾青究竟到那裏去？」雲麟道：「我有我的事，不能奉陪。」田福恩道：「有事也請自便。」隨即會了鈔，各自分散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八十三回

還談鋒當場演說  
辭職務暗地輸金

且說雲麟和田福恩在靜樂園分別，生怕他糾纏不已，不好到淑儀那裏去探望，所以他一問，便老老實實回他說有事。其實雲麟何嘗有甚事，不過想借此脫身罷咧……這當兒時已晌午，雲麟別了田福恩匆匆忙忙，逕往伍府那條路走去。誰知事有湊巧，剛剛離伍府不遠，對面忽來了一人，高聲喊着：「雲生雲生！」他抬頭一望，見他的先生何其甫。自家心裏暗暗發急道：方才撇掉那個冤家，又撞着這個冤家。今天我真倒運，淑儀那裏一定是去不成了……然而他心中雖恨，嘴裏却說不出，只得必恭必敬，站在旁邊，請教了先生一句。何其甫道：「子來前，吾語子。」雲麟見他說得文縷縷的，又好笑，又不敢笑。忙說：「先生有何吩咐？」何

其甫道：「子亦知今日文言統一研究會開會選舉乎？」雲麟道：「學生不曾接到此項傳單，怎樣會曉得？」何其甫道：「如其不知，非子之罪也。今者吾明明告子矣，子曷不從我於會場之上，觀其光而投其票乎？否則，是放棄選權也。烏乎可？」只管滔滔的說個不了，倒把雲麟吵得昏天瞎地，不知道答應他好，不答應他好。答應他，發時就要跟着走；不答應他呢，他發起那古怪脾氣來，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取出戒尺，竟能夠在人跟前打我手心幾十下。那末，我豈不討個沒趣？於是沉吟了一會，方才回道：「不敢請耳，固所願也。」何其甫聽他說出這兩句書，越發得意，遂又點頭晃腦，用手指圈而又圈道：「聖門高弟，首數顏淵，吾今而後，顏淵子矣。」他性性在那裏左一句右一句的，咬文嚼字，旁邊站開兒的，不知他鬧甚把戲，都圍着來看熱鬧，還是雲麟說道：「天已不早了，我們趁此去罷！」這時，才把他的話頭打斷，帶着雲麟，一步一步，慢騰騰的向那會場走來……諸君閱書至此，可知道那文言統一研究會設立在什麼地方呢？原來他們這文言統一研究會的機關，其先本附設在何其甫書房裏面，那時不過他的幾個同志，什麼嚴大成呀，古慕孔呀，汪聖民呀，龔學禮呀，常常在那裏集議，雖說房屋狹窄，高不覺得擁擠。後來城裏的一班私塾先生們，也因文言消滅對於他們將來的飯碗，不無有點關係，遂也不招即至，紛紛加入過

着集會，自然而然，那地方就不能容納了……大家見了這樣情形，沒一個不主張將研究會另選一個寬闊所在。因此徵集意見，有的說是史公祠的，有的說是平山堂的，當經公眾討論，都說這兩個地方，好是再好沒有，無如路途太遠，城裏的人，跑到城外去開會，殊若不便。況且那些充驢們，素以金錢為目的，我們不把租金送給他，他如何肯允許。現在會裏的經費，尚無從着落，那裏拿出錢來租房屋呢！何其甫聽了他們的話，也不加可否，出其不意，忽從旁拍案叫道：「通通通！」他這一拍不打緊，反把在座的人嚇了一跳。不知道何先生為何如此，咸默默的望着他一言不發。只有古慕孔素來和他很有意見，隨即咕咕吧吧的問道：「你，你，你敢是發發發了什，什麼瘋瘋瘋病病不，不然你，你，你就是，是吃，吃了黃黃黃豆，豆，豆，下去了。」何其甫見他越着急，越發故意哼道：「小古乎！我豈真發了什麼瘋病乎哉，而喊也。」又接着哼道：「我豈真吃了什麼黃豆下去了乎哉，而喊也。」其時古慕孔見何其甫喊他小古，這一氣非同小可，忙捲衣擄袖，磨拳擦掌，要向他用武。幸虧旁人竭力解勸，古慕孔才不至暴動，然而他餘怒未息，還自言自語道：「你，你，你，喊，喊，喊我，小小古，難，難，難道你，你，你，不，不，不是，是個小小小何。」何其甫這時裝着不聽見，遂用醞茶將自己嗓子打掃了一下，向大家說道：「適聞諸君之偉論，不禁令

我五體投地矣。何也？夫吾研究會之設立也，何異乎今日之中華民國乎？夫中華民國之行事，非錢不行者也。文言研究會之集會，亦非錢不行者也。然而不言錢則已，若一言錢則財政之困難，固不僅為吾文言研究會已也，國家且然而。況吾人飽學之士乎！是以今日之開會也，其事務厥維有二。其二維何？一則籌款，一則地點也。籌款之言，有待諸君之共商，姑毋論矣。而地點之尋覓，余固有現成之房屋在焉，不但無需手租價，且可聽我以自由。其事之完善，固無有逾於此者矣。……他話還沒有說完，大家就不容他再往下講。眾口同聲問道：「其翁說的這個地方，究竟在那裏呢？」他此時且不理論，他但徐徐的宣布他的文言演講道：「諸君子，亦知此地點果何在？吾誘子諺有之曰：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諸君亦知此為何地乎？以諸君之躁而且急也，將遲遲吾言矣。」眾人見他不肯說，還裝出那假斯文的怪樣兒，心裏好生不悅。然又不敢公然得罪他，都道：「何其翁可不必鬧了，快點說出來，讓我們也喜歡喜歡。」何其甫笑道：「吾固欲言者也，然而諸君子之性躁，且急不待吾辭畢也，而驟止之，吾尚何言哉。然而吾苟不言者，諸君子亦得毋謂吾太過乎？雖然，此何地也，諸君子猶憶吾輩昔日，創立惜字會之都天廟乎？屋雖頹矣，殿頗廣也。且開會時，豈特吾二三子也哉？即繼起者，踐踏一堂，尚何人滿之足患乎？盡言

手租金，彼庵堂廟宇，方悉學界中人之覬覦，正欲求人之保護。吾輩揚州生員也，欲在彼所設一文言研究會，是正得其所焉。雖與之租金，而却之也必矣。雖然，彼也僕者，自不得不稍予潤飾矣。是則吾所深為顧慮者也。」眾人尚未開口，嚴大成就搶着先說道：「我到却忘了，虧其翁想得到。果真這地方不壞，除了這個地方，要再找第二處，只怕是沒有了。」何其甫顧着頭，露着得意的臉色道：「余豈好言哉，余不得已也。然事之難者，苟以余奪之，而若有謬誤者，未之有也。」眾人齊聲的說道：「何先生的計劃，理由很充足。既是這樣說，我們就把文言研究會設在都天廟裏罷。但是地方是有了，既然有了會，就有會的開支。這是財政問題，第一種難解決的事，何先見解很高明，就請賜教罷。」何其甫很鄭重的說道：「諸君欲詢鄙人以財政乎？夫財政之難也，實難乎登天，雖有鄧石之富，而一文不捨者有之矣。矧吾輩設帳以授徒，原藉筆耕而糊口。然而終朝講授，自必費盡心機，按節餽貽，未下幾多館費，手頭既乏餘錢，囊底何來會費？雖然，運由天定，事在人為，吾將於無可設法之中，而設一法焉。夫吾輩固以教授學生為業者也，今以公例言之，不就學生中而設法焉，又將何之？此吾所以於籌款之事，當以學生為目的也。諸君子其以為然乎？」眾人道：「何先生注重在學生身上，自是高明。但如何着手，還要請教。」何其甫揚着頭說

道：「諸君子誠恐不可及也。吾揚州私塾中學生，非有一通例子，遇先師之聖誕，每人必納貢獻之銀圓。先生與師母，每年壽辰，亦得同其例焉。然而此為吾人固有之利權也，若移此款而為會費，則吾輩所失尚多想諸君子未有贊同者也。於是因此例而再開一源焉，如每年遇太先生，太師母冥慶之期，亦令學生照例輸金，即以此款而為會費焉，誰曰不宜。而吾輩集合之文言研究會，得此款以為補助，何患財政之不足，何患會務之不發達乎？」衆人道：「其翁想的方法很妙，是所謂借他人之杯酒，澆自己之塊壘，佩服佩服！」大家議定，第二天遂將研究會遷入都天廟內。又因會中各事，沒有人負責，無頭無緒，難以辦事，復擇了一個日期開會，選舉幾個幹事，担任各部的會務。所以何其甫今天遇着雲麟，就是到那會裏去開會……他兩人走到廟內，嚴大成古慕孔那幾個人，早已在那裏拱候。何其甫向衆人拱拱手道：「吾因途遇雲生，欲偕之來，致遲遲吾行，累諸君久候矣。」嚴大成道：「現在離開會時尚早，其翁不妨略為休息，我們再用午膳罷。」雲麟當下招呼了衆人，隨便坐下，停了半晌，廟祝進來說道：「隔壁劉飯店裏，已將飯菜送來。先生們就吃罷。」何其甫道：「趁熱也好。」話沒說完，那飯店裏的人，早端上一碗肉絲豆腐湯，一盤芥菜炒百頁，大家因五臟廟裏正鬧饑荒，就吩咐一聲裝飯，不管青紅皂白，狼吞虎嚥，有如風

捲殘雲一般，吃得飛快。此刻只苦了個雲麟，正在嘴裏將那飯粒兒一顆一顆的咀嚼，再看兩樣菜，被他們完全吃得乾乾淨淨，勉強吃了半碗飯，就把筷子放下。何其甫見他放下筷子，忙很關切的問道：「菜味果何如乎？吾食之，其味甚美，何子之吃飯僅半碗也？」一面說，一面拿眼睛朝桌上望，一點菜星兒也沒有了。好生無趣，便從身邊掏出兩個雞眼錢，叫人去買小菜。雲麟當即攔住他說道：「我實在飽了，不必費事。」他們在這裏說話，那到會的人已紛紛而至。雲麟趁這當兒，站起身來各處閒逛，剛走至廊房之下，見窗榻裏面，黑越越地安放着一口靈櫃，白幔低垂，灰塵滿桌，陡然觸起楊靖當日扶乩那回事，愈覺得無窮感慨，癡立不動。幸喜鈴聲「玳瑁玳瑁」的送到，他耳內他才大踏步跑入會場來。看那主席，不是別人，就是自己的先生何其甫。這時也就屏聲息氣，入了座位。只聽得何其甫在當中站着，說道：「諸君今日之前來，非為文言統一研究會之成立乎？然而諸君亦知文言研究會果何為而設也，今有人焉，以文化為標榜，以白話為科律，欲推翻吾文言者，是非今之妖孽乎？不但得罪吾先師，即吾人之設帳授徒者，亦將與之勢不兩立矣。何也？妖孽與而正氣衰，白話之文既感，則吾人此後尚有立足之地乎？是此妖孽者即吾人之敵，敵人不，吾人固無安枕之日矣！此吾文言研究會設立之宗旨也。」何其甫正說



到這裏，那四面的掌聲，拍得同轟天價響，幾乎把雲麟的耳膜震破。無巧不巧，靠着雲麟旁邊，有一個大胖子姓王的，正在那裏手舞足蹈，似乎表示他一片熱忱，誰知他自家坐的一張板凳，不甚堅固，偏生他又過於用勁，猛不提防，那隻板凳忽然折斷，一交跌倒在地。大家莫不詳笑，因此會場上登時鴉飛鵲亂，不多一會，仍復鎮靜。何其甫又接着說道：『夫吾人固以私塾為性命者也，設不極力與彼妖孽為敵者，不啻吾人之性命懸於彼妖孽之掌中矣。吾人今日誓不能不擁護文言，以圖自己之立脚地步。然則文言統一研究會，為乎不設。今日者，選舉各部幹事之日也。願諸君各憑良心之主張，勿為權勢所侵奪，則企予望之矣。』他的話剛說畢，那掌聲又復拍個不住，掌聲停後，何其甫和嚴大成手內，各拿一搭選票，挨次分發，眾人接票在手，隨即用筆填好當選人姓氏，投入那個票匣。其時管票匣的是汪聖氏、古慕孔、龔學禮，他三人等到大家投票，然後檢出各票，唱名記數。末了，何其甫以六十四票當選為總務部幹事，雲麟以五十二票當選為財政部幹事，嚴大成以四十八票當選為文牘部幹事，古慕孔以四十三票當選為講演部幹事。汪聖氏以三十六票當選為交際部幹事，龔學禮得票次多數列入候補。在這唱名的時候，雲麟見選出諸人，也有自家在內，及至唱到他的姓氏，他才知道被選為財政部幹事，心裏撲通撲通的

直跳。暗自詫異道：『不好了！我場上了我先生的當了。他把我誘得來，代他們主持財政。無論我不善主持，即是善於主持，這會裏選款，單靠着每人捐助幾文，如何能支持長久。萬一到了山窮水盡，我豈不要掏出腰包，古語說得好：天下本無事，庸人自擾之。我本來是個事外之人，如今被他們拉了入會，掌管出納，直無異庸人自擾了。與其日後發生糾葛，不如當場辭退，還可以免了一番口舌。待他主意想定，才欲發言，忽見何其甫正色向大家說道：『我同人承諸君選為各部幹事，自當各盡其職，以副厚望。如有心存畏葸，不肯負責者，非獨諸君視為公敵，即余亦誓當撲殺此獠。』雲麟不聽這話，猶可聽了這話，就像先生和他為難一般，舌頭伸出來，嚇得縮不進去。只好權且默認，停兩天再作計較。否則，自家討了沒趣，還解不掉那個幹事，這又何苦呢！他雖在這裏打算，但見晚鴉噪樹，夕日沉西，會場中人，已漸漸紛如星散，也就急不擇路，匆匆回轉家中。紅珠見他走來，笑問他道：『你大早便去問你儀妹妹的病，為何到了傍晚，你才回來。想必在她家有甚事，耽擱儀妹妹的病，可好點麼。』雲麟道：『儀妹妹的病，聽說是好些了。』紅珠道：『你難道不曾見着她。』雲麟道：『我到她那裏去，她闔家還未起來，這是門房裏的人告訴我。我得着她她過信，知道此時進去也沒用，遂自折回了原路。誰知我活該晦氣，走不上多遠，偏生就撞着我那寶』

貝姐夫田福恩。好容易想法撇掉他，偏生又撞着我那寶貝先生何其甫。一直被她纏到此刻，才可自由，再想前去望一望，已來不及了。」紅珠道：「哎喲！你遇見這兩個人，真是你的魔頭星。好在你今天雖不曾去問病，我倒代你打聽出來了。」雲麟道：「你怎生打聽出來呢？」紅珠道：「自從你大早出門之後，我總以為你回來吃午飯，那曉得等到你兩點鐘，連影兒也不見一個。還是母親說他一定被姨娘留住了，我們不如吃了罷，然而吃雖吃，我總放心不下，不愁你被人拐了去，單怕妹妹有了什麼意外，你才不得分身，所以特地派人去打聽，後來打聽的人，回來報告說：少爺清早曾經去一趟，問了問信，也不曾站住腳，便走了。伍小姐的病，却比昨日減輕許多，飲食也能稍為進一點，叫我們家太太少奶奶放心！我其時聽見他的說話，方知你到了別處。萬不料被他們纏住，照這講法，果然是你運氣不好。」雲麟道：「被他纏住不算事，現在又把龍頭套起來。」紅珠道：「你把什麼龍頭套起來？」雲麟遂將何其甫如何約他去到會，如何當選為戶政部幹事，一五一十，詳細告訴她。紅珠微笑了笑道：「恭喜人人想不到手的那個財政部長，今番被你做着了。你做了財政部長，就有錢可賺，為甚還不願意呢？」雲麟道：「你當做是內閣裏那個財政總長麼？如果是那個財政總長，倒還可以做得一下；這又什麼緣故，因為做了那個財長，成

大捧銀子就有人送得來。帶慌說借一種外債，至少也弄個幾百萬回來。國家再窮些，他且不問。無如這財政部，是我們會裏設的一種機關，專管銀錢出入。而且你想，像他們那些窮措大組織一個會能有多少錢經費。假使我擔負了這個職務，有錢呢，還可以支持得住；到那沒錢時候，我和誰去要錢，一定我要拿出錢來賠墊。我好好日子不過，反為他們去想心思，究竟值得不值得？我說這話，你不要駁詰我。當時他們既把我選出我為何不辭去不幹，然而我也有我的苦衷，你可知我的那個先生，素來是不講情理，一味的專用壓力，他不動氣，便能動起氣來，也不問你有面子沒面子，照常痛痛的責罰一頓。何況他表面上似乎抬舉我，我若冒裏冒失的當場辭職，他即不好怎麼樣，過後也要恨我一個大洞。咳！我真是啞吧吃黃連，有苦說不出。」紅珠道：「你難道沒有個方法想麼？」雲麟道：「我對於這件事，思來想去，都覺得不妥。」紅珠道：「我看你還是個男子漢，倒不如我們穿裙子的了。我代你設想，這事再好解決不過。」雲麟被她奚落一頓，冷冷的說道：「事情原不要緊，我就不幹，他難道能把我的頭砍掉了麼？總因為我當日曾受過他的教育，萬一爲了這事件，反把師生的感情傷盡，無論我有理人家也要責備我不是。我所以爲難的，就在這個地方。」紅珠道：「你既要顧全師生的感情，任你這們想，那們想，說到歸根，你

非拿出錢來不能了事。何以呢？你先生的眼光，既然落在你身上，你不滿他的意，他還是和你過不去。推開窗子說亮話，老老實實，你寫一封信寄給他，就說你的姨父有件事，託你往上海走一趟，後日就要動身，多則耽擱一個月，少則也要二十天會裏的職務，又一刻不能離開，特此提出辭職書，請大家推人接辦。至於會中經費，我願出二十塊洋錢補助，一併奉上，望乞哂納。他得了你的錢，本當不允許你的，自然而然的就允許你了一來你化了二十塊錢，就可和他們脫離關係。二來師生的情誼上，也絲毫無損，豈不是一舉而兩得嗎？」雲麟拍手叫絕道：「妙，妙，妙。我不料娘子軍竟有此謀略，真叫人不得不投降降魔下了。」一宵無話，第二天午後，雲麟便照紅珠所教的計劃詳細寫了一函向他先生那裏辭職。并封上二十塊洋錢，命人送去。他這才站起身來，來看淑儀的病。我舊書的至此，一枝筆不能寫兩處事，只好權將雲麟攔住不提，再說何其甫的家計，本來不甚充裕，全靠着教幾個生徒，養家活口。在那科舉時代，他的進款，倒也夠用，甚至年下還有點盈餘。爲什麼呢？因爲當日生活程度尚低，所從他的無非是富家子弟，每年計算，倒可得二三百金來。而他除掉這種收入外，按月還有書院裏膏火補助補助。厥後學校與科舉廢，他書房裏所有大些的學生均紛紛轉入他校，以謀出身之路，僅剩了二三十個小童，由朝至晚，在那

裏，唔唔不輟。論起錢來，尚不及以前一半，加之到了民國，生活程度格外高得可怕，雖說他夫妻倆帶着一個女孩，人口不多，試問日用所需，那一樣可以缺得？任他再會節省，難道把嘴紫起來不吃不成？幸喜美娘是個賢德婦人，只要偷下工夫，便代人做些針黹，貼補家用，饒着這樣，尚不免有短柴少米之時。這一天，何其甫由廟中開會回來，覺得一路霜風，砭人肌膚，遂和他妻子計議道：「刻下已交冬令，我那件皮袍子還在典內，早晚想設法把它贖出來，禦一禦寒氣才好。」美娘道：「你不提起，我也想到了。皮袍子呢，固然要贖，這兩天還不妨事。惟目前最要緊問題，米已告罄，大約只夠明天糧食。我們先要想個方法，將米買回，有了米，肚子裏便不至于鬧飢荒了。」何其甫道：「設法這一層，倒很不容易。」美娘道：「贖皮袍子就能設法，買米就不能設法，你的話真自相矛盾了。我看你還不如找你的學生雲麟，和他通融十幾元，權爲救急。他念師生情誼，諒不見得不肯。」何其甫道：「今天我還同他在一起，他的那個財政部幹事就是我叫人舉他的。我叫人舉他的原因，也爲着會裏經費不足，他掌了財政，沒有款子，他還可以賠墊，若舉別人，就不行了。我深恐他不肯幹，那知道他竟無異詞，這也是會裏的幸福。果真無法可想呢，只好同他說說看。」到了次日，傍午，他把學生的功課做完，放回吃飯，自家才將抽屜裏的錢紙拿出來，細

細斟酌了一會，然後下筆。他這時因為和雲麟借貸，却不敢過于擺出先生架子措辭，還說得委婉動聽。寫好之後，正預備停一會兒，叫人送往雲麟那裏。却巧門外走進一個人來！手裏拿着一封信說：『這裏是姓何麼？』何其甫道：『是的。』那人道：『何先生可在家麼？』何其甫道：『我就是何先生。你是那裏來的？』那人道：『我是雲府上叫我來的。我家老爺說，有一封信，請何先生帶到會裏，另外還有二十塊錢。』隨即從腰內掏出，放在桌上。何其甫看見那白滑滑的二十塊洋錢，心中却暗自歡喜，但不曉得這錢是做甚用處的。

急忙將信拆開一看，不由而然的，裂開大嘴笑道：『你少爺辭職就辭職罷了！又要他出這二十塊錢做甚？』當下遂給了一個收條，叫他回去覆命。那時美娘見送信的人已走，才出來向何其甫笑說道：『你還沒有問他開口借錢，他便送上二十塊洋錢，真個是天無絕人之路。你敲了幾世木魚，這才修到這個好學生呢！』何其甫道：『你不要高興，他這錢是捐助會裏的。』美娘道：『虧你還讀了多年書，他如果真捐助會裏的經費，為什麼要把錢送到你這裏來？他送到你這裏來，一定是怕你不准他辭職，所以借捐助會費為名，送些洋錢給你用。他這一點兒用意，你難道不明白麼？』何其甫道：『我何嘗不明白，這個用意。不過他既說是捐助會裏經費，我若拿來自己用，萬一被會裏大家曉得，豈不是一文

不值。』美娘道：『你真是食古不化，只要他不說，還有那個曉得呢？』何其甫道：『這話倒也說得不錯。』於是夫妻倆計議一番，遂將那二十塊錢，去買了一擔米，贖出一件皮袍，又添補些衣服，歡天喜地，把那冬天度過了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八十四回

還夙願酬神旗杆巷  
得急電復辟北京城

### 光陰

似箭，日月如梭，眨眨眼又是冬盡春來，那淑儀的病，已爽然若失，然而雲麟自從那日復望淑儀之後，雖喜她病占勿藥，暗地裏却未免擔憂。始以為淑儀是個性情中人，動不動就有所感觸，萬一傷春過度，把舊恙重又勾回，豈不是應了籤語嗎？所幸神靈庇佑，一天健壯一天，不獨雲麟聽了放心，就是淑儀自家，亦覺精神如舊了。這天午後，淑儀閒着沒事，遂向案頭檢出一本養生鏡，斜倚在沙發上，細細翻閱，說也奇怪，她才將那書看了半頁，好像瞌睡蟲兒，爬到她身上彷彿，不由而然的，神思昏昏，星眸欲閉。無巧不巧，她剛剛尋那黑甜鄉的樂境，偏生她母親走來喊道：『兒兒，你的病才好，怎麼吃過飯就瞌睡了？假使睡在這裏，撲了一點風，或是停了一點食，豈不又要害病？你難道上次痛苦不曾受得夠，還要再吃第二次痛苦麼？我看你們這些少年人，簡

直兒不曉得人事。」咕哩咕噲說了一大套，才把個淑儀喊醒。隨即仰起身子笑道：「我原是拿本書在這裏消遣，詎料不知不覺竟睡着了。幸虧母親來喊我，不然功夫睡得大，一定要生病了。」她母親道：「你知道這話就好了，大凡病後的人，比較害病的時候還要緊。什麼衣服呀，飲食呀，起居呀，自家處處須慎重。設若一個大了意，把病弄反了，那時才不可救藥呢！何況你這病本來很危險，還虧我到那靈土地處求了一條仙方吃下去，始能夠翻轉過來。雖說你應當絕處逢生，然而不是土地菩薩保佑你，你未必就霍然而愈。我所以和你來商酌，等你再結實些，還是你親自往旗杆巷去還一還願。」淑儀道：「我曾聽見母親說靈土地廟在那倉巷裏，如何又在旗杆巷內？難道揚州還有兩個靈土地不成？」她母親道：「你輕易不曾出過門，難怪你不清楚。揚州那裏會有兩個靈土地呢？我告訴你這靈土地的廟址，就在倉巷裏面一個巷子口，人因為他有些靈異，凡是還願的，都送他一對旗杆，年深月久，旗杆愈登愈多，遠遠地望着，如同那船桅聚在一起一樣，後來人把那巷叫做旗杆巷了。」淑儀道：「照這說法，旗杆巷是倉巷裏邊的一條巷子了。」她母親道：「不錯不錯。」淑儀道：「好在這地方不遠，讓我再養息幾日，我和母親前去走一遭。」話還沒完，有一個僕婦入內問道：「雲少爺來了！老爺不在家，沒有人陪他，還是請他進

來呢？還是太太出去？」她母親聽見這句話，遂向那僕婦說道：「你請雲少爺坐一坐，我馬上就來。」她打發了僕婦走後，又囑咐了淑儀幾句，才慢騰騰地向前廳來見雲麟……這時候，雲麟巴不得同淑儀見面，無如她姨娘又不曾請他到裏面去，只好權且坐下。坐了一會，纔見他姨娘從後邊出來，當即請叫了他姨娘一聲笑，嘻嘻的問道：「儀妹妹近來病體可健些？飯量可好些？我母親不放心，特地命我到姨娘這裏來看看。」三姑娘道：「我家儀兒的病，屢承你母親關切，真正不當人子的，她素來飯量原有限，現在也能夠一頓吃碗把飯。不過她的身體單弱得很，勞了神，就要咳嗽。每天我都叫她靜養着，家裏無論什麼事，一概不許問。她自從依了我的話，逐漸到有點效驗，我等過個十朝半月，還要同她到那靈土地廟酬謝神靈了。我當時許下的夙願呢？」雲麟道：「神是一定要酬謝的不虧他老人家賜了這個仙方，儀妹妹的病，如何能會好呢？先前我還不大相信這些事，總以為冥冥中雖有鬼神，也未必靈異到這個地步。及至儀妹妹將仙方吃下去，竟能夠起死回生，不由而然的，叫我也心悅誠服起來。但是那土地既顯了這樣靈異，姨娘究竟酬謝他些什麼呢？」三姑娘道：「我心里打算着，單用豬頭三牲，和那香花鮮果去供奉他，尚不足以表示我們的敬意。我還預備買一幅繡花的綢幔子，掛在神座前做個紀念。至於旗杆

呢，格外不消說得，是要緊的了。」雲麟道：「姨娘這辦法，未嘗不好。在姪兒看來，其中還少了一件東西。」三姑娘道：「少了一件什麼東西呢？」雲麟道：「少的一副匾對，匾對能夠表揚神的功德，掛起來人人一望便知。」三姑娘道：「做副把匾對，也化不了幾個大錢，不過又要叫你姨父嘔心剝膽，撰那對上聯句，這又何苦來？」雲麟道：「姨父如沒有功夫，撰那上面聯句，我還可以代勞。」三姑娘笑道：「那末就請你早幾日撰成，好着人送到做招牌的店裏去做。」他倆正談得高興，伍晉芳已從外面回來，雲麟見了他，趕忙起身行禮，伍晉芳一面招呼，一面也就坐下說道：「賢姪何時來的？」三姑娘代答道：「他已來了，好一會了。」伍晉芳道：「你們有話儘管講，不要因我在此，便住了口。」三姑娘道：「我和他談的是，做兒還願事。」遂將如何佈置，一五一十盡情告訴了晉芳。晉芳這時，且不理會三姑娘，轉笑對着雲麟說道：「賢姪的見解，很不錯，還願這一天，別的東西，少了不少，打緊，惟這匾對，是頂着重的。沒有它，還還什麼呢？匾上的題額，對上的聯句，自非借重大筆，不可。像老夫對於筆墨這一層，久已不彈此調，便勉強做出來，也是東拉西扯，空泛無着，那裏能令人稱賞？」雲麟道：「姨父太謙了，姪兒原恐怕姨父沒有閒功夫，所以敢在姨娘跟前，做一個毛遂。否則，何人自荐？」晉芳道：「老實說，我的俗事也多，那義務當然是

你盡了。但目前時局，岌岌可危，賢姪曾有所聞否？」雲麟道：「姪兒昨在報紙上，看見一段新聞，說是省垣破獲了一個宗社黨的機關，拿獲了十幾個黨人，供認是肅親王那裏派來，叫他們在江蘇起事的。大約姨父所說就指的這個了。」晉芳道：「不是不是！我適才會見由北京下來的一個朋友，他說現在北京城裏，謠言鼎沸，都鬧張勳早晚進京，便要復辟。這原是一種空氣作用，未見得就成事實。然而風聲傳徧，商界則銀根奇緊，居民則遷徙靡常，又象很不大對。我想他身處其境，所說的話，絕不會假。賢姪以為何如？」雲麟道：「張勳呢，平情而論，自是清室一個忠臣。但他既做了清室忠臣，却不應再做民國官吏。蓋棺論定，千載下清議難逃。況乎復辟這件事，何等重大，成則為開國之元勳，敗則為人民之公敵。張勳雖愚，恐未必不熟權利害，即使他達了目的，也不過如袁世凱之八十三日皇帝，曇花一現，斷斷不能持久。何以呢？在前清時代，人民腦筋中，尚不知共和為何物，雖受了專制之毒，惟最怒而不敢言。如今政體既改了共和，忽然又復行專制，人民即無實力與之反抗。我逆料那些愛國的偉人，必有提一旅義師，殄此小醜者。到了那時，復辟二字，怕不是就此烟消火滅麼？」晉芳道：「賢姪的議論，實在是顛撲不破，倒叫老夫不能佩服你呢？」三姑娘見他兩人你一句，我一句，說得津津有味，又不知道他們談的什麼事，忙笑

着說道：「你們已談了許久，肚子想已談餓了，也應該休息休息。」隨即命僕婦到裏面端出兩碟茶食，擺在兩人面前。他兩人也不客氣，一面說一面吃，彼此約莫談了好半會，雲麟才起身向晉芳夫婦告別。晉芳的意思，還想留他談談。雲麟道：「我回去預備代候妹妹，那區對，早一天成功，好讓她早一天還願。」其時晉芳因他說這話，也不再留，一直送他到大門之外。他別了晉芳回去，便將淑儀還願的事，一一說給紅珠聽。紅珠道：「你既誇下大口，代她撰那區對，就要撰得驚奇出色，壓倒元白，才可以自負。若胡亂編成了一副，姨父諷笑還在其次，怕的被旁人看見，一定說你不知效的，什麼屁了。」雲麟冷笑了笑道：「驚奇出色，呢自不敢說，使不好些，也不至於如同放屁一樣。好在我還沒做出來，做出來你再看看罷。此刻同你辯白也無益。」他和紅珠賭了這口氣，終日坐在書室裏，苦苦思索，不是有了上句，就沒有下句。有了下句，就沒上句，急得他連飯也不想吃。紅珠道：「何苦呢！爲了這件事，把自家身體弄壞了，反叫妹妹對不住你！」無如他好勝心重，任你怎樣說法，他只裝着不聽見，仍然在那裏用他的苦功。其實文字這一道，愈求工愈拙，愈求深愈晦，不問你是個博學通儒，到了文機塞住的當兒，雖下筆也難成一字。忽然這天晚上，他的靈機觸動，竟把區對完全想好。區額上用的四個字，是「至誠感應」。聯句是：「土

地示威靈，脈脈沉疴能解脫。因緣期過合，綿綿長恨願消除。」想好之後，念了一遍給紅珠聽。紅珠道：「我雖不大懂，這幾句話聽得耳朵裏，似覺得入情人理，你不要再改了。明天寫成，親自帶到姨父那邊去罷。常言說得好，慢工出細貨，你費了幾日功夫，才撰就一副好對聯來，也不枉你用盡一番心血了。」雲麟見紅珠如此褒獎，笑問她道：「我這一副對聯，是放屁呢，還是不放屁？」紅珠瞟了他一眼，說道：「我說了一句頑話，你還要來補找，我始終說你是放屁，不過這屁有香臭之分罷哩。」兩人調笑了一會，也就歸寢。一宵無話，次日早起，雲麟却不去做別的事，單用那紙紙恭恭楷楷，將所撰區額對聯，寫在上面，喊了一輛黃包車，飛也似的直向晉芳公館而去。却巧晉芳尚未出外，見了雲麟忙不迭的招呼他坐下。雲麟道：「姨父還不曾出去麼？」晉芳道：「我今天雖有酬應，此時出去却還嫌早。」雲麟道：「姪兒已擬了一副區對，特地送過來呈政，不知道能用不能用？」當下便從衣袋內取出那張紙，遞給晉芳。晉芳見他寫的那一筆雷飛經，字字如時花美女一樣，不內的見了生愛，遂大加讚賞道：「我不料賢姪的字，近來寫得這樣好法，字如此，文更可知。」又望那聯句，果然不謬，重行接着說道：「似此筆墨，雅俗共賞，恐怕你從的那位何老先生，一世也做不出。」雲麟道：「謬承獎許，愧不敢當。只要姨父看了無甚疵處，叫人

就送去做罷，遲了又須耽擱時日。」晉芳道：「這話說得在理。」立即把伍升喊進來，將匾對底稿交他，趕快送往那店裏去，限一星期要有伍升奉了他主人之命，何敢怠慢，即時便去辦理。雲麟向晉芳問道：「還願在什麼日期呢？」晉芳道：「俗說初一十五不揀好日期，我們就擇了下月初一罷，好在尚有十幾天，還可以舒舒齊齊的預備。」雲麟道：「過於催促，却不免丟頭落尾。」下月初一，再好不過。屆期我當來照料！」晉芳道：「定然奉請。」一面說，一面便站起來。雲麟知道他要到人家去酬應，也不多坐，逕自回家去了……且說淑儀還願的日期，既然擇定，不無的要買這樣買那樣。幸虧伍升還能做點事，所有應用各物，莫不辦得齊全。到了還願這一天，又有雲麟幫助她，自不消晉芳夫婦過問。誰料街坊上預先得着這個消息，那些左鄰右舍，婦女們，早打扮得整整齊齊，出來瞧着熱鬧。約莫已初光景，遠遠地才聽見洋鼓洋號的聲音，不上一刻功夫，軍樂隊已打從布面過去，接着又是一班細吹細打。吹打之後，那些執事的，始一一走來，有的捧着旗杆的，有的捧着匾對的，有的挑着盒担的，那旗杆和匾對上面，都挂着一幅大紅紗綢，隨風飄展，煞是好看。後面還緊跟着兩乘人抬的大轎，轎中所坐何人，不待在下說明。閒書諸君，一定知爲三姑娘母女了。其時雲麟已先在那靈土地廟守候，等到她們齊至，非特神座前香燭業已

點好，而且一萬頭的鞭炮，早劈劈拍拍的燃放起來，音樂悠揚，香烟繚繞，三姑娘母女，始扶着僕婦跨出轎門，慢慢的走至神前，合掌行禮。禮畢，又賞了廟祝兩塊洋錢，仍復上轎回寓。她母女剛抵寓所，早見雲麟和晉芳在那裏閒談。三姑娘遂向雲麟說道：「你爲何回來這般快？」雲麟道：「姨娘行禮的時候，我已先走一步呢！」這話沒有說了，外面有人進來，回道：「縣裏大老爺請我們家老爺，即要進署有要事面議。」晉芳聽說有要事面議，忙對雲麟道：「賢姪可在此午膳，我去去就來。」雲麟道：「姨父且請自便。」此時晉芳也無暇回答，匆匆坐着轎子，趕向那縣署而去。這且按下不表，單言雲麟在他姨娘家裏吃過午膳之後，本擬就此告別，但不放心縣裏請晉芳議的什麼事，一直等至下午，晉芳才行回轉，氣吁吁的說道：「你們可知道宣統皇帝已經復辟了！」雲麟聽了復辟的話，心裏吃了一嚇，剛欲詢問這信息從何而得，不意三姑娘搶先問道：「怎樣叫做復辟呀？」晉芳道：「宣統重行做了皇帝，就叫復辟。」三姑娘道：「管他復辟不復辟，只要地方上安然無恙，我們有得吃，有得穿，有得住罷了！」晉芳道：「你真吃的燈草灰，放的輕巧屁。個個人像你的心理，那倒沒有話講，無如有幫助他的，即有反對他的，萬一反對他的抗命不服，勢必訴諸武力，不問誰勝誰負，說到歸根，總是我們這一班小百姓吃苦。到那時什麼叫做



我的身家，我的財產，一古籠兒都付諸浩劫。還談到吃的穿的住的麼？」晉芳說出這番話，不打擊，直把個三姑娘問得啞口無言。其時雲麟趁勢從旁問道：「姨父所論極是，不過這不幸的消息究從何處得來的？」晉芳道：「縣裏適才請我去，就為的接到省裏電報，說是張勳帶兵入京，驅逐總統，擁戴宣統復辟。目前時局，雖危如累卵，然而我們江蘇為保持治安計，各知事仍宜照舊供職，鎮懾地方等語。他遂求計於我，我道上峯，既叫你這樣辦法，你就這樣辦法。復辟成功不成功，大約不出十日內便可解決，到了那時，你再看看行事，八事罷了！至於我們地方上，既然得了這個風聲，倒不可不非常戒備；一來為的是嚴防土匪，二來為的是安慰人心。在賢姪看來，我這計劃可是的麼？」雲麟道：「好個嚴防土匪，安慰人心，這八字，真抵得費長沙一篇治安策，舍此那裏再有別的妙法！我最可笑的是那個張勳，他也不看看各方面空氣，何如糊裏糊塗，竟做出復辟這件事。他不失敗，可快我眸子去所慮，因這事牽動我們揚州市面，那本地方上登時就現出一種不穩氣象來了。依我的愚見，現在揚州的紳商學各界，倒要結成團體，在商會裏面開一個緊急會議，叫那些商界安居樂業，如同行所無事，不必過事驚慌，致與自家營業有礙。這舉動倒是不可少的。」晉芳笑了笑，道：「商學界呢，我却不敢。至於我門紳界中，意見也不一致。有的贊成張

勳復辟的，有的不贊成張勳復辟的，不贊成張勳復辟的，以為我國共和尚在幼稚時代，使竭力擁護，猶恐不能鞏固，若再從中破壞，豈不是與國家有意做對嗎？贊成張勳復辟的，他也另有一種用意，以為我們當日皆是朝廷命官，硬生生地被那革命黨將飯碗掙掉，今幸他代我們達了目的，我們雖不在從龍之列，亦可附驥尾而名彰，甚至把自己所有的私財，暗暗助他的軍餉。我此時却不必明言其人，賢姪過後，自會曉得。」雲麟道：「薰猶異器，涇渭殊殊，原不足貴。然而我為若輩設想，清廷虛政，運受不夠，一定要望他復辟則甚。這真令我大惑不解！好在大局雖鬧得天翻地覆，畢竟離我們揚州還遠，我們姑且坐觀成敗罷哩。姪兒此刻便須回去安慰母親，怕她老人家得了這信，嚇的慌了。」晉芳道：「我也想到這裏，你母親終究是個女流，如何會知道深淺，倒是你趕回去安慰她一下，免得叫她們害怕！」雲麟道：「那末，我就此告辭了。」說着，便分手而去……這時候揚州城裏，得着張勳復辟的信息，一傳十，十傳百，莫不驚懼異常。都道：「昔日還說是謠言，今竟成為事實了。可憐我們這些百姓們，不曾過了幾年安安穩穩好日子，眼睁睁又要受那滿人虐待，這不是我們命中註定的麼？常言說得好，甯做太平年，間一條狗，不做擾亂年間一個人。萬一他們竟因此打起仗來，究竟叫我們往那裏躲避？我們既無處躲避，豈不是連一

條狗都不如嗎……」不談那些人心裏怨恨張動不已，單說揚州有一家巨紳，姓程名宗敬，表字雲青，是程道周程大人之子。他先前也做過一任漢黃德道，後來在任上弄了幾文，也就辭官不幹，回家享他的清福。在他手裏，建築了一所園林，名叫「闕園」。闕園裏面又朝北建築了亭子一座，名叫「望闕亭」。取其身雖寄跡江湖，心終不忘魏闕的意思。可惜他頭腦太舊，對於新學這一層，詆毀不遺餘力，嘗對他兒子炎暉說道：『吾家世代書香，都守着聖賢遺訓，以致得有今日，萬不可像那些學洋學的少年子弟，只讀會了愛皮西提幾個字，他便自命不凡，其實按實下來，毫無一點根底之學。將來若這班人出而治國，我怕的不但不能把國治好，并且還要將大清的一統河山，斷送在他們手內呢！』他所以過着出洋留學生，也不拿正眼去瞧他一下，偏生這年辛亥，留學生紛紛回國協助黨人，在武昌起義，他聽見革命二字，這氣非同小可，登時急得躁着腳罵道：『我皇上不知化費了多少的金錢，送他們出洋留學，原想他學成歸國，為朝廷效力，誰料到恩將仇報，竟敢造起反來。他們還有點人，心麼？』及至清室推翻，宣統遜位，他知大事已去，遂向北叩首哀哀痛哭的道：『微臣不能報皇上犬馬之恩，手刃那些叛賊，有何面目見先皇於地下？』從此就絕粒不食，雖經家人百般勸解，堅執弗允。大有南山可移，此身終不可不死之

雅。幸虧他有個得寵的姨太太，叫做毛姨，平時言出計從，不曾違拗過一次。此番見他竟要抗節首陽，以身殉國，却不忍從旁坐視。遂上前勸道：『老爺為國捐軀，自屬正當辦法，旁人何能阻擋。不過冲人尚在，還須想個妙策，把他復位起來，才是做臣子的道理。若說一死便卸其責，知道的固以老爺為忠，不知道的還說是老爺沒用。我嘗聽見老爺講，死有重於泰山，死有輕於鴻毛。像老爺這樣死法，究竟是重於泰山，呢？還是輕於鴻毛？在侍妾的愚見，老爺倒要振作精神，聯絡那一班有實力的同志，預備將來復辟地步。這才算是忠於清室呢！倘死得不明不白，定然要被人家笑話呢……』雲青這時被她提醒，不禁轉憂為喜道：『我不料你這小妮子說出話來，句句確有至理，好好！你們就拿參湯來給我吃罷！如果有人再勸我死，我也不死了。』閤家見他能回心轉意，倒也感戴毛姨不淺。然而他始終不忘清廷之德，便在那望闕亭上，設了一個萬歲牌兒，每天五更早起，穿着朝服朝拜一番，然後退歸私室。任外間怎樣鬧法，他也不管，暗地裏却和那張勳常常通信。這天午後，坐在園中，非常煩悶，毛姨知道他又爲了甚麼事體，那臉上才現出不歡之色，忙笑說道：『老爺春秋已高，還不尋點快樂，要這樣煩悶做甚，卽有甚不遂心之處，也宜把它打開，得過且過。』他道：『你們婦人家如何曉得我的心事？我想民國自成立以來，如今已過了

數載，什麼叫做行政？什麼叫做用人？無非全是些自私自利。

若以清代兩相比較，格外腐敗不堪。我皇上深居北海之中，名則尊崇，實則無異於拘禁，言念及此，怎不為之痛心！」毛

姨道：「衆擎易舉，一木難支，老爺如望清室中興，還須和張

大人那邊商酌為是。」他道：「原是的！無如張大人那邊，倒

有好幾天沒得信來了。我心中煩悶，就是這個原因。」正在

那說話的當兒，忽接到張勳一個密電，說是：「時機已熟，缺

乏餉糈，尊處即請代籌若干，俾資接濟，切盼動叩。」他接到

這電之後，先前那滿臉愁容，頃刻間已消歸烏有，笑對毛姨

八說道：「正說曹操，曹操就到了！好了好了！我的素志可以償了。」

十「一面着人往銀行裏託他出一張五萬元支票匯去，一面

五又叫人取酒來，和毛姨痛飲，似乎慶祝勝利。其實他酒量有

限，飲了數杯，便醺然大醉。毛姨當下遂命僕婦們扶着他進

了房間，讓他和衣而臥。過了幾日，果不其然，外間早轟傳張

勳復辟那回事。他暗自想着道：皇上復位，雖屬是我輩的功

勞，說到歸根，畢竟還是大清的洪福。不然，近畿軍隊很多，豈

沒有人出而反抗？足見人心歸順，天不亡清，才能夠不折一

兵，不勞一矢呢。異日酬庸錫爵，首功却要讓張勳。我呢，還在

其次。誰知他正在那裏洋洋得意，忽然見一西裝少年，從他

面前經過。他看了這種怪相，登時大聲喊道：「畜生站住！畜

生站住！」那少年好像不曾聽見一般，仍然他走他的。欲知

此人是誰？且聽下文分解。

## 第八十五回

遺老拜牌演成趣劇  
腐儒說夢志在科名

### 此時

雷，一疊連聲的叫道：「快將他老子喊進來！快將他老子喊

進來……」衆人曉得風頭不對，趕忙出去報了信，不多一

會，炎暉果然來到裏面。柔聲怡色的向雲青問道：「大人呼

喚兒子，有何吩咐？」雲青板着面孔說道：「我請你來沒有

別事，你養的這個好兒子，連我都不放在眼睛裏。」遂一五

一十，把剛才的話，告訴了炎暉。炎暉道：「兒子的兒子不好，

就是兒子自家不好，為什麼呢？因為做兒子的養了這個小

畜生，倒時常代累大人生氣。兒子罪該萬死，好在他跑不掉，

等兒子下去，結結實實的痛責他一場，問他敢目無長上，教

訓過之後，再領他到大人這裏來賠罪……」雲青見炎暉

說得很委婉，登時就把氣平了一平。微嘆了嘆道：「你的兒

子自然應該是你管我，難道還來討這差使去辦不成？不過

我家世受國恩，如何能容這小畜生，沒有辨髮？況目下故君

復位，一定要搜捕那些革命黨人。假使他身着西裝，被人指

為叛逆，官家把他捉去，不打緊，恐怕我們父子倆還要連坐

哩……」炎暉道：「大人放心！兒子可立刻押着他換了裝

衆至於辮子呢，他既剪下了，一時却難以復原，惟趕快叫他將辮髮蓄起來，免得受旁人攻訐。兒子想的這辦法，大人看可用得麼？」雲青道：「你照這樣辦法也罷。」炎暉隨即別了雲青，一直跑到廳上坐下。忙對家人說道：「你門看少爺可在家不在？如在家就說我有話同他講。」家人去了半日，前來稟復道：「少爺已經出去了。」炎暉道：「少爺既已出去，等他回來再說罷！」大家遂唯唯而退……在下著書至此，倒要將炎暉兒子的歷史，先行敘說一番，閱者方能明白。原來炎暉只生這一子，名叫雅華，他的性情，與他的乃祖大相反背，平時對於學問上，并不甚注重，專喜歡在外面結交朋友。他有一種癖病，不問什麼人，只要談得來，便成相識，借此這一層，倒可不論，所以他的朋友雖多，流品很雜，他却毫不介意。不過這風聲傳到雲青耳裏，也曾當面把他責訓過幾回，雅華總說是：「現在世界各國，最重平等，我不懂什麼叫做富貴，什麼叫做貧賤，今日貧賤，焉知他日不富貴？今日富貴，焉知他日不貧賤，世變靡常，誰能夠保得住自己？即以我家而論，目前雖聲勢煥赫，數傳而後，安見不為與僕為皂隸？到了那時，哼哼！我不敢驕人，怕的人將轉而驕我了……」雲青聽了雅華這番話，覺得他有意捉撞，不由的震怒非常，急忙將家法持在手，中虎也似的跑至雅華跟前，擬欲重重責他幾下，幸虧雅華躲閃得快，反把雲青跌了一

交。等他慢慢的站起身來，雅華早已去了好久。他這時又好恨，又好氣，坐在椅子上，惟有暗自嗟嘆道：「家門不幸出了這種不肖子孫，將來又如何能克昌厥後呢……」暫且不談雲青在那裏傷感，且說雅華見他祖父跌倒之後，曉得這事關大，一定不得開交，趕即溜了出去，然而心裏終不以祖父真然何以呢，他以為英雄出自屠沽，豪傑生於微賤，自古以來，史不勝載，難道我結交這班人，就沒有益處麼？因此他輕易也不和雲青見面。每天除了食宿外，一天到晚，均在他們組織的俱樂部裏任意盤桓，却巧這年揚州光復成功，雅華欣然自喜道：「我家那老頭兒的氣鍊，可以稍殺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使命羅髮匠，將腦後那條豚尾剪去，一直跑回家來。其時雲青正替清室抱着不平，忽然見他光頭而入，便問他道：「你的辮子安在？」雅華道：「辮子麼？我已剪去了。」雲青道：「你為何把它剪去？」雅華道：「我們既做了共和國的國民，還要這辮子何用？有辮子的，便是反叛。」雲青道：「照你所說，我頭上也有辮子，豈不是個反叛嗎？」雅華道：「祖父頭上有辮子也好，沒辮子也好，不關我事。我只曉得我剪辮子的自由權，是天賦我的，也不容別人干涉。」雲青被他搶白一頓，剛要發話，雅華早又如飛去了……說也奇怪，他祖孫兩天生的氣味不投，碰見一回，便有一回衝突。此次雅華穿着西裝，打從雲青面前經過，深恐為他看見，又惹出他

許多話來，所以頭也不抬，匆匆而走。誰料冤家路窄，他早已看得分明，大聲喝道：「站住！站住！」這當兒，推華知道不妙，仍然用他的慣技，大踏步望外飛跑。任你喊得舌燥口乾，罰得著他也不掉頭一下。這又什麼緣故呢？他因為雲青得著張動復辟的信，自必得意非常，萬一被他叫到跟前，定要受他百般鞭撻，不如裝着不聽見，到那俱樂部裏避一避風頭，省得自討其辱。其實推華素為他父親所鍾愛，對於他，從不曾有過一次惡聲。雖今番忤逆了祖父雲青，便不出戶庭，也未必大施鞭撻。然而他提心吊膽，終覺得實逼處此。反叫老父左右為難，是以立刻離開，好讓他有轉圜餘地。一直等到十二更時分，他才回轉家中，還喜炎暉此際尚未安眠。遂叫來五問他道：「推華，你今天為甚又得罪你的祖父？」推華道：「我今天且不曾見着祖父的面，如何會得罪他呢？」炎暉道：「已往的事，我也不談。總而言之，祖父年高，難保說話不瑣碎，你喜聽則聽，不喜聽亦可置若罔聞。若同他駁詰起來，你有理也是沒理。自今以往，你把他此語記着，家庭裏自可和睦相安。」推華道：「祖父如像父親這樣教訓，我也不敢違拗。但他老人家專用壓力來對待，叫人好生不服。」炎暉道：「大凡上了幾歲年紀的人，都有些不合時宜。我遇事尚且忍受，何況你是孫輩，格外要忍受些了。我最後還有兩句話囑咐你祖父為你穿了西裝，沒有辮髮，着實在那裏生氣。你可

依我勸，明日先換了服式，頭上辮髮，隨後再留不遲。你看究竟是怎樣？」推華道：「西裝不西裝，倒不成問題。至於留辮這件事，尚容我細細考慮。」炎暉道：「你默了這交涉，專為復辟而起，如果復辟取消，你還留什麼辮子？」推華道：「父親既這說法，我一邊辮罷了！」炎暉道：「祖父那邊，你須跟我去一趟，好歹你自家認個不是。……」當下便帶同他到了雲青屋內。雲青看見說道：「你們還不曾睡覺麼？」炎暉道：「兒子特地領孫兒到大人這裏來賠罪！」雲青道：「有什麼賠罪不賠罪，惟我所說的話，你可告訴他，不曾？」炎暉道：「孫兒件件都答應依着大人行事了。」雲青道：「這才是個道理！他們這些小孩子，沒有大人來管束，還不知胡鬧到甚麼田地。嗣後推孫如謝絕交游，讀書上進，好在小皇又登大寶，不愁科舉不能復興，到那時博得一個功名，也可以榮宗耀祖！」他在這裏信嘴亂說，炎暉在那裏俯首聽令。只有推華從旁暗暗的發笑，心裏想我祖父的年紀，已是這麼大，閱歷已是這麼深，何以說出話來，如同驟在鼓裏一樣。莫講復辟未必長久，就使長久，科舉也萬無復興之理。頑固到他，世界上怕沒有第二個了。後來又聽他祖父向他父親說道：「我原打算明早五更，率領你們父子到望闕亭萬歲牌前朝拜，轉念想了想，既舉行這種大典，萬不可草率從事，倒要預先佈置一下才好。無如時間匆促，便再快些，當晚總

趕不及，只得改換後天罷了。但此地雖非朝堂之上，我們倒不能不把他當作朝堂看待。一般假使隨便使，非特勞而無功，恐怕還要担那褻瀆處分哩！我看你將孩兒帶回去，教他先演習演習儀節，不要到了臨時，又手忙脚亂，反被他人拿作笑柄。」炎暉當即答應了幾個是，也就借雅華與辭而歸……他倆走到前面，雅華向炎暉問道：「後天拜牌，祖父自然是身穿朝服，不消說了。就是父親，雖未受朝廷一官半職，少年時也曾擲過芹香，即把朝服加身，名義上還可牽強得過。我呢，自有生以來，與他毫無關係。拜牌時候，究竟穿朝服呢？還是不穿朝服？」炎暉道：「你既到這個地方，無論你與他有關係，沒關係，朝服一定是要穿的。好在家中，朝子裏收藏朝服很多，你可隨意揀一件去穿。」雅華道：「穿倒要收，我頭上沒有辮髮，試問像甚樣子？」炎暉道：「哎，甯我倒忘却你沒有辮子了！幸虧你提醒我，這却是一個大大的問題。不然穿起來倒也好笑。」雅華道：「不難不難，等到朝拜當兒，我包管我的腦後也拖了一條長辮。」炎暉道：「你說的話，我真不懂。」雅華笑着向炎暉附耳說道：「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。」炎暉聽了也點頭笑道：「你這戲法變的真好。你祖父若看見你有了辮子，還不知他喜歡到什麼地步。」他倆議論了一會，然後回房安寢……次早，炎暉起身，不做別事，先招呼家人往闕園亭子上打掃，并告訴他們各項應

如何陳設。家人領命，如飛而去。有事話長，無事話短。且說那望闕亭要算園中第一個幽雅所在，蒼松合抱，翠竹成行，晚花與斜日爭妍，畫檻和回廊相接。亭子裏面，四周窗格，全嵌五彩玻璃。兩旁安放幾張海梅的椅子，和大理石的茶几。當中挂着一幅歡門式的杏黃洋綢網幔。幔子微動，便露出高高一座金字牌位，上頭寫的是：「當今皇帝萬歲萬萬歲。」九個字。這亭子自從建築了之後，輕易也不許人進去一步。除得雲青每早入內朝拜外，終日價都是關門上鎖。所以風景雖雅，竟無人賞玩……誰知這天夜靜，亭子內忽然香烟繚繞，燈燭輝煌，把裏裏外外，照耀得如同白晝。其時殘星欲墜，晚雲猶零，那甬道上面，遠遠地來了一羣人。前頭幾個，有的手提提爐的，有的手提宮燈的，靜悄悄兒在前引導，連一點聲息也不敢出。他們過去，緊跟着三個穿朝服的男子。一個鬍鬚業已全白，花翎紅頂，項下還挂着一串翡翠朝珠。一個年紀約莫五十開外，一個年紀還輕，都是朝冠朝服，輕搖慢步，走到品級墊子跟前站下，必恭必敬，朝上行那三跪九叩首的大禮……說也好笑，就在行禮的時候，那少年跪下去，剛要站起來，不意自家的辮子，竟被自家的脚踩住，一個大意，猛不防那條辮子，硬生生和腦後脫離關係。常言說得好，扯動辮子帶動斗，他的辮子掉下，不打緊，幾乎把他戴的那頂朝冠也掉下來。他這時幸喜來得快，趕忙將那頂冠

兒戴正，還裝出假恭敬的模樣，依舊在那裏行他的禮。然而階下伺候的一班人，看他這種怪相，肚腸子都要被他笑斷，不過不敢出聲。閱者諸君，可知道那少年是誰？可知道那二人又是誰？想諸君不俟說明，早已是雲青祖孫父子了。他三人行過了禮，雲青忽見推華頭上辮子不知去向，心裏很為詫異。忙問他道：『你頭上的辮子呢？』推華道：『我的辮子，因道才磕頭磕掉了。』雲青道：『胡說！辮子長在頭上，難道磕頭還會磕掉不成？如果真有這回事，我為什麼不曾磕掉過一回？』推華道：『我的辮子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』雲青道：『這又奇了！辮子能夠裝假，我長到老，却未聽見說過。』推華道：『我因穿着朝服，沒有一條辮子，殊不雅觀。特地同父親商量，弄了一條假辮，拖於腦後，一來為的是祖父見了喜悅，二來為的是行禮可壯觀瞻，詎料它命運不長，霎時間便和我告別。』雲青道：『辮子是假的，我明白了。但行禮是斯斯文文的事，為何這樣凶莽？磕頭把辮子磕掉，下次萬不可再像這樣。』推華笑了一笑道：『孫兒下次不敢。』其實他嘴裏如此說，心中早暗暗發恨。想道：你還想我到這裏來磕頭麼？我果真重行到這裏來磕頭，除非是民國已消歸烏有，否則甯死不願他一面走，一面想，走不上多少路，便出了園門，折回內室，炎驛因天色尚早，當下遂向雲青說道：『大人與其在這裏清坐，不如仍回房安息。』雲青道：『你們父』

子，也可以去睡一睡。』說畢，大家各散。……推華走入自家房內，原預備稍坐片刻，便往他們俱樂部，同那些朋友閒談。後來想道：不對！不對！我是有事，才起得如此早法。他們未必和我一樣。此時即便跑到那裏，也不見得有個人影。他想了會，不由而然的，也就和衣躺在床上，耐呼睡去。約莫申初時分，他才驚醒，揉了揉眼睛，暗自說道：我記得睡下去，沒有多大的功夫，何以醒來，已是下午。於是趕忙起身盥洗，盥洗後，命人端上菜飯，胡亂吃了一頓，也不耽擱，匆匆往那俱樂部去了。……他到了俱樂部裏面，那些朋友正在那裏快樂的彈唱，有的對奕，有的打牌，有的閱報，有的圍坐閒話，衆人見了他，都笑着說道：『我們盼望推華哥許久，為何到此刻才來？』推華道：『不談了我，我家祖父老頭兒，頭都鬧昏了。』衆人道：『為什麼頭都鬧昏呢？』推華道：『他不忘故主，天天在家裏亭子上朝拜一次，倒不能說他不是。然而人各有志，萬無相強之理，偏生他這幾日，得着復辟的信，硬行逼我的父親和我，今早同他一起去朝拜。』遂將半夜裏如何起來拜牌，如何把假辮子蹀掉，如何睡到這時方起各情形，詳細告訴了衆人一遍。衆人道：『推華哥這一齣把戲，倒也好耍，萬一被那些做小說子的聽了去，大可以做他們小說材料。』推華嘆了口氣道：『像我家祖父，這樣古怪的脾氣，乖僻的行動，可謂獨一無偶。』他話還沒說完，忽然那邊有





你已上了幾歲年紀，何必還吃這種辛苦？假使因此損壞了自己的身體，那時才懊悔不及呢。他道：你們婦人家，曉得什麼？古語說得好，三更燈火五更雞，我不痛痛下一番苦讀的功夫，未見得人家就肯把優貢送給我。咳，世間上好名的，我到看見過，却不會看見過像你的先生為了一個優貢入了魔道。難道得了優貢就可當飯吃不成？雲相公你是一個明白道理的人，當住你的先生面，憑公說一句，我的話究竟有理沒有理？……其時我的小舅子聽見他師母的話，正在那裏為難。說有理呢，先生面子下不去，說沒理呢，師母面子又下不去。剛要想個主意替他們解和，却好他的先生對他說：『雲生，你莫要睬你的師母，我們還幹我們正經事。你家裏可有大概十萬選，小題十萬選沒有？我的小舅子說：從前却也有，一部後來因為八股廢掉了，不知把它高擱在那裏。先生要這書何用？他的先生道：此書看似無用，一旦復了八股，那書說大大的值錢。這叫做麟角鳳毛，物稀為貴，你不要把它過於看輕了。我的小舅子道：既這說法，回去就將此書尋出來。其實他心裏老大不以為然，然而表面上却不得不敷衍過去。他回轉之後，就把他的先生近來一段趣史，做他的話柄。推哥，你想想這位何老先生，一舉一動，豈不是與你今祖大人一般無二嗎？』推華道：『我不笑他別的，單笑他讀一篇磕一回頭，萬一他一晚讀上幾千篇，他的頭一定要

磕上幾千回。他不嫌煩，我聽聽也嫌煩了。像他這樣人，若和我家老頭兒聚在一起，定然談得入毅，即使不聚在一起，聽了他這段歷史，我逆料我家老頭兒必極力讚揚。所謂方以羣分物以類聚。兄弟這番議論，諸位以為然否？』衆人道：『推哥的議論極是，但不知復辟這回事，究竟能永遠成爲事實麼？』推華道：『在我看來，好比螢火之光，一瞥即逝。大約不出二十日，必有變動，到了那時，他們才知道枉用心機。噯，若事前阻攔他們不許輕動，他們死也不甘。即以我家老頭兒而言，他何嘗不是其中一份子。現在却洋洋得意，一旦發動打敗，怕他的那圈高興，不由而然的，也就付之於東洋大海去了。』田福恩笑道：『推哥的令祖，固然有連帶關係。就是我剛才所講的那個何老先生，他方且希冀什麼優貢功名，天天在那裏磕頭如搗蒜，假使取銷復辟，他豈不是做了一場大夢。非但他無面目見着他的學生雲麟，恐怕也無面目見着他的家中妻子。我不愁他別事，他爲人人生性迂拙，常常因此弄出什麼意外事來，才真正不犯着呢……』他們正在高談闊論，外面忽送進一份報紙。推華接了打開一望，笑着說道：『果不出我所料，業已有人出來反對了。』衆人道：『反對他的，究竟是什麼人呢？』推華道：『還有那個，就是那最有名望的段氏了。你不看見北京的那個專電說是段氏在馬廠誓師，預備和張勳開戰。無論老張的實力怎樣，

然而遇見老段，我包管老張就要倒臺。何以呢？老段師出有名，登高一呼，各方不難響應。況他的舊部，充當師長旅長的很多，他既舉了義旅，沒有個不願為之盡力。老張呢，他手下全是烏合之衆，平素又無甚紀律，臨了戰陣，要不了幾個回合，定然是被那邊殺得大敗虧輸。我先前還說以二十日為期，照此看來，十日之內，大局便可解決。我的話，如有一句不靈驗，我也不叫個程稚華了。諸位等幾天看罷。」說着，便解別了衆人，先自去了。衆人見稚華已走，也就不再多坐一哄而散，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八十六回

報師恩門生忙後事  
助喪費壯士念前情

**我嘗**說世界上的事，變化萬千，從沒有可以預定的。今日如此，明日未必不如彼，今日如彼，明日未必不如此。如行雲之在空，如流水之在地，令人不能捉摸。我何以說出這句話呢？因為我這部廣陵潮中所記的許多事實，大概都是如此。就從這回書說起，有因期許過深，後來轉憂漸殞命的。有因貧窮已極，後來反暴富起家的。世事無常，豈是當日意料所得到的呢！開言休敘，且說何其甫送了雲麟出去之後，他仍然興高采烈，笑嘻嘻的和他妻子美娘說道：「你這才同雲生講的一番話，似乎說我近來舉動如同發狂，其實

我何嘗發狂，不過他既有復位之時，我難道就無功名之望。你不預先向我道賀，還要熱諷冷嘲。幸虧我當時裝做癡聾，若認真與你爭論起來，顯見得我無容人之量。然而你試想想，究竟我錯呢，還是你錯呢？何況婦人家，都是些鹽醬口。說壞話呢，十句倒有九句應至於說好話呢，却不會應過一回。假使被你說個正着，他樣位果然不長，我功名也就等諸鏡花水月了。常言說的好，夫榮妻貴，我揣你的心理，好像與別人不同。甯做秀才婆娘，不做優貢太太。你這人豈不是福薄嗎？」美娘見他把自家好意拂掉了，也冷笑了笑道：「狗咬呂洞賓，不識好心人。我當初原捨不得你過於用功，所以才苦苦的切諫。早知你不聽我的話，我何必枉費唇舌。從今以後，你莫說每晚讀到三更，就是讀到第五更天亮，我也不來管你閒事。好在你有病，是你自家吃苦，難道旁人還能替代不成？」何其甫這時且隨她說，却不理會。等她說畢，忽向她咬文嚼字的道：「你可讀過孟子乎？你可知道孟子上以順為正者，妻婦之道也。這兩句書乎？你如不懂，我豈不可講給你聽乎？」他說出這一大套乎字，不打緊，倒把個美娘鬧得頭昏，心裏又好氣，又好笑，當即把他拋下，竟自往房裏去了。他一人坐在板凳上，倒也不覺得無趣。正想做一篇八股，預先操練操練，省得到考那優貢時，筆底下艱澀，剛要去拈那枝筆，忽聽門外有人問道：「其翁可在家麼？」他開門一

望，見是他的好友嚴大成，趕忙招呼他入內坐下。說：「嚴兄這兩天可曾聽見北京的信息如何？」嚴大成道：「我原是不曉得信息，特地到其翁處來詢問，誰知道其翁也同我一樣。在我的愚見，張大帥既做了這驚天動地的事業，他未必沒有把握，只要各省一致附和，還怕這一統山河，不仍為大清國所有麼？」何其甫道：「嚴兄所見極是。此次復辟雖屬張大帥功勞，實亦宣統皇帝的洪福。不過我們要打探這些消息，究竟在什麼地方，才打探得出呢？」嚴大成道：「信息靈通，莫過於報紙。我們總須得天天看一份報，才不愁信息不靈。然而為着他又要化費我們許多錢，殊不值得。」何其甫道：「你提到看報，我倒想出一個好法子來了。化錢既不多，報紙又有得看。」嚴大成道：「其翁想出什麼好法子呢？」何其甫道：「教場茶館裏，不是有賣報的麼？聽說看一份報，只化一個銅元，這價錢再便宜不過。我雖不喜上茶館，明早倒要為這事，和你前去吃碗茶。一來為的是可以借此談談心。二來為的是又可借此看看報。你看可使得麼？」嚴大成道：「其翁想的這法子很好。我們明早就一同去罷。」他倆約定後，嚴大成就回去了。次日何其甫早起，先用白水泡了一碗鍋巴，狼吞虎咽，將肚子混飽，然後慢騰騰地約了嚴大成，到那茶館裏茶錢。他們入了座，堂倌便泡上茶來。何其甫一面品茶，一面就向那賣報的取過一份報，細細的閱看。

詎料他不看猶可，看見了那個專電，不由而然的就打個寒，禁。直把他嚇得舌頭伸出來，幾乎縮不進去。歇了半會，他才自言自語道：「怎樣好？怎樣好？」嚴大成見他如此驚慌，知必又有什麼變故。忙問道：「其翁看了報，為何改變常態？難道張大帥那邊，業已失敗不成？」何其甫道：「雖不失敗，怕的也不遠了。」當下便將報紙遞給他手內。他接過一看，原來段將軍已在馬廠地方起兵討賊。連日和張勳打了幾回仗，張勳均不曾佔着優勢。心裏也很代張勳着急。遂對何其甫說道：「照這情形，似乎有點不妙。」何其甫道：「我不懂。老段這人，是何心肝。論名份呢，他也做過大清的臣子，受過大清的恩德，便沒有張勳出來復辟，自家也應該有此主張。何況人既發難於先，他正宜協助於後。偏生他不明大義，視清廷如同仇敵一般，慷慨興師，大有滅此朝食之概，豈不是恩將仇報嗎？」嚴大成道：「可惜老段不曾聽見其翁這番議論，如被他聽見，恐怕也俯首無辭了。」正說着，那肚子裏的五臟神已向他表示戰。他此時飢不能耐，忙問何其甫道：「其翁帶甚東西吃？」何其甫道：「我在家已吃過了，你請自便罷。」嚴大成見他已吃過，便命堂倌帶了一碗麵，剛剛才吃了一半。何其甫忽然喊道：「不好！不好！肚裏疼的，很大約要大解了。你且坐一坐，我去去就來。」當下飛也似的跑出了茶館。嚴大成的約有一個鐘點，連他影子也不看見一

個，這才明白他另有作用。却也沒法，幸喜身邊還帶着錢鈔，只得自家將茶資會掉，又取了一個銅元，遞給費報的，他才出了茶館步行回來。一路上思前想後，覺得上了何其甫的大當，倒要當面質問他一下，看他有何話講。主意已定，一直跑到何其甫那裏，何其甫見了他，不待他質問，趕忙笑着說道：『適才對不住，倒累嚴兄久等了！我大解之後，本預備再到茶館，不想出了廁所，便遇見一個熟人，拉我同他去有事。我說還有人在茶館裏等候我，此刻却不能奉陪。他道：好在就攔時候，多一會兒，再去也不遲。我被，他纏得沒有法，只好跟着他走。及至辦完了事，為時業已不早，要想再往茶館裏來看你，怕的你去得好久了。與其徒勞往返，不如改日再會。東道罷！』嚴大成道：『好說好說！我輩文字之交，不在乎此。』惟因其翁去而不返，今我很不放心，所以特地過來探望探望。』其實他面子上雖說得好聽，心裏早恨他一個大洞。以為你怕會東，架詞屎道，過後偏要來掩飾。我若明揭其旨，你還有置身餘地麼？說畢，也就不辭而別。過了數日，張勳在北京果然失敗，逃往荷蘭使館。揚州得到這信，莫不欣喜非常。大呼民國萬歲，其時何其甫剛在那裏午膳，忽然耳朵裏聽着這不幸的事，不由的失驚道：『當真麼？當真麼？』登時那碗飯就吃不下去，躺在床上，放聲痛哭。好比死了父母一樣！他到底是上了幾歲年紀的人，本來經不得什麼辛苦，加之

着了一回急，胸口間不免覺得有些飽悶，這天連晚膳也不想吃，第二天就爬不起來了。……說也可憐，他在那復辟的當兒，何等高高興興，一旦取銷了復辟，自家的功名固然絕望，還恐被他妻子美娘嘲笑其旁，因此羞忿填膺，竟至一病不起。美娘見他忽然病倒，知道為的是那個功名，倒反解勸萬分，叫他安心靜養。無如來運已臨，藥難挽救，他的病一天重似一天，雖百計延醫服藥，毫無效果。學生雲麟已來問候過好幾次。這時候，美娘曉得不妙，憂急萬分，看來已到臨危時候，祇得趕緊着人將雲麟請來，和他商量他先生身後問題。雲麟道：『師母放心！先生萬一不幸，我當勉為其難。不過此刻還望他病好，尚談不到依門生的意思，還想請醫生來診視，看他老人家可有救星？』美娘道：『雲相公究竟請那一個呢？』雲麟道：『我想請我那個朋友看一看，他雖沒有什麼名頭，醫理却還不錯。這人姓朱名成謙，師母曾經聽見人說過麼？』美娘道：『可是和柳家少奶奶有點戚誼的？』雲麟道：『師母所說的就是他。』美娘道：『雲相公既然相信，就煩你請他即刻過來，如能救得轉來，方是天不絕人呢！咳！你家先生，半生來都是為那熱心功名四字所害。即如近來，口聲聲都說他是宣統優貢，到了今日，宣統依舊不做皇帝了，他的優貢也不想了。可算做了一場大夢，活鮮鮮地把這條命送掉！我不恨別個，只恨他夢裏遇着的那個四夕

山人，為甚哄他夢到如此地步！」雲麟道：「夢本無憑，安能信以為實！先生病雖至此，師母且不必過於憂急，等我把那朱成謙請來，再行定奪罷。」說畢，便出門而去。……不多一會，雲麟果然偕朱成謙來到。美娘見那朱成謙獐頭鼠目，一點醫生模樣也沒有，料想不會有什麼大本領。心裏很瞧他不起，但既把他請得來，只得勉強叫雲麟陪他同至病人榻前切脈。其時何其甫正昏昏沉沉睡着，那喉嚨裏的痰，又不斷的響來響去。他切了一會脈，遂出來向雲麟說道：「今師的病是個不治之症，怕的不在今晚，就在明早，一定是痰壅氣閉，倒宜乎把後事趕快辦成，免得臨時湊手不及。我和趾翁說的是知己話，便開了方子來，也是沒用。」雲麟道：「原是請老兄來斟酌的，既這說法，也只有聽天由命了。」隨即把朱成謙送了出去。成謙走後，却巧何其甫業已醒轉過來。雲麟站在他床前問道：「先生此刻心裏究竟覺得怎樣？」何其甫嘆了一口氣，低低說道：「功名誤我，夫復何言！我恨不得立刻便脫離濁世，所不捨的，就是她孤兒寡婦二人。將來如何過活！」一面說着，那撲簌簌的老淚，如雨點般滴將下來。他停了半晌，又接着說道：「我的學生雖多，只有你一人是我所賞識。我死之後，你的師母姊妹，還望你照應她們。我死在黃泉，也當感激！」雲麟聽他先生說到這裏，忍不住也兩淚交流。忙即答道：「先生放心！吉人自有天相！何況先

生春秋並不很高，安心調養，何得就至不起！即是功名一層，像先生這樣的人，取青紫本如拾芥，黃金馬，有何難望。只因袁清未運，妖孽橫生，提倡開學堂，廢八股，學堂一開，就下了革命種子，學堂一盛，革命也就爆發起來。推翻清帝，致使先生高才久屈，無怪憤懣。即是學生，亦代為不平。還幸天未絕清，小皇帝尚在，倘若張勳復辟成功，清帝中興，開科考八股，當然舉行。那時先生感應吉夢，不但優貢，或者還有欽賜老翰林的茶典可邀呢！現在雖有段祺瑞起兵，戰勝了張勳的消息，但是這種消息，多半從新聞紙上傳來的。如今新聞紙，假造電報，亂改通信來稿的很多。這種新聞紙上的話，靠得住嗎？先生是明哲的人，這點點還着不出來。請先生放下念頭，將養身體，把身體調養得硬朗了，準備奪取功名要緊。若先生果有不測，學生對於遺囑，自當謹記在心。我雲麟日後倘背師言，必為神人所共殛！」何其甫見他首肯，微點了點頭，遂不復語。然而美娘此時，把他師生倆的話，聽到耳朵裏，早已在旁邊哭得似淚人一般。還是雲麟將她勸住，說道：「師母不必哭了，我們須要辦我們的大事。我此刻權且回去一下，籌劃些銀錢，好購買喪中應用各物。」他說完，便別了美娘，喊了一輛黃包車，飛也似的轉回自家公館。雲麟走到裏面，紅珠見他這匆忙樣子，當即問道：「你回來敢莫有什麼要緊事麼？」雲麟慘然說道：「我的先生，現已病得要

死了！紅珠道：『你前幾天不是在他那裏麼？你在他那裏，他還精神，為何一病就病得要死？』雲麟道：『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。』遂將他如何得病，如何要死，如何囑託如何回來，籌款各情形一一告訴了紅珠。紅珠道：『論你們師生的感情，總算不壞，此次既遭了大故，當然是義無可辭。但你究竟籌到多少呢？』雲麟道：『就目前而論，我想先籌到一百塊錢。』紅珠道：『不殺不殺，衣食棺槨，倒要用去了若干，其餘那樣不要錢買。好在我箱子裏尚存一百多塊錢，你就拿去用罷。』當下檢出，遞給雲麟。雲麟得着這錢，仍就坐了原車，一直到他先生那裏，幸喜他先生尚未噁氣，趕忙命人去採辦，等到他佈置停當，他先生也就嗚呼哀哉！伏維尚饗了！可憐那姨娘抱着她女孩兒，先哭得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，說不盡許多淒慘。後來還虧雲麟再三安慰，她才止住悲啼。這夜裏，雲麟也不回家，便在此伴靈，天才微亮，他遂招呼人送信給他先生的一班朋友，約莫已初光景，弔者業已紛來，有的說：『其翁中道云亡，我們文言研究會裏，又少了一個領袖。』有的說：『其翁死得其所，將來可免做亡國之奴。』議論雖多，却不曾有一個提到他身後之事。他生前所交的那班朋友，也就可想了。雲麟此時也無暇向他們招待，忙了這裏，又要忙到那裏，簡直沒有一刻兒餘閒。及至收殮已完，他才偷下工夫，回家休息。過了幾日，他撰了

一付輓聯，親自向他先生靈前去張掛。他師母美娘見他說道：『雲相公來得好極了！我正要着人去請你，因為昨天有人送來一封信，另外還拿着奠儀二百元，說是他主人姓鏡的叫他送來的。我問他主人名字叫什麼，他道我的主人叫做鏡鳳池。我問他主人住在什麼地方，誰知他頭也不同，便自去了。我想你先生在日，并未曾聽見說過有這闊朋友。若說是那個鏡三，他早已窮得要死，前還時常來找你的先生，如何會送這一份極厚的奠儀呢？』雲麟道：『我也是這樣想，先生除認得他，却沒有第二個。然而就說是他送的，怕的告訴人人，人也不相信。我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好在他既送得來，無論什麼人，總算領他的感情罷哩！』美娘道：『你可把信拆開看一看，究竟內裏說的什麼話。』雲麟道：『到也不錯。』隨即將信拆開來，但見上面只寫了幾句，說是：『頃聞何先生作古，今我不勝悲悼！茲特飭份送上二百元，聊佐喪中費用云云。』下款署着：『鏡鳳池。』三個大字。他看了一遍，知道這人一定是個富翁，又和先生素來認識。否則斷無送奠儀之理。即使肯送奠儀，也不見得這樣豐富。恩來想去，這闊葫蘆叫人真難打破呢！當時便對他師母美娘說道：『此人大約住在城內，我日後都可以探訪出來。現在且隨他去罷，倒是這筆款子，師母須把它收好了。俟將來再湊幾文，存在錢莊上生息，就可以敷衍度日了。』美娘道：『雲

相公代我母女們籌劃周到，不但我感戴萬分，恐怕你的先生，死在陰間，也保佑你養一個大頭大臉的兒子！」雲麟道：「師母過於言重，這是門生份內應做的事，當然無可推諉。倘因此加以獎許，轉叫我心裏不安。」他話說完，又問了問別的事件，然後才興辭而出。這且按下不表，且說上文所說的那個饒風池，究竟是何等脚色，在我這部廣陵潮中，却未曾敘過他的歷史，也未曾提過他的名字。此次忽然出現，豈不是另起爐灶嗎？然而在下敢說句大話，是凡書中所有的人，沒有個不有根據的。即以這饒風池而論，我不說出他來使罷，若把他說出來，還與諸君是個熟人。此人是誰，就是當日曾經敲過何其甫竹槓的那個饒三。他自小雖流落江湖，所作所為，却不像他那兩個哥哥的舉動。他果託天老爺保佑，何嘗不能揚眉吐氣，步那孟海華後塵。無如命運多乖，到後來幾流為乞丐，代他設想的，永無發跡之期。誰料他絕處逢生，老天予以大大機會。諸君要知道，他這機會從何而至，須待在下慢慢敘來，然後自能分曉。原來饒三落魄窮途之際，正明似珠被馮大拐逃財物之時。他這一天，行至街頭，却巧撞着那個倒霉墮睡的朱成謙，他兩個本是熟人，當即問道：「我聽見朱大哥和你令表妹同在上海，諒必得意，爲什麼又跑回來了？」朱成謙長長嘆了一口氣道：「人要倒起運來，很好頑的。我那舍表妹，自從真都督死後，她打算

把平素所有的財物，一古攏兒用船裝至揚州。在她未動身之前，便命我先回來代她購買房屋。我滿想把房屋購定，多少都可撈摸幾文。豈料她因遊覽焦山，被船戶將船開去。她財物既一無所有，我自然更窮得精光了。」饒三道：「這船戶可知道叫什麼名字？是那裏的人呢？」成謙道：「那船戶叫做馮大，是淮北人，他有個妻子叫做小馮，本來是跟舍表妹的。那曉得他夫婦倆串同一氣，席捲而逃，豈不令人恨煞！」饒三道：「難不成令表妹就不報縣緝捕麼？」朱成謙道：「舍表妹何嘗不向鎮江警署裏去報告，叵耐警署裏置而不問。」饒三道：「這些因娘養的，吃糧不管事，實在可惡！」朱成謙道：「三哥多時不見，爲何也窮得這樣？」饒三道：「無事可做，不窮怎樣呢？」他二人談了許久，也就各自分散。饒三回轉鼓樓之後，心裏很代明似珠不服，心裏自忖念道：「我不遇見馮大那廝，則已，倘若遇見那廝，一定要生啖其肉，方洩我那不平之氣。他想了一會，覺得我不去找尋他，他也未必肯來找我，與其在家坐以待斃，不如出外另覓生機。但是要去往淮北這地方，究竟投奔那一個呢？無巧不巧，忽被他想到那駱馬湖中的寨主，水上飛的周二，浪裏鑽跳三美，獨脚湖妮鄭大輪這三人。這周二先曾與饒三做過幾回事，性情倒很爽直的。他在陸路上，雖算不得一個英雄，然而水里頭，却要數他是一個豪傑。他這晚坐在那水寨之內，便有

人來報：『揚州鏡三爺過訪。』他知道鏡三此來，必有事故，忙不迭的離座相迎。鏡三見着了，他早笑嘻嘻抱拳說道：『周二哥久不會了。』周二道：『彼此彼此。』當即邀入寨內坐下。鏡三道：『小弟到此，一來替二哥請安，二來有件事奉懇。』周二道：『自家弟兄，不妨明說，沒有個做不到的。』鏡三遂將馮大拐逃明似珠的財物一段情節，細細說給周二聽。並道：『此人據聞家住淮北，小弟因他既係船戶，淮北又在二哥管轄之下，所以特地過來求二哥幫助，將他緝獲，明正其罪。至於財物，倘能原璧歸趙，願分一半，充作二哥寨中經費。』周二道：『老三說那裏話，我們綠林中人，最重義氣。既是你出來請我，我若貪圖財帛，那就不義了。今晚已來不及，明天我派幾個人同你去察訪，他如果仍操那弄船的營業，不問他走到天邊，我包管可以把他捉住。』一宵無語，次日早起，周二便選了幾個得力的，和鏡三坐着七八隻小船，前往金陵採辦物件，並探詢馮大蹤跡。一路上詢問各船船戶，有的說是：『不認得馮大的。』說是：『雖認得馮大，現在却不知道他往那裏去了。』好容易這天傍晚，行近金陵地界，有人報告馮大的船就在江面停泊。鏡三聽了這話，樂不可支，等到夜深當兒，帶了衆人一齊跳上馮大的那個船頭，將他夫婦二人和那些水手，全行殺死。然後把他箱籠裏所藏財物，悉數運到自己船中，還恐露出破綻來，又留下東帖

一張，故作疑兵之計。結束停當，始行呼嘯而去。他可謂鞏固金鏗響，人鳴凱歌回了。但他得了這種意外之財，全虧周二的大力，思源飲水，當然要分給若干。然而周二却不肯分毫，說至再三，才允提出一份給他手下弟兄們的賞號，其餘的仍由鏡三暗暗運到一處秘密所在，暫時却不敢露白，深恐爲人瞧破，不免就有後災。後來探聽得此案業已虛懸，方敢取出那些鑽石珍珠，帶往上海售賣。他將珠石易了現金之後，覺得揚州雖是家鄉之地，人皆知我的底細，萬一挾資回里，豈不叫人疑心。因此就在那上海地方，和人合股，開了一個極大旅社。說也好笑，老天看見他有了資本，不由而然的也會勢利起來。年復一年，他居然獲利無算。不過他先前本無名字，此時既然得意，遂請人代他起了個風池。刻下有事回揚州，聽得何其甫業已作古，心裏不無吃了一嚇，當即心裏想道：『哎呀！何老先生竟去世了！麼？想我從前困窮時候，也承他屢次幫助過幾次。他如今身後蕭條，我倒不能不有所補報。若是送少了呢，却不夠他家母女過活，最好不過，送他二百塊錢，真儀，似乎良心上才過得去。獨自斟酌了一會，始將洋錢取出，另外又寫了一封信，着人送往何其甫家中。在鏡三櫃着多金，區區二百元，原不算事。然而美娘得了這大宗接濟，如同天上落下金子一般，每天都向她丈夫靈前，說是：『你若有意，須保佑姓鏡的子孫昌盛。』其實鏡三做



第八十七回

養嬌娃老人託夢兆  
排劣貨學子散傳單

這回事，他早已付之九霄雲外去了。不談美娘在家感戴饒三不置，且說雲麟因為他先生還不曾安葬，特地過來和他師母商酌日期。美娘道：「論死者呢，却宜早早入土為安。但是他係新喪，此刻便把他抬到荒郊，我心究老犬不忍。候我意思，等到了百日後再議罷。」雲麟道：「這也說得是。」正要再望下說，忽有一人飛跑進來，問：「我家少爺可在這裏麼？」雲麟見是自己的家人，便道：「你為何急得這樣？」家人道：「少奶奶不好了！太太請少爺趕快回去。」他聽到少奶奶不好了這句話，魂靈兒登時飛上半空，也不再問，踉踉蹌蹌出了大門，還向自己家中而去。欲知後事，且閣下文。

此時

雲麟因步行很慢，見路邊停了一輛黃包車，也不問青紅皂白，跳上去向着車夫說道：「快快，南河下！」南河下！那車夫見他忙得這樣，知道必有要事，也就不敢耽擱，飛也似的望前直奔。不多一會，已抵自家門首。他當即付了車價，邁步而入。這當兒總以為家中不知鬧了什麼亂子，誰料走進去，鴉雀無聲，連針尖兒掉在地下，都聽得見響。心裏好生詫異，及至跨入柳氏房內，紅珠望着他搖搖手，說：「你的脚步放輕些，她好容易此刻纔睡着了。莫要又把

她驚醒！」雲麟聽了紅珠一番話，愣了一愣，却不曉得她胡蘆兒裏賣的什麼藥，見他母親和他的岳母龔氏，坐在靠櫃子一張連檯上，趕忙過去見禮。見過了禮，便對龔氏說道：「岳母幾時來的？」龔氏道：「我得着信就來了。」雲麟道：「岳母到同我一樣，聽見家人去報告，不但把我嚇得魂不附體，而且連腿底下都沒有勁，還是坐車子回來的。現在她究竟怎樣哩？」紅珠道：「你在家裏，她還好好的，自打你出去之後，約莫隔了十分鐘，她就覺得肚裏微微有點疼，大家尚不甚注意，後來越疼越狠，登時便暈了過去。她暈過去，不打着緊，倒把母親急得沒法想，還是我一面用薑湯來灌救，一面又着人就近請了一位先生來。等那先生到了這裏，她已甦醒了一會。先生當下代她切了脈，說她是感受急寒，以致沖動胎氣，故而暈厥。照服象運不妨礙，遂開了幾味藥，早命人煎好給她吃下去了。」雲麟道：「奇得很，她有孕我如何倒不曉得，怪道她這幾個月來，面黃肌瘦，茶飯也不大想吃。我總猜她是病月的緣故，却未想到有孕這一層。」龔氏道：「姑少爺！你還是年輕的人，不曾經驗過，病月是病月，有孕是有孕，如何看不出來？我從前懷我家這個姑娘，也是這樣到了兩三個月後，便能分別清楚。」他母親秦氏接着說道：「親家太太的話，說得不錯。他們這些少年人，那裏知道這道理。麟兒！我有一句話交代你，媳婦既然有了身孕，古人的胎

教，你是要遵守的。」雲麟笑道：「娘說話真發笑，我倒有好兩個月，不進她的房了。」他母親秦氏道：「這才是個讀書人。」雲麟道：「守胎教，怎樣呢？不守胎教，又怎樣呢？」他母親秦氏道：「你真是個書獃，守胎教，生下小孩子來，都是聰明的，不守胎教，生下小孩子來，都是鈍拙的。難道這最淺的學問，你竟不懂麼？」雲麟剛欲回答他母親的話，忽聽得柳氏在帳子裏啾啾趕忙走近床前，將帳子掀開問道：「你這時可好些麼？」柳氏微點了點頭。秦氏見她已醒，便站起身來，向龔氏說道：「親家太太，我們到外邊去談罷，省得病人怕吵。」大家連一齊出去……且說柳氏自從嫁給雲麟，其先並未曾有過身孕，此次有了身孕，不但家中疑她是病月，就連她自己也不知是孕。若非先生切出是個喜脈來，她們還睡在鼓裏呢。過了幾日，龔氏見她女兒的病漸漸復原，也就回去。但是龔氏雖回去，心裏却記掛着她的女兒。為什麼呢？她因為她女兒是個病後的人，現在又有了身孕，若不好生調養，將來身體上必大吃其虧。因此瞞着她父親柳克堂，常常送些食品給她吃。其實她為人很賢淑，倒不在吃上用功。雖說是有孕在身，不像那些好吃的女人，今天想這樣，明天想那樣，丈夫忙得來呢，還好，萬一丈夫忙不來，她就指桑罵槐，暗暗譏諷她丈夫沒用，甚至丈夫被她逼迫得沒法，與家堂會祖宗弄得來給她吃，她還說是應份。諸君切莫謂

在下這句話說得過甚，如今世界上，却有這種女人，不過居其少數罷。咳！人家娶了這種人進門，總算是她丈夫大大的不幸哩。然而我書中所說的柳氏，却非其類。她只要一家和和氣氣，過日子，比那朝吃魚，暮吃肉，還強似幾倍。不然，你生薑我皂莢，雖再吃些珍饈美味，也不見得舒服。諸君想，她豈不是雲麟的一個賢內助嗎？……光陰飛快，眨眨眼，又合到了柳氏懷胎足月的時候。這時雲麟已將他先生喪葬忙完，坐在那書房中無事。忽然紅珠笑嘻嘻走進來，向他說道：「姐姐家裏，着人催生來了。你何不往裏面去看一看熱鬧呢？」雲麟聽見這信，當下便偕紅珠，匆匆入內，果見桌上擺了兩個硃紅漆描金的托盤，一個盤內，盛着小孩子的幾件裝飾品，什麼金鎖金鐲呀，金帽字金帽索呀，黃澄澄的在那裏放彩。雲麟向來知道柳克堂是怪吝的，那裏肯拿錢出來。這些物品，都是龔氏的意思拿出來的。因笑對柳氏說道：「為養一個小孩子，又要你母親化上許多錢，真叫人不過意！」柳氏道：「我原攔過我母親的，我母親說這面子萬不能不做，才養頭一個外孫兒，外婆若過於省儉，定被親戚朋友們恥笑。好在我送這一次，下次就可以隨隨便便了。我因此說說這樣話，也不便再向她阻擋。誰知她送來的禮物，竟如此之厚，這真是富而好禮哩！」雲麟道：「未出世的小娃娃，先就預備了

金鎖金鑰，豈不把他的福折煞。假使接二連三的養上好幾個，你母親倒要破費若干。怪道人家都說女兒養不得，大約就是這個原因。」柳氏忙啐了一口答道：「養小孩子也會接二連三的麼？至於說是女兒養不得，試問你可保得住不養女兒？萬一我此回竟養個女兒，你還是把她送掉呢？還是把她撫養？」雲麟道：「我鬧了一句頑話，倒被你問得理屈詞窮。罷罷罷！你如果養下一個女兒來，我準備多把些銀錢在她身上用。想你當沒有話講了！」其時紅珠也從旁笑道：「男的要用錢，女的也要用錢，不然老子就容易做壓姐姐。是要分燒的人，不可過於辛苦，讓她在這裏歇一歇，我們到前面去罷！」隨即拉了雲麟就走。走到紅珠房裏，兩人坐下。小珍子倒了兩杯茶送來，雲麟同紅珠，兩人各接一杯，品後放下。紅珠笑嘻嘻的開口說道：「你能知道姐姐肚裏的是男是女？」雲麟回道：「你能知道嗎？」紅珠說：「好笑呢！又不是在我的肚裏，我能知道他是男是女？」雲麟道：「却又來！難道在我肚裏，硬問我是男是女。我還不同你一樣，隔著肚皮呢？那能知道男女？」紅珠用手指刮著臉羞他道：「虧你將來還要作小孩子的父親，連是男是女，都不知道。難道說這身孕是姐姐和別人養的嗎？」雲麟見紅珠拿他取笑，不由的熱烘烘一點紅，從耳根直漫到兩腮，和新搽上的鮮胭脂一樣，襯着粉嫩的白臉，真是猶東宋玉，城北徐公，也不

過如此。這時紅珠，看得非常得意，正想再說幾句笑話來笑他，那知雲麟已先開口說道：「論理我作父親的，不知道胎兒是男是女，果然好笑。但是你們作母親的，是知道胎兒男女的了。將來你有了孕，可要告訴我男女的那時說不出來，不要怪我笑你呢！」紅珠聽得，回頭啐了一聲，兩道眼波橫溜過來，觸到雲麟的眼光，霎時把頭低下，用手帕放在櫻唇裏，啣來咬去的作態。那蠟燭一般的白頸，也赤化了。雲麟到此，忍不住哈哈大笑道：「那叫你不說正經話的？現在我們來說正經話罷！人都說肚裏貨識不啞，你也猜上一猜，倒底她肚裏是個什麼？」紅珠這時頭運抬不起來說：「你這人太不正經，不同你說了。」雲麟聽了，笑得一笑，站起身來走去。約莫隔了五六日，這天晚上，柳氏覺得微微有點腹痛，雖自家知道要養，却不肯輕易告訴人，生恐告訴人，倘若不是的，反被人笑。到後來，越痛越緊，才稟明泰氏。泰氏一面著人去喊德婆，陸老老一面著人去接她母親龔氏。又命紅珠將那傘湯燉好，預備給她吃下，接一接氣。不到一刻工夫，陸老老和龔氏早已來到。雲麟見她痛得這樣，未免吃了一嚇。當下坐又不是，站又不是，還是陸老老說道：「少爺可往前面去燒燒香，禱祝催生娘娘，送生娘娘，保佑少奶奶快生快養。這裏却用不着少爺，等到少奶奶生下一個小少爺來，然後再給少爺喜信！」他這時聽了老老的話，如同獄囚遇著大

被一般飛也似的跑至前面去了。照作者這說法，難道他連一點夫妻情義都沒有麼？這就錯怪雲麟了。雲麟本來膽小，又不曾見過人家生育，此次還是破題兒第一遭，焉得不把他嚇壞。幸虧有人叫他前面去，他遂借此離開，其實他心裏何嘗放下，有時候跪在神前默禱，有時派着人打探情形。好比那熱鍋裏的螞蟻彷彿，一直候至天亮，仍不見裏面有甚消息送出。他此刻非常瞌睡，只得伏几而眠。剛在那入夢當兒，似乎見他先生何其甫站在他面前說道：『雲生雲生！我感教你照應她們母女的大德，特地送一枝玉鳳給汝。』遂拿着一隻白玉小鳳兒，走進裏面。雲麟也跟進去，就見他進房內，將鳳兒揣入柳氏懷內，掉頭便走。雲麟道：『且請先生少坐。』他正在那裏大喊，忽然有人推他道：『少爺醒醒，少奶奶已添了一個小姐了。』他這時把眼睛睜開一望，始知道才所遇，都是夢境。忙即問道：『少奶奶養過之後，可結實麼？』那人道：『結實不結實，我倒不曾聽見。但聽見說大小均平平安安的。』雲麟道：『只要大小平平安安就罷了！』便跑至裏面，紅珠見了他，向他笑道：『恭喜你添了一塔酒了！』雲麟道：『酒是我，我最歡喜的，可拿大杯子來給我吃。』紅珠道：『你不必故意的裝着不知，姊妹雖說養了個女孩兒，究竟她是養的頭一個呀！你對於親戚朋友們，送蛋呢，還是不送蛋？』雲麟道：『當然是要送蛋的。』紅珠道：『你

的話，真叫人聽了，老大不懂。不送蛋，難道還有別的東西可送不成？』雲麟道：『何嘗沒有，不送蛋，便送壽桃。』紅珠道：『過生日送壽桃，我倒看見過，却不曾看見過養小孩子的，送這個。』雲麟道：『你可曉得外面的世情麼？現在生活程度日高，人家養小孩子，沒有個不打算盤的。』紅珠道：『我不相信養小孩子，還要打算盤。既要打算盤，他就應該不養。』雲麟道：『你真跋了，養不養能由他做主麼？他打算盤也有他的理由，他因為經濟上關係，覺得蛋的價值比較壽桃貴上幾倍，與其送蛋，不如改送壽桃，其實省不省，並不在乎這一點。』即以我而論，家道雖係清貧，也還要敷衍點門面。』紅珠道：『我同你的意思一樣，當省的要省，至於不當省的，便再沒錢，總須設法將門面顧好。』雲麟道：『原是的，我已命人到蛋行裏去備辦了。』一面說，一面便欲跨進房內。他岳母龔氏急忙攔住道：『這是暗房，姑少爺可不必進來！我把你小姐抱來給你看看。』雲麟聽了這話，趕即將身子縮回，站在門外，果見他岳母手裏抱的那個小孩子，如同粉粧玉琢彷彿，遂笑着對他岳母龔氏說道：『這個孩子，我已代她起了個名字，叫做玉鳳。』龔氏道：『玉鳳兩字，倒很起得不錯。你熬了一夜，可往那邊去休息罷，我們也要睡一睡覺。』雲麟道：『我此刻倒不瞌睡了，岳母可請自便。』說過之後，他隨即回到書房內坐下，心裏暗自念道：我剛才睡眠膠

廳之際，明明看見我的先生，將一隻玉鳳給我。誰料醒來，他已不見。偏生後面就報這女孩子落地，大約這女孩子總有點來歷呢！他在那裏想了一會精神，也就覺得疲倦，趕忙站起身來，回轉紅珠房中去安歇。他這一睡，直睡到紅日沉西，方才醒轉。蛋行裏送蛋來，不知道他醒轉時，家裏的人，早七手八脚將蛋染好。雲麟便命人分送各處親友，接二連三的忙了幾天，其事始畢。且說雲麟的那一班親友們，聽見他養了一個女孩子，都替他非常歡喜，以為他自從娶了柳氏多年並未曾生育，此次雖添個女兒，究竟大家也應祝賀。所以八到了滿月那一天，大家均紛紛送禮，前來道賀。這時候，雲麟早忙得應接不暇，幸虧他的同學喬家運和他的舅子柳春，向他說道：『我們在此替你陪客，你可騰下工夫，到裏面照應別的事去罷！』雲麟道：『好極好極！我正苦不得分身，既有你們二位代我招待，料想一定周到。今晚我已預備了幾桌筵席，屈留大家在這裏小酌，奉頌代約一聲。』他倆笑道：『我們做陪客的聽見有得吃，格外高興，就是大家不肯在這裏，我們也要死拉活扯的，把大家留下。不然，主人看見沒有客，怕的連我們這一頓，都因此取銷了。』雲麟當下也笑着說道：『我的心理，居然你們一猜便着，推開窗子說亮話，你們如果沒有留客的手段，非特晚間不得給你們吃，而且還要大大罰你們一頓，問你們下次可當心不當心。』他倆

道：『如果照這講法，我們趕快把這個職務辭掉罷，做陪客原想貪圖些利益，誰知利益還不曾到手，你先和我們提出最苛的條件，一個個竟不肯擾你，我們豈不是賠了夫人又折兵嗎？』雲麟道：『開也開殺了，我去去就來，等到晚間，多敬二位幾杯，算酬勞，好不好呢？』說畢，便匆匆往後面去了。他去了片刻，仍舊出來，和那些親友周旋。其時喬家運向他說：『趾青，你家親戚之中，還有兩個人不曾來到，你可曉得麼？』雲麟道：『你說的可是伍老和田福恩？』喬家運道：『不錯不錯！』雲麟道：『伍老呢，剛才我的姨娘同我說，請他去吃午飯，大約晚間才可以前來。至於田福恩，他是個沒事的人，應該大早就跑到這裏了。到此刻還不見他一個影子，想必又在他們俱樂部裏幹什麼勾當？』喬家運道：『奇怪！你的令姊丈，還有個俱樂部，真令我意想不到！』雲麟道：『他那裏能夠組織俱樂部，這俱樂部是程雲老的孫子程推華所組織的。不知道他託什麼人介紹，才和那些同志的，終日混在一起。』喬家運道：『這句話還像，要說俱樂部是他組織成功，不問告訴誰，也不相信。』大家正在那裏談論，一面下人已將酒席排好，遂一同入席。用過午膳，衆客之中，有的出去有事的，有的正在打牌的，有的閒坐閒話的，到比先前清閒好些，不多一會，才見那個田福恩七喘八吼的，由外面氣吁吁跑進來。他也不招呼衆人，忙把手裏的一根

大明杖，向地下一擡。說道：『該應訪應！今天真是晦氣，我上了我家那個老殺才的當了。他誑騙我到會裏，一直餓到此刻，還沒有東西下肚。那五臟廟裏，正興風作浪，不得開交，你們快快拿點東西給我充充飢罷。』他說了這一大套，在下可代大家辭得誓一點兒頭緒也摸不着，儘歎歎的望着他發笑。還是雲麟曉得他們父子，又有什麼交涉，忙令人往後面端出四個茶食碟，放在他的跟前。他一面吃，一面對着雲麟說道：『今早我原打算就到這裏來，剛剛出了門，又被我家那個老殺才，喊回去。我問他，喊我做什麼，他說昨晚接到商會裏的傳單，准於今天上午開緊急會議，萬不能不到。無如我身上不爽快，你可代我前去一行，做一做代表。我道：『這事可不行，馬上我要往人家去吃酒。他說：『那裏既開會，一定有酒吃，何必跑到人家去吃呢？我聽了他的話，總以為是真的，好在您這裏晚上來，也不妨，一脚就先到商會。那料到了商會，大家都楞眼從公坐在那裏談事。好容易等到這個時候，方在各散，豈不是白白的吃了一場辛苦嗎？常言說得好，有打罪沒有餓罪。我家那個老殺才，偏生叫我忍飢受餓，我回去定然與他誓不兩立。』雲麟道：『閒話不談，今天商會上究竟議的什麼要緊事呢？』田福恩道：『就為的那那天總統從前和某國訂的什麼合作條約，與我國大大不利，擬欲把它吃銷。臣耐某國不肯，因此逆議決實行抵制，方貨

辦法，冀他覺悟。然而在我眼光看來，即便抵制，也未必就生效力。何以呢？商人要顧商人的血本，難道因為這件事便把以前所購的劣貨，一律焚燬不成？看起來，也不過隨便關關罷哩！』柳春道：『這倒不然，我國商人，何嘗不是國民一份子，果真以國家為重，不和他買賣，他雖再有實力，也沒用處。我倒可以借此制他的死命。』雲麟道：『這種計劃，再好不得，可惜目下國民的程度，沒有這樣進步。他只曉得保自身，至於國亡與否，就像與他無甚關係一樣。其實國亡了，他的身子還能保得住麼？』大家談了許久，天色漸漸昏黑下來。雲麟使着人將廳舍上面的燈全行點着，停了半響，忽報伍大老爺已在門外下轎。雲麟得着這信，趕忙迎出去。伍大老翁見了雲麟，早拱一拱手道：『恭喜老姪添了一位千金了！恕我道賀來遲。』雲麟道：『區區小事，到累姨父枉駕，真正令人不安。』隨即在前引導，進入廳舍坐下。其時晉芳四面望了望，眾人之中，也有認識的，也有不認識的，略略招呼一下，便向雲麟問道：『你舅舅呢？』雲麟道：『舅舅大早已來過了。』晉芳道：『他也忙得很！』雲麟道：『姨父在此清坐，何不請到裏面去頑頑？』晉芳道：『好，你有事不用陪我，我自去罷。』說着，遂徐步而入。這當兒廳上的牌局已散，雲麟即命人安排筵席，不到一會功夫，業已擺得齊齊整整。他道：『親自往後，將晉芳請出一同入座。酒過數巡，雲麟問晉芳道：

「罷罷，今天請姨父有甚事？」晉芳道：「他因各界提倡抵制劣貨，生怕鬧出別的岔枝兒來，與他的前程有礙。特請我們在署會議，共同維持地方秩序。」雲麟道：「大家意思何如？」晉芳道：「凡是在場的人，沒有個不贊成的。但是大家嘴裏雖則贊成，心裏却免不了笑他胆小如鼠。何以呢？我們這位縣太爺，向來遇事沒有決斷。張說張好，李說李好；此次見了這種舉動，又關係國際交涉，他焉得不害怕起來？」喬家運道：「伍老先生，對於此事，究竟以為然否？」晉芳道：「人之愛國，誰不如此。我果然舉國一致堅持到底，倒也是個無上的妙策。我只怕這些人，只有五分鐘熱度，熱度過去，依舊把國家丟在腦後，那末就要被外人恥笑哩。適才我的轎子，打從街面上經過，見有一羣人，手裏拿一大搭傳單，挨門逐戶的分散，想必是學校裏的那些青年學生了。」他話還沒說完，柳春搶着說道：「老伯所見一定是的，現在除得學生，敢作敢為，其餘全是暮氣沉沉，終日除得偷偷摸摸的，混得兩文養活妻兒以外，國家大事，好像與他不相干一樣。」田福恩冷笑了笑道：「你莫要在這裏說嘴，你以為你當過學生，逆誇誇學生有用。老實說，像你們學生的本領，也不見得幹出什麼驚天動地的事，要幹出驚天動地的事，還非商界從旁協助不可。」柳春嘆了一口氣，咳道：「商界如肯協助學界，中國早富強了，還能夠貧弱到這步田地，庶可恨他們，

但知道金錢為目的，只要自家有利可圖，不問什麼事也做得出。若他想他捐助益公，比別他身上的肉，還覺疼些，我非敢捏造虛言，實在他們却是如此。即以我家克堂而論，他開了一個小小的商店，天天想盤算他人，倘叫他多用一文，至死也不認承。」田福恩道：「他店裏可有劣貨嗎？」柳春道：「怎樣沒有。不過他店裏雖有劣貨，未必就肯捨得焚燒。」田福恩道：「你何不借這題目，敲他一筆大大竹槓，他允便罷，他如不允，你可代他報告商會，也算是大義滅親，我只恨我家舖子裏全賣的是國貨，否則定要那老殺才的好看！」雲麟見他倆越說越不對，忙攔住道：「酒涼了，我們乾一杯罷！吃過了還可暢談。」這時才把二人的話頭打斷，大家乾了杯之後，只聽見隔席桌上，有一人說道：「聽說此番抵制劣貨，非常認真，明天學校裏就派出檢查團，到各舖檢查貨件，如遇着是劣貨，便隨時蓋章封固，送交商會存儲，預備積聚若干，當衆付之一炬。這法倒也很好，然而那些商人，怕的要恨他們，徹骨了！」晉芳在這邊接着說道：「如果真是學生出去檢查他們，不至於踰越常軌，所慮的地方上一班光棍，假借他們的名義，到處敲詐商家，不鬧出亂子來，則已，假使鬧出亂子來，連他們也難分皂白。諸位記着這句話，將來若驗，才相信我料事如神。」雲麟道：「適聆姨父偉論，小娃佩服極了。但不解我們揚州光棍，何如許之多，出身微賤的，

還情有可原，至於結婚家之子弟，也和他們成羣結黨，號稱青皮少爺，難不成別的影響不好，要幹這敲詐營業麼？」晉芳道：「這是他家祖宗功德所致，纔生出這種不肖子孫。你真以為士之子恆為士，農之子恆為農，官之子就應該做官，那就未免泥古不化了。我長了幾十歲，眼睛裏不知看見過多少闊老的後人，有的流為匪類，有的流為乞丐，推原其故，總由於當日在庇蔭之下，不事生業，一旦勞敗，叫他不如是又怎樣呢？」雲麟道：「照姨父這樣講法，簡直叫人不可做官了。」晉芳道：「我并不是說官一定不可做，要曉得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，積不善之家，必有餘殃。難道這兩句書，你都不曾讀過麼？」雲麟道：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孔老二的話，實在說得不錯。我從此又添了無限的學問！」他正在那裏心

潮 險 廣

領神會，忽見家人呈上一封信，說是：「由文言統一研究會那邊送來的。」當下拆開一看，笑對家人道：「我如何有這開功夫，代他們去做這事呢？你就說嚴先生的信，我已收到。把一張回片給他回去銷差罷！」家人答應着：「是！」忙即退出。晉芳見有人送信給雲麟，遂問他道：「你說的這位嚴先生是誰？」雲麟道：「就是文言統一研究會會長嚴大成。他從前原是總務科幹事，後來何先生死去，便推升他為會長。他說目下各團體聯合起來，組織了一個國民大會，明早九時，在教場演說，舉我做會裏的代表。我從前因何先生

的情形難却，沒得法，才跟他們胡亂在一起。如今我的先生已不在了，還和他們在一起做甚麼？何況這國民大會，份子甚多，流品頗雜，萬一演說過於激烈，釀成交涉，吃不了，還要兜着走呢。在姨父看來，我可是不去的好。」晉芳道：「去也無妨，你不演說罷了！」雲麟道：「這倒使得。」正說着，那壁上時計已敲了九下。晉芳道：「時已不早，我們可以散罷！」雲麟道：「飯尚未吃。」衆人道：「無須了！肚裏酒菜吃得很飽。」大家遂站起身來，道謝而去。欲知後事，且閣下文。

## 第八十八回

大示威國民開會  
小受罰紳士說情

且說雲麟送了衆客去後，他因為忙碌了一天，精神上不無覺得有些疲倦，當晚便早早休息，一直睡到第二天，天亮，方才醒轉。心裏終記掛着國民大會事，也就不敢再睡。一咕碌兒翻身跳下床來，穿好衣服，命人去打水洗臉，洗過了臉，又吃了些點心，始慢慢的走出門外。這當兒街坊上，非但人家門多未開，路上還沒有人行走。他曉得出來太早，即便到了教場，也是空着，與其在那裏拱俟開會，不如先往曠野地方，吸吸新鮮空氣。主意想定，遂任意的揀那空曠地上，閒逛。到附近一個森林最密的所在，流連許久，然後向教場而來。到了教場，各茶館已漸漸上市，他便在漢陽樓樓上，揀



了一個座位，憑窗遠眺，風景倒也很佳。不上一刻功夫，但見那教場裏的人，愈聚愈衆，忙把手錶一望，知去開會之時已近，趕即叫堂倌帶了一碗麪，狼吞虎嚥，吃得乾乾淨淨。正在那會鈔時候，忽聽軍樂聲音，遠遠地隨風送到。也就忙忙的跑下樓梯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他才走到門口，那一隊一隊學生，如同雙龍出水一般，打着各校的校旗，從面前經過。嘴裏還唱着什麼抵制劣貨的歌句兒，一種誠肅之容，令人見了，不由而然的頓生敬意。他暗自思念道：像這些青年學生，竟肯犧牲莫大光陰，來幹這愛國的舉動，可謂難得！我不知當世的一班人，對於他們，可羞然否？那雲麟一面想，一面便跟隨在後，向前直進。無巧不巧，在旁邊忽然有人道：『雲先生，雲先生！你來了麼？好了！各團體已差不多到齊了！』他正走路，不提防有人喊叫，抬頭瞧看，原來不是別人，就是那個朱成謙。見他身上還佩着醫學公會和國民大會籌備員的徽章。隨即也就向人叢裏擠出來，跑到他面前招呼道：『成翁，今天為這事，倒很辛苦的！』朱成謙道：『說不得要吃這日辛若，兄弟也是國民一份子。國家被強鄰欺侮到極點，我們若再圖安逸，不想出法子來和他們周旋，還不算得個國民麼？』後來又低低接着說道：『不瞞老哥說，兄弟新近學抽一兩口鴉片烟，每夜都要到東方發白才睡。今早因為趕到這裏來有事，連眼皮兒也不曾閉一下。』雲麟道：『成翁，既曉

得有事，何不預先早點睡，就可以早點起了。』朱成謙道：『老哥還是個門外漢，所以不知道吃烟的苦衷。大凡吃烟的人，睡早了睡不着，睡遲又怕的這時正才好睡。我誤了會裏事，不打算，難免人家不說我做事荒唐。何況我還想借此出一出頭，若擔了這荒唐不美的名詞，將來如何在社會上混飯吃。』雲麟道：『這話不錯，成翁吃煙，究竟在外面呢，還是在家裏。』朱成謙道：『日間貪圖和那些煙朋友談談天，大半在外面吃的。到了夜間，便在家裏。老哥如若有功夫，早晚我來約你，到一個秘密地方去坐坐。』他正說得高興，忽然聽得鈴子聲，『玳瑁玳瑁』的搖個不住。雲麟道：『開會了！我們改日再談罷。』隨即和朱成謙同到會場去。諸君閱書至此，可知道這會場為什麼要設在教場那個地方呢？因為教場那個地方，係新舊二城適中之所，面積很廣，可以容納若干人衆。此次開會，本不着重形式，大家遂揀了這個地點。分班露天講演，勸人不用劣貨，就是消極抵制辦法。雲麟這時分開衆人，擠了進去，覺得耳朵裏所聽的，無非是老生常談，并不曾有什麼新鮮的意思。且嫌過於激烈，深恐官廳派人出而干涉，反為不美，因此也就走開了。最後到了一處，那聽講的人，好比圍牆彷彿，想一點隙縫兒也沒有。掌聲格外拍得震天價響！他知這裏演說的，絕不是無名小輩，遂存了一種驚奇好弄的念頭，死命的向裏鑽入。要想觀一觀這

人爭采，究竟是何等脚色！誰料用盡平生氣力，仍然板搖不動。好容易等着一個人擠出來，小使他才補上這缺。然而他難補了這缺，巨耐距離講台遠遠，台上站的人到底不甚看得清楚。幸喜遠遠地已望見那人是個大鼻子，驀然一想笑道：『我猜着了！那人一定是社會上無人不知的孔大鼻子！』孔小安怪道：『個個人都喜歡來聽他演說呢！』不該雲麟在那裏私下計議，單講孔小安站在台口，大聲喊道：『諸君！諸君！今天開會的宗旨，沒有不曉的；為的是抵制劣貨的，其實在小子看來，抵制二字，用的萬不確當……』話還沒完，大家聽了，均個個詫異。這時候，獨雲麟明白他另有一種理解，不然他不敢下此險語，致犯衆怒。只俯首靜聽他往下講。果不其然，他又接着說道：『人人都說要抵制，我偏說抵制的不好，豈不是違背輿論嗎？我既違背了輿論，人不疑惑我做某國的奸細，也要罵我是個涼血動物！然而在我却有一言，願貢獻於諸君之前。諸君暫時將疑我的心，罵我的話，權且擱起，聽我慢慢講來。』他當場跨下了這大口，雲麟倒很替他捏一把汗，以為萬一理由不充足，豈不當面被人吐罵。後來又見他從容不迫的說道：『諸君可知我們中國，為什麼貧弱到這步田地呢？我們中國貧弱到這步田地，皆由於不曉得振興實業的緣故。假使一個個曉得振興實業，製造出來的物品，又比人家好，不但我國的利權，不至外溢，而

且外人還要爭來購買。那末國何愁不富，兵何愁不強，無如我國人民，醉生夢死，財政疲於紊亂而不知整頓，勢亡於眉睫而不知懼日，惟以爭權奪利，互相殘殺為能事。照這辦法，近則朝鮮，遠則埃及，怕的就是我國榜樣！幸虧某國不肯取銷已訂好的約，警醒我國人民，大家才羣起愛國。否則一個個還朦在鼓裏，然則我們當視某國為好友，不當視某國為仇敵。急急起直追，挽回利益，尚屬未晚。他日國貨果能暢銷全國，外貨即不拒而自絕矣！今日之會，謂之為提倡國貨則可，謂之為抵制劣貨則不可。諸君其以小子之言為然否？』他才說畢，還未躍身而下，那喊好聲，拍掌聲，圍場中又復四起。雲麟等他下了台後，忙向前握着他的手道：『孔先生，可認得我麼？適聆偉論，却抵得一篇警世文章，佩服佩服！』小安當下望了望，也笑着說道：『尊駕敢莫姓雲？大號是趾青兩字？』雲麟道：『在下便是雲趾青。』小安道：『我們好像在那裏會過一次，現在已記不清楚。』即未曾會過，我早已聽見今親伍魯翁說：『足下是個詞章家，早晚我們那裏又是詩社的社期，屆時當裁箋奉約，務懇加入，做個文字知己。一來使我們會中多添一個騷壇健將，二來也讓那些同志的瞻仰足下的筆墨。』雲麟道：『謬承獎許，愧弗敢當。好在我終日不出戶庭，倘遇寵召之時，定然趨前領教。』他們談了半天，忽聽東北角上，呼打之聲，不絕於耳。登時鴉飛鵲亂，有的跑去購

看熱鬧的，有的畏禍早已先走的。雲麟因為同孔小安站在一起，不好露出倉皇形色，強作鎮靜道：『我不解這些人，既然爲着愛國而來，爲何又被此發生了衝突？』小安道：『趾翁難道不曉得我們國人的特性麼？私鬪則勇，公鬪則怯。即以今日在場幾千人而論，我最說熱心愛國的，沒有一兩個，他們好比學校裏那些頑皮學生，老師儘管在台上苦若講，嬉笑的還是嬉笑，皮臉的還是皮臉，也不拿耳朵去聽一下。中國不亡更待何日！然則他們又跑得來幹什麼呢？他們跑得來，總以爲教場裏開這國民大會，一定是和頑把戲彷彿，倒不可不前來瞧瞧。其實他們把這事誤會了，及至大家到了會場內，才覺得有什麼趣味。還不是你擠我，我擠你，推推倒，倒頃刻間就吵鬧起來。他們既不曾到過會場，又焉知道會場中秩序趾翁如不相信，可隨我往那裏調查，便有個水落石出。』雲麟道：『我們中國人，却有這種心理，先生所說，真不冤枉他們！』當下遂跟在小安後面，到那裏調查事實。走上一箭路，劈面來了一人，小安見是朱成謙，忙問道：『成謙兄，你可是從打架那地方來的？』成謙道：『何嘗不是。』雲麟這時也就搶着問道：『他們爲甚事要打架呢？』成謙道：『不談了。今天開的會，雖不見得有甚效果，然而秩序却還不亂。偏生那個王實甫，帶了幾個朋友，虎也似的衝進來，衝出去，知道他的利害的，早已遠遠離開。不知道

他的利害的，竟不許他自由出入，因此始則罵，繼則打。無巧不巧，旅部裏有一隊兵士從此經過，見他們打得頭破血出，當即把王實甫一千人帶回去了。』雲麟道：『王實甫何以這樣利害？』小安道：『他本是個世家子弟，自幼兒即不歸於正。後來又和那些流氓在一起，常常的在外邊惹事生非。我早知他要鬧大禍，却不料因爲今日這樁事，竟被兵士們捉到旅部。他雖沒有槍斃的罪，那若也夠吃了。』成謙道：『現在有了救星了！聽說張紹齋盧子成黃漢輔預備用報館名義，聯名去公保，大約總可以保得出。』小安道：『不行不行！黃旅長生性梗直，在我們地方上，專以鋤強扶弱爲己任。莫說他們這種的小報館，就是大總統有信來說項，只要情真罪當，他也未必徇情。我預先放個屁，你們過後看罷。』成謙和雲麟齊說道：『如果保不出，也是他惡貫滿盈了。』小安道：『古語說得好：天作孽，猶可違；自作孽，不可活。我雖同實甫是個熟人，然而他的孽既是自作，又遇見了這個對頭，連我也沒有法想，他只好怨他自己罷。』說着，運署裏已放午炮，大家知道爲時不早，再四面一望，那到會的人，早已風流雲散。雲麟當下便向小安告別，小安道：『難得大家今日在此相會，我請趾翁到惜餘春去小酌，奉煩成翁作陪，二位務必賞臉。』雲麟見他情意懇摯，也就不好推托。其時朱成謙附着小安耳朵說了幾句，小安道：『既這說法，我不留

你了！成謙遂笑嘻嘻的向他二人說道：『改日我做東道，請你們暢聚，此刻恕我不陪你們！』隨即喊了一輛黃色車，拱拱手跳上車而去……小安見朱成謙已走，忙對雲麟道：『趾翁可知他說的什麼話？』雲麟道：『想必他要回去過癮了。』小安道：『不錯不錯，當這禁烟功令嚴厲時代，他還不自檢束，在外邊大放花燈，我很替他可怕！』他二人一面說，一面走，不一會已進了惜餘春的門。小安正欲揀個座頭坐下，却巧那邊房間裏，有一人招呼小安道：『小翁，就在這裏坐。』小安見招呼他是孫淑庵，說道：『淑翁就是，一人麼？我還同一個朋友呢！』孫淑庵道：『小弟正苦寂寞，多一人更好談談。』小安道：『也好！』隨時將雲麟邀入，代他二人介紹。說：『這是孫淑庵先生，這是雲趾青先生。』他倆又謙遜了半會，方才入座。淑庵見雲麟儀表不俗，笑着問道：『趾翁近來在什麼地方得意？』雲麟剛要回答，小安搶着答道：『你曉得趾翁是誰？就是當日伍督翁所談的他是大詞章家。今天在會場上，不期而遇，所以拉他到這裏來一敘。』淑庵道：『失敬失敬，趾翁如有興緻，何不請入我們春詩社。』小安道：『還要你說麼？我早已約過趾翁了。』說畢，便命堂僮帶上了酒菜，三人逆湊斟低的起來。淑庵道：『聽說王賢甫已被旅部裏的兵士帶去，却不知將來怎樣發落。』小安道：『他是自討，還能怨誰！』他們正在談話的當

兒，雲麟一眼瞧見櫃台裏有個陀子，一手剝蝦仁，一手在那裏同人對弈，心裏很為納罕，隨問小安道：『這陀子是店裏什麼人？』小安道：『他就是個店東，你不要瞧不起他，他會做兩首歪詩，下兩手象棋，從前因為好風雅，把資本完全耗得乾乾淨淨，目下可算在此縣風雨，他仍然不改他的常態。』雲麟道：『此人倒也難得，倘遇見做小說子的，把他的所有事實寫入小說裏面，倒是好好的材料。』小安道：『如果有人代他做小說，他還不是感激涕零麼？三代下惟恐不好名，他偏生因好名而受累，足見名之一字，誤人匪淺。我們嗣後倒要與他疏遠些才好！』淑庵道：『你又來說瘋話了。天下事斷沒有兩全的，有了名就沒有利，有了利就沒有名。至於名利兼收，我怕的千百個不知可有一個！』雲麟道：『二公議論，各有至理，真令我五體投地。』小安道：『此時座客皆散，我們可以帶飯吃罷！』當下大家遂飽餐一頓，忙會了賬，彼此才分手而別……過了幾日，外邊界沸沸揚揚，說：『黃旅長已勒令國民大會解散，將那警事的王賢甫，送往監獄監禁。』這消息傳到雲麟耳朵內，不由的長嘆了一聲道：『官廳抑制民氣，是他們的拿手好戲，假使姓王的不投人以隙，他未必敢猛滾下這道命，今千不怪萬不怪，總怪那姓王的是個害羣之馬，害馬不除，終究是地方上心腹之患。我這時倒覺得報界諸君，聯名公保，反嫌多事。幸虧旅部裏

不曾允許，萬一允許，將姓王的釋放，怕不是依然故態復萌。畢竟小安的眼識不差，事前便料到他們要討沒趣。從此以後，不問時局怎樣，我惟有教女養親，與老妻等享着家庭幸福罷了……說也奇怪，他抱了這種志願，真個杜門不出，連淑儀那裏也不去一下。偏生這天早起，他的家人忽然拿着一張名刺進來，說是『有客要見』。雲麟見名刺上寫的「朱六奇」三個字，想了一會……不認得此人，當即囑咐家人道：『你可說我此時有事，沒有功夫見客。』家人道：『我何嘗不是這樣回他的，他說請你家老爺出來談兩句，絕不耽擱多大功夫。我沒奈何，才進內通報。』雲麟道：『你可請他廳上坐，我立刻出來。』其時紅珠在旁說道：『你說不認得他，他或者認得你。』雲麟道：『這也難講，會見面，就可明白。』說畢，便匆匆跑往前面。六奇看見雲麟，忙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『雲先生！我此來很覺得冒昧的。然有一事，要求先生援手，遂不能顧及冒昧兩字，高望原諒。』雲麟道：『足下有何事見商，不妨說出，如能夠為力，沒有個做不到。』六奇道：『此事却與我無涉，我是代我們家兄奉求先生的。』雲麟道：『今兄是誰？』六奇道：『家兄叫做朱成謙。』雲麟道：『今兄和我是熟人，他有事自己為何不來，倒煩足下來做代表。』六奇道：『他能來倒沒有事了。他昨晚在外邊，已被人捉將官裏去。』雲麟驚訝道：『究竟為什麼事，被人捉去？』

六奇道：『聽說是為的吃煙。』雲麟道：『煙這樣東西，本來是個違禁物，如何能在外邊明張旗鼓的吃？今兄忒也膽大！何況我們揚州這一班打光蛋的天天專想敲這些竹槓，遇着了化幾個還好，不然就要驚官動府。今兄也是個當地人，難道這些頑意兒都不知道麼？如今生米已煮成了熟飯，足下究竟想打什麼主意呢？』六奇道：『這縣知事和令親伍老先生最好，兄弟擬懇先生，往令親那裏求他老人家進去，說說情，包管可以沒事。』雲麟道：『既這樣說法，我停一會兒就去，足下且請先回。』六奇見雲麟滿口應承，方才欣然辭出。臨行時，還託了又託，隔不上一兩天光景，那縣署裏果然只將了朱成謙兩塊錢，將成謙如何吃煙，如何被捉的情書至此，倒要繞轉這枝筆，將成謙如何吃煙，如何被捉的情由，先行補敘一下，免得諸君說我這部書有許多漏洞。原來朱成謙在那困窮的時候，白飯且常常不得吃，那裏還有錢，再去吃黑飯。自從他得了堂弟六奇接濟，一天便好似一天，不但生活上足以支持，而且營業又異常發達。他因此稱心滿意，把以前所受的窘况，一古腦兒付與東流，不時的借了知己二三，向那些烟窟中走動走動。其先本因為頑笑，到後來竟刻不能離好在他手頭已不拮据，遂亦安之若素。不過年份愈久，烟癮愈深，一天縱不上兩把烟膏，至少也須七八錢方能過癮。然而他煙雖濫吃，倒也選擇地方，在揚城柳

巷西邊，有一個秘密所在。論房屋呢，也不過對合兩進。其中却陳設得精緻非常，大門外還貼了張公館條兒，不知道的絕不敢亂入。這主人條前清秀才，後因失館，不得已備此謀生。所喜歷年來獲利甚豐，比較教那窮館時，大有天地之別。況來往的一班煙客，又是商界居多，如過生人，則一概謝絕。成謙雖跑了好多處，并不曾見到這個巢穴。可巧這天在街上閒游，被一個開木行的朋友拉了去。他到了那裏，不覺暗自欣喜，以為像這地方才可坐得。當即託那朋友向主人翁介紹。主人翁自必歡迎，由是疎而親，由生而熟，每逢傍晚，輒來這裏狂談。那些煙客們，得他以破寂寥，也很和他親熱。常言說得好，要得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。這當兒，煙禁正是森嚴，一天都有十幾起烟案，為成謙設想，大可以暫時裹足，避一避風頭，俟風浪稍平，然後再行前往，庶不至於冒險。偏生他自以為是，覺得那地方秘密非常，絕不會發生什麼意外，仍舊是我行我素，不曾離過一天。誰料樂極生悲，這晚又到了那個地方，房間裏連煙客也看不見一個，忙向主人問道：「今天他們何以不來？」主人道：「他們聽見外面風聲很緊，一定是躲在房裏。我看朱先生要吃，趕快吃幾口煙，莫要像平時那樣逍遙自在，頑到三更半夜才走。老實說，不鬧出岔枝兒來，便罷，萬一鬧出岔枝兒來，大家場面上均不好看。」成謙聽了那主人的話，笑對他道：「你也過於膽小，這有什麼怕頭，便是有人到這裏來抓煙，充起量來，無非把我我帶往公庭，罰幾文罷哩！除得這一樁，難道還會槍斃不成？要照迷信講，左眼跳財，右眼跳禍。我右眼打大清早上起，一直跳，到此刻，應該我要鬧出禍來，如何我還是好好的，足見迷信這件事，完全靠不住！」主人道：「你先生倒說得好，抓了去，不過罰幾文，要曉得我們吃這碗飯的人，天天擔驚受怕，尋得，却蝕不起呢！」成謙道：「我也是說了頑頑，那裏會到這步田地……」正說着，早已打了幾個呵欠。他知烟癮已到，忙向那張煙坑上橫躺下來，手裏拿了一根鋼籤，將煙燒得有蠶豆大，裝在烟斗上，呼裏呼嚕的向嘴裏吸，吸了有幾十口，精神始覺復原。登時他又高興起來，遂低低唱了一套黃腔走板的秦瓊賣馬。他在這裏唱着，不打緊，倒把主人翁急得無可如何，只有向他婉商道：「你先生做好事，可不必唱了。如若要唱，改一天我請幾個人奉陪。目下，正鬧着煙潮，還禁得起你先生，把我這地方，當做戲園子看待。假使因此，為人注了意，先生豈不是引狼入室嗎？」成謙道：「你莫着急，我嗣後不唱。」當下又躺在煙坑上，吸了十幾口煙，這才算歇。那主人好容易見他吃過，趕忙將煙具收好了，便催促他回去。他此時且不理會，走出了房間，笑嘻嘻的掏出一個玻璃小長瓶兒，向主人翁說道：「你信我這瓶子裏盛的什麼東西？」那主人道：「不是盛的臭煙，就是盛的五洲大藥

麼怕頭，便是有人到這裏來抓煙，充起量來，無非把我我帶往公庭，罰幾文罷哩！除得這一樁，難道還會槍斃不成？要照迷信講，左眼跳財，右眼跳禍。我右眼打大清早上起，一直跳，到此刻，應該我要鬧出禍來，如何我還是好好的，足見迷信這件事，完全靠不住！」主人道：「你先生倒說得好，抓了去，不過罰幾文，要曉得我們吃這碗飯的人，天天擔驚受怕，尋得，却蝕不起呢！」成謙道：「我也是說了頑頑，那裏會到這步田地……」正說着，早已打了幾個呵欠。他知烟癮已到，忙向那張煙坑上橫躺下來，手裏拿了一根鋼籤，將煙燒得有蠶豆大，裝在烟斗上，呼裏呼嚕的向嘴裏吸，吸了有幾十口，精神始覺復原。登時他又高興起來，遂低低唱了一套黃腔走板的秦瓊賣馬。他在這裏唱着，不打緊，倒把主人翁急得無可如何，只有向他婉商道：「你先生做好事，可不必唱了。如若要唱，改一天我請幾個人奉陪。目下，正鬧着煙潮，還禁得起你先生，把我這地方，當做戲園子看待。假使因此，為人注了意，先生豈不是引狼入室嗎？」成謙道：「你莫着急，我嗣後不唱。」當下又躺在煙坑上，吸了十幾口煙，這才算歇。那主人好容易見他吃過，趕忙將煙具收好了，便催促他回去。他此時且不理會，走出了房間，笑嘻嘻的掏出一個玻璃小長瓶兒，向主人翁說道：「你信我這瓶子裏盛的什麼東西？」那主人道：「不是盛的臭煙，就是盛的五洲大藥

房裏治病藥水。」成謙道：「不是不是我倒下來給你看看罷！」

「詎料不倒猶可，倒下來完全是大大小小百十個煙泡。那主人道：『我才把那個違禁物收起，你又拿出這個東西來，簡直河字不如可字了。我看你快快把這東西盛到瓶子裏，去免得被人看見，惹起交涉。』成謙道：『你可曉得我的這煙泡好處麼？我這煙泡是用着沉香的末子，和多年廣土煮出來的，專治氣疼的毛病。是凡氣疼的吃下去，沒有個不立刻止痛。無論你拿上多少金錢，想買也買不到。我因物希爲貴，所以把他當作寶貝一般，輕易也捨不得吃。然而我吃雖捨不得吃，天天晚上却要取出來當玩一番，還可以借此過十一過癮。』他正有天沒日頭的在裏面胡亂講，忽聽得外邊「辟拍辟拍」的有人敲門。那主人知道不妙，急忙向他微示了意，然後才出去開下門來。總以爲這時候，他已將桌上煙泡，收藏淨盡。誰想到這班人蜂擁而進，他還從容不迫，一個個盛向瓶中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爲首一個穿制服的巡士，早已搶到他的跟前，喊道：『呀！證據在此，你還收什麼？』可憐他聽見這句言詞，魂靈兒不由的打從頭頂上飛去，絲絲抖抖的，站在桌子旁動也不動。衆人又到各處搜尋了一會，却未搜到什麼違禁之物，遂將朱成謙和那主人翁押往縣署去了。幸喜縣署裏當夜不曾訊問，一直等到第二天晚上，才坐公堂。其時雲麟，已面懇伍骨芳，切切實實的寫了一封信，

爲他說項。縣裏得着伍骨芳的信，所以堂訊了一次，僅罰了他兩塊洋錢。那主人既未搜出違禁證據來，當然是一併釋放。成謙出了縣署後，知此案從輕判斷，乃是雲麟大力幫忙，心裏着實的感激。過了一日，便跑到雲麟公館，預備當面道謝。詎意他乘興而來，興興而返，雲麟早被人約出去宴會了。至於雲麟被何人所約，在何處宴會，欲知後事，且閣下文。

## 第八十九回

詩社聯歡園林雅集  
天空照相機械神仙

### 却說

雲麟自從託他姨父伍骨芳代朱成謙進去說項後，過了一日，打聽得成謙業已由縣釋放，心裏倒很替他歡喜。正想前往慰問，偏生這天大早，接到一封請帖，上邊寫的是一「今日上午八時，在孟園候教。」下邊是孔小安署名。雲麟曉得小安請他沒有別的事，一定是約去做詩。若是回他沒空呢，非但辜負了人家一番盛意，而且顯見得我不敢赴他們這會，無論怎樣，今天到要前走去一遭。當下在家用過早點，趕忙雇了一輛黃包車，飛也似的，拉出北門城外，換坐小划，慢慢的向孟園進發……好在雲麟在路上，還有一會兒耽擱，我且先將孟園詳敘一番，諸君纔曉得這段歷史。原來孟園去北門城外三四里，係當日孟軍長的家屬所建。軍長生前，大有功於吾揚人士，所以落成之後，人遂替他起

了這個名子，表示永遠不忘軍長的意思。園子裏面，奇花異草，無不悉備。而况開軒待月，鑿穴成池，假山則堆積玲瓏，畫閣則輝煌金碧，松風入座，抱琴之客常來，湖水當門，打槊之娃時至。每到暮春時候，那碧桃花兒開得如同錦繡一般，襯着那綠葉子的芭蕉，顏色格外顯得鮮豔。沿着碧桃樹過去，就是一順五開間的大廳，却擺設得非常精緻。這地方專為士紳宴會之所，輕易不許游人進去。其時正是三月天氣，小安便預先借了這個大廳，做他們的詩會開言休表，且說雲麟坐在船頭，看那低處垂楊，一絲一絲的隨風披拂，倒把浮在水面上的游魚，嚇了一跳，頃刻間，躲得不知去向，心中却也暗暗發笑。走了一會，已穿過天虹橋，到孟園房屋，早完全賺得清清楚楚。此刻他坐的那個小划，比先前行得更快，須臾，便在孟園門首靠下……他俟小划靠定，這才上岸，一步一步的，向園裏走來。却巧小安憑着欄干遠眺，瞥眼看見雲麟，不禁大喜道：『趾翁果是信人，一約便到。真是我們社裏的大大榮幸。諸位候之良久，就請趾翁往廳上坐罷！』說着，遂邀雲麟入內……雲麟偕小安到了廳上，不免和眾人略為周旋，然後坐下。他除得小安淑庵兩人是會過的，其餘一概不認識。後來還是小安指着眾人告訴他道：『這是李石壺季先生，這是林小午林先生，這是蕭味詩蕭先生，這是趙舟候趙先生，這是潘宗誠潘先生，這是郭恩卿郭先生。』他

才一一明白，又向眾人說了些久仰的話，大家方提議做詩。當下小安首先說道：『兄弟擬欲請季老先生，做我們社裏臨時的社長，不知諸位以為如何？』眾人道：『季老先生，年高望重，我們沒有個不極端贊成的。』石壺見大家都公舉着他，也就不好推却，隨即寫了題目出來，大家一望，都說：『今天這個題目，很不容易做，能夠做得平平穩穩，就是好文字。再想驚奇出色，越發難了。』此時惟有雲麟却不開口，以為我雖不做詩，但對於今天所拈的題目，并不見得有甚難處。偏生他們如此說法，以後恐怕沒有他們所做的題目了……不談雲麟私下計議，單講眾人之中，要推那個林小午，是做詩的能手。遇着詩會，不是第一，便是第二。他既有這種本領，應該一題到手，立揮而就。無如他是慢工出細貨，向不以快見長。此次又聽見雲麟是一個大詞章家，知道過了詩場動敵，萬一做得不好，竟被壓倒，豈不為同人所笑。因此格外嘔心剝膽的，在那裏苦苦思索……說也奇怪，他思索了好半會，連一字兒也想不出。正急得沒法的當兒，偏偏恩卿向他問道：『小午兄可做好了麼？』他道：『我第一聯尚未做成，怎還談得到做成功麼？』恩卿笑道：『大約你的詩神，今天不在家，所以才這樣慢。若說不會做，告訴誰，誰也不相信！其實在我看起來，做詩與作文無異，愈求深則愈晦，愈求工則愈拙。你果真把好勝的心，立刻打銷，隨便便寫下去，』



包管你也有幾聯佳句。」他道：「兪翁所說的不錯，我怕的就犯了這種毛病。現在只有依你的辦法，或者失之東隅，收之桑榆，否則恐來不及。」他兩人談了片刻，也就寂然無語，不多一會，早已有人完卷。諸君試猜猜此人是誰？就是我這部書中所說的主人翁雲麟了……雲麟素來心思敏捷，筆底下又非常做得快，他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拿起筆來，一揮而就。寫完之後，遂交給社長。這時候衆人才做了一二聯，見他業已將卷繳過，都稱讚他是曹子建第二。雲麟此刻可算置身事外，却不使再在廳上同他們廝混，於是三脚兩步，跑到外面，瀏覽風景。無巧不巧，剛剛走出園門，那小划子上，忽然有人喊道：「趾青趾青！你今天為何如此高興？獨自一人到這裏游玩？」雲麟聽見有人同他說話，遠遠地一看，才看出是他的姐夫田福恩。忙即答道：「我那裏會有興緻到這裏游玩，因為朋友約我前來做詩，推又推不掉，所以勉強跑到這個地方。你呢？」田福恩笑嘻嘻的道：「我和孔壇上的一班朋友，在湖上草堂赴那蕭鹽商家約。他們這會兒正在談得興高采烈，我却不喜歡這件事。特地悄悄的溜出來，坐着小划子，向湖中閒逛。不料一頭便撞着你……」雲麟道：「聞哉聞哉！你幾時認得個蕭鹽商？你幾時又和孔壇上的朋友在一起走？我何以不曾聽你談過？」田福恩道：「這是新近的事，我若不和他們常常在一起，固然認不得個蕭鹽

商，怕的就窮得要死。」雲麟道：「難道你和他們在一起，便有錢可弄麼？」田福恩道：「不瞞老弟說，我自從同他們打得火熱兒，手頭便比從前寬裕許多。倘靠我家那個老叔才，按月給我幾文，還不發我喝水吃，其實他一聲啣了氣，還能夠將錢帶到棺材裏去麼？到了那時，怕不是仍然為我所有，不過目前却緩不濟急，萬一閻王再和我做了對，叫他活到一百二十歲，那時就急壞我了……」雲麟道：「閒話不談，我倒不相信孔壇上還有錢可弄。試問這錢究竟從那裏弄來的？」田福恩道：「孔壇也是營業之一種，不弄錢，還設他做甚？你可記得當日楊蝶卿為什麼送命？不是為的扶乩麼？他為什麼扶乩，不是為的想弄程大人道周的錢麼？雖則孽由自作，假使他不弄錢，又何至於扶乩？他不扶乩，又何至於送命！」雲麟嘆了一口氣道：「你提起楊蝶卿，他真死得可慘！然則你們的宗旨，也是同他一樣，難道也不怕死麼？」田福恩道：「你是個聰明人，為何說出這種糊塗話？須曉得弄錢的宗旨雖同，我們却不曾做着傷天害理的事，怕誰來索命？」雲麟被他這一駁，也笑說道：「不怪你罵我，我却說錯了。但是你們孔壇上弄的什麼人的錢呢？」田福恩道：「說來話長，我便告訴你，一時也談不了。總而言之，不相信我們孔壇的，叫他出一文，他也不願意。相信我們孔壇的，叫他捧出成千的銀子來，他也不放回個不字。惟扶乩的時候，倒

要點手銜。」雲麟道：「照這講法，扶乩簡直是假的了。」田福恩道：「誰告訴你是真的？你如果把牠當作真的看待，那就欺到極頂，即以我們揚州而論，乩壇倒有十九處，要想真的一處也沒有，不過借此騙錢罷哩！倘若竟有這回事，扶一次，便有一次神仙降壇，我恐怕神仙還沒有這些功夫，替各處乩壇上做粗活，什麼孚佑帝君呀，東嶽大帝呀，濟顛祖師呀，鬧得如火如荼，完全是我們在那裏作用。你如不相信，明天還有一齣希奇古怪的把戲給你看看。你看了，包管不由而然的，也就佩服我們。」雲麟道：「什麼希奇古怪的把戲？既叫我看，又不說出在什麼地方，難道叫我到葫蘆裏去瞎摸，你忒也糊塗極了！」田福恩道：「不錯不錯，我還未到那樣的歲數，說話竟丟頭落尾。自家想想，也真好笑。」他這時微咳了咳，又接着說道：「這希奇古怪的把戲，就是把神仙的相從天空照下。你可曾看見過麼？」雲麟道：「我雖長得這般大，豈獨不曾眼見，而且耳朵裏也從未聽過這回事。你說希奇古怪，果真希奇古怪得很！」田福恩道：「天空照相這件事，却由我們乩壇上發明。無如我們所設的乩壇，是在舊城頭巷王少錢家，地方很為褊狹，所以大家會議過一次，決定就近揀了一個寬闊所在，俾作照相地點，好讓閩城的人觀看。」雲麟道：「時間呢？」田福恩道：「約莫下午四點鐘光景，大前天已有傳單出去了。」雲麟道：「明天午後，無

論什麼事都不做，偏要去瞧一瞧熱鬧。」他話還沒說完，那園丁早跑近雲麟跟前，說道：「雲先生那邊已開飯了，快請進去罷！」雲麟聽見那邊已開飯，忙向田福恩道：「我不陪你該了，明天好在還會。」說罷，掉轉身軀，向大廳上來……他匆匆跑到裏面，眾人剛才入座，咸說道：「趾翁適往那裏去？」雲麟道：「巧再沒有這種巧法，我無意中走出園門，使碰着舍親和他談了一會。」衆人道：「趾翁為何不約今親同來？」雲麟道：「他因有人約往湖上草堂去了。據他說：明天他們乩壇上，在舊城頭巷附近，天空照相，諸位可有所聞否？」季石壺道：「我倒晚得一點，這乩壇可是設在王少錢家中？」雲麟道：「一猜便着。」季石壺道：「少錢本與我好，每天都在茶館裏相見，詎料近兩日間，連他影子也不見一個。大約又是他想出這個主意，預備弄各體商一注大大的財文。不然為什麼忙得這樣？」小安道：「我們明天倒要偷空去看看，究竟天空可有神仙沒有？」他三人在這裏說，那特未做完的，早已狼吞虎嚥吃下去，仍舊嘔他們的心血去了一直等到下午，大家始將詩做畢。當由石壺拿筆，把一首一首的抄下來，讓大家評閱。大家評閱一過，自然賞識了雲麟的兩聯。『琴心誘婦狂司馬，北面迎師病伯牛。百年幾占千秋席，一雨陶成萬木春。』二聯。林小午的『楊花落盡，剛三月梧葉飛來又立秋。』懶將詩派分唐宋，閒與梅花較瘦

肥」餘則均皆落第。……說也好笑，林小午生怕雲麟第一，占他面子，偏生第一被雲麟所得。這氣非同小可，以為衆人中，那潘宗誠那忍卿，倒可不論；因為向來榜尾，都是他二人買定，無足介意。我此回即做得不好，至於小安淑庵味詩綺，候諸人，難道沒有一個比他好的，歷心裏雖然氣憤不平，臉上却不露出不豫之色。還是笑着對雲麟說道：「趾翁大作，今日始得捧讀，真個是言言錦繡，字字珠璣。怎不教五體投地！早晚當趨前領教。」雲麟道：「兄弟，承諸公獎許，實深慚愧。」他倆在那裏正鬧着客氣，其時殘陽已盡，暮色沉沉。小安即從旁插言道：「天已不早，我們趕快進城去罷！」一面說，一面便命人雇了兩隻小划，大家分坐其上，順流而下。船抵城外碼頭，衆人始匆匆分手而別。……這時候街面上，紫已萬家燈火，雲麟雖獨行踽踽，却也愉快非常。他為什麼這樣愉快呢？因為他姨父從前曾替他誇下大口，今天初次與他們唱和，竟奪了個第一。假使名在孫山之列，自家固然被人瞧不起，怕的姨父面子上，也難為情。後來又想到天空照相那新聞，恨不得立刻就到了明天，好前去開一開眼界。他一路上思來想去，早不知不覺，走進家門。……紅珠見他笑嘻嘻的回來，忙即問道：「你今天在外邊有甚得意事？何妨說一遍給我們聽聽。」雲麟道：「事體却有一樁，若說得意呢，也不見得怎樣得意。若說不得得意呢，却也與得意相同。

你試猜猜看？」紅珠道：「這話奇了，你的事，我如何會猜得到？」雲麟道：「你既猜不到，我索性告訴你罷。」遂將孔小安約他在孟園做詩，怎樣取第一，一一告訴了紅珠。紅珠這才明白其中原委。隨又說道：「取第一是得意事，你為什麼偏說是不見得怎樣得意呢？」雲麟道：「做在詩社裏取個把第一，便算得意；要是在科場中取第一個，還不知得意到什麼樣子哩！不過姨父既代我誇下這大口，此次若不壓倒他們，顯見得姨父所說的話，毫不實在，我所以得意的緣故在此。」紅珠道：「哎呀！幸虧你將這意思表明，不然便把我的頭關大了，虧得替我也不知道你的用意。」雲麟道：「這話不談了，我今天還聽見一件希奇古怪的事，非但我們這些年輕的人，耳朵裏不曾聽見過，眼睛裏不曾看見過，恐怕母親上了那大的年歲，也是同我們一樣。」秦氏道：「什麼事呢？」雲麟道：「從半空中能把神仙的相照下，母親看可希奇不希奇？可古怪不古怪？」秦氏道：「希奇也好，古怪也好，但是這不當人子話，你趕快莫要講。萬一被他神仙老人家曉得了，動起氣來，吃不了，還要兜着走呢！」秦氏一面說，一面向黃大媽道：「老媽媽，你看我說的可是不是？」黃大媽見她主母問她的話，當下倚老賣老的答道：「太太把相公所說的話當作真的麼？他又不知道和那些三朋四友，在外邊沒有事體做，故意編派出這個話來哄家裏人。我不怕

相公罵相公現在已養了兒女，難道從前的孩子氣，還不曾脫盡。如說是真的，老婦活了七八十歲，何以不曾遇見過一次？」她劈劈拍拍的說個不了。雲麟正欲向她發揮幾句，轉念一想，她是我家所用的幾十年老僕，我若得罪了她，覺得過意不去，只得忍氣吞聲笑道：「我這事也聽人說的，并非是我撒謊，媽媽犯不着急得這樣好，在假不假，明天就可分曉。」秦氏道：「你這話倒也是的。」大家遂用了晚膳，各自歸寢，一宵無話……第二天雲麟起身，也不出去，坐在那書房裏面，借書消遣。眼巴巴的望着午後，好容易盼到吃過午飯，又和紅珠談了一會，這才向那舊城頭巷而去。他到了頭巷時分，已是三點鐘開外。但不知照相地點，究竟設在什麼地方，却喜路上行人滔滔不斷，曉得都是往那裏去看照相。他也不問青紅皂白，只抹那人多處走去。走不到數十步，前面忽然露出一片空地，那空地中間，却搭了一座高台，距地約莫四五尺。台之上，面懸挂着一軸呂祖肖像，香煙繚繞，直達重霄……這當兒兩旁圍觀的，愈聚愈衆，遠遠地望着，如同螞蟻一般。雲麟知道照相，還有一下，擠了進去，也是無用。便掉轉身，預備覓一個人跡稀少所在，獨自站着。似乎比在人叢中，還看得清清楚楚。誰料他才將身軀掉轉，背後忽有人喊道：「趾青趾青！你爲什麼來了又走？」他急忙回頭一望，見是田福恩同他說話，後面還跟着一個老者，這老者

又好生面善，一時偏記憶不起。當即答道：「我特地跑來看照相，相還不曾照，豈有便走的道理。然而這地方，却非我立足之所。」田福恩道：「你跟我來，包管有好地方可看。」雲麟道：「莫不是你們辦事的那裏？」田福恩道：「然也然也。」雲麟道：「那可不行呀！你雖和他們是一氣，我却是個局外人，弄個局外人在旁邊，他們反有點礙手礙腳。爲什麼呢？向來孔壇上無論做甚事，都要謹守秘密，我與其在旁邊討人厭，不如讓我自由的視着罷哩……」田福恩見雲麟立意不肯去，也不勉強。但向他說道：「我們只等楊竹村那邊拍照的人來，就要舉行了。你停一會兒，便可看見。」說罷，遂同那老者分開衆人，仍回他辦事的處所。雲麟等他們走後，也就向東邊角上，見了個地方站定。然而他心裏終想不出那個老者是誰，後來忽然想着：他不就是劉祖翼劉四先生麼！我曾經聽見我的死鬼何先生說過，他在那洪憲時代，還請我的先生代乞巧團做一篇勸進表文，却被我的先生嚴詞拒絕。照他當日的光景，已差不多與乞巧爲伍，何以現在又弄得不壞。這真是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了。我下次若會見了田福恩，定然可以調查得出他的近來歷史……雲麟剛在那裏計議着，忽聽得許多人說道：「我們快看照相呀！我們快看照相呀！」他知人聲嘈雜，已到了那時候。隨即遠遠向空地上看了看，果不其然，那拍照的人，早將照相

的器具擺設得齊整。停了半晌，又取出一面快鏡，插在那器具後面，好像等神仙降臨似的。其時高台上站着的那些壇下弟子，一個個磕頭如搗蒜，磕過了頭，大家都是眼觀鼻，鼻觀心，分立左右……說也奇怪，那半空中先前本無絲毫雲影。此刻忽從西北上，飛來一片紅光，那拍照的何敢怠慢，便用快鏡將他影子攝下。引得兩旁瞧着熱鬧的，不由而然也喝了一聲采，都道：『誰謂天上沒有神仙？這一處紅光，便是有神仙的證據。』大家圍在圓場中紛紛議論，就連雲麟見了，也很詫異。覺得紅光突從半空中現出，此事真個蹊蹺。難道裏面果然藏着神仙不成？還是他們用什麼幻術，他想了半會，因天色已暮，也不往下追究，當即隨着衆人，出了圓場，匆匆回轉。回轉之後，家中人等，上至秦氏，下至僕婦，都圍攏着要聽他講那天空照相的一件奇事。他這時也不便休息，忙將適才所見的一五一十告訴她們。她們聽到忽然飛來一道紅光，一個個均背納罕。齊說道：『照這講法，豈不是個活神仙嗎？』雲麟道：『神仙有無，我却不敢相信。但紅光是我親目所睹，絕不會假。』秦氏道：『你又來說這不當人子的話了！世界上沒有神仙，還成個什麼世界？就以這紅光而論，一定是他神仙老人家駕來的雲，如不是他神仙老人家駕來的，何以偏生在拍照時發現？』雲麟道：『這却是個疑問，好在田福恩知道，其中詳細等，我早晚會見他，就不難水

落石出了。……』過了幾日，楊竹村那邊，已將呂祖相片，抽了若干張出來。少錢命人取回，分送各鹽商，各紳士每家一張，最可笑的，平素那些鹽商們，除得狂標浪賄外，一錢也捨不得亂用。即使亂壇上寫他們幾文捐款，他們有時候還故意推諉。獨至對於少錢所設的這個亂壇，却另眼看待。這又是什麼緣故呢？諸君且莫性急，待在下細細講來。少錢本是個拍馬專家，為人又極圓滑，是凡可以籠絡他們去處，沒有不想出法子來籠絡他們。因此壇上只要有了事故發生，他們莫不捐輸恐後。何況這天空照相，大家均在當場，萬目所瞻，絲毫不容假借，怎不教他們讚不絕口。及至看到那張相片，鬚眉畢現，冉冉如生，信仰的心，越發日深一日。其實此中黑幕，揭穿了不值一文。原來當那未曾照相之先，少錢早已暗中和楊竹村說好，叫他拍的時候，也用一面快鏡，做個形式，免得大家疑惑。試問那快鏡上面，拍下來可有影子？沒有，在下敢代他賭得血滴滴的毒誓，莫說沒有影子，便連一些兒痕跡毫無。然則呂祖的像，又從何處拍來呢？這更易於明瞭，那相片是竹村另外把個小孩子，裝做呂祖的模樣，背邊帶着一挂鬚鬚，手裏執着一根雲帚，在他自家後院裏面，用四寸鏡將上半截照下，說就是那天天空中拍的相片。各鹽商那裏會知道他們串通一氣，變這戲法，想騙金錢呢！但照相雖完全是假，難道這紅光又是他們捏造不成？我若不將

來歷說明，恐諸君仍朦在鼓裏，說也好笑，他們正在照相時，兒却巧那城外柴篷失慎，火威大熾，所以把滿天照得通紅。大家却不曉得這個原由，都當做是神仙下降。天老爺可算倒成全他們好事了！聞言不表……且說少錢，自從打那天空照相之後，心裏早暗暗盤算，想在各鹽商身上，捐一筆巨款，預備做點慈善事業，不過慈善是個總名，究竟做那項事業才好，他斟酌了一下，還是設個工藝廠。一來可以安插許多貧民，二來可以位置許多同志。我呢，也不無得些利益。宗旨既定，立時發了一個名單，請各鹽商第二天晚上，在天興酒館酒錢。到了次晚，大家果然齊集。當下少錢，便向各鹽商提議創辦工廠那件事。各鹽商道：『我們揚州工廠，却是不多，少翁要辦，需款幾何？』少錢道：『如不建築屋宇呢，五六千金就可敷衍。但是這樣辦法，只能處暫，不能持久。不知諸位先生以為何如？』各鹽商道：『不辦便罷，既辦當然要謀長遠之計。我們連建築費，明日先送一萬五千金的支票過來。假使尚不敷用，日後我們再行設法彌補。至於廠中一切事宜，均託少翁經理，我們却沒有功夫前來過問。』少錢道：『用人呢？』各鹽商道：『那更是你的主權了。』大家議決，隨即吃點酒菜，紛紛而散。欲知後事，且閣下文。

## 第九十回

札妍頭老年染梅毒  
禁私塾暗地起風潮

却說少錢，因各鹽商允助一萬五千金巨款，創辦貧民工藝廠，回去之後，心裏好生歡喜。第二天早起，獨自坐在那平時辦事室內，私自想道：『我們這個工廠，如果等到購地建築，才行開辦，未免需費時日，不如預先租一處寬大房屋，暫行試辦起來，候那工程完竣的當兒，然後再一古攏兒遷入，辦法似較妥善。不過廠中各事，各有各的責任，我一人如何能兼管得到。那末，用人這一層，却非慎重不可。萬一馬馬虎虎，不鬧出岔枝使罷，將來倘鬧出岔枝兒，我豈但對不住那些鹽商，而且外人還要說我不會辦事啊……』他剛在那裏盤算着，外邊忽然拿進一封信，說是：『南河下蕭鹽商家着人送來的。』急忙拆開一望，見內裏放着一張一萬五千金的銀行支票，立即寫了收據，交給來人帶轉。復行從衣袋裏，取出一個皮篋，將支票收藏在內。到了午後，他始喊了一輛黃包車，運往銀行，兌了一半現款，其餘仍就換了一張支票，以備後來取付。此事辦畢，他又坐着原車，順便到楊竹村照相館，送了二百金報酬他幫助之力。竹村當下自然感謝不置。少錢道：『常言說得好，三家尋錢五家用。我若非老哥從中幫助，他們未必肯捨得出這筆巨款。飲水思源，似此區區，尚不足補報於萬一，何謝之有！』說罷，遂向竹村拱手而別……他回到寓所，便命人約了他的許多同志，在家中開了一個茶話會，報告：『我現擬欲創辦一個貧民工藝』

廠，不知大家可否贊成？」衆人道：「這事再好沒有，中國何以窮到這般田地，就是不講辦實業的緣故。我們揚州，得少翁首先提倡，嘉惠貧民匪淺。惟這筆款子籌劃很不容易。」少錢道：「款子倒也不愁沒有，現在所愁的沒有合巧地方。有了合巧地方，即可進行一切。」衆人道：「這地方還是建築呢？還是租借？」少錢道：「在兄弟的意思，頂好一面同人租借，一面擇地興工。」衆人道：「菴觀寺院的房屋，可用得麼？」少錢道：「只要適宜，有什麼用不得？」衆人道：「既這說法，我們明天拚着不做別的事，第一先代少翁把房子找定。」少錢道：「那更好極，將來該廠成立，還有好些事要借重諸位。」衆人道：「少翁爲此壇領袖，既然熱心公益，我輩又何敢偷安。只須預先招呼一聲，沒有個不顧前來効力的。」大家談了良久，這才各散……過了幾日，他們果然找到一個寺院。這個寺院，名叫做法華寺。內裏地方，着實不少。少錢因爲暫時借用，只租了兩邊廂房七八間，和後面數進房屋，預備將來再行遷徙。這當兒房屋，既然租定，辦事却不可無人。因此斟酌再三，遂請劉祖翼擔任了會計，田福恩擔任了庶務，住在廠中辦事。他兩人受了少錢委託，那歡喜自不消說得了……不過同志中人也很多，爲什麼少錢單賞識劉祖翼、田福恩兩個呢？難道除得他兩個，別的人就沒有本領去幹麼？然而少錢却也有少錢的用意，他以爲劉祖翼當

那因窮的時候，穿吃且不周全，多虧我把他拉入此壇，他才混得這樣。何況目下，又上了幾歲年紀，既無家室之累，還愁他有甚漏落不成？叫他專管銀錢，再好沒有。至於田福恩呢，他平素在我們此壇上，東奔西走，做事倒很可靠。與其將庶務另委別人，不如仍請他擔任，以資熟手。我的心也就可以安妥穩穩的放下。主意想定，才毅然把重任付託他們。其實他們不但不會有所營謀，而且做夢也想不到竟有這非常際遇……他兩人就職之後，覺得第一先要將廠中應用物品購好，開辦倒不在乎限定那一天。約莫忙了一個月功夫，始將各事佈置得停停當當。少錢當下揀了一個黃道吉日，邀請紳商各界，到他們廠裏參觀行禮的儀式。其時來賓濟濟，有的說這事辦得很好的，有的說這事辦得難好，只怕不能長久的。議論紛紜，却非我書中緊要文章，我也無暇代他們細細交代……單講那劉祖翼，自從做了這工廠的會計，比較先前測字，境遇大不相同。每年雖不能積蓄千金，五六百元，却也老靠靠。爲他沒想，總算是老運亨通了。他果真謹小慎爲，即有時偶涉花費，也無非逢場作戲。巨耐他後來態度漸漸改變，遇着酒盞歌場之地，不由的興高采烈起來。先化上多少金錢，將那因梅毒腐爛過的小劉祖翼，請西醫治好，就大燻起來。咳！人要壞到這般地步，世間上事，又從那裏說起呢……這天傍晚，祖翼剛從外面回來，却巧經過一

家門首，那門首站着一個中年婦人，雖屬半老徐娘，姿首倒還不錯。無緣無故的，忽然望着祖翼一笑。她這一笑不打緊，倒把個祖翼笑得骨軟筋酥，恨不立刻就同她成其好事。站在那裏，兩隻腿好像被吸鐵石吸住一般，動彈也不能動彈。儘歡歡的瞧着那婦人，饒涎欲滴。那婦人見他，歡容可掬，知道他年紀雖大，還是一個初出茅廬的嫩筍兒，越發賣弄風騷，百般勾引。又恐為人窺破，急忙丟了一個眼色，似乎叫他趕快進來。誰知他是個膿包，任教色胆如天，也不敢公然闖入人家私室。正在進退為難之際，忽有人拍着他的肩膀說道：『劉先生！你站在這裏做甚？敢莫是等候什麼朋友？』他其時聽出這句話是田福恩的口氣，也就將計就計，掉轉頭來答道：『福恩兄！這一卦竟被你打着了。適才有個朋友，要同我到廠裏去看看，不料纜行至半路，他被那人拉着，絮絮叨叨，談個不了。我只好站在這裏等候，那曉得等了好一會，仍不見他到來，想必他又有什麼事，羈絆我們不如先行回去罷。』說畢，遂同田福恩轉回廠內……說也奇怪，他平時睡覺，倒在枕頭上便大放呼聲。詎意這一夜覆去翻來，眼睛皮兒竟不肯合攏一下。好容易盼到天亮，才覺得精神有些疲倦，剛欲睡去，驀然見那婦人掀開帳子，笑嘻嘻的向他說道：『你既想我，為何不到我家裏去？難不成我家裏有老虎吃你不成？這是我知道你是胆小的原因，所以特地移樽就

教。換個別人，隨你怎樣，怕的她睬也不睬你呢！』她說到移樽就教這四字，早將那香軀撲入劉老頭兒懷裏……劉老頭兒活了這麼大，生平從未嘗過這種滋味。為什麼呢？他早年雖曾有個黃臉婆娘，然而琴瑟之間，却行的是周公正理，斷非外間偷情的可比。何況那婦人，又是他意中所想。偏生就找上門來，如何不叫他情不自禁。他兩人將要入港，忽聽得門外人聲嘈雜，疑惑有人來捕捉他們，不由而然的吃了一嚇，登時驚醒。再看了看，連婦人影兒一個也沒有。他心裏好生詫異，以為我適才難道是做了一場大夢……歇了半晌，他才勉強起來，從事盥洗。這當兒外面已有多少人坐在那裏同他接洽。他同大家接洽過後，獨自躺在沙發上，嘆了一口氣道：『我好好的日子不過，因為一個婦人，反弄得神魂顛倒。長此以往，我的這條老命，豈不是還要為她送掉嗎？我為她把老命送掉，殊不值得，惟有趕快將此念打銷，或者還可以安心靜養。』無如他嘴裏雖是這樣說，暗地底下仍不免記掛着那個婦人……却巧這天偷得餘閒，招呼羅髮匠前來羅髮。他遂有意無意的問道：『你們既做這項營業，是凡住在左近的大約沒有個不熟的了。』羅髮匠道：『不瞞老先生講，我們吃的這行飯，本來是走千家門，萬家戶的。如果人頭兒不甚熟，小店生意，還難做得出去。應即以這左近人家而論，那家窮，那家富，那家做甚事，那家多少人，我們肚



子裏，通同記得清清楚楚。你老果其有事問，不妨說出來，知道的，我可詳細告訴你。」劉祖翼道：「我問的是一句閒話，却不要緊。就在我們工廠西邊，有一小戶人家，他門首常站着一個婦人，年紀約莫三十餘歲，你可曉得她家姓什麼呢？」

「雍髮匠道：『哦，我曉得了。你老看見的那婦人，可是白白的面皮兒，圓圓的臉蛋兒，長長的眉毛兒，薄薄的嘴唇兒，纖纖的柳腰兒，小小的蓮足兒。望着人，靦一味的憨笑。』」劉祖翼道：「你說的真對。她可有丈夫沒有？」雍髮匠道：「她丈夫姓張，數年前業已亡故。幸虧死後還丟下一點財產，讓她一個七歲女孩兒，在家同她做伴。她果堅貞自矢，倒也對得起她的丈夫。誰想她不耐孤衾，常誘引一班浪蝶狂蜂，恣其淫慾。你老聽見她這一段歷史，恐怕也要為她丈夫嘆息不止囉！」

劉祖翼道：「原是的！我不料她天天站在門首，就為的這個緣故。若是那些新學家看起來，毫不算事，然而名譽上究竟不雅。」他一面說，一面還故作正經做出那假道學的模樣，遮掩旁人耳目。其實他心裏，早想他入門的方法了……夜涼如水，月白於銀，那屋簷下鐵馬之聲，一陣陣隨着西風送到。這時候，有一家燈下，坐着男女兩人，在那裏嗚嗚私語。只聽見那女人說道：「你的年紀已大，也應該積蓄幾文，防防後首。」那男子答道：「我只一身，又無家室，

尋幾文不在你身上用，又在誰身上用呢！」他兩人後來的話，越說越低，再聽也聽不明白。諸君閱書至此，可知這兩個男女是誰，想無須在下說明，一定知為劉祖翼和那婦人兩個了……原來劉祖翼自從在雍髮匠口中，調查出那婦人事實，他早想了一條進身妙計。當天晚上，仍舊打從那婦人家門首經過，果不其然，那婦人已站在那裏，身旁還立着一個女孩子。他其時飛了那婦人一眼，這才向前走。無巧不巧，剛剛走過那婦人的門首，袖子裏忽落下一條簇新鮮的湖縐手帕兒，自家彷彿不曾看見一樣。誰料那婦人，本是個偷情的老手，豈有不曉得他故意在弄這玄虛，隨即在地，將手帕拾起來，叫她女孩兒，趕快交還他的手內。他知道時機已熟，忙不迭的向那婦人連連謝道：「多虧你家小姑娘，將我的手帕拾起。不然，便被走路的拿去了。但我要這手帕也沒用意，欲轉送你家小姑娘，却不知肯賞臉不肯？」那婦人雖明白他話中有話，當下不便說破，也就含糊糊糊笑着說道：「老先生的手帕，當然是老先生的。小女若把這手帕收下來，倒埋沒她送還老先生的初意。」

劉祖翼道：「這話太說深了，反叫我不好回答。我因為承你家小姑娘盛情，點玩物兒給她頑頑。」那婦人道：「老先生既這說法，我再不叫小女收下，顯見得我不懂人事了。」

劉祖翼道：「這樣

才好，我們雖係近隣，朝夕并不常常見面，天幸今日巧遇，好在一面生，二面熟。下次如有興緻，不妨帶你家小姑娘，到我們廠裏去游玩一番。我可以在那裏招待！」那婦人道：「工廠離我家不多遠，等一天定然去游玩。不過老先生出來時，也可攏我家歇歇脚。」他兩人因這手帕做媒介，倒談得很為投機，從此遂雙宿雙飛，不讓巢中之燕，相親相近，儼同水上之鷗，這也算是天作之合了……不料孽緣易盡，好事多磨。劉祖翼自從認識那婦人以來，幾無夕不拚命的向她報効。人生精力，能有幾何？在少年人房事過多，尚且得虛勞之症，何況他業已星星白髮呢！說也好笑，他這天坐在廠內，忽覺那小劉祖翼如同針刺一般，隱隱有些疼痛。情知不妙，又不便告訴他人，當晚遂獨自在廠中歇宿，滿意休養幾日，或可無妨。詎知天老爺偏不肯做情，這一夜，便叫他痛得好生難受，孽由自作，却怨誰來……次日清晨，他勉強坐了一乘肩輿，去請西醫診視。那西醫把他小劉祖翼一看，不勝失驚的怪道：「好利害的梅毒，好利害的梅毒，論你這偌大年紀，却不見得還在外邊頑笑。然而既不頑笑，這梅毒究竟從何處得來？醫家雖有割股之心，惟你這病，却有點難治。何以呢？你若在年輕時候，我還可以想法，代你動手割刺。如今你精力已衰，即使動起手來，你也萬吃不住。那末，不但不能將病治好，恐怕立刻就送你到鬼門關去了。只有一法，我來代你打

一兩下六零六的藥水針，如能打得好呢，是你命不該絕，從此便止疼消毒。萬一打不好呢，你已垂死，還用這冤錢做甚？」說罷，遂取出那藥水針，代他打了一兩下。當時似覺患處減輕，些疼痛，誰料藥性過去，仍舊同先前彷彿。可憐他千方百計，到處求醫，也沒一毫兒指望。其初還能夠下床行動，到後來竟扒也扒不起來。加之那小劉祖翼爛得腥臭難聞，雖僕役們也不敢近他一步。他此刻惟求速死，省得受這種活罪。偏生他罪孽未滿，又挨了兩三日，然後才嗚呼哀哉，伏維高饗了！少錢念他素有微勞，特地在公款中，提出一份銀錢，為他辦了喪葬……這消息，傳到雲麟耳朵裏，很為奇詫，覺得人活到一百歲，終久離不了一個死字。他這老頭兒，年紀比我們大上一大截，死也可以死得，但說他因梅毒送了性命，我始終却不相信。難不成他還有外遇，不曾如果竟為這病而亡，這也是他當日做刀筆的報應。好在田福恩和他同事，我去問一問，便可知悉詳情。剛欲走出門來，忽遇着嚴大成古基孔那許多人，前來相訪。他當下便邀了大家到裏面坐，隨即說道：「諸位來得巧極了，再遲一下，我即出去。」嚴大成道：「大家因有一件要緊事，特來和你商酌。不過我們在這裏，又要耽擱你出去的時間。」雲麟道：「遲出去早出去，倒也沒甚關係。我橫豎是打聽一樁新聞罷哩！」嚴大成道：「是那樁新聞呢？說出來看我們曉得不曉得！」雲麟

道：「提起這個人，大家都怕的，和他相熟，這人是誰？就是那劉祖翼劉四先生。」嚴大成道：「他不是，在工廠裏當會計麼？」雲麟道：「他不當工廠裏的會計，還不至於送死。就因為當了這工廠的會計，竟硬生生地把命丟掉！」嚴大成道：「奇談！奇談！當了工廠的會計，就會丟掉性命，我雖長了幾十歲，却不會聽見說過。」雲麟道：「不是這樣講，我底下還有話。他因為在工廠裏積聚了幾文，常常向外邊尋覓外遇，及至有了外遇，那梅毒已一發難收，他豈有不死之理！」嚴大成道：「照這說法，我們也可危得很。只好將他當作前車之鑒罷！」雲麟道：「這事確不確，尚不知道。究竟諸位同我商酌的什麼事呢？」嚴大成道：「我們靠着舌耕糊口，非止一日，就事論事，比較做乳媽還要不如什麼撒潑呀！拉屎呀！苟一樣，照應學生不到，那東翁使詰問前來，似乎說：先生不負責任！其實先生那裏派管這些事。然而要當面和他爭論，又恐開罪於他，下次便不把子弟送來就讀，只好吞聲忍氣，笑臉相迎，忙到一節下來，才看見他脩金幾個，豈不是可憐到極頂嗎？偏生城裏的那些半癩學校，看不得我們弄這幾文，說我們勾引他校裏學生，遞了一張公呈，請縣長取締我們各家私塾。你看，這事可平允麼？」雲麟道：「縣長可准了沒有？」嚴大成道：「現在告示已貼上牆了。據聞我們如若不遵功令，便叫警察來實行干涉。這不是學校與我們為難，到

變成官廳與我們為難！」雲麟嘆了一口氣道：「怪也難，怪也難，在座諸君而論，都是素通翰墨，學有淵源，便教幾個笨童，還怕不綽有餘裕，最可笑的，三分不像人，七分不像鬼，他也舉比坐擁教授生徒，甚至教了幾句百姓千文，十個倒有九個別字，不但有玷了師位之尊，而且誤盡人家子弟不少。在我看來，像這些脚色，倒非取締不可。否則諸君，反受了他的影響！」嚴大成道：「話雖如是，此時尚談不到，為今之計，想請你託令親伍督翁，進署去疏通一下，如能把這功令取銷，我們當設一個長生祿位牌兒，天天在家供養。」雲麟道：「進去說項，原也不難，但你們不預先表示一種抵抗辦法，叫縣署裏知道，他也未必允許……你們好好去做，我願為你們後盾。」當下便叫嚴大成附耳過來，說：「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包管能達目的。」嚴大成聽了他的話，不禁大喜道：「事不宜遲，我們且先去做，隨後再來覆命。」於是率領眾人而去……且說大成辭別雲麟之後，便到了他們會議所在，又重行研究一番。第二天，遂聯合了多少私塾先生，各人手執一面小旗，有的寫「還我飯碗」四字，有的寫「反對取締」四字，一直向縣署進發，不一會，已抵縣署，大家便公舉了四個臨時代表，進署求見。一個是嚴大成，一個是古基孔，一個是汪聖民，一個是龔學禮，其餘均鳴立門外。他四人既被舉為臨時代表，立即取出名片，請號房進去通報。

說：『我們是私塾聯合會的代表，特來求見縣長的。』號房本來勢利，他聽見他們是私塾聯合會的代表，知道却是一班老學究，忙放下臉來說道：『我們縣長，公事很忙，那裏有閒功夫來會諸位！』嚴大成見他那種不賤不睬的形相，也就怒道：『共和時代，莫說一個縣長，就是現在的大總統，我們要見他，也不能說個不字。何況還有事來同他接洽呢？今天不見大約不行。』那號房曉得遇着了狠口，隨即見風下蛇的笑道：『你先生莫要動氣，我說的却係實情。既然一定要會，待我去通報罷了！』當下便轉身入內，停了半晌，出來說道：『偏生不巧，縣長正在裏面會客。諸位如有事接洽，可請到收發那裏一談也是一樣。』嚴大成道：『這也使得。』號房遂引了他們走進收發屋內，那收發見他們進來，便請大家坐下，問道：『諸位來見縣長，是甚意思？不妨說明，兄弟可以轉達。』嚴大成道：『我們求見縣長，不為別的，就為取締私塾那件事。縣長既不許我們吃這碗飯，我們也不敢違拗，但求縣長另外賞我們一個飯碗，好讓我們安心度日。此時大家均在外邊，候縣長示下。』那收發道：『這事發生，由於各校，他們因校裏學生，不甚發達，恐怕公家責問，遂借口你們私塾勾引他的學生，要求縣長履行取締，在縣長本非所願。無如被各校著的沒得法，才下了這道功令出來。任你說得怎樣如火如荼，還不是官樣文章，那裏能辦得到？諸位

且先請回去，我總把大家來意，向縣長稟明。將來一定有個辦法！』嚴大成道：『那就費心了！』一面說，一面便站起來，同大家與辭而出。他們出了縣署，眾人都圍攏着詢問接洽情由。嚴大成當將適才所談的一一告訴眾人，眾人很覺得滿意，這才欣然回轉。大成將這事辦畢後，又寫了一封切切實實的信，送給雲麟，請他託伍晉芳前往說項。……不曾過了兩日，雲麟果然向她姨父那邊走來，其時伍晉芳正預備空着轎子往縣署。忙笑着說道：『我們倒有好幾天不見了。』雲麟道：『原是我每次代姨父來請安，姨父總是不在家，所以不能碰見。今天想是我的心虛，才能夠見着姨父面。』晉芳道：『我的事雖多，你儘管常到我這裏來，陪你姨娘消消遣，難道我不在家，你就不能坐一會麼？』雲麟道：『姪兒常來，恐怕討厭。』晉芳道：『自家親戚，還鬧什麼客氣！』雲麟道：『姨父此時往那裏去？如果往縣署，姪兒倒有一事奉求。』晉芳道：『所託何事？』雲麟道：『姨父可認得嚴大成麼？』晉芳道：『他不是和你的先生何其甫最要好？你忽然提他做甚？』雲麟道：『這件事很與那位嚴先生有關係。』立將縣裏怎樣取締，他們怎樣要求各情形，重行說了一遍。晉芳道：『縣裏也太瞎鬧了，只憑各學校一面之詞，便猛浪下這功令，勒逼他們停業，他們如何肯服。幸虧他們是文明舉動，不曾有什麼激烈行為，假使有什麼激烈行為，豈不

是官，逼民反。哼！到了那時，我恐縣裏要受大大的處分。好在縣裏即刻請我去商辦選政，我倒不能不點醒他。叫他趕快收運轉舵。賢姪回去，可對大家說，此事包在老夫身上。請他們但放寬心。」說着，連自上轎去了。至於取締可否實行，選政如何商辦，欲知後事，且閣下文。

## 第九十一回

念前情璇閨生鼠雀  
綿後澤深夜續鸞凰

### 世界

上萬事萬物，雖變幻無窮，但細細按起來，總離不了因果兩字。古人說得好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，因果循環，理無或爽。讀者有疑心，在下所說是迷信的話，在下倒也有個比方。譬如種穀，下種的時候，將種子細加選擇，種後又及回耕，到了收穫的時候，自然是嘉禾穗穗，收成大有。如果下種不加選擇，種後不事耕耘，則收穫之時，是必糠稷夾雜，難期有成。比之人生，作事的時候，是下種、修養的時候，是耕耘，結果的時候，是收穫。祇須看他種的是什麼因，就可知道結的是什麼果。就此理由，還有兩句話，可以解釋讀者的疑惑，就是因果循環，實係天演公例，並非人權迷信。即如這部廣陵潮，前後所紀的，多係事實，而因果報應的先例，如楊古、楊靖、劉祖翼等，讀者當尚能記憶。不過全部書中，這許多人，欲一一的明示因果，應從何處說起？仔細想來，祇得

在那林雨生的兒子穩子身上來討個下落，倒是一個小小頭緒。即如林雨生，在那窮愁潦倒的時候，着衣不暖，吃飯不飽，全家三口，在那照牆背後存身，實在已去死路不遠。幸虧遇着一個少年義俠的富玉鸞，一手提拔，薦到伍晉芳這邊，得了職位，不但飽食暖衣，且也得到一點小小權勢。在那稍存良心的人，應當如何感激涕零，力圖報稱？知他竟天良喪盡，朋比為奸，初則謀擊小翠子，繼則害富玉鸞，欺伍晉芳，奸謀百出，詭計多端。若將這些計劃，正正經經的在社會上，做點事業，何嘗不是可造之才？無如他竟倒行逆施起來，及到臨頭，終難不了觸犯刑章，法場鎗斃，並連累老妻改嫁，孤子無依。林雨生如若死而有知，雖慟哭流涕，都來不及。照此看來，豈非一段大大因果。如今且說那林雨生的兒子穩子，自從投奔到伍公館裏，畢竟晉芳宅心忠厚，不念前仇，竟安然的留他住下。從前雖答應他，介紹到揚州第六工廠，去學點工藝，後因名額不多，一時難以補入，祇得仍在伍晉芳公館裏住着，做些零碎雜事。不料林雨生，雖作惡萬端，這個穩子，倒是忠厚老成，安安分分。他也知道他父親的罪惡，所以對於晉芳，極其恭順。常和伍升說：『我每看見伍小姐孤鸞寡鶴，就想起我爹的，不是罪大彌天，所以我這孤苦伶仃，實是在應該受天之虐，又怪誰呢？我如若沒有伍大老爺收留，我也不知道流落那方，死在何處，恐怕連骨殖，都要給狗拖

完了。如今我活着一天，都是受着伍大老爺的恩典，我祇拿着我這顆良心盡力來巴結伍大老爺，或者可以稍稍贖我爹的罪！」伍升對着他微微的笑道：「罷啦！你這孩子好甜的嘴，我記得你爹在這裏的時候，何嘗不是外貌恭恭順順，嘴裏說起來，真是仁至義盡。那他心裏，懷着一肚皮的詭計，專門葬送人！」穩子哭喪着臉說道：「伍老爹！你不要再談我爹了！你不信我，你只看我日後的行事，就知道了。你現在尚還不知道我的心！」說着，就哭起來。伍升拍着他的肩膀說：「好孩子！你不要哭，我和你玩呢！我也知道你是個好孩子，不像你爹。你只照我，你來的時候，和現在待你的好，就知道了。」因此伍升有使的時候，在晉芳面前，常提着穩子的好處，內中只有一個朱二小姐，因當初和林雨生謀孽小翠子的時候，很有點秘密的交情，所以深恐穩子，或有些知道。小孩子口頭不謹，對着伍晉芳，露些風聲，倒不是玩的，常常懷着鬼胎。有一天，催着晉芳說：「小穩子年紀尚輕，給他常住在我家，也不是事。不如另薦他一處地方，學習生意，庶不誤他的終身。」伍晉芳點頭微笑說：「你倒真想得周到呢！林雨生生日，與你何恩？你替他這樣出力。我養着穩子，還是看這孩子忠厚，若想到林雨生，那種喪盡天良的行為，我早趕趕着他出門了。」這幾句話，在晉芳出口無心，朱二小姐聽了，却是觸耳心裏，覺着突突的跳。然面上却不肯露

出驚惶的顏色，就瞰了晉芳一眼，薄怒含嗔的說道：「你這話從何說起？我難道和林雨生有首尾不成？你今天既然說這話，你應該還我憑據。我是大家人家的閨房小姐，不似那小家子女人，會做鬼鬼祟祟的事。我和你這許多年數，你難不成還不相信我麼？」晉芳本因小翠子的自縊，認為終身恨事，又以此事發端於朱二小姐，時常感着不快。不過拿不到她的憑據，認為嫌疑罷了。今見她又說這話，愈加生氣。說：「你今天的話，又含着刺了。她是已經死去的人，與你尚有何憾？處處還要說她的壞話，未免過份了些。」朱二小姐也氣着說道：「我說的是什麼人？只有你時時刻刻，心裏存着一個小翠子，所以連人家說話，都要起着疑心。我也知道你的心思，我和小翠子，很該換一個過來，我早死了，留着小翠子，永遠活着。她又會湊趣，又會侍奉，心思又玲巧，相貌又嬌豔，天天伴着你，你纔如心如願的快活着呢。像我這拙口笨頭，自己知道為着你罷哩。你也不知道，不見情，我又何苦多活着呢！」一面說着，那剪刀似的秋波，含着一泡眼淚，就如斷線珍珠般落下來了。在平常時候的晉芳，看見心愛的人，哭得和淚人似的，自必趕緊去撫慰她。朱二小姐也知道晉芳的脾氣，故意用這手段去挾制。那知道這日晉芳，先是生了氣，後來想起小翠子，在日的好處，未免感動離懷，也忍不住老淚橫流。就立起身來，背着手在房裏打旋，忽的信步望外

面走來，正遇着雲麟和三姑娘在一處說話。雲麟就站起來，喊了一聲：「姨父！」晉芳見了雲麟，也不似往日的招呼，便說道：「老賢姪我很羨你有情人終成了眷屬，但願你慧福雙修，始終如一。不要學着我和翠姨，半道相遺，負了薄倖之名，後悔無及。」言下大有悲憤填膺之慨。雲麟見他顏色不好，想是為思念翠姨，斷不料到和朱二小姐，有這番口角。便說：「這是姨父取笑姪兒了！在姪兒的一番遇合，本來是平常的事，不過中間經過許多波折，中途由合而離，由離而合，因此便覺得和別人不同，但是將來，又知道如何結果呢！至九千翠姨的事果然出於意外，但是人生修短，自有天命。姨父也祇可聊作達觀了！」三姑娘道：「論翠姨的為人，實在叫人可憐，不過這種過去的事，又何必多傷心呢！我們年紀說大不大，說小倒也不小了，回頭膝下祇有一個侄兒，可憐，又成了個單邊人，後顧茫茫，我從前祇望着小美子長成了，後起有人，可以放了一半心事。那知半途，又遭了變故。我，已經半老的人了，情願你和她，再能養着一男半女，也就算了，倒是保養着自己的身體要緊！」晉芳聽了後顧茫茫，格外觸動他的心事，但是說起朱二小姐，又是氣惱，又說不出怎樣，祇得對三姑娘說：「你也該明白過來了！那人，是怎樣，她是一朵玫瑰花，觸手生刺，待人辣辣的，我悔當初魯莽，不加體察，不然如何又會上她的當呢！」三姑娘又笑着指

雲麟對晉芳道：「你說我不明白，你真睡在鼓裏呢！你只問問麟兒，他的丈人和兒子吃官司，就有她夾在裏面，外面知道的人很多哩！」晉芳嘆口氣道：「我也近來覺悟了好多，你看她自從回到揚州，母親呢，她是專在佛堂裏念佛，你呢，又不管事，一切大權，都握在她手裏，她看不大出去，偏會拉攏和縣裏太太，打得火熱，連我都不放在眼睛裏了！」雲麟道：「姨父千萬不可多心，家庭裏的事，也只能得過且過，好在我姨娘，也不是攬事的人。」這時淑儀聽得他們講話，也慢慢的走到中堂來，先叫了一聲：「父親！」又和雲麟招呼了，坐下來說：「聽父親的話，好像是和姨娘鬧氣來了。姨娘就有三言兩語，終究是女流，父親為着她生氣，也不合着呀！」雲麟笑道：「姨父也不過一時背裏幾句話，決不至就此生分的。」晉芳道：「我們還是談着別的罷！」雲麟道：「妹妹這向身體到還好？」三姑娘代答道：「也是三病兩痛的，總之心計重，我也只得勸勸罷，那裏能醫好她的心病的呢！」雲麟道：「妹妹時常憂鬱，老住在裏面，也不是事。何不到我們家散散心，我母親也很紀念着。」淑儀道：「多謝姨娘費心，我過一日，正要來請姨娘的安。並看看紅姊姊，紅姊姊近來身體好嗎？」雲麟道：「近來不知怎樣，也是病懨懨的，倒是那玉風兒，長的怪俊俏的。過一天，我帶了她來，姨娘和妹妹見了，必是歡喜的。」三姑娘道：「紅姑娘這樣嬌怯

怯的，怎禁得起病呢？」晉芳道：「不要是懷孕罷？我們又可來叨擾你的湯餅筵了！」雲麟紅着臉說：「現在還不大清楚，再過幾時，就可知道了。」晉芳雖和雲麟談着，心裏總覺悶悶的，和雲麟道：「今日天氣頗好，我們就到公園去吃茶，閒散閒散，老姪高興麼？」雲麟正因晉芳生着氣，無以解嘲，聽晉芳說到公園去，也就滿口答應。晉芳道：「我也不換衣裳了，就此去罷！」雲麟遂辭別了三姑娘淑儀，同晉芳走出門來。雲麟問晉芳：「坐車子不坐？」晉芳道：「這裏離公園不遠，我們就安步當車罷！」揚州地方，本來熱鬧街市不多，不過道路很狹，最討人厭的，就是窮小子，拉着一輛破爛人力車，沿路兜攬生意，還有坐着人的車子，也往來不絕，所以好好的人行路，祇好讓着車子去出風頭，行人倒有好些不方便了。二人慢慢的走到公園門口，忽後面飛也似的趕來一輛簇新的黃包車，坐着一個人，到了公園，也下了車，趕着雲麟喊道：「趾青趾青！」雲麟回頭一看，見是熟人，也就停住了脚，和那人談話。晉芳看這人年紀，比雲麟大些，中等身材，穿着一件洋灰嘩嘍長衫，不穿馬褂，頭上戴着草帽，鼻子上架着一副玳瑁大圓眼鏡，手裏拿着一根司的克，長得甚是漂亮，但是滿臉浮滑氣象，竟不像是個正人君子。心想：「雲麟爲什麼和這種人去打招呼呢？」又見那人一手攜着雲麟的手，說：「你們走的慢，我車子快。我看見你很命的喊

你，你不答應，我也祇得趕了來了。」雲麟道：「先前我並沒聽得，等你下車喊我，我纔知道是你呢！」就拉着他的手道：「我們進去罷，我還有親戚在前面等着呢！」那人說：「你親戚是誰？」雲麟道：「是我的姨父，你也該知道了。」那人說：「巧極了！我們同進去罷！」就走到晉芳面前，恭恭敬敬的，行了一個鞠躬禮，雲麟替他介紹說：「這是我從前的同學喬家運！」晉芳也就回了禮說：「久慕我們正苦寂寞，同去吃茶罷！」三人進去，找到一直裏面荷花池的旁邊，三間抱廈內，一個座位，就泡了茶。這時旁坐，也有好許多人，內中有和晉芳認識的，都招呼了。喬家運却無人不熟，先過去和諸人談了一回，纔過來和雲麟坐下。雲麟道：「我們好久不見了！你上海去過麼？還是仍在揚州？」喬家運道：「說起話長哩！前時我和你別過之後，我原想安安閑閑的揚州住幾時，那知從前鹽店裏的一個股東，從上海來找我，要我去繼續從前的事，我再三辭謝，因爲他也知道我家境，不甚充裕，說你既不願去，何妨在揚州弄點事情做，我很可以幫你的忙。我想既承他的美意，若叫我再去費盡心思，弄那勞什子的報館，我可不願意了。因此商量好久，他拿出幾千洋錢，交給我，辦了三百輛人力車，到揚州來。你不看見我坐來的這部車子，多麼好，比我們揚州現在的舊車子，好多着呢！這就是我公司裏的出品，我打算在車子上面，整理整理，把



舊車子統統淘汰，也可算我的事業呢！」晉芳笑道：「人力車的事業，資本倒尚在其次，只是那些拉車子的人，都是一班江北愚民，講理是不能的，一旦蠻橫起來，實在難以處置。老兄能和這種樣子的二三百人打起交道來，豈不要吃虧？」喬家運豎着一個大拇指道：「老伯勿怪小姪誇口大口，對於這種人，叫小姪使用起來，不怕他不服從。我有車子給他拉，就是他的衣食父母，他若違拗我，祇要奪了他的生計，他的性命就沒有了。他還敢倔強嗎？古人說得好，智者役人，愚者役於人。我就用這個主義，在他們身上取點利息，也不為過。況且無事的時候，他們是拉車子，倘若我遇着不平的時候，要我在揚州鬧點小小風潮，不怕他們不當我的護兵哩。」雲麟道：「原來喬大哥辦着人力車公司，我倒看不起這小小的事業，還有大大的作用哩！」喬家運道：「這也是我的一種計劃。」晉芳道：「這種事，我們却是外行，倒要請教利息究竟如何呢？」喬家運道：「利息不厚，小姪也不願去幹這勞什子了！比如說我在他們身上，每人每天取他兩角小洋的利息，總計起來，就是幾十塊錢，這都是他們情願來租了去的。若遇到他碰壞了車子，我就在修理上面，敲他們點竹槓，他們因為飯碗計算，也不怕他們不來繳納。」晉芳道：「原來有這許多厚利，難怪辦車子的人很多了。」喬家運又對雲麟說道：「今天真巧極，我本想到你府上

找你，請你求老伯一件事，那知竟會在這裏遇着二位，想我的事總有希望了。」晉芳聽說，有求他的事，心想我和你面不相識的人，有何事交接。正在詫異，見雲麟問道：「你說的，是什麼事？」喬家運拍着手笑道：「趾青趾青，我看你近來祇知躲在家裏，對着如夫人享些溫柔的福，把外面一切重要的事，都置之不問了。我倒佩服你是個高士哩！」雲麟紅着臉說：「這可奇了！我也不是你肚子裏的蛔蟲，我又如何知道你的事呢？」喬家運道：「我和你取笑呢，不要急壞了，這是我的不是。你不知道前次選舉的省議員，已經期滿，現在縣裏正忙着選舉。」晉芳道：「不錯！我前日也聽見這話，縣裏請的籌備主任，不是許道權嗎？這人因孟軍長的炸彈案嫌疑，曾經收押過的，現在不知如何又出來謀事幹了。」喬家運道：「是的小姪也知道他和老伯是熟人，所以擬懇趾青求老伯，縣裏謀一個調查主任。」晉芳道：「若說別人兄弟尚可担承，這許道權從前兄弟因一件事，和他有些爭論，去說是必無效果，何必多此一舉呢？所以對於老兄的事，祇可謝絕了！」說着，拿兩隻眼睛望着雲麟。雲麟知道晉芳說的就是為紅珠的事，這時也不便說出，祇得對喬家運道：「家姨丈這般說，喬大哥祇可另尋別人了。想喬大哥熟識的人很多，謀這事是必成功的。」喬家運道：「我懇伍老伯的，並不是向許道權說話。許道權，我同他也是熟人，昨

日曾經談過：據說這事，全權都在縣裏，要請知事委任的，又知道現在縣長，最相信的就是伍老伯。懇你代我求伍老伯，在縣長面前，介紹一下，沒有不成功的。」晉芳素來也知道喬家運的為人，不過辦理選舉，在表面上看起來，原是中華民國尊重民意的大典，但是都為一班半紳衿式的人物把持，任你怎樣公正的人去辦，也不能那清他們的積弊。況如許道權這種人，做了籌備的主任，還有什麼好結果呢！不妨把他推薦，也算是雲麟的一個人情。見雲麟想回絕他呢，恐怕得罪喬家運，不同絕他呢，又不知我的意思。正在為難，就說：「既是這樣講，我明天正因事要到縣裏去，且和他說着看。成功呢，果然是好，不成功，請老兄不要怪我辦事不周。」喬家運見伍晉芳滿口答應，知事有把握，忙站起來，向晉芳作了一揖。然後又坐着談了許多別事，時已不早，晉芳要走了，喬家運不肯，拉着雲麟說：「伍老伯和我們是難得遇到的，今日必在這裏杏花村西餐，這是我一點誠心，請你替我留客罷！」晉芳和雲麟再三不肯，經不起喬家運死不肯放，也祇得隨和着，吃了夜飯回去。吃飯的時候，大家談着選舉的事。晉芳笑道：「這選舉的事，你要來謀，我要來幹，謀的人很多着呢！我雖知道，個中不無弊病，但是這弊怎樣辦法？做了調查員，有什麼利益？老兄自當明白，何不見教見教呢？」喬家運道：「在老伯是個公正紳士，自然不明白此中道理。若

說一經鑽謀着了調查主任，這舞弊的方法多着呢！譬如調查主任的利益，全仗着各處調查員身上。因為當選舉的時候，多數人要謀這調查員的位置，如果得着了，他便把自己調查所得的選舉票子，一古攏兒拊住不放，好讓他變賣金錢。此種積弊，各處多是如此。單就我們揚州城區說起來，共計五區，每區又分五段，五區共計二十五段，也有三萬多選民。若每段的調查員，叫他們報效調查主任，五六十張選票，那個敢說個不是。在各調查員，固屬惠而不費，在主任就可積少成多，費起價來，至少也有幾百塊錢。即如要想這許多選票，統統選舉自己，也無不可。他就不費一文，那初選當選，穩穩到手，豈不是一件最便宜的事麼？」晉芳笑道：「原來有這許多好處，所以老兄要謀幹甚力了。」喬家運聽到這裏，忙站起來，又對着晉芳深深一揖，說：「這事全仗老伯的栽培。」雲麟聽了，心中很不為然。但是喬家運那廝，不是好惹的，也不願和他辯論，好在菜已吃到布了，接着咖啡茶也來了，就催着晉芳說：「時候不早，我們還是走罷。」晉芳也立起身來，向喬家運拱拱手，說：「深擾了！見委的事，明後日聽信罷！」喬家運因尚要在公園鬼混片時，也不再留。晉芳和雲麟，正走出大門，看見穩子，拿着一盞亮晶晶的玻璃燈，正候個着。因為三姑娘知道晉芳在公園，特差他來接的。晉芳對雲麟道：「我們正想喊車子，現在穩子來了，我就和他

走走。老賢姪，你先坐着車子回去罷！」雲麟遂別過晉芳回去。晉芳和穩子在街上慢慢的走，着一面問他些幼年的家庭景況。穩子年輕，也不知說話輕重，到了伍公館裏，並沒有和晉芳說話的機會，今見晉芳問他，祇有不知道的不答應，知道的，統統說出來了。說到：「我爹要害富大少爺的時候，母親曾和他爭論說：『你害了富大少爺，還不要緊。伍大老爺是我們的主人，一衣一食，都靠着他，現在雖只不在他公館裏，那二太太手裏的每月三十千文，是從那裏來的。如果伍大老爺有了什麼不是，我們還靠誰呢？』我爹笑說：『你是個婦人家，那裏知道這種事情，我若把富大少爺去出首，十拿到了人，我的功勞，至少也可以得到個大八成知縣。伍大老爺，若犯了事，我一運動，就可以當得伍大老爺的差使，那二太太說不定，還是我的人呢！』伍大老爺想想，這事我爹應該做的嗎？」晉芳聽到這一段說話，接着小翠子自縊那一天的情形，心裏恍然大悟。要想趕回去，和朱二小姐大鬧一場，仔細一想，小孩子的話，如何作得憑據，鬧起來，反而叫人笑話。我祇要此後不去理她，她自能知道我的用意。心裏想着，又不和穩子說些什麼話，也不去聽他。走到門口，伍升來開了門進去，一直走到三姑娘房裏去。這時三姑娘，正和淑儀在那裏做針黹呢，看見晉芳走來，還疑惑他吃醉了酒，走錯路哩！淑儀忙着起身說：「父親回來了麼？今天在什麼

地方吃飯？我們等了好一會纔吃飯，就叫穩子來接，父親看見了沒有？」晉芳說：「看見了同回來的。」三姑娘說：「你吃過酒麼？醉了麼？」晉芳道：「那裏會醉呢？我知道今日你疑心我，為什麼到你房裏來呢！我停一會，還要報告你一件事哩！」淑儀見父親要和母親談話，就告辭了，回自己房裏去。這裏晉芳看三姑娘，徐娘手韻，穩重端莊，比朱二小姐那種矯矜的態度，真有賢不肖之別了。三姑娘見晉芳默着臉看她，有點不好意思起來。遂說：「時候已經不早了，看你醉薰薰的，不如早點過去睡罷。有話明日也好談的。」晉芳笑道：「好人我今日不出去的了。這裏難道不是我睡的地方嗎？」三姑娘紅着臉說：「這是什麼意思呢？你出去之後，淑儀去看姨娘，見她像是哭過的样子，但是她也不肯說什麼。現在看起來，你們真是有過口角了。你們相處已久，就是有點意見不合，也不可就此生分起來。我是清靜慣了的人，年歲又大了，你又何苦再來纏我呢！」晉芳道：「理她呢！她做的事，祇有她自己肚裏明白，祇恨我自己從前糊塗，自從和她好了，就和你生疏起來，那知你竟是個好人。我現在纔明白過來，請你不要因為從前的事恨着我呢！」接着說將穩子的話，一一和三姑娘說了。三姑娘道：「已往的事情，何必再談。祇要以後防着她些就是了。至於你今天要在我房裏呢，你是已經十餘年不進我的房了。今夜依了你，明日不但

自己難為情，就是家人，也都要當作笑話哩！你聽我的話，我送你去罷。」晉芳聽說三姑娘要送他出房，他就裝着少年時候的老脾氣，索性連衣服也不脫，睡在床裏去了。三姑娘終究讓他不過，少不得依從丈夫的意思。這一夜的事情，我不敢學那小說家的老套，說一宿無話。只是拿後面的事證明起來，可以拿紅樓夢的一句話，道是：「二五之精，妙合而凝了。」這也是伍家祖德不衰，晉芳為人，尚無罪孽，應該不做若救之鬼。這是後話，且暫不提。且說雲麟別了晉芳之後，坐車回家，到了母親房裏，看見他姊姊繡春，正和他母親說家常呢。柳氏紅珠都在那裏待候。雲麟叫過了母親，就和繡春說：「姊姊什麼時候回來的？為什麼不常到家走走？」繡春道：「我那裏有這麼好日子，他們老夫婦，現在雖不似從前那般虐待，但是家中上上下下的事，那一件不要自己去。倘若時常回來，他們又不知要鬧到怎樣了！我倒還不如不回來，還得個耳根清淨。其實我那裏有一刻不想着娘呢？」說着，眼圈兒就是一紅。雲麟道：「啊呀！天呀！你為什麼專門保佑着惡人，像他們這兩老，就應該立刻斂命閻羅王，派兩名陰差將他拿了去。那是姊姊，就可出頭了。」泰氏忙攔着他道：「你這話真正沒有道理了！幸虧天老爺沒有聽見，若給老人家聽了，怕不先派人來捉你。你要知道，天生一個人，就有一個人的壽命，壽命不絕，那裏會死呢。像你這種赤

口白舌的咒人，也不像個念書人的口吻。」柳氏道：「虧你是個念書的人，連四書上所說的，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，兩句書都忘記了。」雲麟笑道：「好了好了，我不過說句玩話，母親責備我也該受用了。你也拉出一車子的書和我講罷。」我向來佩服你是個女博士，母親從前還叫我拜你做老師呢！」說的眾人都笑了。繡春道：「弟婦的話，倒是很有理的。他們雖則待我怎樣不堪，我終究是他的媳婦，也祇好順從他們。如果因為他們待我不好，我就存了另外的，心，我又算得是什麼人，也不像我們雲家教訓出來的女兒了！」雲麟聽了，忙向繡春陪着禮說道：「罷罷，這都是我的不是，剛纔引出了一個女博士，如今又引出一個女聖人來了。我很情願聽着你們的教訓呢！」說着，又走過來向着繡春臉上一望，見她面色黃黃的，憔悴得很，不似從前豐滿。忙說道：「姊姊為什麼今天臉上氣色不好？並且說起話來，也像沒有精神似的，不要有了什麼病？」紅珠在旁邊笑道：「我們剛纔也問過了，恐怕不久，就要請你去做舅舅呢！」雲麟拍着手笑道：「巧極了！今天我到姨父那裏去，催妹妹問你好麼？我說你近來是病恹恹的，姨父說不要是有了身孕，將來還要來擾我的湯餅筵哩！現在你這樣說，姊姊又懷孕了！我們何妨學那舊小說子上說的，指腹為婚的故事呢！並且我願我們親戚中的女人，大家都同一個時候懷着孕，那時吃起湯

## 第九十二回

黑吃黑 喬家運欺人  
冤報冤 田福恩喪父

解筮來，才熱鬧哩！」繡春紅珠，都紅着臉說道：「凡事到了你嘴裏就有這許多話說的了。」秦氏道：「那麼沒有就是生麟兒的那天，你三姨娘，偏偏這一天生個妹妹，把個外祖母和舅母，一個身子在那裏，心在這裏，一個身子在這裏，心在那裏，真正急煞了！」雲麟道：「姊姊身上有了孕，自然是一件喜事，想我那姐夫，待你比從前總要好些了！」繡春道：「他呢，還有甚說的，終是好一陣，歹一陣的，說起來我倒擱着正經事不談，鬧着說玩話。今日我回家，是他逼着我來的，還要求着你一件事呢！」雲麟笑道：「罷了！他來找我，必定沒有好的事，親姊姊你去和他說，免勞照顧罷！」不知田福恩，叫繡春來求雲麟的是什麼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却說

上回書中，說到田福恩逼着繡春來家，求着雲麟一件事。雲麟也不問皂白，就滿口回絕，說得繡春默默無言，大有嗔怪之意。雲麟老大大不滿意，說：「姊姊像是生氣了！我不過說着玩的，其實姊姊的事，就是我的事。姊夫既然逼着姊姊，祇要我力量做得到的，豈有不承認之理。」繡春聽了，纔回嗔作喜說：「你說的話奇了！我何嘗怪你來，這是他平常作事太不成人，也難怪人家不信任他，不過這一回託

你的，也算是件正經公事，所以我纔肯回來和你說呢！」雲麟道：「姊姊說了許多話，全是空文，究竟他要託我的是什麼一回事呢？」繡春道：「現在還在開着，這裏又沒有外人，我把今日一番奇形怪狀的說話，告訴你們，真是又可惱又可笑哩！今日午後，他從廠裏回來，沒頭沒腦的向着我道：「你知道我們揚州的喬家運這個人嗎？我還是幼年時候，在家聽見你說過喬家運，在書房裏的笑話，知道不是個好人，物便嘆着他道：你問的也太稀奇了！我是個女人，那裏會知道外面的事。他說：我因為知道他和你兄弟很好，所以我問你一聲，你要知道現在我雖在工廠裏辦着事，每月收款不多，那外面的用項，着實不小，已闕下許多虧空來了。我那死人老子，他偏不肯死，白擱着銀錢，不許我用，我怎樣混得過去好了！現在賺錢的機會來了！你不見我前回忙着選舉，那白花花銀圓，都望我衣袋裏滾進來的時候嗎？那時我何等精神，我記得曾經替你做過一件藍布外褂的呢。我道這些從前的事，又說它做甚，有什麼關係呢？他道：現在又要辦選舉了，我道：原來你又得着選舉的什麼職務，所以這樣高興。他說：職務雖沒有得着，已經有些意思了，但是還要借重你的大駕哩！我自從去年到今年，這許多時候，從來沒有聽過他這種客套話，也很奇怪。就說：你要我替你做什么事，你也該說個明白呀！他說：只回辦選舉，我原想借着前次初選

當選人的名義，託着人向縣裏運動個調查主任。那人去了一趟，竟不成功。今日我聽見喬家運，正去找你兄弟，請他代求你們貴親戚姓伍的，向縣裏去說，這事是必成功的。我想他既託着你兄弟去謀的事，在他面上薦個把調查員，他必定不好推却，所以要叫你趕快回去，向你兄弟去運動，運了恐怕給人家搶了去。我前回曾經聽見你說議員的權勢很大，當他是件正經事，就答應了他。他就逼着我換了衣服，替我叫了一部車子，還向衣袋內拿出十個銅子給我做車錢呢！雲麟笑道：『姊姊今日，倒可謂得着異數了，他們的消息真是靈通。今日下午的事，他預先就會知道，人家說他們有耳報神，我說他們都戴着個樟柳神呢！好在老喬的事，果然託我的，只要他成功，姊夫的事沒有不成功的。姊姊明天回去，就叫他安心等差罷！但是有一句話，姊姊聽了，不要多心。姊夫的事成功了，也不過做個轎夫，姊姊不要又鬧那怪着兄弟，那真是冤枉呢！』說着，哈哈大笑。繡春說：『好兄弟，你不要刻薄我了，我那裏情願有你這樣一個姊夫呢！』泰氏道：『麟兒，你的話，愈說愈不像了。姊姊難得託你一件事，你答應也好，不答應也好，又何苦當着你姊姊，繡春姊夫呢！』雲麟道：『母親不要認真，我和姊姊多時不見了，不是這樣取笑取笑，鼓些天倫樂趣，倒像是生分呢！』說了，又和繡春談些家常，見黃大媽來說：『玉姑娘醒了。』柳氏聽

見也就回房，泰氏見天時已經不早，命紅珠也去。雲麟先到柳氏房中，和玉鳳兒調弄一回，仍回紅珠房內安歇。次日繡春回去，田福恩已在家裏等的正不耐煩，見她回來，趕忙問她事情怎樣。繡春見他急得什麼似的，故意啞他道：『這事恐成畫餅了。』田福恩急得跳起來道：『他是我的小舅子，你是他的姊姊，難道求他這一點事，他都不肯答應麼？若是不肯幫我的忙，我自己和他鬧去。』繡春道：『你又要錯怪人了，他那裏會不肯呢？你這件事，第一要姓喬的做了個調查主任，他纔可以給你推薦。姓喬的主任，又要姓伍的肯替他說呀！現在姓伍的不肯到縣裏去說，叫他有什麼法子好想呢？』幾句話說的，田福恩默默無言。一面鼓着嘴，一面祇顧拿着手搔他的癩頭，坐着發歎。繡春見他這種情形，不覺啾啾一笑。田福恩聽見繡春笑了，就惡狠狠的指着繡春罵道：『你這人真麻木呀！我的事情不成功，你也該替我打算打算，我正急着你倒笑了。你難道不是我的妻子嗎？』繡春急忙攔住他道：『外面的事，我如何能替你打算呢？這是你求人的事，你還和我這樣淘氣的，你還想我替你幫忙呢！』田福恩忙笑着說道：『好人，你果能代我想法，我就替你倒洗腳水都甘心呢！』說着，就扒下去磕頭。繡春道：『呸，你這樣醜相，若給外人看見，豈不鬧成笑話！我索性告訴你，免得你懸心！』就將昨夜雲麟答應的話，一一說了。喜得

田福恩連連向繡春作揖，說：「我的娘！你原來和我取笑，你何不早就說我，不至於得罪你了！」說着，又向繡春作了一個揖，弄得繡春，只顧抿着嘴笑。田福恩道：「這時我廠裏還有事，暫時別過你，夜裏我再來賠你的罪。」說畢，頭也不回，竟自去了。過了兩天，喬家運的調查主任，居然到手。雲麟就去找他，介紹田福恩做調查員。喬家運聽了，心裏一動，忙笑道：「老哥介紹的人，兄弟最不遵命，況且田先生又是上一屆辦過選舉的人，自是熟手，我正可以借重着他呢！」雲麟聽了，自是歡喜，忙到繡春那裏報告了。後來揚州五段調查員發表出來，田福恩居然也在其內。他就興高彩烈，忙着他的選舉，連工廠裏也不大有功夫去。後來因此工廠裏，就出了一種毛病，幾乎不把蕭鹽商幾萬銀錢的捐款化爲烏有。這是後話，暫且不提。且說揚州的辦理選舉，自從第一屆的時候，就發生了許多弊病，以後便牢不可破，雖則上回書中，喬家運曾將各種弊竇，略述一二，究竟如何，讀者尚不甚明瞭，我就趁這時期，和讀者談談，倒也是揭破地方黑幕，灌輸常識的一個好法子。原來揚州這一班辦理選舉的人，也在衙門裏當差役的收着徒弟一樣。正經由縣裏委任他做調查員的人，本來沒有幾個。那一種要想替他門做走狗的，却不知凡幾。不問那一屆選舉，都是他們幫着去做，並且成了世襲的職務。十個之中，難得有一個生人加入，即便有了

生人加入，他們也要來運動着，和他們一起。你若不是見機而作，必定給他們排擠出去。這是什麼緣故呢？他們認這選舉的事，是一種固有的營業，多一個人加入，就少分了一份利益，所以固結團體不容他人插足。即如我這回書中所說的田福恩，他從前也是調查員之一，講到調查的手續，除了着他們手下的這班走狗，胡亂拿着查驗選舉的條子，在各家門首貼着數行面子外，其餘的名姓職業，都從百家姓裏面，去翻着造出來的。所以一部選民冊上，要想去證明那個是真的，那個是假的，無論何人，也不能詳細考察得出來。就是縣裏當了選舉監督的責任，雖則明知其弊，也不能揭穿其隱。咳！國家視選舉爲要政，若輩反以選舉爲生涯，言之豈不可醜！即以田福恩而論，他上次因爲得了一個調查員，就弄着許多選票，後來又弄到一個初選的當選人，不但成全了他一個小紳士的資格，就是他東奔西走，替人擡轎子的轎錢，也不知賺了幾百元。利益既厚，自然格外關心。這一次得了選舉的消息，他就早已託人在縣裏打聽，纔知道委的籌備主任，是許道權。趕快託人介紹，要想詳一個調查主任。那知許道權，認定這個差使，是金銀的窟窿，不肯徇情，同他說：「我的目的，和別人不同。別人多以選票爲目的，我却以金錢爲標準。祇要他能報效我大銀圓若干，我就可以承認。」在田福恩心裏想：這件事情，就和寫個八字，第一撇尚未

見面，我就拿着錢去報效，我又不厭，我不會拿着這錢去嫖花姑娘去呢。那知後來居然會碰到一個喬家運，許道權的目的，既不能達。田福恩要想做的事業，倒給他成功了。且說喬家運既然得着了調查主任，那一班調查員，都由他一手包辦。許道權做人，雖則厲害，究竟敵不過他的手段。有權反變做無權了。那調查手續，還不是仍照前面所講的老例，等到冊子填寫成功，田福恩居然擋住了幾百張選舉票，他想到假如現在就把這許多票子賣出去，得款既屬零星，究竟拿不到大好處，不如仍照從前一樣，用點小小本錢，把別人的票子買得來，自己做了當選人。那時我只善價而待，等着有好的主顧，不怕他不拿着一千八百來孝敬我。就是做橋夫的時候，跑跑上海，也得出幾回風頭。他因此就四面拉攏，說也奇怪，在上一次他要選票，都一說就成。這一次却不然，問問這個，說說：『我的票子，已經有人接洽去了。』問問那個，又說：『我的票子，連自己還不投呢！』接連碰了好幾處，都是一樣。弄得田福恩急的沒法，想了許多時候，居然被他想出一個方法來了。說這件事，除非去和喬先生商量。我曾經答應他報效選票的，託他去說合，要他手裏的票子讓給我，想他也不好意思，當面回却。想罷就立即坐着一輛車子，到喬家運家裏來。事有湊巧，這日喬家運尚未出去，碰個正着。不過尚有許多調查員，在他這裏談的正熱鬧。田福恩捏着一

把汗，心想：不好了！這是我的絕計，如果被他們走了先着，我可失敗了！那喬家運見他來了，就很和氣的招呼他。田福恩也就和眾人都招呼了，然後坐下，聽他們繼續所談的，都是些賭局。有的說：『我昨天贏着幾多。』有的說：『我昨天輸了！只怪我手運不好。』田福恩見他們並不談起選舉，以為我這一着，尚未給人窺破，自是高興，不多時，這班人都散去了。喬家運就和他說道：『田兄難得光降，我們有些時不會了。』田福恩道：『我是今天專誠來拜訪喬先生的。』喬家運道：『我們何必客套，先生先生的，怪不好聽，你就喊我聲哥哥，我就喊你聲老弟罷。』又說道：『老弟此來不是為選票的事，和我有接洽罷。』田福恩道：『哥哥猜個正着，莫非你是神仙，預先知道我心裏的事。』喬家運道：『不是在我老弟面前誇口，你我吃的是什麼飯，幹的是什麼事；如果在我這選舉範圍裏的事，消息不靈，我還當什麼調查主任呢？老弟！我知道你的主義，你想初選當選是嗎？你現在究竟已經弄到了多少票子呢？』田福恩縮着眉頭，說道：『哥哥既然知道，我也不必瞞了，我祇我自己的幾張，另外跑了好幾處，費了好幾日，簡直是沒有一點眉目。』喬家運拍着手道：『老弟！你錯了！你雖則和我第一回辦事，你難道連我哥哥的頂頂大名，都不知道嗎？放着我哥哥不託，偏去找尋別人，有什麼屁用！你看，我只要弄點小小手段，不怕你不成功！』



『田福恩道：『我原是來求哥哥的，這事總求哥哥作成，將來到上海和南京的時候，堂子裏的花酒，總是做兄弟的來孝敬咧！』喬家運故意想了一想道：『老弟的事，還怕做哥哥的不幫你的忙，不過仔細算起來，老弟自己也不過一二百票，我呢，已經有好些票子答應人家了。所賺的有限，情願奉送老弟，也說不得什麼酬謝。倒是要和各調查員去商量讓來的票子，他們是和老弟一樣，有個目的，這倒不得不叫老弟破費着幾個小本兒。好在到複選的時候，不但拿得回來，並且總有一筆大大的錢好賺的！』田福恩道：『這事做九兄弟的也想到，必須要化幾文。但是仍要請哥哥替我計算，十計算要籌劃多少款子，纔能辦得到呢？』喬家運拿着手指，二一五一十的算着道：『阿呀！老弟你要買的票子多着呢！在別人去接洽，恐怕非五六百金不能買到，好在做哥哥的神通廣大，只要說一聲兒，不怕他們不把票子來奉送。但茶錢酒錢是不可少的，至少算起來，也須得二百塊銀圓。好在你們實說裏，拿一二百元，也不算什麼事。我明天聽你的信罷！』田福恩起先聽見要二百塊大洋，已是嚇了一跳。後來想到，如若成功，至少也可得到一千八百，除了本兒，還有多數可賺，也不嫌價貴了。說：『款子呢，我准籌二百塊錢來，交給哥哥。不過限定明天，日期太促，因為我那死人老子，不管你什麼地方要用錢，他總死揪住不放。我也要另外去籌劃，限

我三天期限罷！』喬家運故意替他着急道：『老弟，你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了？選舉的日期已近，外面競爭的人很多，你遲一點不要緊，恐怕人家要賣票子的人，等不及呢！你既是這樣說，我就等你三天罷。可是過了日期，我就不管。』田福恩歡喜非常，就千恩萬謝的辭別了喬家運。回到廠裏，要盤算這二百塊錢從何處設法，以前劉祖翼當會計的時候，我們同着嫖賭，那二百塊錢，只消歪歪齊齊，不怕他不挪給我。用現在的會計，是個老古板，那裏會成功呢！他在這一夜，左右盤算，愈恨老子不死。現在雖則要想叫老子快死，也恨沒有和楊燦卿這種人替他買砒礪整整一夜未曾睡着，次日想回來和繡春要些飾物，他也知道繡春的物品，都給他賣的，賣的典，已弄光了。連無精打彩的，在廠裏坐了半天，忽然想起來說：『啞！除了死的想活的，我那年要換洋裝，很着向他，要那白花朵的洋錢，不是從他錢櫃子裏，飛到我袋裏，又從我袋裏，飛到那成衣舖子裏去的麼？』主意已定，就一口氣跑回家中，見店內靜悄悄的，祇有一個夥計，兩個小官。見了他來，和他點頭兒，他也並不理會。一直走到他母親房裏，也沒有一個人。原來他母親周氏，到張奶奶家裏打麻雀去了。繡春因為剛吃過飯，作了一回嘔，使懶懶的睡在床上。田福恩見左右無人，就想下手去開他父親的錢櫃子，那知扳搖不動，鎖得緊緊的。正要去尋鑰匙，這也合當有事，到他

母親床前見枕頭下面，露出一張白紙角兒。他就伸着手去一拉，見印着綠花黑字的紙兒，一大摺這一喜非同小可，叫聲慚愧，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向懷裏一揣，掉頭就走，仍到他的廠中去了！第二天，就將答應喬家運的二百元送去。喬家運說：『老弟你真運氣，我給你各處說過，票子已經足數了。二百塊頭，却分派平均，那時可以穩穩到手。不過我倒也有一件事，和老弟商量，你的事經我招呼，必定成功。我也要想當一當選，一則將來可以為老弟幫忙，二則我也想出出風頭；計算票子，因為替你說的多，我自己反不彀了。老弟現在尚有幾百票，不如讓了我，要多少錢，你就在二百元裏頭扣除了去，也是一樣。』田福恩道：『做兄弟的事，都仗着老哥成功了，難道這區區數百票，還講錢嗎？我們一言為定，到了時候，我就統統填着老哥的名字罷。』喬家運也向他道了一回謝，田福恩就走了。一面喬家運就邀集了他手下的一班健將，把二百元分配給他們，並且教他們票子上名字的方法，眾人一窩風的散了，專等投票那一日去做事。田福恩回到廠裏，心想：『老喬這人也太厲害，我送給他二百元，幫我做點事，他就要想我的票子，我留着自己用不好，何苦要送給他，我也不得不施點小手段，將來你可就認識我田福恩了！』也就招呼他的一班走狗，囑咐他們所有票子上，都寫着田福恩。到了選舉這日，田福恩也去投票，因為他不

善寫字，免強寫了一張。只見這日會場門口，很是熱鬧，就是大力車也停了幾百輛，可見這天來的人很多了。走到裏面，人已擁擠不堪，有的還將挽過鬚髻的曲辮子，拖在腦後。有的穿件破爛洋布長衫，身邊不知藏着什麼，走起路來，「叮叮環環」的亂響。其餘奇形怪狀的人，也不知多少。又見自己手下的這班人，也都在那裏投票。他就放了心，慢慢的挨進去。許道權喬家運，都在裏面，他也就和他們鬼混起來。到了下午四點鐘，才將票封好，各自散去。到第三日，就是開票的日子，到了這日，田福恩格外高興，把他從前穿過的一套西裝衣服，向當裏贖得出來，穿在身上，拿着一根司的克，跑到會場裏來，想做他初選當選的議員。老爺喬家運見他這種形狀，已知其來意，不覺暗自發笑。這時候，開票的職員已經派定二人檢票，二人唱名，四人伏在案上，寫唱出來的名字。那縣知事是本縣選舉監督，高高坐在上面，和許道權喬家運講話。田福恩也不上去招呼，只在檢票的地方站着聽唱名。站了半天，腿也酸了，口也乾了，唱出名來有的，是揚州著名的紳士，有的許道權的，喬家運倒被他佔了半數，並沒一個姓田的。又等了半天，唱着一個田字，看了一會，又說了「禍恩」二字。田福恩聽了姓田，想是自己了，原來我的票子，都在後面，那知聽到名字，又不是。不覺瞪着眼睛，向檢票員望了一眼，說：『我們揚州有田福恩這個人嗎？』檢票

頁見是田福恩，也就想到，忙高聲叫道：『田禍恩不是禍恩，是福恩。因為福字寫不清楚，變成禍字。恩字寫不明白，變成思字了。』說得哄堂大笑。有的還喊着：『廢票廢票！』直等到開票終了，除了他自己寫的一票外，其餘並不見田福恩一個字。是日喬家運果然當選，其餘當選的因不是本書重要人物，不必再贅。直把個田福恩氣的眼珠發白，知道上了喬家運的當，就拿着司的克在門口等着。停一會，縣知事乘轎去了。喬家運也出來，田福恩就拿起司的克兜頭一杖，喬家運却很積珍，老遠的看見他惡狠狠的站在門首，已知道他不懷好意，也預先防備，忙將一杖避過，順手一掌，原想打在田福恩額上，那知一偏正中在他癩頭上，癩痂去了，鮮血淋漓。喬家運趁他不備，一溜煙的跑了。原來喬家運早知田福恩是個無賴的冤柄，雲麟介紹，所以心中一動。後來田福恩要買票子，偏去找他，落得拿他二百元來買自己的票子。就是田福恩那些走狗，也被他運動，所以開票時候，田福恩的違票，都變了面孔，投奔喬家運去了。但是田福恩事情既不成，白白的丟了二百塊大洋，心裏如何氣得過，就怒冲冲的回到家裏。這時周氏正指着繡春大罵，說：『我出去了，你難道死了不成？我房裏的鈔票，會給人偷了去，你還不知道。』田福恩知道二百元的鈔票已經發作，就把司的克一攔，指着周氏說：『你不要活見鬼，你們藏的洋錢，自己管不周

全，失掉了，還要來罵別人！』原來田福恩拿了二百塊洋錢去，當時並不發覺，隔了好幾天，還是田煥想着，問他妻子道：『我前天交給你的二百塊錢的鈔票，你給我放在那裏？』周氏道：『你不提起，我倒忘却這件事了。好像還放在我枕頭邊呢！』田煥道：『你也太大意了，這不是三塊二塊錢，可以隨便放着。倘若露了眼，給人偷了去，那時怎麼樣呢？』周氏道：『你也太過慮，放在枕頭邊的東西，還會不見外面的物件，都要偷光了。』一面說，一面就走進去，向枕頭邊取鈔票。那知把手伸進去一摸，不但鈔票沒有，連那包皮紙都不見了。連忙將枕頭移開，被褥都翻起來，四面找到，却沒有一些影踪。自知出了意外的事，又痛又急，就哇的一聲哭起來了。田煥這時，正走到店裏，聽見哭聲，知事不妙，趕快跑進來，說：『怎的怎的？』周氏哭着說道：『中了你的話了！我這包洋錢好好的，擱在枕頭邊，不知道那個天殺的惡賊，摸進來拿去用了！』田煥跳着脚喊道：『我的話如何好容易大前天做了二百塊錢的交易，統統拿來交給你，你應該好好的替我收着，現在丟了，你知道我痛心不痛心呢？』周氏自己心虛，又受了田煥的話，回答不出心裏益發悶悶的，想拿繡春出氣，却巧田福恩回來，帶着繡春。周氏就大哭起來，說：『我到了你田家的門裏，我並沒有受過一點好處，你個老爺才，你當年沒有我，你那裏有這一天。你因為了二百塊錢，自

己關的不殺，你還要串着小扣子來和我關，我今天是不想活了，我抵莊拿着我的性命，和你老殺才拚！」田煥既失了洋錢，又受他妻子一頓罵，心裏如何過得去。繡春要想出來勸，偏生被田福恩攔在房裏，不准她出來。這時已驚動了隣舍及店裏的夥計等，都來詢問情由。田煥遂對眾人說明原委，當時勸的勸，說的說，議論紛紛，有的說：「到城隍廟裏去罰咒。」有的說：「請人罰光。」關了半天，仍舊毫無頭緒。直等到周氏哭的倦了，田煥也無可奈何了，眾人纔紛紛散去。那田煥本來是一錢如命的人，今日無原無故的，將二百塊錢失去，心裏不覺悶悶不樂，茶飯都減少了。過了幾天，就病倒床上，不能起身。周氏勸他請個醫生來家診視，他不但不肯承認，就連他妻子也罵起來。因此一日一日的耽擱下去。田福恩仍舊天天混在外面，那裏還顧他老子的病。田煥雖則病在床上，心裏還是記望着店務。對周氏道：「我一生做牛做馬，原是為着這小畜生，如今他竟不來看我。你看店裏的人，那個是靠得住的？如小扣子能料理店務，我就不用操心，他不成器，我的心可是白用了。」周氏勸他道：「你靜心養息，養息罷！我看店裏的人，都還老成可靠，斷不至於棄你病中，偷偷摸摸。只要你病好，那幾百塊錢，總也賺得轉的。」田煥聽了店裏的人都老誠可靠，這句話，就兩眼望上一插，不省人事的昏過去了。周氏很命的喊着好久，到了夜裏，纔

覺回過來，嘴裏模糊糊的說道：「田煥，我却待你不錯呀！你初到我店裏的時候，你是什麼境像，我好意勸得你來，叫你管理店務，並且准你夫妻，都住在店裏。不多時候，你們就豐衣足食，你也應該感激我。我死之後，兒小女小，我不望你報恩，只是替我照顧照顧，也是你一點良心。那裏知道，你是個狼心狗肺，乘我死了，就欺她們孤兒寡婦，吞沒我的財產，凌辱我的女兒，你還是個人嗎？」周氏聽了這話，分明是雲錦的口吻。這時田福恩尚未回來，繡春又是病着，半夜裏房內，只賭着周氏一人，愈覺得陰風慘慘，孤影悽悽，只嚇得周氏索索的抖個不住。就跪在床前，祝禱道：「我知道你是雲老相公了，我們從前却有許多對你老人家不住的地方，但是我總求你老君子不記小人過。我的媳婦，就是你老的女兒，我的兒子，就是你老的女婿。我們現在譬如替他們做夥計，死了之後，這份家產，還不是仍舊歸還你老的骨肉。你老暫時饒他罷！若說陰間缺少錢用，我就去買兩條錫箔，燒給他老用。」田煥瞪着眼睛說道：「啐！你還想替他求饒，他做的事，都是你的主使。他的罪固不可饒，你這人亦何嘗可赦。我是稟准閻羅王來的，我且和他到閻王殿上去算賬。」周氏還想求情，又見田煥手指着門，說：「這不是差人來了！哦！我去去！請你們不要動手。呵呀！我去了！」說着，又昏暈過去。周氏看着田煥神情不像，忙喊起繡春，並外面兩個夥計

進來陪着。一面又差兩個小官拿着燈籠去尋田福恩。那田福恩昏暈多時，怒的拿着兩手左右開弓的在頰上亂拍，嘴裏殺豬殺羊似的喊起來。說：『閻王爺恕我！』分明是受刑的樣子，連陪着的兩個夥計，都不覺毛髮悚然。不一時，看他臉上已經紅腫起來。周氏這時也無話可說，只哭喪着臉坐着。停了一會，田煥又悠悠的醒轉來，張着兩眼四處望着，像是

見人的樣子。周氏知道他的意思，忙走過來。田煥拉着她的手，有聲無氣的說道：『我是不相干的人了，我一句話告訴你。我們從前做的事，都是個錯。從今以後，你也須改改，若照此下去，你的壽也恐不得長。你並須警告衆人，一個人做事，總要問心無愧，如若不從良心上做去，都要和我田煥一樣，不得好死。』說着，又問：『小扣子呢？』這時去尋福恩的兩個小官，還沒有回來。田煥等了半日，還不見來，就連連喘着氣，大聲說道：『咳！既知今日何必當初！』說畢，那頭上的汗珠兒，就如雨的下來，一伸腿就去了。嗚呼！正所謂蛛蟻百花成蜜後，爲誰辛苦爲誰甜。這就是守財虜的下場。那兩個小官，各處找尋田福恩，最後到了一個賭場裏，見他正在興高彩烈的天橫呀地九呀亂喊，看見小官進來，問他說是他老子病重，他就狠狠的望了一眼，說：『這有什麼要緊？半夜三更也來找我。他就是死了，管我屁事！』說着，仍舊念他的天橫地九去了。直等到天亮，賭場散了，纔同小官回來。那時田

煥已經死了好久，周氏也無暇訴說，祇得和他商量，辦理喪事。忽聽得外面街上，人聲鼎沸起來，像是鬧了亂子一樣。欲知何事，且閱下文。

### 第九十三回

加車租苦力鬧風潮  
停工廠貧民絕生計

#### 且說

田煥死後，周氏正和田福恩商量，辦理喪事，外面大鬧起來。田福恩忙跑出來一望，只見許多苦力，有的扭着辮子，有的拉着腿褲，着件背心，有的還拖着一輛車子，擁擠擠的望他店前經過。旁邊看鬧忙的人，都說：『自從黃包車發達之後，他這主人時常用着他們內外鬧生事，什麼打店面，什麼敲竹槓，就是官廳有時也奈何他不得，今天又不知是誰的晦氣哩！』原來這車行主人就是本回書中主人喬家運。他不是上回說過，要整頓揚州的人力車，是他認爲一種大職業。那江北車夫，是他認爲唯一可用的奴隸。不料他照預定的方式做起来，果能如其心願。不多時，揚州那種舊式的鐵輪車子，已經淘汰淨盡。黃包車却逐漸增多。雖則另外也有人拿出資本來做這事業，但是改良車子，是他最早。所有車子，又是他的最多，他竟可以在揚州車子事業上執着牛耳了。這次投票，他又用着手段，叫那拉車子的人前去投票，居然得着當選。就是另外的當選人也有些是他

經手包辦，所以他又進了一層，儼然以未來的省議員自居。在社會上的資格，又不覺高了一層。但是要想實行做省議員，自非空口說白話，可以成功。並且又沒有第二個田福恩。這種冤桶那大宗的運動費，究從何處開支呢？他是個鬼精靈兒，與衆不同，自會無中生有，想出事情來做。心想：我這筆錢，是不能不就地風光，在那江北車夫身上着想。譬如揚州城裏，現在也有人力車二千輛，每人叫他們擔任一元的經費，也就是二千元了。不過要用什麼名義，纔可以捐他們的錢呢？他想了半天，就喜笑顏開，自言自語的道：『喬家運，你真糊塗，這種問題，都想不出，還要叫什麼喬家運呢！』就穿好衣服，慢慢的坐着車子，到公園裏來。這時，也有他許多同行都在這裏吃茶，看見他來，多起身招呼。坐定之後，起先不過說些空話。忽喬家運向衆人說道：『我今日來找諸位，是有一件事，和諸位發表的，不知諸位可贊成？』內中有一個叫王少魚的，單行裏除出喬家運，要算他了。就接口說道：『你喬先生如有意見，當然是不錯的。不過贊成與否，應該將這事發表出來，我們纔有個斟酌呀！』喬家運道：『我因為看到各種事業，都有一個總機關，如同公所呀！會館呀！遇着有什麼事情，都在這機關裏解決。我們這人力車事業，在現今是算極需要的，車子也有幾千輛，單講那拉車子的人，至少也得有二千多人。對於外面的糾葛，時常是有的，沒有

一種團體的機關，去對付它，吃虧實在不少。我們何妨也組織一個公所，做總機關呢！』王少魚道：『這事是與我們大家有益的，如何不贊成呢！』其餘的人，也都說甚好。王少魚道：『不過我們也須得籌備籌備。』衆人都說：『這也是應該的，就是將來組織成功，那公所董事，必定要推舉喬先生擔任的。』家運聽到大衆贊成，心中自是歡喜。又想王少魚這人在車業中，也算是個腳色，斷不可少的人，我不如攛掇他，叫他投降在我的麾下，連忙說道：『這事今天，不過是開空提議，過一天，我們還要開一個籌備會，那時我們再推舉辦事的人。王少魚的才幹，我是很佩服的，并且這事也不是一二個人可以辦得到的，將來還要少翁和諸位幫忙哩！』王少魚道：『這話也是，祇要喬先生揀定了開會的日期和地點，通知我們一聲，我們也不必另找地方，舍間尚容得起。不過我們十幾個人，我想也不必另找地方，舍間尚容得起。不過日期，我們也須公決一下。』衆人道：『我們做事，須要爽快，最恨的現在有一班人，今天辦這個，明天辦那個，嘴裏說的天花亂墜，到了臨了，終究是一個老不成功。今天既有喬先生發起，我們就定了後天開籌備會，好麼？』喬家運本想趕快聽了這話，正合他的心意，忙說：『也好，也好！只是今天不在此地的人，也須邀他們到會。現在籌備主任未經舉定，一時也未便由個人出面邀請，最好由各位在相識的人裏，

自己互相招呼格外容易些，未知諸位以為何如！」王少魚道：「我們就這樣罷！准於後天下午，到喬先生府上。」家運道：「這時天氣已熱，若過早了，大家多不方便。不如我們在四時以後開會罷！」於是大家又談了些籌備的話，各自散去。喬家運這天和他們的談話，雖則一時尚未成功，也算有了一半把握心裏非常得意。到了開會的那天，是揚州備有車輛出租的人，沒有一個不到的。喬家運見人已齊了，就說：「我們可以提議事件了。」王少魚道：「蛇無頭而不行，今天就請喬先生做個主席！」喬家運也就立起來發言道：「我發起這事的意思，那一天公園裏已經說過，就是這天未到的，經諸位轉轉傳說，想已經明白，今天也可不談。不過我們三要問諸位一聲，這事究竟應辦不應辦呢？」眾人都說：「這事是與各家都有益的，我們自然是贊成要辦。不過我們辦了之後，首先要定一個名稱，還是稱公所呢？還是稱會館呢？」當時議論很多，臨了說：「我們還稱公所罷！」王少魚道：「既有公所，我們應當先定一個章程出來。不過沒有主任的人，也就沒有負責辦事責任的人。所以我們今天的會，最重要的是先舉出一個籌備主任，再舉幾個幹事，這事就可依着次序進行了。」喬家運說：「不錯，王少魚的話果然是提綱挈領。不過我想主任一個是不行的，不如另外再添設一個副主任，再舉幾個幹事，這事就成了。」眾人就依他所

說，亂紛紛的推舉着；結果喬家運得了籌備主任，王少魚得了副主任，其餘又推出了四個幹事，並且公推喬家運起草這公所的章程。喬家運道：「說到章程，我已預先擬了一份，今既承推舉，我就把章程拿出來，給諸位商酌，可用不可用。」就將章程拿出來，讀了一遍，在這幾個人裏面，要算喬家運是個傑出的人才，大家又無討論的知識，祇有經費一項，原定的章程，是每車一輛捐銀一元，作為開辦基本金，此後每月每輛捐銀二角，作為長年開支。眾人以為要自己拿出來的，譬如有一百輛的，就要出一百塊錢，有二百輛的，就要拿出二百塊錢。這是如何辦得到呢？不覺面面相覷，坐了一會。喬家運知道他們有些誤會，就說道：「這種捐款，不是出在我們身上的，我們有車子，讓他們去賺錢，還要我們捐款子，我那裏來的這種笨想頭。這是要叫他們拉車子的，拿出來的。諸位請放心，這事祇要我費點三寸不爛的舌頭，和他們演說一番，包管他們個個情願，從腰包里拿出來。」大家聽了，才明白過來。還是這錢是他們出的，我們又何苦來反對，大家就都贊成。喬家運說：「這事並須向官廳立案，方能穩固，我已預備好了，一俟縣裏批准，再開一個成立會，並齊集了車夫，要他們的車錢，沒有做不到的。」這時已經不早，遂即散會。眾人都以為喬家運弄這筆捐款，確是為人力車公所內用的。那裏知道他另有作用呢！喬家運等

大衆散了，後，提起筆來，做了一件呈縣備案的呈文。不多幾時，就批了個准予備案，還頒給了一張保護公所的布告。此後揚州市上，忽然發現了一塊招牌，就是揚州人力車公所內中的人物，第一個就是總董喬家運。他辦了這事，可算心滿意足，不過那每輛一元的捐款，尚分文無着。仔細想了一個計劃，必須如此如此。約隔了四五天，就囑咐一個包收車錢的去召集他們，說：「後天大早，在教場空地上，等候人力車公所的總董，喬家運先生演說。你們如果要吃這碗拉車子飯的，都不能不到。」起初大家聽了，都不知爲什麼事，又不知道什麼叫做演說。偏偏這幾天警察和車夫作對的很厲害，遇着點小事情，不是拿着那根棍子在腰上亂敲，就是拿着腳向他們亂踢。凶的警察，還要硬拉着他往局子裏罰洋錢。他們正苦得叫天不應，無法可想。那知後頭又探聽得，說是人力車公所，每人要叫他們繳納一塊錢的捐款。個個就不平起來，到了這一天，大家約齊了，想和喬家運去爲難。這天就是田煥死的第二天早上，你想街面上，一個大早，憑空成羣結隊，集合了許多苦力，熱鬧不熱鬧呢！這一班人到了教場裏空地上，只見喬家運，王少魚等好多人，已經在那裏候着。旁邊還站着許多警察，並且借了那擺醫藥攤的幾條板凳，又向點心舖子那老板借了幾扇牌門，搭起一坐臺來。他們就在這上面一站，那知江北來的車夫，雖是

粗魯，倒也懂得些規矩。知道這處不是他們上得去的，就在臺下面一圍，且等他們說些什麼，只要說出捐錢的問題，我們就鬧起來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將他們拉下來，打他個稀爛，看他們還能跑了不成。這是車夫裏面小鐵牛、阿三、和賽飛、腿小六子等幾個人商量好的。大衆也只等他們號令一齊動手。那臺上的喬家運，却不慌不忙的說出許多話來。他道：「諸位呵！你們雖是一班苦力，拉車度日的人，也是我們同胞的弟兄呀！我瞧你們一天到晚拉着車子，東跑西走，能賺到多少錢。遇着了不知好歹的坐客，價錢上起了交涉，或是遇着那不知退讓的老幼，撞在身上，或是走錯了路，或是失了燈，一撞着穿黃衣裳的警察先生們，你們就晦氣了。那當頭一棒，吃些小痛苦，還不算什麼。還要拉到局子裏去走一趟，至少也要罰幾塊錢。這不是我憑空捏造，你們想都是嘗着過滋味。這都是沒有一種機關，保護你們的原故。你們這窮而無告的人，如何能殺敵得過呢！我們所以設立這個公所，是爲你們而設的。你既有了公所，如有苦處，我們好替你出頭了。你們有事情，我們好替你幫忙了。這事實是和你們有利益的，不遺你們既享了權利，也應該盡點義務。每輛一元的捐款，在現在拿出的時候，果然覺得痛苦，若到了後頭，你們就知道利益不小。」正說到這裏，許多人就想動手，那賽飛、腿小鐵牛，「噯噯咕咕」說了許多話，忙向



他們擺手兒，不叫他們動手，立刻就答應了說：『這點點捐款，我們是應該要拿出來。』回頭就對許多人說：『弟兄們，你們須知道這錢，錢不是他們白用的。用了我們的錢，他們就應該替我們出力。譬如拿到警察局子裏去，這一塊二塊的錢，少罰幾次就得了。』大家見為頭的兩個人，既經答應，自無話可說，一哄而散，各自拉各人的車子去了。過了幾天，居然這二千塊錢，統統繳來了。每月兩角的月捐，亦已承認。喬家運平空得了這宗巨款，只有和王少魚鬼鬼祟祟的擺絡了些，其餘俱暫時擱在他腰裏，預備購買運票。無如天下最不知足的，就是人心，做到了第一步，就想做第二步了。喬家運看到第一次捐款這樣順手，以為他真認我為衣食父母，不敢違拗，又想公所初次成立，對於各股東，也要做點事業出來，顯顯我喬家運的手段。因同王少魚商量說：『我們揚州的車租，實在太便宜了。在我的意思，每月尚可加他們的車租。』王少魚說：『我們剛剛收了一種捐錢，又要加他們的租價，恐怕不答應罷。』喬家運笑道：『少爺，你胆過小了，這種事情，也不必和他們商量，祇須門口出一張佈告，每月加租價一元，一面責成收租錢的照收，如有不答應的，先揀幾個向警察局裏一送，還怕他們說半個不字嗎？』王少魚道：『不是我膽子過小，恐怕這班人不是好弄的。鬧點風潮出來，倒難是好玩哩。如喬先生一定要做，那佈告上請喬

先生單獨立名罷！』喬家運道：『這個自然請少爺放心罷！』隔了兩天，果然人力車公所出了一張加車租的佈告，那班租車子的人，知道了這個消息，忙去尋那小鑽牛賽飛腿說：『可不是我們前天依了他的話，又得步進步了。如若再依了他，那不是我們的飯，都給他們吃了。』小鑽牛道：『他們果真沒良心，得了我們一宗錢，並沒有替我們做過一點事，如今又要加車租了，這還了得！』賽飛腿道：『我都打聽出來了，這姓喬的，真不是個人，這次加租錢，完全？他一個人的意思。我們擒賊擒王，祇須找到姓喬的和 he 算賬，把個公所搗毀了他再講。以後要吃官司，我們大家一夥兒去。』眾人因為繳一塊錢的捐，已經恨極了，這次再加車租，正是切膚之痛，聽見賽飛腿的話，也不管事情厲害不厲害，齊打夥的轟雷也似答應一聲，一窩風的跑到那公所裏去。喬家運合該倒運，這天正獨自一人，在公所裏坐着，預備那加車租的進賬。只聽得外面叫喊連天，腳聲動地的跑進來，聲聲口口要姓喬的出來說話。喬家運知事不妙，要想從後門溜之大吉。那知說時遲，做時快，有幾個人先跑進來，看見喬家運的影子，像是要逃走似的，就趕快進來，一把抓住。接連又是三四個人，也跟進來，見了這種情形，就前推後搯的拉將出來。這時人多口雜，那裏禁止得住，後面有人看見了，以為前面的人，已經動手，自己那肯落後口裏喊着：『打打！』手

裏就將那公所裏的門窗板壁，桌椅凳子，打個稀爛。那喬家運被人拉出來，正遇見了審飛腿，他原是個江北某匪，殺人不眨眼的看見事已鬧成，還是收不小了，一隻手就拿起一隻已經敲斷的桌腳，在喬家運頭上當頭一棒，不打算，倒把喬家運滿肚皮的跪計，和着血液，直冒出來。再加旁的人，又孝敬了他一頓及柳頭，這個時候兒，就是強健結實的人，也擋不住。何況他究竟是個柔弱書生，這時喬家運真可以叫他喬倒運，雖則未曾打個稀爛，那魂靈也只好挾着他未來省議員的資格，去拜訪閻羅王，向他算賬去了。當他們鬧到公所裏去的時候，至少也有幾百個人，那區裏的警察，趕快出去彈壓，那裏禁止得住。後來又立即去報告旅部，派了許多兵來。那時人打的打死了，走的走了，等到警察進去一看，纔知道出了人命，連夜拿人，那為首的幾個，早同審飛腿小鐵牛等，逃得不知去向。後來也只有胡亂捉了幾個，送到監裏了事。可憐千古英雄，而今安在？喬家運的一生，可謂占着便宜，末了竟不能逃過這場劫數，也可知天意難容了。如今且說田煥，做了半生牛馬，自從占據了雲家的店產，也不過二十餘年，雖有積蓄，究竟不十分富厚。田福恩對於他父親去世，也不在意，倒以後所有財產都可由他做掌，心裏甚為歡喜。偏偏周氏也是一個各番不過的人，所以田煥的喪事，也不鋪張，祇草草了事，吊喪的不過雲麟等幾家親戚。那

知周氏自從田煥死的這天晚上，親耳聽到雲錦顯靈一番說話，心中老大吃了一驚，也就此得了一病。等到田煥喪事了結，周氏也就上床。田福恩依舊天天在外嫖賭，忙得繡春帶着病軀，料理一切。不多幾天，也就一命嗚呼！這個時候，正是喬家運被人打死的日子，田福恩得了這個消息，不覺大笑起來，說：『這個死鬼，前日欺我太甚，也有這一日！』不知過了幾天，他自己工廠裏接連的派人來找他去。說是：『經理王先生，專等他講話。』這時可巧田福恩尚未出門，聽了這話，心裏有點發虛，就慢慢的披了一件白夏布長衫，也不坐車，就匆匆的走到廠裏。見王少錢和會計都在那裏，還有一個不認識的人，也夾在裏面，不知說些什麼。王少錢見他進來，略欠了欠身，說：『田先生請坐，我們正等着你呢！你做的事，你自己心裏也應該明白，不過太關的頭前不顧後了。蕭鹽商等拿出了一萬五千塊錢來，辦這工廠，把大權託付與我，我以為你和從前的劉先生，都是先前同志，所以把銀錢和購買材料的權，託付你們。劉先生死了，我又把工廠的事，鄭重託付過你。因為你是一個開辦就在裏面的人物，那知你這幾個月，廠裏頭完全不見你人影了，弄得各事都糟了。這話暫且不談，我且問你，前時你劃了銀子去辦材料，那材料究竟辦在那裏？現在連工人，要求發給出去工作的物品，都沒有了。我想就是發給過的，也有做好的成績，如今在

那裏呢！你就是不辦，那些銀子又化到那裏去了呢！」田福恩起先聽了這些話，臉上一紅一白的，也不好回答。想了半天，已打定了主義，說：「王先生這事呢，我固有些不是，但是如今想起來，也算不得什麼大事，我虧空了幾個錢，我拿出來賠補我的虧空，也就沒事了。我雖窮，我還有一斗舖子，大約折變起來，也就殼了。你何必怎樣着急！」王少錢道：「你倒說的輕描淡寫，你可知道工廠裏有了工人，沒有工作，已經鬧了好多天。這消息已經傳入蕭鹽商耳朵裏，現在已派了這位周先生來盤查我們的賬目。不但我的面子被你丟了，連工廠的本身，都很危險哩！」田福恩這時雖有無賴的本領，也嚇的向爪哇國裏去了。祇得紅着臉說：「王先生這事全憑你老作主，我用錢的時候，那裏知道會鬧出這種亂子呢！現在只要你老出個主義，我總依着去辦。不然，也得去求孔壇裏的祖師，和我們轉圜轉圜。我想菩薩慈悲，他必定會替我們幫個忙的！」王少錢見他說出祖師，不覺向他瞪了一眼，正待發作，只見那姓周的說：「這也不是二位憑空吵嘴，互相推諉的事。我是奉做東的命，來查看賬目的，田先生既然是工廠中重要職員，今日應該幫同將賬目查清，我也可去復命。至於以後如何辦法，祇好聽做東的示下，再行決定了。」著書的人，說到這裏，究竟這事的内容，如何發生，若不預先講明，不免使讀者諸君，忙無頭緒，我自不得

不趁這周先生和田福恩查賬的時候，將這事情發作原因，詳細說明一下，免得諸君說我故意的藏頭露尾。原來蕭鹽商起初拿出一萬五千塊錢的時候，原是信仰呂祖，愛屋及鳥，連王少錢都受他們信仰，所以王少錢一捉着辦理工廠，就不費吹灰之力，一張口就得到一筆巨款。但是那天空照相這一件事，究竟是王少錢等串成的黑幕。天下事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。無巧不巧的，這天蕭鹽商請客，偏偏請的就是李石壺孫淑庵孔小安諸人，席間無事可談，大家就閑閑說起。蕭鹽商尚極口稱道呂祖靈驗，像是揚州地方，呂祖格外垂青，所以不到別處去，情願終天的幫着王少錢說的。李石壺哈哈大笑，說：「蕭先生！你還睡在鼓裏呢！難怪人家說有錢的人拿出些錢，如同牛身上拔根毛。我今真相信了！你知道這天空照相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」蕭鹽商道：「季先生！你對於這件事上，還有什麼可疑嗎？照相那一天，看的人真是成千成萬，明明的看見楊竹村拿照相架子擱在空中，地上，鏡頭向着天空，明明的見天空忽現一派紅光，他就趕此把機關一捺，隔了兩天，居然雲煙滿紙，態度蕭然的一位呂祖仙師，現在照相紙上，一分送與人。事後也有人傳說，那天的紅光是城外柴篷失火，但是它的失火，為什麼不遲不早，偏偏在照相的時候失起火來，就是果真是火光，說不定還是呂祖爺借着火通，到此受他們這麼一照，可以把他

老的真容，傳佈世上。季老先生，你是年屆古稀的人，也該修養修養，何若來輕薄他們呢！」那知這位季老先生，偏生是生成的一牯牛性，吃了人家一兩句，必定駁倒他，纔能爽快。今見蕭鹽商說出這樣話來，不覺冷笑道：「蕭先生這也難怪你，你老雜事多，如何省得我？我曾記前幾年，浙江溫州地方，有一個紳士，叫做什麼班達生的，死在魯濟輪船裏，後來託夢出來，說是可以魂靈照相，居然成功。那時上海有個時新報上，曾將這照片印出來。我也曾經見過這張原照片，但見煙雲裏面，鬚眉畢現的影着一個鮮龍活跳的班達生。那知不到兩三天，那春申報上的蝴蝶隱士，居然用科學的研究，在常識欄內，登了一段詳細說明說：「這種照相，祇要有這人的照相，就可影出來的，並不算什麼希奇的事。」所以我在當時，已經疑惑，等到照相送來，我就細加研究，果然有許多破綻。那張照相，是個少年的班達生，並無鬚鬚，但是班達生在日，已年近五十，蓄鬚業已多年，那是我知道的，難不成人死後，還會返老還童麼？蕭先生，你也想想，就如這張呂祖照像，呂祖是位仙師，自能返老還童，但也應該鶴髮童顏，道貌盎然，方稱得起他老人家的尊像。我細看這照相，只見童顏，未見鶴髮，這五柳長鬚的部位也生得十分勉強，所以我就斷定，他分明是用一個小孩子扮成呂祖，用科學方法照出來的。那天空照相，這一場全是哄人，請問你照相那

一天，曾看過他那照片不曾？」這幾句話，說得蕭鹽商滿腹狐疑，席散之後，他就走到供呂祖的那間屋子裏，拿着紅燭，向那張呂祖照片，又仔細看了一回，居然有些像季石壺的話，又細細參詳了一下，不覺恍然大悟。說：「這還了得！他們竟多數人串通一氣，騙了我們一種大宗錢財。若到法庭上去告他，個個欺詐取財，他還跑得了嗎？哼！你看我，饒了那個！」第二天就請了幾個共同捐款的人，商酌了一下，都說：「這事要辦不難，想他們既然哄騙我們的銀錢，必然是各人分散去了。現在所辦的工廠，一定是遮人耳目，有名而無實的。我們只須派人到工廠去查賬，有了什麼弊竇，好在王少錢領款子的時候，給我的收據尚在，祇須到縣署裏去講一聲兒，怕他不拿來治罪！」這就是蕭鹽商派了周先生來查賬的原因，交代清楚，暫且不表。却說周先生在工廠裏查賬的結果，田福恩在材料上面，虧空的款子，不過一千有零，加以已死的劉祖翼，也用空了二千光景。所有廠內實在開支，共計四千元左右，尚有七八千元，都在王少錢手內，查明之後，周先生就連簿子，一同帶去，向蕭鹽商復命。王少錢見事已不妥，就拉田福恩說：「兄弟，我先向你發幾句話，原是當着姓周的面，不得不如此。總之我們有福同享，有禍同當，你這點點虧空，都在我身上，給你彌補。我今天尚要趕緊去籌備款子，免得他們多說閑話，討沒趣。不過今天廠裏，既關

了事，連工人都已知道。若沒有一個緊要的人在這裏鎮壓，工人鬧起來，我們愈加吃不住了。好兄弟，你不要急，廠裏的事，我今天就交給你。教子的事，都交給我。明天午後，准可送到我們，且對付過了這一次，再想別的做，也不遲。」田福恩到這份兒，也除了依着王少錢的話外，正無法可想，只得「唯唯」的答應。王少錢就拍拍屁股走了。那着鹽商原恨的，只有一個王少錢，得了周先生復命，還帶着個田福恩，想起從前請酒的時候，他也在座的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把這一班無賴棍徒，統統葬送起來，免得後來的人，再來想我們的錢。原來有錢的人，拿出幾個錢來，倒不打緊。若是欺騙他們，像是倒了他們的牌面，就恨如切齒。當下見證據已有，就連夜命人辦了控告的呈文，第二天早晨，親去拜會知事，將呈文面遞。揚州的鹽商，本來很闊，那乾隆皇帝下江南，鹽商接駕的時候，連皇帝都羨慕他們，那種勢派，還當了得。現在勢力雖不及從前，但是百足之蟲，死而不殞。鹽商面託的事，一個縣知事，那裏敢不承迎恐後，所以等到送客之後，就親自寫了牌票，派江甘兩縣差人四名，到工廠去拿人。這時田福恩，正吃過午飯，呆呆坐着，專等王少錢的教子，送來可以了事。那知忽的來了四個差人，碰個正着。就對田福恩說：「田先生正在廠裏，事有湊巧，省得我們去找。王先生呢？」田福恩道：「他回家去了，尚未來過。」差人說：「縣裏來請你

呢！」田福恩雖則曾經做過議員的轎夫，見識果然與前不同，但和縣知事從來未曾打過交道，今日忽來請他，如何肯去。那差人便發話道：「田先生，你也知道點兒好歹。」說着，就拿牌票出來，在他面前一擺，說：「這是什麼東西？今天你去也是如此，不去也是如此；我們來了半天，也不見有點茶水。」田福恩已經着忙了，見說要茶水，就大聲喊人倒茶，那知這時廠裏的人，都已溜之大吉，那裏還來招呼。那差人嘖嘖咕咕的說着：「看他這大的年紀，不料尚是雜兒！」又有一個說道：「不是雜兒，倒是個混蛋！他家有舖子開着，我們先搭了他進去，不怕沒有油水來孝敬我們。還得趕緊去找，姓王的，給他跑了，真是吃不了兜着走呢！」三人都答應着，就不由分說，把田福恩如鷹拿燕雀的捉了就走。一面去找王少錢，果不出差人所料，他已經料理料理，捲着包子，早到上海逍遙去了。可憐這些貧民，好容易得着一碗飯吃，被他們一鬧，工廠停了，他們也從此星散。且說這消息，傳到繡春耳裏，究竟不知何事，可憐她幾天中間，翁姑相繼逝世，丈夫又被官廳捕去。她又是一個沒腳蟹，如何經得起這種風浪，只得坐着一輛街車，來尋雲麟。秦氏見她來的突兀，又是形色惶惶的，不覺吃了一驚。忙問說：「大姑娘，你怎的？」這句話尚未說完，繡春的眼淚，就如雨的下來，嗚咽着說不出話。驚得柳氏紅粧，都忙來詢問。秦氏還疑和田福恩有了什麼

口角，急着說：『大姑娘！你就是有了委屈，也不是儘着哭的事。你這樣一哭，連我們都被你哭亂了。怎麼一回事？且說出來，可使我们明白呀！』繡春纔慢慢的住了哭，把田福恩被捕的事說了出來。柳氏等自然替她着急，偏偏雲麟，又不

家一面安慰着她說：『急事緩辦，我們總得替你想法。』一面着黃大媽，去找雲麟。等到雲麟回來，告知此事，雲麟也爲着急，說：『這事須得先到縣裏去探聽消息，究竟爲什麼事。那衙門裏頭的人，都是要吃油水的，也須打點打點，這是第一着。此外，祇得看什麼事情，求伍姨父去向縣裏說情，或託人先行保釋，這都是以後的事。』就匆匆的到縣署裏去探聽消息。回來大家纔知爲的工廠裏虧空，並且是詐欺取財的案子。雲麟說：『今天我到伍姨父處去說，請伍姨父立刻到縣保釋，至遲明天大早，准有好消息。』只是姊姊一個人，在那裏多有不便，不如暫住在家。』繡春說：『店裏的事，我也須得照應，況且二老尚在供靈，我如何住得下。』泰氏究竟受女重心重，心想：柳氏有玉鳳兒，紅璋懷着身孕，都不能去。繡春一個人，住在那邊，如何放心得下。不如自己去暫時伴她幾天，能得田福恩無事，也可以放心。想罷，就將此意和雲麟說了。繡春自然感激，泰氏就收拾收拾，當晚陪同繡春到田家住下。且說當日雲麟，果真向伍家去託晉芳求情，那

『雲少爺來了！省得我走這一趟。』可巧伍家昨天夜裏，又出了一件大事。要知如何，且閣下文。

## 第九十四回 捐秋扇閨房驚惡夢 度春風旅館殉佳期

### 且說

雲麟和伍升，走到伍宅門首，只見自從大門口起，直至內室，均用素紙糊着；小順子、小穩子等，均穿着白布長衫，在門房侍候。見雲麟進來，小穩子就飛奔的報進去說：『雲少爺來了！』忽聽裏面哭聲震天動地，只見晉芳含着一包眼淚，站在中堂。雲麟就向他磕了一個頭，站起來說：『老太太仙遊的，這麼快！我們相離不遠，竟會一點消息都不知道呢！』晉芳哭着道：『那裏說起，她老人家歸天時，極其匆促，一霎時，便撇下我們全家了。連我都是前晚才料理的，還未來得及報知戚友呢！』原來伍卜老太太，自從上海回到揚州，就逼着晉芳，把一間小花廳打掃出來，作爲佛堂。說：『我自從到了你們伍家，也沒有安閒過日子，以前是因為你們年紀尚輕，諸事要我操心。現在你已成人長大，媳婦等也是和和睦睦的，可以不用我操心了。我趁此時機，念念佛，修修來世，我也不管你們的閒事，你們也不要來纏擾我。』自此就終日在佛堂念佛，所以本書中無事可記，已經有許多，又沒有提到她的事了。這天晉芳出去，在街上看見有上海

新到的水蜜桃，就買了些回來，其味甚美。淑儀就親手剝了一個，送到祖母面前。說：『這桃甜蜜蜜的，很是可口。請祖母嚐嚐，如吃得好，孫女兒再去剝來！』卜老太太心裏歡喜，說：『我的兒，難得你孝敬我！』說着拿起來就吃。果然覺得異常可口，把一個桃子，就吃完了。淑儀出去之後，她老人家自己也太不留意，又喝了一杯涼茶。到了吃晚飯的時候，就覺着胸口有涼涼的一塊，積儲着不肯消化，夜飯就不吃了。三姑娘等都去問候。老太太說：『我覺得並沒甚麼大病，不過多吃點食物，或是有的。至明天當可好了。你們也不用待候我，都去睡罷！』三姑娘因看老太太精神極好，也自放心，就退了回去。那知到了夜裏，就覺腹痛異常，接連起來瀉了五六次，精神就不濟了。第二天就上了床，三姑娘知道忙來看視，只見老太太眼睛閉着，哼哼不住。忙告訴晉芳，這天就請了揚州著名的醫生魏伯成來。晉芳陪着到老太太床前，診視許久。三姑娘等，亦在套房內窺侍。魏伯成覺着脈象虛浮，是個不治之症，當着病人面前，就說：『老太太是有宏福的，這病祇要服幾劑藥會好的，倒是靜養着要緊。』一面向伍晉芳道：『晉翁我們外面再說罷！』晉芳就陪着出來，三姑娘等聽了醫生這樣說法，自然放心。那知魏伯成到了外面，就對晉芳說：『老太太的病，怕不得好，是個年老氣體衰弱，精虛力竭之症。雖有良醫，難治此症。且現在服藥已危，神明

已絕，只在早晚之間，宜預先辦理後事，免得臨時倉卒！』不肯再開藥方，辭別而去。晉芳聽了醫生的話，憂急萬分，一面告訴了三姑娘和淑儀，囑她們小心防範。一面趕緊另請醫生，那知這魏伯成，原是和晉芳最要好的朋友，方肯將病情實實在在的和盤說出。此外請來的醫生，大都開個藥方，敷衍了事。後來還請了三個醫生，共同開方，吃了一劑，不但不見效驗，並且覺得格外沉重。就這一天，伍宅中已經鬧得六神無主，內中朱二小姐，尤其着急。第一因為近來晉芳性情與前大不相同，和她已經像個脫離關係。有老太太在，究竟還有乾女兒的名義，仰承垂愛。老太太一死，家中的人都因為她先前太刻，有點瞧她不起。第二因為先前晉芳信任朱二小姐，家中各事，歸她管理，所有銀錢，亦歸她掌管。無如在湖北時，已經私下，關了許多虧空，到了揚州，和縣公署裏的太太鬥，打的火熱，也就暗中耗費的不少。從前靠着伍晉芳寵愛，不曾查過她的賬目，到了近來，也時時有點疑心，不過未曾發覺。如今老太太的事出來，那種現款，必定先要提取。應用，如何尚瞞得過去。故雖也在老太太身邊侍候，心裏總覺突突地跳個不住。到了三更時候，看起情形，已是不好，大家就忙亂着替老太太淨身，更換衣服。老太太到了此時，自己也知道要歸去了，免強提起精神，喊：『晉芳！』晉芳走近床邊，老太太說：『你總算是好的，到了這些年紀，也沒有違

拗過我，現在我也放心得下了！」又瞧着三姑娘道：「我的媳婦，你是忠厚人，從前吃虧了半生，現在難得晉芳回頭過來，你後半世也可以享點福了！我知道你已有身孕，能殺添得一男，祖宗香火有着，我雖死也安心。只是苦了我的儀兒！從前依你父母作主，給了麟兒就完全了。那裏會鬧出這許多風波！如今是青年守志，寡鵲孤鶯，我只恨那天這算命的，與你何仇，故意造出許多言語，破壞這重婚姻。但是都是我過於迷信，遂致如此。儀兒儀兒，這都是你做祖母的不是！我臨死之期，已悔悟了！你要原諒我纔是！」說到這裏，氣已經接不上來。淑儀已哭得和淚人兒相似。三姑娘忙上前說：「老太太，且靜養着罷！」只見老太太，又瞧着朱二小姐，究竟朱二小姐積伶，以為老太太或有什麼特別話語吩咐，忙走近床前。這時老太太的聲息已經低下去了。就斷斷續續的說道：「我兒……你太聰明了……聰明過頭的人……多容易吃苦的……你須牢記着罷！」朱二小姐聽了這幾句話，像是刀戳了她的心一般。當時又不敢哭泣，只得點頭答應。再看着那聲息漸漸弱了，眼也漸漸的合上了，祇賸了喉嚨裏一口痰，還在那裏抽上抽下的不住。頃刻之間，又聽痰聲嚶啞一聲，聲息俱無。晉芳忙上前去一摸，方知氣已絕了。於是大家舉起哀來，別人猶可有那朱二小姐慷慨身世，深懼將來，這副眼淚，直似銀河倒瀉，直哭得死去活來。她

本來身體嬌怯怯的，又因晉芳和三姑娘，從新好起，已成了肝疾。今夕這一哭，就引動她的舊病，不覺眼前一黑，口內噁的一聲，吐出一口鮮紅血來，就玉容倒額，昏暈過去了。晉芳此時，倒也不忍膜視，就和三姑娘等七手八脚，扶她回房。但是伍晉芳自從那天和朱二小姐角，又聽了穗子的話，一竟就在三姑娘房裏住宿，已經有好幾個月。朱二小姐如何對付，並未提及。我知讀者必疑心，我從中有一個大大漏洞，其實著書的人，究竟祇有一支筆，不能寫着兩面事。前時既掉頭去記載喬家的那回事，現在乘伍老太太歸天之後，天尚未明這個空當，就掉轉筆來，記他一記，也算補個漏洞。却說朱二小姐，自從那天和晉芳口角之後，以為這種平常語言，斷不會發生問題，祇要我略略施點控制手段，不怕他仍舊拜倒在我石榴裙下。萬想不到半空中會撞出小穗子的一翻言語，竟如火上加了油，進去似的。晉芳思前想後，實在覺着朱二小姐的尖利可怕，愈顯得三姑娘的忠厚可敬。又想到小翠子，舍寬而死，格外可憐。以上種種怨恨，都集於她一人身上。晉芳又是一個欺公子皮氣，相信了她，可以捧至九天，恨着了，她就恨不得墮之九淵。所以自從進了三姑娘房門之後，連日總在這邊，不曾再進朱二小姐的房。那朱二小姐，這天晚上，不見晉芳進來，心中着實不快。忙着小穗子，到三姑娘那邊打聽。誰知去得已遲，他們老實不客氣，雙



雙已墜入夢。朱二小姐這一氣就非同小可，說：『我就有千般不是，也有一日的好。今天因為幾句說話，就和我使起性來，我早知如此，悔不該……』正說到此，那淚珠兒已經滾下來，濕透衣襟了。讀者諸君，須知女子之哭，可分為數種。有的因悲傷而哭，有的因冤抑而哭，有的因憤激而哭，那憤激而哭的，內中必含有一種怨毒的性質，以為我今日，雖不能勝你，靜待纜線，當圖報復。那朱二小姐的哭，就是這憤激一類。所以哭得愈沈痛，那報復之心愈激烈。到了第二天，仍舊裝着無事，出來見了晉芳。晉芳並不和她說話，倒是朱二小姐對着他啗的一笑。笑得三姑娘，倒有點訕訕起來。朱二小姐笑道：『我今天要替姊姊道喜了，這人倒也是大獸。我先前幾次三番勸他到姊姊這邊來，他總是不依。昨日居然到姊姊這邊去，想已是回過頭來，我願姊姊成雙到老罷。』三姑娘知她奚落，也不和她答話。晉芳乘此時機，便驛到外面去了。接連連了好幾天，在先前幾天，朱二小姐還想挽回已經失去的愛情，所以在大家說話的時候，故意和他攬搭。後來見晉芳終是淡淡的，懶得和她說話，她就更外懊，就想實行她的計劃了。但是嬌花難好，全憑綠葉扶持，獨脚不能行，獨木不成林，自是古今公例。朱二小姐，雖懷着渾身計劃，沒有一個人幫她的忙，也就不能施行她的策略。反不如從前在湖北時，內有小善子，外有林雨生，裏應外合，就輕

輕的送了小翠子的性命。如今身邊雖還有一個小善子，究竟跳不了這一齣獨腳戲。她仔細想了半天，祇得仗着淑儀，或者能幫她做個調人。却巧有一天，淑儀到她房裏，她就含着一泡淚眼對她說：『儀小姐，我至今纔佩服你是個真正賢淑的好小姐。但是你尚有父母在堂，富相公的遭遇，誰不憐惜。現在似我這孤另另的人兒，除我自身之外，還有什么人可靠呢！』說着，就嗚嗚咽咽的哭起來。淑儀見了，也覺不忍，就勸慰她道：『父親近來果然和姨娘生分了些，但這也是氣頭上的事，姨娘也要請暫時容忍一下。待到父親回心轉意，那時姨娘也不至寂寞了。』朱二小姐又低低的說道：『從前的事，我固有些不是，到了今日，我也覺悟，不過自己要想懺悔已來不及了。如今只有仗着儀小姐，在父親面前分解分解。』淑儀道：『女兒自當遵命，況家庭之間，有了不和睦的事，就是一個不幸。姨娘今天不吩咐，女兒也要勸解的，不過如今正在激烈的時候，也只可待時而動了。』朱二小姐道：『那就要仰仗儀小姐了！』這一席話談過之後，淑儀果然俟晉芳快活的時候，進過好幾次言。無如晉芳，只是不理。這一天，合當有事，她姪女兒明似珠，巧巧的來了。朱二小姐從前，本來看不起似珠，自從回了揚州，似珠曾向柳克堂敲過一宗竹槓，朱二小姐也曾預聞其事，得着了點好處。因此就結合起來，認為知己。然似珠却因外面事忙，不常

到伍府，這天來了，朱二小姐心中暗喜。說道：這人倒可以做我一個幫手，我索性一不做，二不休，鬧他一場，看晉芳怎樣下得去。因此似珠這一次來，朱二小姐加倍殷勤接待的十分周到。似珠到了和三姑娘淑儀等談了一回，就到朱二小姐房內，二人就暢談起來。竟將近來晉芳待她情形，詳細細告訴了她。說得似珠杏目圓睜，銀牙錯裂，說：『姨母，你既受這樣委屈，為什麼不早點打發人來告訴我呢？我看他們男子，對於女人，原不過當作一種玩物罷咧！什麼叫做愛，什麼叫做情，他們高興，就和你開玩笑，不高興，就掉轉腳和別個女人尋開心去了。難得姨母好性兒，能投忍耐得住，換了我明似珠，却不能這樣，使他們安穩。不是在姨母面前說句誇口的話，不要說他曾經做過了芝麻大的一個知縣官兒，那裏能投降服住我，就是那堂堂現任的都督，也要任他隨着我指揮呢！今天姨母的事，我不知道便罷。我知道了，姨母受人委曲，就和我受委曲一樣。就着小善子去喊那姓伍的來，我和他評評理看，如若真說不過去，我們尚有離婚的辦法。放着姨娘年紀尚輕，離了此地，難道怕嫁不得別人麼？』朱二小姐忙握着她的嘴說：『阿呀！小姐怎麼你和爆栗似的說了這一大套。這樣事情，我本來還怕什麼？你須知隔牆有耳，我們沒有動手，先給他們知道了，這又何苦來呢！』似珠低聲道：『照姨娘的主義，打算怎樣辦呢？』當時二

人，就唧唧噥噥，商量了好半天。只聽得朱二小姐說：『你講先去告他一狀，究竟拿什麼措辭呢？怕的他不比那柳克堂外面交遊不廣，可以欺負得的。』似珠道：『這真是姨娘聰明一世，朦朧一時了。他娶你的時候，照着現在法律，就是一個重婚罪。你只須告他一個略誘良女，任情侮辱。這張狀子一經進去，他必定就要親來投降麾下。不然，還恐怕吃不了兜着走呢！』說得朱二小姐啞的一笑，說：『姑娘！你真好計較，不愧是個女將軍了。但是我雖識幾個字，這狀子筆墨，却另有一副手段，不是輕易下得筆的。託誰去做才安呢？』似珠笑道：『不妨姨娘見怪，我近來却新認得了一個人，名叫許道權。他是極有能為，並且和縣裏亦有往來。祇要我回去和他一說，必有個良好計劃。姨娘就再聽我的信罷。』朱二小姐也十分相信，說：『那麼這事，我就專託你了。』似珠自然沒口子答應，又坐了許久，就起身告辭去了。這裏朱二小姐自從明似珠去後，心裏終覺不安。想到晉芳，今日待我這種情形，當年我在湖北，林雨生設計拿富玉鸞的時候，我也要和他裏應外合起來。富玉鸞不能逃走，伍晉芳也要入了牢籠。那時我年尚輕，就是走一步，亦其容易，為什麼我那個時候不做呢？忽的又想到和晉芳當日的份份，待我也實在不薄。自從去了小翠子之後，那一件不趁心，如願我還暗地和雨生做起首尾來。想到這裏，自己也覺得實在是對他

不住。就是小翠子和我，本來沒有什麼仇恨，只是有點氣不過，所以一進門，就磨折了許多時候。她在湖北，運動骨芳來接我們。如果小翠子不出這個亂子，到了現在我們三個人，也是和和氣氣，不至於鬧得這樣生分起來。咳，這真是害人又害自己。倘若似珠回去，果替我在縣衙門裏告下狀來，那縣裏太太，又是很熟應的，鬧了出來，面子上怎樣下得去呢？她想到這裏，不覺大懊悔起來。總之這個時候，真所謂良心與惡念交戰，尚不知誰勝誰敗。不禁就懶懶的睡在床上，連晚飯也不曾吃得。到了晚上，祇有一盞孤燈，照着悽悽影。雖有小善子多方解說，那裏能除去她的愁煩。悶了好久，方纔朦朧睡去。恍恍惚惚，像身在湖北，這天骨芳在過江局子裏未回，她一個人坐在房裏，小翠子走來。朱二小姐心裏，氣她不過似的，也不去理她。小翠子道：「姊姊，我們是別了好久了，姊姊的才貌，可稱雙絕，那人對待姊姊，也算情深義重，所以姊姊這許多年氣，也使夠了，光也爭足了。在眼前看起來，那一個不羨慕你呢？但是我勸姊姊一句話，須知花不常好，月不常圓，風箏送足了，繩子就斷。弓大扯滿了，絃線要絕。姊姊若不趁早從退步着想，恐怕將來結局，也要和我這苦命人，不相上下呢。」朱二小姐聽了「苦命人」三個字，不覺心裏一寒，忽然想起小翠子，已經死過的人，今日來尋我，大約是來索命呢！正要問她，只見小翠子，已經飄飄

忽忽的走出去了。朱二小姐說一驚而醒，原來是南柯一夢，加以一盞燈光，縮小顏色，變成綠綠的，隨風欲滅，像似小翠子，還站在她面前一樣，愈加恐慌，一片芳心，突突的跳個不住。忙叫起小善子來，說是：「要倒點茶吃。」小善子正在好睡，被朱二小姐一叫，已驚醒了。勉強走起床來，拖了鞋子，到茶爐子邊，倒了一盞茶，送到朱二小姐面前。朱二小姐懶懶的起來，喝了一口，覺得冰涼的，要想訴說小善子幾句，想起方纔的事，就倒咽了一口冷氣。細想小翠子所說的，句句都有至理。說到結局，正與現在骨芳待她的情形相同。就低聲嘆息道：「玉蕩玉蘋，你的結局，難道與真和小翠子一樣麼？」心裏想着一面，就拿了茶盤，呆呆的出神。小善子叫道：「深夜深了，喝了茶，請仍舊睡罷！」朱二小姐，纔被她提醒，說：「小善子，你瞧瞧，自鳴鐘是什麼時候了？」小善子走過去一看，偷偷鐘停了。只得走到窗前，拉起簾，向天上望去，忽然大聲叫着：「不好了，娘快起來罷！」朱二小姐，本來正在心虛，聽見小善子沒頭沒腦的一喊，不知出了什麼大事。要想起來，那兩隻小脚兒，已不聽他分說，兩條腿，只是慄慄的戰個不住。還是從窗簾裏望出去，滿天通紅，纔知道外面失了火，忙忙的抖着走下床來，開出門去，見骨芳等都站在庭中，家中大小人等，圍繞在一處兒，個個都現出驚慌模樣。聽見骨芳喊着：「伍升外面去問，是什麼地方失火！」伍升說：

『我剛纔要來請示，外面人都說是南河下。雲府上不知要緊不要緊？』魯芳忙說：『既是這樣，你就趕緊到雲府去瞧一瞧。若是他們有搬動的地方，你也替他們幫幫忙。』伍升連忙答應着，幾個是就飛奔着出去了。伍升去了之後，伍魯芳等在庭中看着火勢，漸往下墜，先是紅火，後是黑煙，現在是換了白煙。再過一刻，連紅光也淡淡的退去了。他們知道火已熄滅，也就分頭歸房睡覺去了。朱二小姐回到自己臥房裏，見殘燈在案，衾枕淒涼，不覺深深的嘆了一口氣。回想到剛才失火的情形，不知道當災的人，要有多少呢！夜寒風大，這些人在這時，不知怎樣受苦呢！人生真是苦惱，何不看破些些，與人爭競什麼？無事只門閉氣，自尋煩惱，這是何苦來啊！她一人想到這裏，心也覺得光明多了。無憂無慮，無牽無累起來。她就再把殘燈剔亮，從多年未曾開過自己隨身陪嫁過來的箱子裏，取出一個玻璃小鏡，裏面供着一位白玉觀世音，還有一個古銅小香爐，一齊擺來，放在桌上，又焚些檀香，爐中便氤氳氤氳起來。她就淨手捧出一部多心經來，坐在觀世音旁邊，南無密多婆羅密多的念，念了半晌，東方發白，天已快亮，她才收拾收拾睡下。這時，她心中乾淨，所以惡夢毫無，非常恬適。這一夜，只苦了小善子，熬得極其瞓睡。等她睡下之後，想歌歌也睡一覺，無如天光大亮，自己不是主人，到底不比朱二小姐，只得出來作事。所以小善子熬

夜以後，那大紅鑲邊的吊眼，更加紅紫了。作人婢女的，真是辛苦啊！朱二小姐從這日以後，焚香誦經，又時常不住的念佛。伍家到安靜許多。那知卜老太太，忽然脫離塵世，朱二小姐更覺無人憐愛，孤苦伶仃，所以這夜拚命放聲一哭，哭到傷心處，便吐出鮮紅的血來。這是以前的話，一言表過不提。再說失火的事，原來這天失火的，正是南河下，離雲麟家不遠的一家旅館裏。當伍升走到南河下的時候，見各區水龍上的救火員已經擠滿了一街，好容易挨得進去，只見雲府大門關得緊緊的。伍升敲了好久，纔有人來開了進去，只見雲麟等一家人，都呆立在天井內，仰着頭，默望那紅珠膽子更小，抖得連話也說不出來。伍升說：『我的太太老爺，你們還這麼安靜，大門關得緊緊的，我看這邊離火場很近呢！』雲麟道：『你看外面的情形怎樣？我先前看來，還不十分要緊，恐怕有種壞人，趁火打劫，所以把大門關上，且看看情形再說。現在我正沒主意，你來得到好。你看這情形，我們家裏的東西，要不要搬動呢？』伍升道：『我們老爺聽見說南河下失火，所以命我來照料的。起先我看這火勢正旺，心裏也是着急，等到了府上相近，已經看見有許多洋龍到了，正在灌水，火勢似乎漸漸的衰下去，現在恐怕不甚妨礙了。』泰氏道：『難得你們老爺關切，我們正在為難，倘若要搬動起來，那裏來的人手呢？』伍升道：『太太請放心！現在天上的

紅光，不是已經滅了好些嗎？秦氏等都抬起頭來望着，果見紅光漸漸的退了下去，想火已燒完快了。那外面的人聲還是鼎沸似的，直等了兩個多鐘頭，方纔平靜，大家也就放了心。伍升便告辭回去，果知伍晉芳夫婦前已提過。再說雲麟略睡了一回，醒來已經紅日東升了，忙忙起來，躡出門去，就聽人說：『火場裏燒死人了！這兩個，却是一男一女。現在還沒有有人認得他呢！』雲麟也就躡將過去，見頹垣斷壁裏面，零零落落的瓦礫場內，還有一縷一縷的青烟，向上直冒。地下濕淋淋的幾灘插足，又走了幾步，見看的人打了一個大圈子，裏面遮着幾片蘆蓆，橫着兩個尸首，焦頭爛額，好不怕人。大家還笑着說：『這兩個，大概先前是個水裏鴛鴦，如今却變成了兩個火裏鴛鴦！』雲麟聽了，甚為不解，仔細一看，見斷牆上尚有「文明旅館」四字，方知這是揚州最著名的野鴛鴦待合所。但是這倆究竟是誰呢？好好一個人，就是要學風流，也要揀個地方，像這種醜態旅館，居然也有人來圖快活，末了還演了一齣火神戲，真正自作孽，正在一人獸獸的癡想，忽的背後有人拍着他的肩膀，說：『雲大哥，你好自在，我們許久不見了，尊嫂好嗎？』雲麟轉身一看，不是別個，原來就是鮑橋人。雲麟因他上一次，幾乎拆散了他們的姻緣，待理不理的說：『鮑大哥果然許久不見，你幾時到這裏的？』橋人道：『我已來了好久了！我原不住

在此地，今日之來，原是爲着內人的一件事。』雲麟道：『爲的尊夫人麼？尊夫人和這裏有什麼瓜葛呢？』橋人道：『說來話長，聞得雲大哥府上，離此不遠，我擬到尊府一行，一則過來拜望，二則藉此可以談談。』雲麟心欲推却，也覺礙於情面，只得邀他到家，坐下之後，橋人開口便說：『雲大哥，你知道這火場裏遭難的人是誰？』雲麟道：『我却到了那邊，不過望了一望，就走來了。雖聽人說起，但是不知主名，莫非鮑兄和他們倒有關係麼？』橋人道：『果然被你猜着，如若沒有關係，我倒不來了！不瞞雲兄說，兄弟的作事，向來是很曠達的，對於男女的嫌疑，本來不甚關心。況民國以來，男女平權，在社會上交際起來，男子往往避於女子，所以說到內子，她的交際自由，老哥是知道的那知不知不覺的竟會和人發生關係。近來到了揚州，她的性情還是不改，我曾說過幾次，她也從來不曾理過。那知到了臨頭，纔演成惡果。雲大哥，你道死的是誰？一個就是內人，一個就是和你作過對頭的許道權。』雲麟聽了，驚得跳起來道：『原來尊夫人，在此遭了大劫！老哥慌慌甚篤，何以爲情呢？』橋人笑道：『原來老哥還是這等情癡，在兄弟看起來，却與老哥不同，一個人有一個人的主權，就有一個人的主張，這種主張，在舊社會的時代，有一種公共壓制性壓住，所以無人反抗，現在這種樊籬，已經破了。她雖則和我發生過夫婦的關係，但

不過起於一時情感，此外則我仍舊是我，她也仍舊是她。她的死活，和我有什麼關係呢？我今日之來，原不過來看一看真假，既然知道，我就可以不管了。現放着有地方在，自然有人收埋，難不成我還破費着有用的金錢，去收殮那無意義的屍骸嗎？哈哈！我又不要，我為什麼去管她人死後的事呢！雲麟聽了他這一番不新不舊的一派荒唐的話，心裏覺得好笑。心想有其婦，乃有其夫。這一對倒可稱為難夫難婦了！但是嘴裏不好直說，只得答道：『這是老兄連觀，兄弟萬萬不及，不過這許道權，為什麼又同尊夫人打起交道來呢？』鮑橘人聽了，臉兒一紅，想了一回，說：『像道權這種人，我們還說他怎的，這樣的年紀，見了女色，還是和蒼蠅見血似的，只須看從前一聽見尊如夫人的名字，他就想吃天鵝肉，再三來央求兄弟，從中撮合。但是兄弟知道，這人已為雲大哥的禁嘴，那裏肯來說。後來又來央求內人，我曾再三勸止，那知內人，不知深淺，只向如夫人露了一句口風，竟招了她的白眼，這真是女人的見識呢！』雲麟聽了這話，覺着很不入耳，便也一笑，說：『這種典故，我們可以不理罷！』橘人說：『誠然，誠然！我來的時候也久了，過一天再見罷，現在我住在二巷內第三家。雲大哥如不見棄，我們終究是多年的弟兄，請你常常枉顧我。雖則內人已故，尚有小妾在家，燒點菜，倒也是揚州風味，頗可口的。』雲麟正恨得被他絆住，忙

說道：『既是這樣，兄弟過一天再來奉候罷！』說後就送了鮑橘人出去，雲麟被他纏了半日，走到紅珠房內，見她正坐在窗前，縫着一件小夾襖兒，笑道：『好呀！兒子還沒有落地，要想做娘哩！』紅珠瞪了他一眼，說：『虧你是個讀書人，說起話來，怎地不通。譬如玉鳳兒的衣服，姊姊沒有空閒，不許我替她代做麼？難道必定要娘纔做小人衣服麼？』說得雲麟笑起來，說：『我一句話，引出你許多話來，真不愧伶俐女兒哩！我特會進來報告你一件事，你可聽得火場上，燒死了兩個人嗎？』紅珠道：『我也剛才聽得黃大媽說的，說是燒死了一男一女，真正可憐，母親還替他們念了好幾卷往生咒，說是可以超度他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哩！』雲麟道：『這話慢說，你可知道死的兩個是誰呢？』紅珠笑道：『我也不曾出門，如何會認識這兩個人？』雲麟道：『這兩個人，都是你的舊相識哩！』紅珠嘆着道：『你也該說個明白，甚麼新相識呀，舊相識呀的。』雲麟道：『一個人因果循環，報應真個不爽，天道可是有的。這兩個人生在世，可算壞人，臨死之時，果遭了慘劫。一個就是和你要好的女詩人紫羅女士，』紅珠驚道：『她麼？怎樣也住在這旅館裏，燒死在內，還有一個呢？』雲麟道：『曾經和我做過情敵的許道權！』紅珠笑道：『原來這一對實貨，但不知怎樣會死在一起，真奇怪極了！』雲麟道：『死的地方，名是個茶館暗裏，就是個臺

基，兩個人合攏來，有什麼好事呢！但竟遭此慘劫，恐怕他們做夢還想不到呢！」紅珠道：「這也可謂生有地，死有方了！」吃了午飯，雲麟想着昨天姨丈，曾着伍升來問，今家中無事，應該去告慰一番。遂穿好衣服，和紅珠說了，又到母親面前，講了一回話，才出門來，叫了一輛車子，到伍家去了。到了裏面，晉芳有事出去了。三姑娘淑儀，均坐在中堂，陪着一個女客談話。但見女客，衣飾雖不華麗，而面貌却甚冶豔。雲麟不知是誰，不敢進去，還是那女客站起身來，招呼着說：「原來是雲先生，我們好久不見了！」說畢，滿面堆下笑容。三姑娘也說：「麟兒進來，這位明小姐，你是見過的。」雲麟方始恍然，慢慢的踱進去。忙向淑儀道：「妹妹近來身體可好？」淑儀站起身來，問了姨娘的好，並問：「嫂嫂紅珠姊姊，想必身體康健？」雲麟也回答了。只見淑儀，面色黃黃，覺着較前消瘦更甚。便說：「妹妹怎樣又病起來？臉上格外清減了。」淑儀道：「我也不能算是生病了，在起初的時候，請個醫生吃兩劑藥，尚覺有點效驗。到了現在吃藥，也是這樣，不吃藥也是這樣，但覺着一天到晚，總是懶洋洋的，不知有病，也不知道沒有病。所以我可以說得是沒有病了！」雲麟道：「妹妹的病，總是因為心經不暢，還望妹妹諸事看開一點，有時外面出去散散心，譬如我家裏自從我們那個，說着就伸了兩個指頭，到了揚州，妹妹只來過一次，何妨常去走走。又

如明小姐，她是很曠達的人，能夠時常請來談談，開懷一點，那病自然漸漸的好了。」似珠道：「雲先生的話，果然不錯。但是妹妹是個拘謹的人，叫人有何方法，可以進言呢！」淑儀道：「我也不是拘謹，不過在我看起來，我的一身如大海中飄着一葉浮萍，又眼看着世事滄桑，不十年間，時局變遷，我們不談。只是我們幾個相識的姊姊妹妹，裏面年紀長的，出了閣的，出閣了，在從前何等親密，臨了終歸一散。這樣看來，做人有何樂趣呢！但我願能稍遲天年，待奉堂上的老人西歸之後，那時生也好，死也好，我也不計較了。」說着，不覺眼圈兒一紅。三姑娘聽了，也覺得慘然，說：「好孩子，你一年到頭，都是含着泡，眼淚過日子，說起話來，都是悽悽慘慘的。不但你自己傷心，連我的心都被你痛碎了！」雲麟道：「姨娘也不必傷心，倒是妹妹的病，總要自己調養纔好。」明似珠道：「剛纔妹妹說，先前何等親密，末了終歸一散。這兩句話，說得很有道理。我今天倒可以舉出一個例子來，昨天晚上，不是南河下起火嗎？」三姑娘忙向雲麟道：「我倒忘了，昨天的火，離你們家裏不遠，你母親想是受驚了！你姨父命伍升去了，巴巴的等着回來，說道：『沒事，我放了心。』」雲麟忙道：「多謝姨娘，我們幸虧沒事。」明似珠笑道：「你們府上沒事，那邊旅館裏，却有事了？」雲麟道：「原來明小姐，也知道這事，不知可有什麼新聞，報告我們哩！」明

似珠道：「雲先生！你不要做假，死的兩個人，並死的原因，還和你現在這位姨太太有太大的關係哩！」雲麟道：「不錯！我早晨無意中碰見了一個叫做鮑橘人的，說死的一個是他的夫人紫羅女士，一個是許道權，我只知這兩個人在她未嫁我以前，曾出了許多阻力，後來因為發生了炸彈的嫌疑，纔算罷休。但是他死的原因，為什麼又關着我們，倒要乞道其詳哩！」明似珠道：「原來你尚祇知其一二哩！你可知你們這位姨太太，未入門之前，許道權託鮑橘人做媒，他們夫婦，就做成圈套，只說是姨太太的身價，騙去了五百塊錢。乘許道權入獄的時候，逃回秦州去了。後來許道權保釋知道揚州是站不住了，到了上海，那知這鮑橘人在秦州不多時候，所有騙去的錢，已經給他夫人紫羅女士用完，也到了上海。偏偏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，有一天在路上，遇見了許道權。那時他就跟鮑橘人，要賠償五百塊錢，不然就要在新衙門控告他，許欺取財的罪名，橘人沒有法回家，後就和他夫人商量，用了一個美人計。那許道權愛色心重，就上了他的道兒。不但舊債賴去不還，而且兩人在上海吃着用着，都是許道權供給他們。後來許道權回到揚州，他們又在上海遊蕩許多時候，前晚纔到揚州，就登門去拜望許道權。自然要他破費些金錢，許道權自然應允，但有個條件，須要和他夫人重溫舊夢。橘人祇知要錢，那管什麼名譽，自然滿口答應。許

道權安置他們在二巷內，但是許道權，不好進去，就約紫羅女士到這文明旅館。偏偏這天夜裏，祝融下降，偏收了他們這對老鴛鴦，作為部下驅遣的神將。」雲麟笑道：「明小姐說得如此詳盡，真是能道人所不能道。但不知這新聞，從何處得來？」明似珠道：「我和許道權也是熟人，昨天去的時候，正見許道權和他們辦交涉，所以得知詳細。」原來似珠，正和許道權商量朱二小姐的事。許道權滿口應承幫忙，那知連夜出了亂子，所以今天來見朱二小姐，叫她另想別法。朱二小姐自昨天做了一夢，不願再和魯芳為難，反勸了似珠一番。似珠出來遇着淑儀，就順便作人情說：「看望淑儀的病。」正和淑儀閒談，又遇上雲麟，所以這段新聞，竟被雲麟探得十分詳細。此外，又談了許多閒話，明似珠先去。雲麟亦告別回家。剛踏進門，看門的就遞上一個字柬，雲麟見了，皺着眉頭說：「何苦又來找我。」不知此柬來自何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九十五回

懸弧設帳三府徵祥  
進爵添籌一堂集慶

上回書中說到雲麟回家，接到一個紅柬，很有鄙薄它的意思，可知這紅柬上的人物，並且內中含有許多趣聞。但是此回書中，寫將出來，就要把伍府的喪事，如何辦理，田



福恩的官事，如何結果，統統都要擱起。這兩件事，已經讀着望眼欲穿，所以我又不得不把筆頭兒倒翻過來，再說一說，那伍府的喪事。且說晉芳等當晚，將朱二小姐安置好了出來，就要商量辦理老太太的喪事。晉芳此時究竟多了幾歲年紀，不比死老子的時候，只知和朱二小姐偷情的不同，但是他究竟是個公子哥兒，如何辦得這樣大事，想了半天，平日最相信的，就是雲麟和洛鐘等幾個人。當時就着了伍升去知照伍升到了雲家之後，又到泰家去了。所以雲麟到了伍府之後，不久洛鐘也來了一切辦事，尚還容易，無如各種款項，多待現錢開支。晉芳本不打算，以為朱二小姐處，自有款項存在，拿出來便是。那知道進去拿錢，只見朱二小姐昏暈，雖醒已經和死人差了一口氣，轉身來問着小善子，小善子說：『我的爺娘有錢沒錢，爺還不知道嗎？我看娘近來手頭很是拮据，不似先前闊綽，有時還爲了銀錢款子的事，時常滴眼抹淚的。』晉芳急道：『我這時那有閒工夫，和你講這種空話，好歹你將娘的鑰匙交出來，可以待我檢查檢查。有可用的，就可以拿出去用。』小善子沒法，祇得輕輕的走到朱二小姐床前，枕頭邊一個小拜匣內，拿出一串鑰匙，交給晉芳。晉芳忙拿了，知道朱二小姐平日藏銀錢的地方，就拿鑰匙開了箱子。那知不開猶可，開了之後，那隻手竟縮不轉來。原來箱內現款已完，祇贖了些零星契據，並有幾個錢莊

摺子，打開來一看，誰知十家倒有九家用空的。只一氣，非同小可，要想和朱二小姐爭論幾句，無奈她病得實在厲害，也就不忍，祇得逼着小善子，將朱二小姐平日所有首飾，都拿出來，抵莊前去變賣。小善子究竟係朱二小姐心腹，看見這種情形，心裏自覺氣憤不過，但是究竟主人拿去，也祇好看罷了。等到晉芳出去之後，朱二小姐也漸漸醒來。小善子不知高低，就將晉芳要鑰匙，拿東西的話，一一告訴了朱二小姐。朱二小姐聽了一則恐事鬧破，有失顏面，二則恨晉芳無情，毫不體恤，不知不覺，復又痛哭起來，因此病勢愈覺加重。晉芳知道了，也不便過於奇問，祇得另請醫生，與她調治。一面就將她的首飾變換了，來辦喪事。三姑娘的意思，原不肯這樣辦理，說：『她原是可憐兒的，又是生病，要變賣，還是我們拿出來，省得她又生氣，增加疾病。』晉芳不肯說：『照你這樣說來，連她用的錢，都不用問了。現在是病着，且等她好一點，並老太太的事過了，再行查問。就使她病不好，那貼身服侍的小善子，難道不知道嗎？只要拿她拷問起來，怕不得個水落石出。』說罷，氣沖沖的出去了。論辦喪事，原是於家之有無，但揚州地方，擺空場面，是已經成了習慣。何況伍晉芳是個紳衿人家，更不能殺草草辦理。因此晉芳對於此事，也要竭力鋪張。雖說光復之後，那種繁文褥節，省了不少，但也不過少請了一班，團祭的老爺們，其餘還是要的。所以

伍府的事，把個洛鐘和雲麟，忙得個不得開交。那朱二小姐這時祇有小善子伴着，有時還幫着罵魯芳無情。朱二小姐有氣無力的說：『你不要不識時務，他們忙着老太太的大事，尚來不及。現在還有人提及請個醫生前來看病，如若再鬧起來，連醫生都沒有了。我們能奈何他？你也知道我的事情，我若不害翠姨，那裏會結識個林雨生，不結識林雨生，那裏會鬧開空。就是到揚州來，時常出來，原想聯絡些人，一則可以借此自重；一則可以挾制他人，那知道到了如今，一件也用不着，祇落得被人褒貶。我的病也不想好了，老太太疼我一場，我能暫和老太太一路去，倒是我的造化。』說着，又嗚咽起來。過了一天，已到停靈日期，內外客人倒也來得不少。女眷們如秦氏何氏等，都來坐夜。此外又有何其甫夫人、姜娘，還有繡春，她正在哭翁姑痛夫子，累得一身是病，本想不來，又念是姨母家裏的事，並且田福恩雖在園，還想求他說情，也只得來了。朱二小姐這時身體雖較前稍愈，但想從前何等威風，此時竟成孤獨，自覺羞慚，祇推病着，也不出來招待客人。一直到了三更多天，因念着老太太待她的好處，並自己一肚皮的牢騷，要想痛哭她一場。就起身來，隨便穿好衣服，叫小善子扶着出來。向衆人略略招呼，就在靈前拜了幾拜，走到材邊一張大椅子上坐下，放聲大哭。那淚珠兒竟和雨點一般，雖經僕婦等絞上幾塊手巾，大家竭力的

勸慰，總不能止住。直哭得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。陪坐的人，無不垂涕。連魯芳都被她哭出眼淚來了。大家又防她舊病復發，好容易勸了她進去。這裏就分派人口，外面留着洛鐘和伍升，裏面留着朱二小姐和美娘，看守門戶。其餘的都去送殯。所有一切閒文，不必細述。內中單說繡春，自從送殯之後，一天一天，只望着伍公館裏的消息，因為這時魯芳喪事將了，必可設法救田福恩出獄。伍魯芳初時亦滿口子答應，不過在新喪期內，斷難出入官廳。向人開口，只須稍待時日，必可辦到。那知天不從人，這位揚州縣知事楊大老爺，不知怎的得罪了兩個省議員，都是姓徐的，平日進出縣署，對於詞訟上很有勢力，所以縣知事常趨承恐後。那知這兩隻豬，偏偏要想吃羊肉，專門虎視眈眈，吹毛求疵的，在後面看着。有一次仙女廟鎮，遇着一件盜案，正是徐議員的一位貴本家。楊大老爺久久未獲，他就到省長面前，說了許多閒話，那省長也是很尊重民意的，不多幾天，省長公署，發出道命令，就把楊大老爺撤任，換了一位曹大老爺，前來接任。這都是魯芳辦理喪事時候的事情，等到事情既了，要想替田福恩求情，外面一經探聽了消息，不但縣知事換了，就是這位新任的曹大老爺，生平正直，嫉惡如仇，魯芳和他素昧生平，如何容得他進去說話。只可惜了一個田福恩，貪圖自己快活，虧空了許多銀錢，末了還得了一個三年零六個月的徒刑。這

事不打緊，被繡春知道了，直哭得死去活來。還是雲麟再三勸解，說：「姊夫在外面也太鬧得不像，不是這一次收監，恐怕還要鬧出再大的事。如今只當他在內靜養幾年，將來出獄，還好望他改過。」繡春知道事已如此，不能再翻，也只算罷了。但是，一人住在舖子裏不便，索性把各種動用物件，收拾收拾，搬到雲家同住。店中託了一個老夥友照應，又請着雲麟不時稽察。所以生意倒也照常暢旺，並不減少。此是後話。如今且說紅珠繡春三姑娘，同時有孕，前文已經談及。不知柳氏，亦在這個時候，懷了身孕，所以雲府中除雲麟是個無事忙外，其餘如秦氏和黃大媽，照應這個，照應那個，統統一一家人，連繡春共有三個孕婦，自然忙個不了。光陰迅速，不知不覺，都已到了十月滿足之期。依着秦氏，仍舊要想送女兒到繡背舖子裏去，待生產之後，再行回家。但是，一個人在那邊無事的時候，尚且不放心；何況他是個身上有事體的人，就是臨時要催一個僕婦一時也無處去尋覓，相信可靠的人，設或如同產麟兒的時候一樣，大家做起產婦來，有那一個前去照料呢？心中正在躊躇，却被柳氏紅珠等，看出情形，究竟年輕女子，不及老年人，專在迷信上面設想，暗想道：「老太太這又何苦煩心呢？繡姊姊也不是外人，難道眼睛睜的看她孤苦伶仃，住到家裏去。況且我們那一個，也不是專講迷信的人，住在這裏生產，不過多個巴產婦，有什麼要

緊呢！心裏雖是如此想，但是做媳婦的，對着婆婆，終覺有些礙口，不好說的，只得都來告訴雲麟。雲麟笑道：「這是母親過慮了，她老人家因為女兒在這裏生產，恐怕有什麼不祥，就對我們不住。那知對得住兒子，就要對不住女兒了。這件事情，祇要我去和母親一講，不但繡姊姊不回去，並且包可討得母親歡喜哩！」紅珠說：「這是應當的事，不是你去說誰去說呢？」雲麟笑道：「我去我去。」立起身來，就跑到秦氏面前道：「我聽見說母親要送繡姊姊回去，有這話麼？」秦氏道：「她也是就要生產的人了，不回去住，怎麼樣呢？」雲麟道：「她一個人住在家裏，我們也不放心，要生產大家在一起，生照應也便當些。」秦氏道：「這恐怕不能罷，我們揚州風俗，是女兒不應訪在娘家生產的。」雲麟笑道：「母親又何苦這樣操心呢！我們究竟親姊妹，只要我不說話，還有誰來多嘴呢？就是姊姊要回去，母親只說是我的主意，留着她住在家裏，多少是好。」秦氏聽了，心裏自是歡喜，說：「祇要你能作主，我又何必硬生生的逼她回去住。」因此繡春仍住在雲家，事後繡春知道了，也是感激雲麟不止。但是四個產婦之中，繡春紅珠，都未曾經過生育。紅珠沒有娘家，繡春又遭了家難，所以催生過街，種種儀節，都已省去。龔老太太那邊，因為柳氏第一次生的女兒，第二次依舊送了許多衣服首飾過來，又要接女兒回家過街。柳氏回去，龔老太太自然

殷勤接待。還問着：『爲什麼不同玉鳳兒同來？』柳氏回說：『還是就要回去的，把她交給姨娘看管，也是一樣。』後來閒談說起繡春住在家里，龔老太太心裏很不爲然。說：『這是連我們揚州的風俗都變更了。』還是柳氏大方，雖聽了娘的說話，倒也不甚介意。柳克堂因爲恨柳春夫婦刺骨，又因年紀老了，看着後輩，還是女兒可靠，倒也相待與前不同。這天柳氏就和兩老談家常，直至深夜方回。三姑娘自從生了淑儀，已經二十多年了，從新做起產婦來，這時秦老太太已經去世，嫂子何氏，却和她十分相得，做得催生衣服，應有盡有，比前格外豐富。到了初一這天，仍舊接了三姑娘回來過街，骨芳笑道：『光陰荏苒，忽忽廿年。你今日回去，回想到二十年前，此日的情形，又是如何？』三姑娘道：『都是你呢！人已老了，還要生起產來，偏偏嫂嫂又要做作，如今龍兒銀兒，已經長得這麼大，做過親的人了，我今天回去，真有點羞人答答哩。』正在說笑，秦府轎子已經來了。三姑娘就乘轎回去，何氏笑着接了出來，說：『好呀！你們真是愈老愈新鮮，年紀輕的時候不生，到了這時，偏偏要生起來。我們龍兒媳婦肚皮不爭氣，到現在尚未生過，如若早已生了那表姪的年紀，還要比表叔大了！』說得龍兒媳婦也紅着臉笑起來。三姑娘說：『虧你做嫂嫂的，自己取笑我，不要緊，還要帶着個媳婦，我看我不在這裏的時候，還怕你們婆婆媳婦要』

吵嘴哩！』取笑一回，龍兒媳婦端出點心來，何氏依舊托着一盤蛋，拿了一個，遞給三姑娘。三姑娘說：『我不要吃了，我不生則已，生了總想生個兒子，倘若咬着針屁股，心裏反不如意了。龍兒媳婦，你來，我這蛋轉請你吃。』龍兒媳婦道：『我不！』三姑娘道：『你不，我偏要你，你不！』說着，就拿蛋塞到龍兒媳婦嘴裏。龍兒媳婦只得咬了一口，原來露出了一個鐵尖兒。三姑娘大笑說：『嫂嫂我，這個蛋，給龍兒媳婦吃，原是替她卜一卜看，幾時可以有孕，咬着鐵尖兒，是今年咬着鐵屁股，是明年。現在龍兒媳婦，確確咬着鐵尖兒，我先替嫂嫂賀喜，明年你就要抱孫子哩！』何氏道：『難得姑娘想到我，這算龍兒媳婦替你代吃，你這次必定養一個外甥。』三姑娘道：『既這樣說，龍兒媳婦受起孕來，我來接你，替你過街。可憐見她，是個沒父母的。』原來龍兒媳婦，就是銀兒。說着，龍兒進來，說：『姑母今日過街來了，我曾記得前次生銀妹妹時候，姨娘還騙我從膈肢裏生出來。』三姑娘笑道：『你不信，祇問你媳婦就知道了！』到了晚上，洛鐘也回來了。他們兄妹，本甚相合，大家談談家常，等到吃了夜飯，伍家已經派人來接，三姑娘也就回去。過了幾時，雲家的這些產婦，都將要生產了。柳氏先覺着腹痛，她是已經生過玉鳳的，知道難則已經發動，離着孩子下地的時辰尚早，就忍着痛，不肯喊出來。到了夜裏，晚飯也不曾吃，覺得痛一次過一次。』

的緊起來。這時秦氏已經安寢，就告訴黃大媽，說道且不要驚動老太太，一面通知雲麟，好着人去喊接生的王奶奶。一時紅珠繡春都來了，幫着料理。那知她這一胎，生得很快，王奶奶尚未進門，那小娃娃已經產下來了。黃大媽雖則年老，倒也很是積份，她心想：從前老太太生少爺的時候，原是我接生的，今日少爺生下來，不用着我用誰呢？她趁着這個當兒，就擰起兩袖，雙手去接得下來。就歡歡喜喜的報道：『恭喜生了一個小少爺了！』雲麟正在房門口，伸着頭等候消息，聽見了說不出的歡喜。就飛奔的跑到秦氏房裏，秦氏正在睡夢中，聽得有人進來，吃了一驚，知道必是那個發動了。忙坐起來，一面披着衣裳，一面問道：『怎樣了？』雲麟忙五揭開帳子，雙手按着說：『娘你不要起來了，事體已經好了，同生了一個男孩子！』秦氏道：『是那個生的？』雲麟道：『是柳家媳婦。』秦氏聽了，也是歡喜，忙起床來說：『你們男子那裏知道，年紀輕的人，產後是要保重的。須得待我起來，看她一看，方纔放心。』雲麟道：『一切都是黃大媽照管着，這一次很快，連接生的還沒有來，就下地了。還是黃大媽接的。』秦氏道：『阿彌陀佛，這是祖宗菩薩有靈，你應該到神堂面前去點點蠟燭，磕幾個頭，也是一點敬意，還有一層，那黃大媽，你們以後也要尊重她些，你生的時候，還是她接生的，如今已經是兩代了。』說着，就喜洋洋的走到柳氏房內。

看了一眼，見諸事安貼。柳氏人雖有點疲倦，但身體甚好。又看了小孩子，生得天庭廣闊，啼聲雄厚，心裏格外歡喜。就與紅珠繡春說：『你二人身上也是有事的人，不可過於辛苦，可去安睡一下。這裏讓黃大媽照看，是很可以放心的。』二人答應了聲：『是。』秦氏就和雲麟同到外面，先淨了手，然後走到神堂前，磕了幾個頭。這時天已亮了，正待進來，只見伍升與頭頭的跑來，見了秦氏，先請了安，說：『我們太太昨天夜裏添了一個小少爺！』秦氏笑道：『可巧我們大少奶奶也是昨天夜裏，你們太太產後，人平安麼？』伍升道：『幸虧舅太太來照應，我們太太因為隔了許多年，此次生產，很不容易，現在總算平安無事！我們老爺，很是歡喜，連喜蛋都等不及分，就着我到秦府和府上來報喜。如今我回去，轉說這裏大少奶奶也添了小小爺，他心裏不知又怎樣的歡喜哩！』秦氏就命雲麟賞了伍升四角錢，說：『這是請你吃杯喜酒的。大家歡喜歡喜，你也是伍府的老家人了，你回去說，我們這邊人手少，也不過來報喜了，還有兩個沒有生產，要分喜蛋，等到生齊了一起分哩。』說得伍升也笑起來，一手接了錢，口內謝了一聲，竟自去了。秦氏雲麟也各自安息。那知繡春紅珠兩人，本來也是足月了，昨晚辛苦一下，就動了胎氣。回房之後，都覺着有些腹中疼痛，起初一陣一陣的，以後就緊起來，不覺哼哼不止，把個雲麟驚醒，忙起來摸摸紅

珠額上，覺着香汗津津，嬌喘微微。就問了一聲說：『怎樣了？難道你也到了時候了麼？』紅珠顫了顫頭，一面咬着銀牙，要想忍住疼痛，那知愈忍愈痛，得厲害。雲麟就命房中僕婦和珍兒侍候着，一面就走出來告訴秦氏。那知秦氏正被繡春鬧着，也在那裏哼哼唧唧的疼痛。雲麟見了，又是着急，又是好笑，說：『怎樣？你們約齊了一起來呀！使我們顛了東，顛不了西哩！』秦氏聽紅珠也要生產，說：『阿呀！怎樣好呢？我們這裏有年紀有經驗的，就是我和黃大媽兩個。一個照顧催接生的老王奶奶去，有她來也可以多一個人照顧了。』

倒要小心一二纔好！』雲麟爲人本來有點婆婆媽媽的，今聽了王奶奶一片話，以爲她是個有經驗的人，既這樣說，必定是不好。忙趕過去，適值紅珠疼得甚緊，連汗珠兒都和黃豆般大的滴下來。雲麟急得心頭跳個不住，就拉了紅珠的手，哇的一聲哭起來了。珍兒忙來勸着說：『我的爺你怎麼沒有分曉，現在正是緊要的時候，被你一哭，不但她心裏不安，連累我們都要被你哭昏了。』這時秦氏聽了王奶奶的話，也不放心趕過來望望，見雲麟如此忙，勸了他出去。說：『此地很不用你操勞，等到用得着你的時候，我自自然然來招呼你。』雲麟不得已，纔一個人走到書房裏坐下，但心神不定，正如熱鍋上的螞蟻，直要等到裏邊來報平安兩字，方始罷休。且說秦氏見紅珠雖十分緊要，却沒有變像。然一時繡春又有人來說：『要臨盆了！試了半日水，仍舊杳無消息。』秦氏也只得過來照應，正在分身不開，只見有好幾個女人進來報道：『舅太太來了！』秦氏聽了，忙迎出來說：『舅太太來的正好，我正忙不開交，要着人來請呢！』何氏道：『我正在那邊把三妹妹的事安排妥當了，知道姊姊這邊柳少奶奶也生了小少爺了，賀喜來遲，請姊姊恕我。』秦氏道：『且慢說閒話，你可知道我們家裏做產婦的還有兩個哩！柳家媳婦生了之後，她們也來夾鬧，熱你也是一聲哼，我也一聲喊，到了現在，已經有三四個時辰了，還沒有見個下落，正忙得

我沒腳蟹似的。」何氏笑道：「原來你們竟鬧了一個滿堂紅，和做戲文似的，越做越鬧忙了！我記得麟兒生的時候，不又是你們兩家一齊來，今天又是如此，真所謂無巧不成事了！」說得秦氏也笑起來，說：「舅太太，我們閒話少講。」一面吩咐說：「舅太太來了，你們點心快些拿來，吃了好辦事。」又說道：「我把小媳婦交給舅太太照應，我好專顧着女兒，大媳婦自有黃大媽照顧，這樣一分派，我們大家都好放心了。」何氏聽了，就站起來，說：「我們還吃什麼點心，待我先去看看她們去。」說着，就當先走到紅珠房內。紅珠見了，忙要起床，只是痛得厲害，何氏忙按着她，說：「好孩子，你睡着罷，不必過勞了！」說着，又低低的說：「現在的情形怎樣了？」紅珠含羞說道：「起頭只是疼痛，現在不知怎樣，這是一陣一陣的水下來了。」何氏道：「何呀！這是胞水下來，就要臨盆了，為什麼接生的王奶奶，還不來呢？」珍兒道：「王奶奶方纔來過，她說時候還早，到大小姐那邊去了。」何氏道：「她真老糊塗，哩！這個時候還看不出來，珍兒！你快去招呼她去，這裏有我呢！」珍兒忙忙的趕過去，好在繡春雖則試了幾次，水高不見動靜，王奶奶遂即趕過來，見過了舅太太，一面就端正腳盆裏的水，上面又擱了一塊板，和珍兒等扶着紅珠坐了下去，停了許多時候，痛的更厲害了，但還不見下來。何氏使人把預備好的熱湯，取來給她喝些。

那知道熱湯下去，心裏一陣大痛，後面一個老婦人抱腰的，用力一緊，並囑咐紅珠趕快拚一口氣。這時候，只聽得呀呀幾聲，孩子就落下來了。何氏趕過去一看，原來又是個男孩子。王奶奶一面顧着胞衣，一面把孩子洗扎起來。洗扎的時候，只見王奶奶伸手向小孩子小嘴裏一挖，何氏趕忙問道：「這是作什麼？」王奶奶回道：「舅太太你不知道，我挖出的是一塊胎毒，挖了之後，小孩子可以強壯，不易疾病。但挖得要快，一下地就挖，遲了小孩子一哭，就咽下肚去了。」雲麟先在外面專候信息，等了好久，更站不住，只在房門外旋磨磨。聽見孩子哭聲，也伸着頭進去一望。何氏眼尖，早看見他說：「恭喜你又是一個男兒！你真是雙喜臨門哩！」一面又着人飛報與秦氏知道。秦氏自然又放了一頭心，祇要安心顧着繡春了。繡春自從懷孕之後，時常受着田老夫婦的蹂躪，福恩的氣惱，末了又遭了家難，終日憂愁過日子，心坎不寬，胎產自然難上一層，所以自上午起首，一直到了半夜，聲絕了好幾次，把個秦氏急得手忙脚亂，方纔生下一個女兒。事前雖則吃了些苦頭，受了些驚恐，幸喜得生產之後，個個無事。於是伍秦兩家，忙着洗三，開湯餅筵。繡春雖則家裏沒人，秦氏也不得不替她略為籌備。所以這一個月來，三家人，人來客往，開筵飲酒，說不出的鬧忙。且人多勢利，窩麟起先貧窮的時候，誰來顧問，自從紅珠進門之後，家道漸

興起來自有一班湊趣的，前來熱鬧。這且不在話下，且說這一年冬天，正是秦氏老太太六旬大慶。在從前家境不舒，雲麟亦未曾做過事業，所以逢着年日，不過點對蠟燭，大家吃吃麵。這一年上半年，雲麟已和紅珠商量提出一宗款項給娘做生日，又以母親青年守節撫孤，已幾十年，特自己撰了一篇緣起，求着魯芳等出名，一面由縣知事，呈請大總統給獎。一面將文啓分發徵求詩文。到了十月間，回文已轉，蒙題獎。『松筠比節』四字徵求的詩文，倒也收到的不少。加之新任曹縣長，他自己是個科舉出身，愛才如命。知雲麟是揚州一個有名的高士，特下聘書，請他入幕。後來經人傳說，他又知道田福恩是雲家嬌客，雲麟的姊夫，無如案卷已定，田福恩已送監執行，設法已避，只好想法假釋了。到十一月間，又接連生了兩個兒子，真是暮氣重重，不啻錦上添花。正遇着老太太的正壽，自然與往年不同，應該鬧熱鬧了。前兩天，就把大廳和第二進住宅，收拾出來。在第二進裏設了壽堂，大總統題贈的四字，已經製成匾額，懸掛正中。又加上些柏枝鮮花，在匾的四面圍着，中間是縣知事送來的軸子對聯，其餘都是親戚朋友送來的頌詞壽屏。因為雲麟是個詩文能手，所以收的筆墨確是不少。又因為老太太是大總統題獎過的揚州高是破天荒第一人，連旅邸運署各機關，沒有一個不送禮來。所以裝璜的格外鬧熱。又將甬道，西邊

六角小門內的書房，收拾出來，做了花廳，預備官場紳衿起坐。又因魯芳適在服中，就轉請了臧太史賀孝廉等，來做陪賓。宴客的日期，原定兩天，第一天是宴來賓，第二天是家宴。到了這天，揚州各機關，除鹽運司不曾親到外，其餘都來恭祝。內中曹縣長是個好酒量，最喜人請他吃飯，這天就替雲麟應酬的格外周到。等到開了筵席，就鬧起酒來。臧太史年紀雖高，興致甚好，賀孝廉是個情品，不到幾盞，就飛箋去召了許多名花。一時絲竹聲繁，花枝招展，正應着：『壽筵開處風光好』這句話了。直到日色西沈，方纔散席。第二天家宴，來的客人，都是自己幾個骨肉至親。男的如魯芳洛鐘龍兒，女的如何氏美娘三姑娘淑儀等，一齊來了。那淑儀自從紅珠用言語打動了她之後，她就一片芳心，幾乎躡碎。後來下了一個決心，說：『我是前身冤孽，所以惹下情魔，自己丈夫已經中道分離，我正當如古井不波，深心懺悔，如何還可以自尋煩惱！』因之見了雲麟，避去不暇，那裏還肯再來。不過這一次姨母大慶，如若不來，倒覺露了痕跡，所以就勉勉強強的，隨了母親回來。雲麟見了，自是歡喜。但是和她接近起來，總覺得是豔如桃李，冷若冰霜。內中最可憐的是繡春，她是出了娘門之後，沒有一天過着好日子；但是在她母親壽日，仍舊坦然，不露形色，真是難能可貴了。來的人既然都是至好，也不作十分客套，外面就是雲麟，裏面就是繡春，柳氏



紅珠，任着招待。大家拜了壽後，開筵暢飲。這天晚上，是晉芳和洛鐘公送一席，專請壽母的就央美娘繡春淑儀作陪，三姑娘作主人，其餘何氏等衆內眷，共分兩席。外面晉芳等也坐了一席。酒至半酣，三姑娘就拿起杯子，斟滿了一杯，恭恭敬敬的送到秦氏面前說：『這杯酒要請姊姊乾了。祝你壽晉千秋！』秦氏道：『妹妹還鬧客氣，可是我也不能不飲這一杯。』說罷，立起來，乾了。接連就是淑儀，站起來說：『娥娘，我這一杯可是要飲的，娥娘飲了這一杯，我還要陪一杯。借這杯兒，叨點福氣。』秦氏也就乾了。美娘說：『我來借花獻佛罷！』也斟了一杯過來。秦氏說：『我的酒量有限，你一杯，我一杯，可吃不了呢！』美娘道：『太太不吃，那是不誠心。』說着自己先飲乾了，重新再斟了一杯過來。秦氏也只得乾了。何氏乘這當兒，也過來開了一陣。外面又進來了晉芳洛鐘龍兒等，都讓着敬酒。秦氏實在吃不得了，由雲麟代了幾杯。次外則衆小輩公敬了一杯。忽見黃大媽抱着玉鳳過來，說：『我來的時候，大少爺還沒有生哩。現在太太是有福氣的，老婦人來敬一杯酒。』說着，拿了秦氏的酒杯斟滿了。命玉鳳拿着，送到秦氏口邊。秦氏道：『多謝媽媽，你斟的酒，我怎可不吃呢！』這天，雖則沒有什麼山珍海味，豐盛筵席，但是家庭之樂，也算歡暢極了。席散之後，紅珠想邀淑儀到房內敘話，那知淑儀堅決的謝絕，紅珠也只索罷了。讀者

須知淑儀和紅珠，本屬知己，前次細說衷曲，回去就生了一場大病。今晚面上，雖然謝絕，回後心裏，却含着幾許愁腸。這天散了之後，却開了一個伍府宅不安。欲知詳細，且聽下文。

## 第九十六回

巧結合新郎被騙  
辨是非敗子回頭

### 雲麟

本來是個散淡慣的人，偏偏遇着伍家的喪事，自己又生了兩個兒子，接着又是母親秦老太太的六旬大慶，接二連三，忙個不了，把個身體累得困乏已極。雖說不得積勞成疾，但是逢進飲食的時候，總是懶懶的，夜間又不十分好睡，身體不覺漸漸消瘦起來。柳氏紅珠，均非常着急。屢次勸他去就醫診治，無如雲麟，只是不肯說：『我本來沒甚大病，祇須靜靜的休養幾天，就會好了。若說請醫診治，現在揚州的醫生，靠得住的甚少，設或吃錯了藥，恐怕小病變成大病哩！』因此終日在家，上待父母，下撫妻兒，十分快樂，但病終不能去身。雲老太太，起先到也不甚覺察，還是黃大媽看出來說：『麟相公爲什麼瘦得這個樣子？畢竟身體有什麼不其舒暢？』秦氏老太太聽了這話，忙喊着：『麟兒麟兒！雲麟忙跑到母親面前，秦氏老太太拉着他的手，細細對他看了一看，覺得他精神蕭索，不似平常活潑，並且面龐兒

果然瘦了許多。就說：『我的兒！你怎麼有了病，也不聲響？醫生也不請來看！一看倘若弄出大病來，怎樣好呢？』雲麟笑道：『娘孩兒也，沒什麼大病，不過覺着懶懶的罷，斷不至有意外的事情。娘放心罷！』秦氏老太太道：『你們小孩子家，懂得甚麼，病的起頭，自己往往以為不曾覺着，看得很輕，等到自己覺着已經來不及了，就自己也須珍重些，不可胡鬧，你也是有孩子的人了，那醫生也要看看，你們是已經長成的人，本來我也可以不管，不過我看看你和兩個媳婦，都馬馬虎虎，所以我也不得不說了！』雲麟忙陪笑道：『娘！你老人家不要着急，做兒子的格外當心着就是了！』正說着，只見看門的進來回說：『做醫生的朱成謙來了！』雲麟笑道：『娘！你看我不去找醫生，醫生自會來找我。我的病，不會好也要好了！』說得秦氏老太太也笑起來。雲麟出去，會晤朱成謙。相見之後，朱成謙說：『我們有好多時不見了！今日特來奉約，至朝陽樓小敘。』雲麟道：『這個時候，朱先生門診正忙，如何有這般閒空？』朱成謙道：『我現在的事，比門診還重要些。雲先生是向來幫過我的忙的，這一次，非求雲先生幫忙不可，但非一時可以說得清楚，所以我們先到朝陽樓再談。』雲麟道：『這事真不巧了，我自從家母慶生日之後，已經病了好幾天了，胃口不佳，精神疲倦，所以在家靜養，實在不願出門。』朱成謙笑道：『雲先生太客氣了，醫病是

兄弟本份。雲先生有病，不但說到兄弟醫室裏來，是應該效勞，就是派人來招呼兄弟一聲，也是馬上就到的。不是兄弟誇口說，像從前初懸牌的時候，遇着病人來求診，心裏尚虛，恐怕開錯了方，醫錯了病，不免把那望聞切四字臨時試驗一下。近幾年來，看病的，人越發多了，我的試驗也越發準確了。每逢診脈，真到手到病除之效。人說醫生須重經驗，真是不差。雲先生，我且給你開個方子試試看，包管你服上一二劑就好了。』雲麟也就有意無意的請他開了一個方子，心裏想想不出去，無奈朱成謙逼着，只得同他出門。催了車子，到教場朝陽樓。這時候尚早，吃茶的人不多，兩人就揀一張臨窗的桌子坐下，泡茶之後，兩人談得入港。雲麟先問：『朱先生究竟要委我幹什麼事呢？』朱成謙道：『不瞞先生說，我的厄運，真多着哩！我就醫生這一事說起來，從前原不過騙人一碗飯吃，那落拓窮途，你雲先生是知道的。後來到了上海，因把事丟了，那知去了幾年，一事無成。垂翅歸來，依然故我，不得已仍舊把這塊舊招牌掛上，不知不覺，倒也有了幾個年頭。近來的逆境，已經漸漸有了轉機，有病的人也多了，相信我的人也不少。不是我吃一點兒鴉片煙，光景已好了。那知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現在由省令知縣公署，為慎重衛生起見，要將揚州現在行道的醫生，嚴行考試，錄取的可以照常營業，如若名落孫山，那就一只飯碗，要打碎

了。兄弟在醫學上，全靠着些閱歷，若講到書本子上，不但讀過的不多，就是偶然讀過幾本，也早已開着方子，給病人吃了。我的肚裏早已空空如也。如若去一經考試，穩穩的把這撈什子飯碗打破，我今天來，要想求雲先生給我走一條路，向縣裏疏通疏通，要求給一張免考證書，我當多備謝儀重酬。」雲麟想了一想，說：「不行不行！我的路道，你是知道的，就是我姨父，他平素不大肯替人說話，而且近來更換了曹縣長，和他也甚落寞。」朱成謙道：「我也知道令親的脾氣，不過他在揚州，最相信的是你。祇要是你雲先生去和他說，合當然不會推辭的。總求雲先生勉為其難，兄弟自然是知恩的。」就是雲先生現在也時常在縣裏出入，曹縣長最重文墨的人，如雲先生是揚州數一數二的文學士，進去說句話，也不至於不依。這事總要求你成全哩！」說畢，就立起身來，向雲麟恭恭敬敬的一揖，一面忙招呼堂倌帶菜帶點心。雲麟忙止住道：「你方纔着我看過病，知道我不吃什麼，請你只須揀自己吃的帶至，於這事也須從長計議。那曹縣長的為人，若有私事去囑託他，是很不容易的。」朱成謙道：「既是這樣，總求雲先生替我設法罷，我也不託別的人了。」雲麟是很重情面的人，經他這樣懇求，也不好不答應了。說：「我總留意罷。」正待要走，忽見孫淑庵和孔大鼻子兩人，興沖沖手拿一捲報紙，走上樓來，揀個座兒坐下。看見雲麟，忙

過來招呼說：「趾翁久違！」雲麟也忙站起來，招呼二人就坐。說：「詩社不作，友道頓疏，我正作落日停雲之感，不謂無意中得與二位相期，真屬幸會！」孔大鼻道：「我們是常來，到是趾翁難得見面。」淑庵和朱成謙，誼瀟瀟同道，本來認識。雲麟笑道：「二位都是揚州大醫家，何清晨這樣空閒都來吃茶。」孫淑庵道：「我是以醫為隱，近來已厭煩了。所有門診均囑咐做徒診治。好在他們也不至大錯，我也落得逍遙自在。」朱成謙聽了這話，想着方纔求雲麟的事，相形之下，不免慚愧。這時孔大鼻正揀着一張揚州日報看。雲麟說：「原來孔先生如此留心時事，想近來詩興之餘，還可以編一部現世史出版供獻社會哩！」孔大鼻道：「不是不是，趾翁不要取笑我，你纔是大著作家呢！我因為看見今天報上，我們揚州出了一件奇事，所以看見趾翁，就揀出來請諸位評判，評判大可以做得小說家的資料哩！」說着，就將報紙揀出，指着一節說：「諸位請看這事，奇也不奇？」雲麟聽他說的鄭重，就趕忙接過，看那標題是「新婚中之拐騙案。」再看下文，載着一節記事道：

泰興人鮑橘人，帶同妻子，前月來揚，用美人計騙許道權大宗款項。不料天網恢恢，一對活鴛鴦，同葬火窟，此事已記前報。近來又異想天開，暫入南門外芮大姑娘家，被騙去天寶樓首飾店，貨洋二千餘元。芮大姑娘並將田房

去，於前夜捲逃，聞鮑橋人已經截獲，惟芮大姑娘，不知去向，現在，正由縣飭警追緝云。

雲麟看了，不覺詫異道：「鮑橋人嗎？這人雖則不甚正當，也是我們讀書一流人物，做這種拐騙捲逃的事情，恐怕未必罷他入替的人家，原來就是芮大姑娘，這也是有趣之極！可謂不是姻緣，不聚頭了。他替姻的前幾天，尚有一個請帖到我這裏，我因為他妻子，纔遭慘劫，居然就去入替，未免全無心肝，所以不去理他。那知竟鬧出這個亂子來，不知道其中有沒有別的作用哩？」孫淑庵道：「古人說得好，人不可以貌相。又道是知人知面不知心。如今人心墮落，世道衰微，那裏能必定說不是他做的事？以後我們交友，倒不可不留心哩！」雲麟聽了，也不覺嘆息。這時，朱成謙要的點心已經來了，因為要酬應雲麟，極力邀孔孫二人同座，一面另外添了酒菜，孔大鼻等倒也無可不可，就大家暢談起來。等到各散，已經十一時了。孔大鼻和孫淑庵二人先走，朱成謙又再三囑託了一番，始各人分別回去。如今且說鮑橋人和芮大姑娘，究竟怎麼回事？芮大姑娘在本書中，已久不見面，照年紀論，也不小了，怎麼會和鮑橋人打起交道來，原來鮑橋人的為人，誠如雲麟所言，不過一個書生中的敗類，並沒有多大能為，那芮大姑娘，曾經上過大戰場，一刀一槍的戰勝了，月航印靈，戰勝了嚴大成，區區一個鮑橋人，如何敵得她過。

所以這一次他的吃虧，竟比嚴大成厲害百倍。雖則說咎由自取，但也是遇了勁敵的緣故。鮑橋人自從紫羅女士遭劫之後，當日遇着雲麟所說的話，原是一種客氣作用。究竟多年夫婦，一旦分離，那得不痛！但是恨得在許道權手頭拿得錢不多，雖則第一天交付了些，終還盼望着他後來；及至出事之後，他仔細算計，連那紫羅女士的首飾衣物合算在內，也不過幾百元。一經替她收斂手頭，即使空空，如何能接得飯吃，祇得忍心看着她罷了。主意已定，就拿她的各種物件，都變了現錢，藏在身邊，想揚州也不能存身，不如到鎮江去找個朋友，記得那一天，與雲麟分手，臨了說：「雖則內人已故，尚有小妾，在家燒點菜，倒也是揚州風味，頗可口的。」一番話也是鬼話，他一個紫羅女士，尚且不能自享有，那裏還有第二個下賤的女子，來作他這齊人的妾呢？可是他買牛肉吃，看中了一個牛肉店姑娘，這牛肉店姑娘，怪模樣，着實有點風騷。曾經胡硯青揚蟬獅沈小雪周碧芙評定過，在竹西花榜上，取作特等第三名的人。這時那般輕薄少年，死了，走的走了，通統沒有下梢，我也不用說他們了。這牛肉店姑娘，却嫁了一個開牛肉舖子的馬回，作了牛肉店老板娘子，但是風騷，不但未改，還要加甚。一個馬回，那裏在她心上，凡是男子可以勾搭上的，她便收到胭脂馬下，作個小卒。鮑橋人因她風騷特等，便常到她手裏，去買牛肉，牛肉

店姑娘，見鮑橋人常來買牛肉，是個有意的，外表是個讀書人，面貌還秀，講話作事，斯斯文文的，比賣牛肉的黃泥腿子，要好多了，也就放出手段來，勾搭鮑橋人。每逢橋人來買牛肉，便買一塊送一塊的，暗作交情。鮑橋人如何看不出，日子一多，兩人言語語的，暗中成了一种解不開的買賣。每逢紫羅女士出去，和別人作交易的時候，牛肉店姑娘，就來和鮑橋人作交易。所以鮑橋人認她作妻。對雲麟說的小妾，就指這牛肉店姑娘而言。這姑娘名字叫做小補子，燒點牛肉，倒確實有揚州風味，頗可口的。鮑橋人倒沒有說錯。閒話不提，且講鮑橋人。這天就趁着小火輪渡過了江，就在萬全樓住下。茶房見他人物漂亮，舉止大方，料是一個闊客，招待得六十分周到。其時隔壁房間內，又來了一位女客，從鮑橋人眼睛裏望過去，大約有三十五六歲年紀，一身雅淡裝束，最妙的是褲襠高高吊起，露出了三寸金蓮。走起路來，咕咕咯咯的，非常精伶。雖屬徐娘半老，但風韻天然，自有一種動人姿態。鮑橋人本是色中餓鬼，況且方纔喪偶，見面之後，不覺心中一動。無如那位女客，進房之後，就將房門緊閉，在內靜坐，聲息俱無。累得鮑橋人也在房內靜坐，耳觀鼻，鼻觀心，只聽隔壁的舉動，久久毫無消息。忽然聽見砰的一聲，忙側着耳朵細聽，似乎有一種嘶嘶的聲音傳來。就想到妙處，益發弄得他神魂顛倒，不得已纔抱着一支水煙袋，蹣跚出房來，走到門

口，細看那旅客姓名表。那知都是男人，好容易尋到一行，見上面寫着「芮女士，從揚州來。」又一數房間號子，正在他隔壁。他就知道這位女客姓芮，又想為什麼年紀輕輕的女子出來，不帶一個男人，很是奇怪。又探聽茶房，知道她來金山進香的。鮑橋人一想，這事就容易了。我明日也去進香，看她如何。就慢慢的踱進去，然心裏總覺一時放她不下，最好令她開着房門，給我細細的望她一下，不覺就在她房門口圍圍亂轉。那芮大姑娘本來是風月場中老手，聽見房門外像有人窺伺，心裏兀是好笑。暗想：這班臭男子，看見女人，就如蒼蠅見血，從前嚴秀才上了我的大當，吃虧不小。如今又有人來，我也叫他嘗嘗手段。就立起身來，開出房門，喊茶房要點開水。這時鮑橋人到不好意思站在外面，就立在自己房門口，兩隻眼睛只釘在她身上。聽到她操着揚州說話，清脆流利，入耳如流鶯亂啼。芮大姑娘稟勢也瞟了他一眼，却好四目射個正着，轉把鮑橋人弄得不好意思，忙走進房裏去了。她自瞟了鮑橋人一眼之後，心想這人，不但嚴秀才，和他有天淵之隔，就是過去的老和尚，也沒有和他一樣的漂亮，正可以充我面首之一。不過我現在相與的人，都不是好惹的，不知他能否入彀，到也要躊躇一下哩。這天因為孽緣相湊，兩人均未出門，但是各人有各人的心事，不免故意都有點動作。鮑橋人要想拿話來打動她，故意吟着一首悼亡

詩這聲聲調，真有涕淚交下的神氣。芮大姑娘雖則不懂得什麼，但是聽他淒涼感慨，也知道他有爲而作了。到了第二天，芮大姑娘果然備了香燭，往金山寺進香。鮑橋人也跟了出去。芮大姑娘坐着轎子，鮑橋人坐着車子，到了廟門口，芮大姑娘下轎進去，地下却遺下一方手帕。鮑橋人拿來一看，覺得香噴噴的，知是女客之物，就趁此機會，趕前一步，笑說：『奶奶遺下東西了！』芮大姑娘見是他還帕子來，倒不好意思不理他，待他雙手將帕子呈上時，也就拿手來接了。說：『謝謝先生！先生不是也住在萬全樓客棧裏嗎？』鮑橋人道：『正與奶奶比隣。我本想到此隨喜，適奶奶也來進香，豈非幸遇！』芮大姑娘說：『先生一個人麼？』鮑橋人說：『我也一個人，奶奶進香之後，各處隨喜，如一人寂寞，小子可以奉陪。』芮大姑娘說：『好極！我們同進去罷。』那和尚見了，誤爲二人是一起來的，拜佛之後，就接進去待茶。鮑橋人將錯就錯，芮大姑娘也不辯一言，於是二人又接近了些。等到金山寺回來，兩人已由生客變爲熟客了。看官到此，必指點說道：鮑橋人和芮大姑娘，在山門口說了幾句話，馬上就熟識起來，連和尚在一起招待，也不避一點嫌疑。鮑橋人未免膽子太大，芮大姑娘也不免失了女子身份。但是二人都是風月場中老手，那眉梢眼角，如何看不出一點風頭。况芮大姑娘，本是個潑辣婦人，觀觀二字，只有在初見和尚時，

有此態度，此後就沒有了。她自從大和尚死了，在印靈手裏奪了許多款子，本來已經有田有地，可以安閒過日子了。但是飽暖思淫，人生天性，也不止芮大姑娘一個人。人家見她有財有色，豔羨她的，着實不少。只看嚴大成，高作妄想，何況其他的人了。那芮大姑娘眼力很高，非有錢有勢的，不肯交接。那知竟看中了一個仙女廟的陳監生，諸位知道這陳監生是誰？在下還記得在本書第五回裏出現過的童端花的男人，陳小剝皮。他自從吃了官司之後，聽見縣大老爺答應替他捐個監生，做做屁股架子。父子心裏，很是歡喜，並且知道和縣官打交道，空口說白話是不行的。老剝皮想做紳士心熱，也不可惜銀子了，就拿出錢來求見縣官，代捐監生，居然達到目的。於是他的米行，也開大了，勢力也增加了。在仙女廟巡警署裏，講講公事，頗有點說得話響。他又和馬彪等熟悉，悉復之後，交結的弟兄，却也不少。一天有一個弟兄常在芮大姑娘這裏走動的，帶他進去，合了芮大姑娘的心意，就和他辨識起來。這是許多年的話了。那知等到老剝皮死後，他就狂賭起來，在芮大姑娘這邊用的錢也着實不少，因此漸漸空虛，米行也停止了，手頭也不濟了。芮大姑娘良心尚好，不似妓院中妓女見錢眼紅，總想替他個法子救濟救濟。這次到鎮江，原是進香，寓中看見鮑橋人，疑他是個富家的子弟，要想在他身上弄些錢貼補貼補小剝皮，所以破格

垂青，等到回棧之後，大家就暢談起來。鮑橋人大吹法螺，說是『曾經在湖北江甯當過差使，中年喪偶，訪友來揚。』轉問芮大姑娘家世，芮大姑娘說：『我姓芮，住在揚州南門外，丈夫早已去世，現在也是自己支撐門戶。』橋人一想，原來也是個寡老，不知她家境如何，先試探試探。因問：『奶奶孤伶伶的一個人，如何支撐門戶呢？想必有些家業，可以過活，但是寂寞太甚，倒也虧奶奶過得下去的。』芮大姑娘一想，這你可走上我的道兒了。就假裝鼻子一酸，悽悽惶惶的說道：『一個人那裏情願做個孤單人兒呢！也是命裏所該，以致中途拆散。現在雖則略有家產，足以度日，終嫌命薄，不能和人家一樣的賺賺螺螺，所以祇有吃吃素，念念佛，各處進進香，修修來世罷了！』鮑橋人道：『奶奶可太慘了！像奶奶這樣人物，又當着這文明時代，還說甚麼守節不守節呢！這種舊道德，如今已不講了。何不擇一相當人物為偶，一則可慰岑寂，二則終身有靠。』芮大姑娘嘆口氣道：『先生說的話，何嘗不是，不過我們鄉居的人，看着鄉下人，那裏上得來眼。我頭一個丈夫是父母做主，自己常恨着配錯了，必定要揀個人物漂亮的。但是城裏人，又有那一個肯娶我這個走過一家的人呢！』鮑橋人道：『我有句話，不過我們是萍水相逢，交淺言深，不便說罷。』芮大姑娘笑道：『先生我們沒有緣，也不聚頭了，有話何嘗不可說呢！』鮑橋人要開口時，

不覺有點忸怩，先咳了一聲，說：『我也是今年喪偶的，正想尋一個人才好，在我是並無子女，只有一個人，能承不棄否？』芮大姑娘一想，你的臉皮很老，好在我也不是嫩腳色，但是我豈能馬上答應他呢！隨笑了一笑，說：『這事也不容易應允，且看後來罷！』鮑橋人道：『奶奶幾時回去，我們同着一路走，在船中也不寂寞。』芮大姑娘笑道：『多謝先生，一路走，固然是好。至於說到寂寞呢，在輪船上人也多着，我愛和那個說說笑笑，就和那個說說笑笑，倒也無拘無束，興趣無窮。況且我丈夫死去也有好多年了，這許多年不覺寂寞，難道今天遇到你先生，忽然就寂寞起來，這豈不是你先生故意取笑我罷！』鮑橋人忙笑道：『我何敢取笑奶奶，不過大家同伴走走，可以說說談談，比較一個人獨行，自然好些。』芮大姑娘說：『我倒忘了問你，你回到揚州，究竟住在什麼地方呢？』鮑橋人一想，我住在小客棧，也就要看我不起哩。姑且捏它一謊，說：『我住在轅門橋大觀樓，如奶奶有意思來找我，准一找便着。』芮大姑娘想了一想，說：『你這事，我三日之內，給你回信。但是我自已却不能和你當面訂約，臨時我自有人來和你接洽。』鮑橋人起初聽了芮大姑娘半吞半吐的話，早已冷了半截，忽見她又活動起來，大有希望，也就鼓舞起來，談了一回，就說：『奶奶難得過江來，我們何妨出去走走！』芮大姑娘也很老實，馬上答應，說：『你先出

去，在你房裏等我，我更換衣服之後，再來和你同去。」鮑橘人就依她的話，出來等了一會。芮大姑娘出來，鮑橘人已預先囑茶房催了一輛馬車，兩人就出來，坐着馬車，在洋場上兜了一回圈子，轉到嶺南春吃了一回大菜，到夜纔回，一切費用，自然是鮑橘人負擔。倒弄得那棧房裏的茶房接客，都疑心起來，說：「這兩入初來的時候，本不認識，在棧房裏住了一夜，怎麼兩人就非常知己同去吃大餐，坐馬車呢？」但是拿不着他們的證據，也不過私下議論幾句罷哩。那鎮江市面，已經在三十回中詳細說過。芮大姑娘，雖是揚州鄉下人，倒也廣見世面，斷不會得如周太太的鬧出許多把戲，不必再題。且說芮大姑娘回到揚州之後，陳小剝皮早來侍候，問起情形。芮大姑娘笑說：「我又覓得一個雄鵝來了，他是來替你職的。」陳小剝皮道：「果真這雄鵝，我倒也情願讓他，恐怕這雄鵝，一落到雌老虎嘴裏，連骨髓都吃光了。」芮大姑娘道：「我為什麼要吃完他，我偏要留着慢慢的嚼吃哩！」陳小剝皮道：「你不要和我玩笑，我知道你恨我不和你同到鎮江去，你不知道前兩天，和常老二在鎮上大輸了一場，手頭空空的，還欠了許多賭債，叫我如何跟你去呢？」芮大姑娘道：「我勸你不要賭，你總不聽，看你手頭又不濟了，我所有的田地房產，都交給你，再不想點法兒，連我也跟你做乞婆哩！」陳小剝皮道：「不要緊，等我一翻

本，幾千幾百銀子就來了。」芮大姑娘道：「你到得翻着本兒，我已經要餓死了。老實說罷，我這次上鎮江去，看上一個人，我想在他身上先弄幾百塊錢用用，不過你須暫時離開了我，等我得了錢，究竟也脫不了你，但是撮合的時候，你也須幫個忙。」陳小剝皮聽見有銀錢進項，比芮大姑娘一個半老佳人，自然要好多了。馬上就笑嘻嘻的向芮大姑娘說道：「好人我總依你的主意，你要怎麼辦，我就這麼辦就是了！」芮大姑娘笑了笑，對他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一說，引得陳小剝皮大笑起來，說：「我記得古時候有個諸葛亮，幫着劉備打仗，想出計策來，沒有不贏的。你今天替我想得法子，簡直是個小諸葛哩！」過了一天，陳小剝皮就跑到大觀樓去找鮑橘人。這時鮑橘人正在候芮大姑娘的消息，不耐煩，忽見一個不認識的男子，找他問起來，說是：「芮大姑娘的哥哥。」知道有信息來了，忙招呼他。只見陳小剝皮，雖則是個鄉下人，倒也穿得清清爽爽，見面就說：「鮑先生！你和我妹子在鎮江的事，妹子已經和我說過了。我妹子做寡婦，已經做了好多年，說媒的人，這個也不肯，那個也不要，偏偏遇着你先生，真是前世有緣。不過這是一宗大事，我要問你先生，究竟願意不願意呢？」鮑橘人說：「你妹妹既願意，我還有什麼不願意。好在我現在揚州只有一個人，如何辦理，聽憑令妹做主。」陳小剝皮道：「妹子說：如你先生願意，她却



有三種條件。第一須你入贅過去，她自己不肯嫁人。第二要先拿過二百塊洋錢，去作為聘儀。第三她的行止自由，不能加以干涉。你祇要依得她三件事，隨便何日辦喜事，都是可以的。」鮑橋人道：「依依不要說三件事，就是三十件我也依哩！」隨即請陳小剝皮吃了一餐酒飯，就託他趕緊去說。並且約定了日期，陳小剝皮滿口答應。鮑橋人還想來請雲麟，做個證婚人，仔細一想，恐雲麟不肯，反失面子。因此只寫了一個帖子來請雲麟吃酒，果然雲麟不去理他。他們就在一個星期之內，居然結合了臨時眷屬。芮大姑娘起先原是在看中鮑橋人一表人才，和陳小剝皮比起來，竟有天淵之別。聽他說又是在世界上混過的人物，自然有點勢力，心裏也有要依靠他，權去陳小剝皮的意見。那知過門之後，鮑橋人祇虛有其表，幹起實事來，竟是個銀樣蠟槍頭，遠不如陳小剝皮的風月。因此不到幾日，就有點看他不上眼起來。並且看他的手頭，除了二百元聘金之外，也是有限。因此就想了一個惡毒主義，和陳小剝皮商量妥當，拿鮑橋人做了招牌，去誑騙了許多貨物，這是鮑橋人做夢也料不到的事。這天，芮大姑娘起個大早，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和鮑橋人笑道：「我今天要到城裏去走走，順便購些首飾，你能和我同去麼？」鮑橋人沒口子的答應說：「陪你走走，我有什麼不願意呢！」芮大姑娘就命長工，往城內雇了兩乘轎子，坐了進城。

直到多子街天寶銀樓，下轎進去。店夥見他二人來得闊綽，忙招呼進去，問了鮑橋人姓氏，纔知女眷是鮑太太了。芮大姑娘這樣看看，那樣看看，鮑橋人也隨着指點，就看完了一副手鐲，一隻金剛鑽戒子，一對金剛鑽耳環，光芒閃爍的。鮑橋人心想：你已經這大的年紀，還要這些飾物何用。就揀定的算起來，也要值到二千洋錢光景呢。那店夥拿起算盤，算了一算，果然要一千九百二十四塊洋錢。芮大姑娘就向身邊摸出一個小皮夾，內滿貯着鈔票，拿出來在桌上一擺，又在鈔票裏面揀出一張即日莊票，說：「這是二千塊錢，請你找我罷！」店夥接來一看，忙交到賬房裏，叫另外一個夥友到錢莊裏去照票。一面仍由原招呼的店夥陪着，因為這樣大買主，近來揚州是難得遇到，所以格外奉承，又拿了許多飾物出來，給她看。又被芮大姑娘看中了一隻珠花，粒粒都是滴溜滾圓，好不精彩。這時去照票的夥友，已經轉來，賬房裏就拿贖餘的七十六塊錢，找出來。芮大姑娘就問：「這隻珠花要幾多錢呢？」店夥一看牌子，說是：「三百四十八元。如奶奶要買，連前共是二千二百七十二元。」芮大姑娘很從容的，又拿出一張二千五百元的票子，說：「你拿那張票子還我，拿這張去。其餘的找我罷！」那店夥又交易成功，一宗生意，自是歡喜，忙拿票子進去掉換。賬房拿來和前發仔細一對，那筆跡圖章一式無二。當然信得過了，也不再去看。

票，就收了下來，一面將餘款找了。芮大姑娘將銀錢首飾，都收拾了，就和鮑橋人出來，囑咐轎夫，抬到天興館吃飯。這時那陳小剝皮，已經在天興館等着，像是豫先約定的。當時三人聚在一起，芮大姑娘，就將買來的首飾一一拿出來，和陳小剝皮看。那鮑橋人一人暗想：料不到她，居然手頭如此闊綽，想必另有餘款，將來不怕它不到我手裏。他們乘鮑橋人不覺着，拿二千塊錢的票子，向陳小剝皮手裏一塞。陳小剝皮說：『我忘了一件事，好在菜沒有來，我出去走一走，你們先吃着等罷！』不多一刻，菜已到了，兩人就淺斟低酌，談談說說。鮑橋人自和芮大姑娘結婚之後，要算這一天最得意了。忽見陳小剝皮與沖沖的進來，遂又添了菜。吃完之後，芮大姑娘向鮑橋人說：『你乘着轎先回去罷，我們還要到親戚家去走一趟哩！』鮑橋人道：『乘轎到可不必，我還到公園裏吃茶哩！』芮大姑娘，就將兩乘轎子打發回去，三人步行出門，就大家分手。鮑橋人直到傍晚始行回家，等了一夜，不見他們回來，心中好不氣悶。到了第二天大早，就見兩名警察和兩個公差，敲進門來，見着鮑橋人，不問情由，拉了就走。鮑橋人還不知犯着何事，直等到了江都縣公署，門前的差役公所裏，纔有人告訴他，天寶銀樓，告他偽造假票，誑騙首飾的事情。原來芮大姑娘，本來在月航手裏，弄得錢不少，印璽手裏，也敲了許多竹槓，在鄉下放了不少鬼債，手頭着

實過得去，後來被陳小剝皮一括，用去不少，連置下的房產，都被他押去了。另外還有二千塊錢，在錢莊裏的存款，尚緊的捏住。此次陳小剝皮，又賭得大輸，班裏的弟兄們，知道陳小剝皮拚着了芮大姑娘，就和肥羊肉一般，天天前來轉惱。芮大姑娘知此地不可久居，又算了一算，只二千塊錢做什麼用。因此就和陳小剝皮商量，照錢莊票式樣，託人造了一張偽票，用在銀樓裏；一面就由陳小剝皮把真票子換了現錢，連同鮑橋人的零碎款項衣服，竟捲了五千餘金，不知去向。鮑橋人知道，這案子犯得不小，實在上了大當。這時還有那個和他幫忙，幸虧想起雲麟，知道雲麟是不念舊惡的人，就詳細將原因始末，寫了一封信給雲麟。差人因為想點油水，馬上替他送去。就是雲麟和朱成謙吃茶回來的時候，門上將這封信遞進來，雲麟拆開一看，始知始末。根由心想：鮑橋人雖則人品不十分靠得住，然而也不至於如此不堪。他現在已經到了極危險的地步，我不救他，誰人去救他呢？就和紅珠說明，要了幾十塊錢，着一個家人先去安慰鮑橋人。一面就搗了他的原信，去謁曹縣長，證明這人實係自己被騙，並非騙人的拐子。曹縣長見這封信，寫得委婉詳明，很愛他的筆墨，就有心要成全他。無如有天寶銀樓的對頭，正犯既逃，他就不能脫離關係，和雲麟商量好久，就提出二點：一這票子是芮大姑娘親手交出，二所有找回銀錢首

飾，均由芮大姑娘收回。鮑橘人不過同去走了一趟，是個嫌疑一面，又由雲麟邀了就地幾個紳士出來，證明鮑橘人並非拐騙一流，所以帶去問了一堂，即行開釋，另緝正犯。鮑橘人一天風雨，總算消滅，自然感激雲麟不置。在雲麟可算得是以德報怨了，所以雲麟替鮑橘人辯了這事，心裏非常快活。忽然想到他姊丈田福恩犯了罪，我倒不能和他一樣出力。雖則當時和現在情形不同，想起來終究有些對不住姊姊。因此心裏又有些懊悶起來。忽然門上人來說：『田姑爺來了！』雲麟喜歡道：『原來他已經放釋出來了。何用我九次出來了，脾氣可還和從前一樣！』心裏想着，忙忙的出來相會。原來田福恩自從做了親，到岳家只來了幾次。這時因為自己在監獄裏，一切均由雲家招呼，況且繡春也在這裏，一則特來拜謝雲麟，二則要繡春會面。見他和從前情形不同，新雜的頭皮，痲瘡已結了痂脫去了。只有一個一個的疤，不似從前的血肉淋漓，臉上也豐滿了許多，含着一團靜氣。雲麟道：『大哥，恭喜你孽債滿了，但願你此後一帆風順！』田福恩道：『趾青我事事都承你照顧，我很感激你。我現在想起來，從前竟和做夢一樣！』雲麟道：『自己至戚，照顧本屬應該，至於以前的事，如今可以不談。不過從今以後，大哥例要審慎些，不要和從前似的，那就無意外之虞了。』田福

恩道：『趾青！你道我還是從前的田福恩麼？凡人經過一遭禍患，就長着一遭智識。我從前都是幼小時，父母過於溺愛，諸事不知檢束，親近的人，都是一種下流人物。所以做了不好的事，自己通統沒有覺着。別人好意勸我，我還當他是惡人哩！我自從吃了喬家運的虧，就有些覺得交友是不容易。這次的官事，其實我用空的錢，還不及王少錢十分之一。王少錢自己逃之夭夭，竟將這事完全委在我身上。我真正第一個大冤桶了。我心裏又覺悟了些。後來到了監獄裏，人說犯罪的人，都是不好的。我說那真正不好的人，倒可以逍遙法外，斷不至入那牢籠。惟有那本身實在忠實，受了匪人之惡，一旦有事，連自己救護自己的方法，也沒有。那纔真吃虧呢！和我同在監獄裏的這類人物，倒有大半，終日無事談將起來，沒有一個不懊悔不迭的。我在這幾種情形裏看起來，就自己知消從前實在不好，所以得此惡果。現在若不洗心改革，我還成了個人嗎？』雲麟聽了他這番說話，和以前的為人大不相同，有覺悟又有見地，心裏很為詫異。說：『原來不好的人，到了監獄裏，一歷鍊就好了。那監獄真比學校還要好哩！但是那些進去過的人，依舊不覺悟的很多，這又為什麼緣故呢？心裏一面如此想着，一面說道：『大哥！能這樣決心改過，不但家母放心，連家姊將來也有幸福哩！』田福恩含着眼淚，自己打着嘴道：『說起令姊，她若頭已經吃錢

了。我前此實在匪人，此後應當使她享受點幸福，我心裏也安。不過趾青！我還有話和你商量，我那繡貨舖子，不是人人知道是你雲家之物，都是我那死過的老子娘，使了歹心謀吞過來。在我那老子臨終的時候，還有鬼神附在他身上，責備過不應做這事。這鬼我知道就是這裏的岳父，我抵莊把這舖子仍舊還了你，請你自己去管。我是沒事的人，我也在你店裏幫招呼，拿幾個錢薪水，能輕養活，就得了。如此一來，在我個人可以問心無愧。在先人，也可稍消罪孽，請你不要推辭。」雲麟道：「這事却使不得。第一層，我現在家裏不似從前窘急，勉強可以敷衍過去。你却根底全無，全靠這舖子上進款過活，我不能奪了你的生計。第二層，我姊姊在你這裏，你的就是我姊姊的，姊姊的就是我的。我們何必再分彼此？什麼雲家舖子，周家舖子，這都是先人做的事，我們可以不理了！」田福恩道：「我心裏總覺得負了重罪似的，你既這樣說得有理，我也說你不過，且放着再談罷！我如今且見岳母去。」兩人同着進來。秦老太太見了，心裏自是歡喜。不過久別重逢，從歡喜中自有一宗悲慘景像，不覺流了兩點老淚，說：「阿彌陀佛！姑老爺好了，你出來了，也放了我一點心。可憐你進去了，我們姑娘，又有了孕，受了多少苦處。但是一心一意，那裏有一個時候忘記你！」這時繡春也出來了，夫妻相對，又有一番悲歡離合的景象。原來田福恩

自出了監獄，因為自己是個不祥人物，不肯直接就到雲家，先到店裏，更換了衣服，雜了頭，又向城隍廟裏點了香燭，磕了頭，纔到雲家。所以來的時候，已經從從容容，和一出來就到家裏的情形不同。自此之後，田福恩果然改過，兩口兒仍舊搬了過去。他終日在店裏守着，比老子還精明強幹，不到兩年，這店裏的生意，從新整頓起來，比前越發興旺了。但是到後來，終究沒有兒子，依舊存的主義，和雲麟商量，就把雲麟第二個兒子，桂鸞，受繼過去。他的女兒，又由雲麟作主，給了揚州一個世家。後來田福恩早古，繡春就靠着一對兒女，很享些厚福。這繡貨舖子，臨了仍舊無形之中，歸了桂鸞管理。可見田煥在世所做的事，竟和做了一場春夢哩！欲知後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九十七回

柳克堂因財受禍  
明似珠失計潛蹤

世上的事，唯人心為最壞，它的壞處，就在不知足三個字。在金銀上面看得尤其厲害。有整百銀子的人，他就要想整千，有整千銀子的人，又要想着整萬。到了整萬，他的希望更大了，不是幾十萬幾百萬，也就不能滿他們的慾望。列位不信，請看那大軍閥大政黨，一日登臺，誰人不擄得幾十萬幾百萬。到了這時，他們又不得不植黨爭權，謀佔地位，因

爲勞力不整厚，如何能保得住這許多財產。所以不得財產的時候，用盡心機去謀財產；得了之後，又要用盡心機去保全它。按到實在財產二字，實在不是個好名詞。偏有一班人去迷信它，這又何苦來呢？還有一班商人，從前賺幾千塊錢，已經是不容易。現在的希望，動着又是幾十萬，還不能滿足慾望。試看那在交易所裏面佔重要位置的，誰又不是最有面子的人物呢？近來又每況愈下了！那類似賭博的獎券，不知有幾十種，大街小巷，大店小攤，沒有一處沒有它的蹤跡。每期開獎，除開獎獎金外，盈餘的總是幾萬，誰說他不是坐地分贓呢？那購獎票的人，拿着自己血汗賺出來的錢，拚命的送進去，不知那中大獎的，都要幾萬個人裏才選了一個。比前清中個狀元，還要難上幾倍。就是中了，在現在的時候，土匪蜂起，盜賊橫行，也不容你拿着這種銀子，安穩過日子。這種人，不是又是迷信金錢自討苦吃的一類呢？列位！在下所說的，在表面看起來，原是和本書無關不遇。本回書中，却有一人，因爲迷信金錢，險些兒喪了性命。在下乘此機會，就將金錢是一種身外之物，生不帶來，死不带去，世上的人，何若耍拚着性命去殉那金錢的意思，來普勸世人，也是在下的一番苦心。還要求列位原諒哩。閑言少說，書歸正傳，那廣茂潮全部書中人物，已經歸結了一大半了。如今却想起一個人來，就是雲麟的岳父柳克堂。他平常的吝嗇，真是愛

錢如命。從前書中已經表明，不必在下再說。他一世經商，省吃儉用，倒也積儲了不少。無如他的心裏，終究是個知足，以爲這種銀子，靠那生意上一筆一筆的拿進來，究屬有限，必須要想個方法，使它整千整萬，如水似的流進來，才快我的心意。但是這樣子的錢，從那裏去賺呢？想做強盜，是要犯法的；想做投機事業，見人失敗的很多，如何還敢去做？但是他年紀雖老，雄心仍舊不死。這一天，走出門去，却巧看見一家獎券店，營業非常熱鬧，什麼慈善券呀，東方券呀，俄僑券呀，都寫在大紅的漆牌上，不知有幾十塊。旁邊還有一塊黏着紅紙，寫着很大的字道：「游民券明天開獎！」柳克堂暗笑道：「買獎券是容易，中獎券可煩難哩！還有一種滑頭獎券，那券實在不曾賣完，到開獎的時候，把招牌一收，憑你外面怎樣吵，他只一溜，你們怎樣奈何他？我們揚州獎券賣的時候，許多了，那一個中過頭獎呢？我想買獎券的人，真笨哩！他正在想着，那知眼光望上一轉，又見一塊牌上面寫着：「頭獎誌喜！」心裏一驚，說：「難道果真有頭獎中的嗎？我的主義真錯了，又見寫着：「彩衣街朱君得二條，計洋六千元。柳巷李君得二條，計洋六千元。」他又想道：「那得獎的人，連地扯都有一定不會錯的。又見一個人從店裏走出來，就走過去問道：『這游民券要費幾塊錢？』頭獎能得幾元？」那人回說是：『五塊錢一張，頭獎五萬元。』柳克堂聽了，驚得直

跳起來說：『這不是是一本萬利嗎？』也不顧那人，就忙忙的回到店裏，從衣袋內拿出錢來，向錢櫃裏拿出五塊錢，就出去了。店裏的夥計，私下議論說：『我們老板出門，從來不帶一文的，今日忽然拿出五塊錢去，這真是千古奇事哩！』話未說完，柳克堂又匆匆的走回來，見錢匙尚在桌上，忙再開了錢櫃，把剛纔所拿的五塊錢，收了進去，坐了怔怔的出神。等了半天，又開了錢櫃，拿了五塊錢，又拿了四角小洋，把錢匙收在袋裏，向店裏各人四下裏望了一眼。又興冲冲的出門去了。這一轉回間，柳克堂心裏，不知起了多少思潮，正如吊桶落在井裏，七上八落。原來柳克堂第一次出門，是為利慾心衝動，一心注意在五萬塊錢。等到走入獎券店裏，要想去買，伸手向籠裏一摸，覺得沉沉的，拿將出來，向它一望，覺着這滴溜滾圓精光雪亮的銀圓，中間似乎都含有絲絲的血液！心裏想着：我若拿這五塊錢去送給他，拿着了一張券，如果中呢，果然是一本萬利，不中呢，豈不白丟了五塊錢。過五塊錢，我攔在錢櫃子裏，有時拿出來叮叮嚶嚶的敲着，看着都是好玩哩！想想罷，就將五錢塊，仍舊收入衣袋裏，匆匆的走回店裏。但是他雖則有了這番覺悟，那發財的心，總究不死。坐在那裏盤算着，如果得着五萬塊錢，什麼做衣裳，哩造房子哩！一筆一筆的算着，忽然又記起今年大正月裏，曾經化過二十文，叫瞎子先生代我算個命，說是：『今年準

發大財！』這不是應在獎券上嗎？但是五塊錢的出賬究竟非同小可，必須求個人指導指導。從前還有何其甫可以和他商量，現在他已死了，又和誰去商量呢？忽的自己又拍着掌說道：『不好不好！這買獎券的事，怎樣好和他人說出？萬一中了頭獎，我尚沒有知道，別人比我要先知道哩！還不如去問問菩薩，求個簽語，看他怎樣說法。』我們揚州棋杆巷裏的靈土地，很有名，我何妨先去找他。就定了定神，再拿了錢購了香燭，趕到靈土地廟，只見燒香的人很多，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揀進身去，把香燭點了。然後跪下去，磕了幾個頭，默默的禱告說：『我柳克堂一生安份，只知賺錢進來，不知用錢出去，並不為非作歹。如今沒有別的希望，只想發注大財，後半世快活快活。現在要想去購一張獎券，總求神靈默佑，把我獎券上所有的號碼的字兒，一個一個從搖筒裏，漏將出來。却好是個頭獎，我必要來豎棋杆酬謝神明！』說了，又磕了一個頭，立起身來，向神龕上取了簽筒，又跪在拜墊上，雙手捧着，搖個不住。那知搖了半天，這簽總躲在筒子裏，怕走出來被人捉去。正在納悶，好容易又搖了半天，纔聽見叻的一聲，一根簽從簽筒裏出來了半支。像是靈土地代他抽出來的一般，把柳克堂嚇了一跳，格外虔虔誠誠的捧着簽筒亂搖，又搖了半天，那抽出了半根的這支簽，纔從簽筒裏跳將出來。不偏不倚，正落在拜墊的當中。柳克堂就恭恭敬敬

徽的拾了起來，將簽筒仍舊擱在神龕上，拿了簽，走到道士守着的櫃檯上，身邊摸出了兩個銅子，連同這支簽，交給道士手裏去購發票。那道士拿了簽，向架子上對着，拿了一張交了出來。柳克堂接了，向簽上一看，見上面寫着：「第六十四發大吉。」又念着詩，念道：「福祿憑天賜，財源應手來。」念到這兩句，就笑起來說：「土地真靈，竟和看見我的心思一樣。財源應手而來，豈非獎券一購就得嗎！」又讀下兩句道：「分明春漸轉，珠玉土中埋。」那上一句是說我得了頭獎，則時運轉好，老福愈增了。只有下一句，珠玉土中埋，怎樣講呢？想了半天，說：「不錯，我聽見瞎子先生說，什麼土生金，土裏既然會生金子，又拿了金子去買珠玉，這不是珠玉土中埋嗎？這簽語再靈沒有！」就收了簽，別了靈土地，出了棋杆巷，走到轅門橋，踱進獎券店。纔看見招牌上寫着「大運來」三字，內裏有個夥友，像是認識他的，忙上前來招呼，柳克堂就叫他拿出一搭票子來，見是游氏券，就揀了一張，號碼是一萬二千六百十七，他就拿這一二六一七的數目，加起來，零數是個七，他很歡喜，就拿五塊錢出來，交給夥友，拿着票子要走。那店夥問道：「老板，你貴姓是柳呀？」柳克堂對他瞪了一眼，說：「你知道嗎？我却姓楊。」店夥聽了，對他撒嬌的一笑，原來柳克堂雖則自己不肯彩票，常聽人說彩票的號碼，很有講究，譬如把號碼上的字，一個一個加起來，

是個十數，就和打牌九似的，得了個幾十，怎樣會贏？最好是幾個號碼字法攏來是七，那就是巧數了。十拿九穩，可以中個大獎。所以柳克堂却巧揀了一張七數的獎券，就和頭獎穩穩的拿在手裏一樣。走出獎券店來，心中一想：這張獎券，買將來却非同小可，雖得了靈土地的許可，那財神菩薩的道理，我却沒有到過。經不起財神菩薩說，財是我管的，你到靈土地廟裏去燒香，不到我財神殿裏來拜佛。他們倆吃起醋來，祇要開獎的時候，在號碼子上撥得一撥，那不是仍悔氣了我嗎？不得已，又走到香燭店裏去買了一對蠟燭和香，回到自己店裏，向財神堂前，點起香燭，又虔虔誠誠的磕頭，默禱了一回。趁店裏夥友不看見的時候，把張彩票緊緊的壓在財神菩薩神座下面。那知夥友見他這樣古怪情形，暗暗在那裏笑哩。等他走了之後，就把這張獎券替他移到財神堂的後面。這一夜，他却非常快活，吃夜飯的時候，就命學生拿了一百文到酒店裏去打高粱，和幾個夥計，共飲一杯，算是替他預賀中獎的意思。吃得醉薰薰的，就去睡了。正睡得安甜適意，忽有個人走進來，向他拱拱手，說：「老板恭喜了！」柳克堂忙立起身來，向那人答禮，却並不認識，連忙回禮不及，說：「不知老兄從何而來，兄弟的喜事，又從何而起？」那人忙說：「原來老板尚未得知，所以兄弟特來報喜，就是你老板的鴻福，那獎券總局裏的主任，和你老板真

要好，在千人萬人裏面，人人看不上，偏偏看中了你老板，取了一個頭獎。」柳克堂聽了，跳起來道：「果真中了頭獎嗎？」那人笑說：「怎麼不真！」身邊就摸出一張抄錄的號碼來，給他看說：「這不是頭獎嗎？」柳克堂一看，果然是一萬二千六百十七，心想道：我柳克堂，果然老運亨通，到晚年來，還有這許多銀子進款。又只見那人說：「老板，這號碼果真不錯嗎？」柳克堂道：「不錯不錯。」那人道：「這是老板天大喜事，我來一勸，也是有點功勞，請你老板賜點賞。」柳克堂聽了，嗤的一笑說：「老兄，這你就錯了！我並不是什麼喜事，這獎券也是我命裏應該中的，不然我也犯不着去買呀！你老兄若不信，請想那獎券局裏爲什麼不取中老兄，偏偏取中我呢？可見得這是我的福份！就是你老兄不來報信，我也是要中的。我又何必要老兄來報喜，又爲甚麼要把錢賞給老兄呢？」那人道：「不是這樣講，老板如今是太富的人，了一個人只怕沒有錢，累得社會上的人，大半都看不起他。一旦有整千整百的銀子，捏在手裏，那社會上的事，件件都要送到老板手裏，人人都要聽老板的指揮，老板豈不是富而且貴的人了？誰人不來奉承，我來報你老板的喜信，就是奉承之一。原是要想得點彩頭哩！你老板何苦吝惜這區區，不拿出些錢來，大家歡喜歡喜呢？」柳克堂道：「你說奉承，却是你來奉承我，並不是我叫你來奉承。倘若知道

我中了獎券，人人都來奉承我，說是要得點彩頭，我都應承他們一個一個的支發起來，這不是我中頭獎，竟是你們中頭獎哩！」那人聽了柳克堂一片刻薄言語，不覺怒氣沖天，頓時放下臉來，圓睜着兩眼說：「你真是個癩狗皮，我今天偏要抽你的癩狗筋，看你這頭獎的錢，自己用得着不用不着。」說罷，一隻手挽着一把牛耳尖刀，一隻手抓着柳克堂的胸脯，就把刀向他胸口頭刺來。柳克堂想逃逃不脫，想掙掙不了，閉了眼睛，口裏大叫一聲，嚇出一身冷汗，醒來張眼一看，原來是南柯一夢。龔氏聽了，忙喊着問他，他纔將買獎券的事說出來。龔氏笑道：「買獎券的人多着呢，總沒有像你這般認真，你說買獎券必定要中頭獎，你要知道頭獎只有一個呢！既知道是你的，別人又何苦來買獎券！別人不買，你雖則得了頭獎，又有什麼用處呢？」柳克堂心裏怪着龔氏，打斷他的高興，但也沒有話駁她，也就默默無言。他這一夜，却沒有好生睡着。到了天明，照常起來，只盼望光陰走得快些，那知道光陰偏偏和他作對，按步就班，不肯通融一下。柳克堂這天，在店裏，兩隻眼睛，只望着那時辰鐘上，好容易八下鐘九下鐘的過去，直到了午刻，忙催着吃飯。事畢之後，就匆匆的跑到大運來獎券店門口，專候電報。那知去得時候太早，又不好走進去問，只在門口數街上的石板，等到三點鐘後，看見有個夥友，拿着一支蘸着白粉的筆，到朱紅漆板



上來書號碼，却不是他買的這張券上的號碼，心裏一急，仔細看過，原來是五獎。於是接二連三的號碼寫出來，寫到頭獎，果然是一萬二千六百十七。喜得柳克堂三脚兩步奔回店中，扒到財神堂前，伸手去摸那張獎券，那知一摸一個空，獎券已經不知去向。幾乎從筴上跌將下來。幸虧這財神堂是臨空的神堂，一動，那張票子落下來了。纔得放心起先。柳克堂原想把這事瞞着眾人，開了這場笑話，就無人不知。和他有一面之緣的，都轟着和他借貸。那知他老着面皮，一毛不拔，大家都有點氣他。不過，這事竟被他的賢媳明似珠所聞，忙趕來和柳春商議。原來柳春在外面租房住着，名雖夫婦，實則已經脫離關係。明似珠恃着自己才色，終日在外游蕩，初時還結識些上等人，到後來大家見她淫蕩的，不成模樣，都遠而避之。這時明似珠的下流習慣已成，不能收束，竟至和一般匪人交結起來。柳春雖則明知，但是也無可如何。到深悔從前過於維新，許逆了父母，現在弄得有家難歸，雖則母親尚有顧惜的心，總恨前一次回家要錢，手段太辣，竟和他打起官司來。正在懊惱，忽見明似珠走將進來，向柳春道：「恭喜你哩！你已成了一個小財主了。」柳春哭喪着臉道：「你還說誰人做財主呢？」明似珠道：「原來你是洞裏的鸞，誰不知你父親得了頭獎，在旁人尚且要分潤，何況你是他的兒子！又沒有三兄兩弟，他死了，遺下來

的不是都是你的。你得了消息，也該回到家裏去走走。」柳春道：「我怕不知道，沒有你從前做得這般決絕，我還在這裏做什麼？」明似珠向柳春臉上，重重的啐了一口說：「照你這樣說，都是我害你的了！我自從嫁了你，你幾時豐豐富富的供養我一餐？到東是我提挈你，到西也是我提挈你。近幾年來，還拿着我的臉蛋兒和身體賺來的錢，也養着你。虧你是個男子漢，專靠着女人自己嬌嬌親親的父親，已經發了財，還不知道去掏摸掏摸，你還活着做什麼來？」柳春被她一頓臭罵，弄得啞口無言。自思我一個人走回去，求着母親，總還可以轉圓。如帶着她同去，必定是閉之門外了，倒反而沒趣。勉強說道：「你的話也是，但是，一同回去，反多障礙，不如我先回去看看風色。」明似珠道：「你放心些，我再不願入你們的牢籠了。我要他的錢，不要說三千五千，就是三萬五萬，他也不敢不答應。我老實和你講，以後我和你各走各的路，我拿的錢是我的，你賺的錢是你的，好在我和你結婚的時候，也沒有有一種正式的儀式，現在也不必辦那正式離婚的手續。不過對於你那老子，我却不容易放過。你和他講，請他留心點，不要落在我的手裏。」柳春笑道：「也不過和前回的事一樣罷了！」原來明似珠因柳春無用，要弄柳克堂的錢，把他夾在裏面，反而礙手礙腳。因此先打發了他去，原是另有一個作用。且說柳春被明似珠逼着，不能再行

勾留，祇得覺回家來。這次，既沒有明似珠相助，自然沒有和從前一樣的威風，到了店裏，柳克堂正坐在帳桌上，看見柳春回來，已知道他的來意，忙把眼鏡一放，說：「請問老兄，進來找誰？」倒把柳春的口按住，說不下去。那店裏夥友，只啞啞的笑。就聽見柳春緩緩的叫了一聲：「父親！」柳克堂忙說：「老兄休要取笑，小弟祇有一個女兒，並無兒子，如何有人喊我父親！老兄或者記性不佳，遂認他人做了父母。可是我却清清楚楚，從不曾有你這麼大一個兒子！別樣可以冒名，這兒子如何可以冒認得的？」說着，就將兩隻手伸開，攔住說：「老兄或者到別處去認認看，此地却非老兄家裏，己也是不能下臉的人，底下倒有些說不下去，祇得慢慢的在也要看破些兒，既然小老板回來，也須問個來意。」柳克堂楞着眼，對那夥友道：「這是我們家事，請你不必干預。他的來意，我早已知道，無非什麼珠寶哩！玉哩！指使了來，看想我的錢罷哩！」說着，又長長的嘆了一口氣，說：「養了一個兒子，不肖到也罷了，偏偏會碰到這樣一個兒媳，怎樣對付她，不如棄了乾淨。」說得那老夥友，討了個沒趣，默默無言。但是柳克堂雖則愛錢如命，如今既得了大宗款項，那天倫之樂，人人心里裏都要想到的。他自己想已是六十多歲的人了，

看着人家都是熱烘烘地的，有兒子，有孫子，獨自己和着龔氏，到老還是坐起一對，睡着一雙，心裏也時常傷感。今見柳春回來，實在憶及那年誣陷他吃官司的事，恨極了，硬着頭皮回他出去。那柳春走出門來，懊悔已極，他暗想：這真是無家可歸哩！想了半天，祇得到雲麟家裏找柳氏。那柳氏和柳春，雖係骨肉，已經有許多年不通音問，却巧這天雲麟又不在家，自然只得請進來相見。寒暄之後，柳春便將和明似珠脫離，及回家出來的話，說了一遍。柳氏道：「這事你從前却也鬧得太不像了，沒有吃官司的這件事，大家還可進言。你看這事也難怪他老人家要生氣哩！我是一個沒腳蟹，又難以說話。你且在這裏，等趾青回來，大家商量商量，或者有點計劃，也未可知。」柳春只得答應，不一時，雲麟回家，見了柳春，知道他無事不來，此來必有原因。大家招呼過了，柳氏就將柳春的話轉述一番。雲麟笑道：「說起這位明小姐，真正太不堪了。自從回到揚州，已不知關了多少笑話，也虧你還負着這夫妻的名義。如今她願和你離開，這是再好沒有的事，不過你也要得着她一種憑據，方纔沒有後患。至於岳父那邊，暫時不必談起，須先向岳母那邊疏通起來，祇要不明小姐同住，大約還做得成功的。現在第一要着，須先和你那尊夫人辦脫離關係的條件。不然，她為什麼遲不講，早不講，偏偏知道你家裏中了頭獎，就來和你脫離關係，並不是

我先說句不順利的話，恐怕她還有什麼詭計哩！」柳氏道：「像這種人，什麼事都做得出來，倒不可不防呢！」柳春道：「我現在已經明白了。總怪我少年時候，一點學問也沒有，只學了些新學家的口頭禪，才會和這冤家遇合。我沒有她，也不至於到這地步。不過今天回去和她交涉，總有點麻煩哩！」雲麟道：「這也有個說法，我料她竭力勸你回去，並和你脫離關係，一定另有用意。你祇說父親逼着要你和茂脫離關係的憑據，拿到了方肯收留她，必不至於十分留難。」柳春道：「且這樣辦去再說。」又坐了一會，就與辭回去。雲麟和柳氏又商量了一會，替他到龔氏面前說的話。且說柳春走將回去，明似珠却還在家裏，見他來，瞪着說：「你又到這裏做甚？」柳春道：「這件事，祇有和你和他去關哩！」明似珠道：「我肯當面去關，倒便宜這老牛，我也不瞞你，我叫你回去，原是爲着你平日對我還恭恭敬敬的，所以不願害你。那知你這樣沒用！」柳春想果然有這話，可知雲趾青的見解比我高些。就說：「你還說我沒用，我不回去，也是爲着你。我和你多年，雖則經過許多風浪，也從沒有離開。如今老實說，要和你離了婚，他纔肯收留我，我如何肯離了你？」明似珠道：「我不和你說過，我已經和你脫離關係了！」柳春道：「我何嘗不說，他說沒有憑據，如何肯相信？」明似珠道：「難道還要我的憑據不成？」柳春道：「怎的不是？」明似珠

道：「這很容易，走近粧臺邊，拿出一張紙來，寫着：『明似珠和柳春，即日脫離夫婦關係。』」下署着姓名年月日，交與柳春。這一天，柳春仍在似珠那裏，住了一夜。第二天早晨，就拿明似珠寫的筆據，跑到雲麟家裏來。這時雲麟等尚未起床，等了好久，纔見雲麟出來。柳春將昨夜和明似珠的交涉，一一說了。雲麟道：「果不出我所料，你就是回去之後，還該留心着哩！」柳春道：「現在我已脫了她的束縛了，如有什麼意外事情來，都是我去抵擋，決不叫老人家吃虧就是了。」雲麟道：「這也說得是。」并說：「你將這張筆據交與你姊姊，讓她帶回去，也可以做個說話的見證。」柳春忙取出來遞了過去。雲麟說：「我着他們拿早點出來，你且在這裏，或者我的書房裏坐坐，等你姊姊去了回來，看是怎樣說法，再定行止。不然恐怕還要我親自去走一趟哩！」柳春忙作了一揖，說：「全仗大力！」雲麟就進去了。等柳氏起來盥洗好了，吃了早飯，催了一乘轎子，坐了回家。這裏柳春眼巴巴的望着，連午飯也無心吃了。雲麟見他這種情形，也覺可憐，就陪着談談閑話，直至傍晚，柳氏纔從娘家回來。進去見了秦氏，老太太再出來，和柳春相見。雲麟笑道：「好一個欽賜外交大臣，去了這麼一天，害人家望眼欲穿，如熱鍋上的螞蟻，團團轉哩！」柳氏道：「凡事預則立，欲速則不達。此事豈易言哉！」雲麟道：「罷罷，不要再搬出一車子的書了，趕快

將這事從頭至尾，說說罷！」柳氏道：「父親面前，竟一句話插不進去，口聲聲說我沒有這個兒子。後來祇得疏通母親說，兄弟做人，實在尚無大壞，因心地過於老實，所以一出來就迷信了什麼新學，和父母都是平等。其實在那文化初開通的時候，不就是他，還有那第一等大名鼎鼎的人物，還過着他四五十歲的娘上學堂哩。這事也還可恕，不過後頭專相信了這姓明的女子，回家要錢，做出不成人的事來，面上固屬可惱，暗地裏仍舊受人挾制，並不是自己的作為。現在既然和姓明的離了婚，他一個人回家，必定沒有什麼大礙。好歹是你老人家的兒子，又何苦一定不肯收留呢？母親被我說不過，只得和父親商量，說道：我們已經這大的年紀了，回頭後頭，還空空似的。春兒果然不好，但是我們，如果不止一個兒子，我也隨他去了。無如你，我總祇有他一個，只顧流蕩在外，也不是事。現在是他自己想到回來，又是一個人了，我們何妨試他一试，如果好呢，就叫他住在這裏。倘再不好，仍舊趕他出去，也不為遲。父親聽到只有他一個兒子，幾句話，也不覺老淚橫流，立起身來，把脚一蹬，說道：隨你們辦罷，就出去了。這事已經可算成功，在我看起來，天下無不是的父母，此後也該收收心了。」柳春道：「我知道了，這次回去，不但安分，還要代父親做些事業哩！」雲麟說：「今天已經遲了，明天我和你一起回去罷。」柳春見雲麟肯和他

同去，心裏甚是歡喜，就在雲家住了一夜。到了次日，雲麟就送他回家去了。從此柳春就在店裏幫同父親照料。過了許多時候，忽然郵政局裏送了一封信來，拆開一看，祇見上面寫着：「克堂先生大鑒：上期游氏券頭獎，知係先生得彩，財氣臨門，恭喜恭喜！現在大本營因缺少軍餉，正在籌款，乞借銀元三萬元，以資應用。一俟本軍功成之後，定有重酬。如有頑抗不從，當有相當手段對付，毋貽後悔。數寄上海某某。」下署氏軍大本營主任謹啓字樣。柳克堂看了這封信，笑起來說：「現在的事，愈鬧愈奇了。一面不識的人，都要來借錢，信上還寫得硬硬的，看他有什麼手段，我只是不睬。看他怎樣？」柳春見了，心裏暗暗着急，暗想：這必定是明似珠他們的事發作了。要想說明，又恐他老子惹起疑心，倒反為不美。祇得藏在心裏，看有什麼變動，再行設法。那知過了七八日後，又接到上海一封信，說：「我前回寄你一信，竟音信全無。現在限你將三萬元於五日以內，匯到上海某處，尚可寬宥。倘若逾期，當即派實行委員，親赴揚州，實行處置。並請囑衛生丸滋味！」柳克堂看了，已將鬍子跪得高高的，將信一攔，說：「這是怎麼說起，他這信竟是強盜寫來的。硬和我要錢，我吃顆把衛生丸，有什麼稀罕？你要想我的錢，却萬萬不能。」柳春和老子面前說不進話，祇得走進來，私下和他娘說。蘇氏聽了，非常着急，說：「好兒子，你既知道這事要緊，

還有沒有法子可想呢？」柳春道：「他的信，雖則從上海寄來，但是這一班人，却隨處皆有，正不必由上海派來。別的不打緊，只要他們到來搶劫一次，已經受累不淺。還由得你肯不肯拿出銀子來呢？爲今之計，只有請父親把家裏所存的現洋，都拿出去，存在銀行或錢莊裏。既可生點利息，又可免了危險。父親自己把店裏的貨色盤點盤點，自己常在裏面坐坐，不要出去。如若有事，我去抵擋，究竟我年紀輕，手頭也還來得，不至白吃人家的虧。」龔氏聽了柳春的話，很爲有理。說：「你且在外面走走，你老子我自來勸他。」晚上，柳克九堂進來，龔氏就將柳春的話說了，又勸了一番。柳克堂說：「這種都是小孩子見識，像我們住在揚州市面上，雖有強盜，那個敢到這裏來搶劫呢？你放心！我倒要看看這三頭六臂的強盜哩！」過了好多天，一日傍晚，柳克堂、柳春，都在店裏，只見外面走進五六個人來。首先一人，像是和柳克堂認識一般，向他拱一拱手，說：「老板，借一步說話。」拉着柳克堂就走。柳春見事不像，忙跑上去，用手向中間一隔，將這人隔開。意思是叫柳克堂趕緊向後面逃走。這裏幾個人，拿着手鎗，向着兩個夥友。幾個向賬台裏搜錢，還有幾個，要想直衝進去，那知柳春，究竟從小學過體操，手頭尚有幾斤力氣，隔開他父親的那人外，一面就站在走到內室裏去的總路口，擋住忽聽轟的一聲，一手鎗望裏打來，柳春眼快，望下一

避，那鎗子望頭頂上飛過去了。兩個強盜，又趕上來轟轟的，兩手鎗，柳春左手，就中了一鎗。但是還想和他對敵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街上的行人，聽見裏面鎗聲，忙喊起來。一時警笛亂鳴，人聲四起，警察響警備隊，一齊都趕將攔來。幾個強盜，那裏還敢逗留，紛紛逃避。等到警察進來查問，強盜已不知去向。店裏銀錢，因收拾的早，搶去不多，惟打傷柳春一人，當即送往醫院救治。柳克堂看見兒子爲着救自己受傷，心裏已覺不安。龔氏尤其着急，趕到醫院去探望，幸虧傷在手臂，彈子取出，倒也不甚重要。柳春對龔氏道：「我這次出力，雖則吃了點苦，也可稍釋前愆。況且，殺敵是我們青年應有的責任，母親請放心罷。」柳氏父子，因此到也親密了許多。揚州城裏，因爲鬧的這件案子，是破天荒第一遭。曹知事責任攸關，得知此事，大爲憤怒，連夜嚴飭警備隊巡警和縣署通班偵探，差役各處嚴查，務獲究辦。一面重懸賞格，專待有功。果然重賞之下，自有勇夫。三四日內，城裏城外，獲到強盜二名。由縣嚴訊，招出了許多同黨姓名，隨又派人緝捕，居然一網而盡。其中有多年積匪，有江湖水寇，都是犯案累累的人物。那些宵小，經此一番嚴辦，大家都嚇得驚心吊胆。那知細查起來，內中却走了兩個重要人物，就是常老二和明似珠。原來明似珠和匪人交接，已經好久，祇有常老二和她最爲密切。因知柳克堂中了頭獎，要想大大的贖他一宗竹槓，無

巧不巧的，那鏡三已在上海做了黨中首領，大家商量好了，嘴鏡三先寄函來恐嚇。柳克堂一概不應，只得糾衆前來搶劫。不在深夜，因為容易出城。不知這一來，却好了一個柳春，從此骨肉團圓。却苦了一個明似珠，自此失蹤，墮落在匪人之手，正應着靈土地後兩句簽語。分明春漸轉，是說分離了明似珠，柳春纔有回頭的日子。又說珠玉土中埋，就是似珠後半世，竟埋沒在土匪中間。列位想這土地靈也不靈，欲知後事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九十八回

嚴取締庸醫僥倖  
辦清鄉劣董倒臺

話說秦氏老太太，幼小雖則歷盡艱難，但是看着一家人，真是子孝孫順，夫和妻睦，家庭安樂，老境愈甘。不過年齡已高，身體常常多病，雲麟不免時常憂懼。加以柳氏自從產後，身體虧弱，又患了失血之症，故家中大小事件，都是紅珠料理。唯有請醫服藥，因揚州好的醫生不多，選擇頗難。雲麟雖也讀過幾卷醫書，但究非專家，何敢出手為母妻醫病。朱成謙雖則和他時常往來，雲麟也祇知道他是個經驗有餘而學力不足，所以也不時常請教。這天上午，正和紅珠商量請醫生的事，忽見人傳進來說：「那個朱成謙，又來見訪。」雲麟聽說，陡然間想起一件事來，說：「阿呀！」話沒有說

完，紅珠忙問道：「怎樣怎樣？」雲麟笑道：「這是他一種患得患失的心思，從前曾託我去代謀一件事，我却不肯替他開口。」紅珠道：「你的話說得沒頭沒腦。」雲麟道：「轉來再談罷，客人已等了好久呢！」說着，就出來。朱成謙見了，就向雲麟拱手說：「我久不來拜望雲先生了！實在因為事情太忙。」雲麟道：「恭喜恭喜，想必醫務發達了。」朱成謙道：「還講醫務嗎？前時曾經和雲先生說過，要請你幫忙。我也知道，你雲先生是個高尚的人，不肯向縣長去說。我祇得奔走了許多門路，現在總算尋着了。」雲麟道：「我正自愧無以報命，今朱先生已尋得門路，那是好極了。」朱成謙笑道：「如果這樣容易，我今天也不來拜你雲先生了；我的事情，還祇做得一半呢！」雲麟道：「還有一半呢？」朱成謙道：「我的話尚沒有說完全，難怪雲先生要問。原來我自和雲先生分別之後，又去託人向縣裏說話，却好那人聲氣甚通，知道這事極詳說，考試的權柄，不在縣裏，因為省長為慎重人道起見，深恨那種沒有學識的醫生，草管人命。特命令全省各縣，對於各醫生嚴加取締，又恐各縣知事，不知醫學者多，必定視為具文。特在省裏選擇精通醫學人材，馳赴各縣考試。雲先生，你道派到我們揚州來考試醫生的委員是誰？就是從前在真都督衙門裏當收發的游老頭兒游龍基的兒子。我探聽着了，就趕到上海，好容易尋着了游老頭，仗着了從

前的交情，又送了他一百塊洋錢，纔買到了兩個題目。」說着，就從袋內摸出一張紅紙來，送給雲麟說：「請看這不是考試醫生的題目嗎？」雲麟接來看了一遍，也不過是內經靈素中幾個題目，平常也曾讀過各書，覺得不甚為難。因說：「這種算考試醫生的題目嗎？像醫生的像這種題目，也不能做，果然也難做醫生了！」朱成謙聽了，也覺臉上一紅，說：「請你雲先生，不要罵人了。你要知道，我們做醫生的，不知這題目出處的多着呢！我們所讀的書，無非是藥性賦、湯頭歌訣、脈訣歌幾種，那裏知道這題目上有這許多講究呢？好雲先生，我是很知道，你是個多才多藝，無書不讀的，以所專誠來懇求你雲先生，請你替我捉一捉刀罷！」雲麟笑道：「我連平常的文字，也有許久不做了。昔人所謂：『許久不彈此調，手生荆棘。』何況這醫書上的題目，我能讀得幾種醫書，能妄自下筆，倘做得不對，豈不連你現現成成好做的醫生，給我送掉嗎？朱先生，我選請你另尋別人，免勞下顧罷！」朱成謙見雲麟推託，忙向袖內拿出一個封套，送給雲麟說：「我素來知道雲先生是個很高尚的人，不敢拿這市井俗套來投雲先生，這是九章綱領局的五十元網票，送給雲先生，的世兄妹等，做幾件衣裳。這是我朱成謙很誠心的一點敬意，雲先生務請不要推却。」雲麟道：「這樣更不成話了，你當面托我，我不承認，送了我物品之後，就答應了，那真是

像我希望你的贈品哩！我姓雲的，若收了你的物品，我還成了什麼人呢？且將這票子仍舊收了回去，我們再商量罷。」朱成謙見他決意不肯，祇得收了回去，說：「你雲先生不收，我心裏如何得安呢？」雲麟道：「送物是送物，做文章是做文章，兩件事情不能併為一談。如今我答應是答應你了，只是我在醫學上面，不甚精深，做起來恐怕沒有把握。如果名落孫山，你須怪不得我！」朱成謙道：「這是你雲先生太謙虛了，無論如何，祇要你雲先生肯替我做，總比我自己做起来，要高萬倍哩，就是不取也，祇能怪我的命，那裏敢怪雲先生呢？」雲麟笑道：「這也罷了！但是這題目果然靠得住嗎？」朱成謙道：「這決不會錯的那游老頭兒，還親自寫過一張一百元的收據給我哩！不過時候已經急促，我剛纔去縣裏探聽，據說游委員不日就到考試的日期，約在一星期之後，還請雲先生就替我預備罷！」雲麟却不過情面，也祇得答應。乘便就問問秦老太太和柳氏的病源。朱成謙經驗却很不錯，說起來，倒也有頭有緒，和這病情不相上下。就要替秦老太太和柳氏診脈，雲麟也不客氣，就同進去，先診了老太太的脈。老太太說：「我是年老的人了，有氣無力，常覺得胃口不好，這也是老年人常有的病，所以，我也不願多吃藥。」朱成謙道：「老太太精神甚好，些須小病，要吃藥呢，開個方子，不然多進些補品，如燕窩、白木耳之類，再靜心頭養

起來，病就會好了。」連下去又診了柳氏的脈，原來自是產後失調血虧之症，若不醫治，倒很危險。因開了一個方子，遞給雲麟。雲麟謝了，和朱成謙出來說：「尊夫人的病，一時尚不妨。老太太倒須要留意，不可過於操心。纔是。」雲麟道：「說起老太太的病，我也很愁煩，屢次勸她靜養，不要管事。無如老年人的性情，樣樣都是不放心，一天到晚，不肯一息安閑，叫我怎樣呢？」兩人又談了一回，朱成謙方告辭。過了幾天，果然省裏的游委員下來了。就由縣裏定了日期，飭各區巡警，傳知各醫來城考試。這時縣衙門裏前清辦縣考，考童生的一切用具，早已毀壞淨盡，就借了縣教育會做試場。到了日期，縣知事陪着委員，坐了大轎，警備隊，護衛着，一連到教育會來。這時全縣的醫生，已都在那裏侍候，並有許多醫士，拿着棍子彈壓，倒也顯得威風。不一時，由縣知事點名給卷，那書記提高了喉嚨，一聲一聲的喊着姓名，見來接卷子的醫生，有的穿着很為闊綽，有的極為樸素，還有那鄉下來的，身穿一件藍布舊長衫，一條辮子，曲的像蚯蚓似的，也來應試。等到卷子給完，倒也有二百餘人。出題考試，笑話百出。朱成謙接題到手，果然與從前抄來的題目無異，幸虧早有預備，雲麟已將文字做就，交他帶在身邊，居然一字不易，抄在卷子上，早早出了試場。這天揚州街上，茶坊酒肆，充滿了許多赴考的醫生，那上一等的自有朋友相請筵宴，中等以

下的，祇得在茶館內，吃幾個火燒捲子。事後調查各店的生意，要增進幾百千文哩！雲麟知道，這天熱鬧，正鬧着無事，就跑到教場裏去閒逛。時將晌午，只見朱成謙，與冲冲的走來，一眼看見雲麟，忙跑過來，拖住，說我們到酒館裏去再談。雲麟正要探詢考試的題目如何，也就和他同走，就到醉春園坐下。叫了許多菜，極力恭維雲麟說：「今日的卷子，准是雲先生替我做的兩篇最好。因為我看見坐在我旁邊的一個，外貌非常漂亮，做的文字上說：『腎者，生子之要物也；人而無腎，即不能生子；試觀上古，凡在皇帝宮中，充當太監者，能生子否乎？我知其必不能也。我故曰：人不能無腎，而腎實為生子之要物。昔者呂不韋，號稱嫪毐，厥生秦始皇，可知腎愈大者，生子愈貴，而子之愈貴者，多為大賢之所生也。』又有一人，雲先生想也知道，就是揚州城裏陳醫生。我因為和他很熟，繳了卷後，他也來繳卷。我順便望了一眼，他做說胃的一篇文字，寫着什麼：『脾屬土者也。色如黃金之黃，山中之黃土，可以比其顏色也。語曰：土生金。人之糞便，色如黃金者，莫不由於胃中積食所化耳。』雲先生，你聽我記得他們這幾句文字，你看做得好麼？」雲麟聽了第一個說腎已經笑得喘不過氣來。等到聽他說胃中黃金，不覺把嘴裏含得一口酒菜，都噴了出來，弄得桌子上淋漓滿滴，口裏還不絕的說：「妙文妙文！真正妙文！能說得這個文章，若再落第，真



可謂盲主試了。」朱成謙聽了這話，不覺納罕說：「雲先生，你還說他做得好麼？」雲麟笑道：「這個就叫做仁者見之謂之仁，智者見之謂之智。」這兩句話，說得朱成謙楞楞的，摸不着頭腦。雲麟笑道：「你怎樣說？我不過取笑罷了。這種話，還可以算得文字戲。」朱成謙纔醒悟過來，知道雲麟說的全是反話，把桌子一拍說：「惡人惡人，我真惡極了！雲先生，你莫笑我罷！」正說着，忽聽得又有人進來說：「可憐可憐，像這老先生，不做醫生也罷了，何苦還要來吃這些辛苦，弄得性命還恐怕不保。」雲麟忙問說：「老先生怎樣呢？」那人道：「今日考試醫生，內中有個老人，說是從瓜州鎮來的。年紀已經七八十歲，一頭白髮，老態龍鍾，挨進場去，已經八精神不濟，等到接到題目，一句也做不出。大家都繼卷出場，那老人大約心中一急，坐不住，就望考桌底下躺倒了。監場的忙過去看，伸手一摸，已經沒有氣了。再看卷子，還是一本白卷。傳說這人還是瓜州有名的醫生，你看可憐不可憐？」雲麟聽了，也不覺嘆息說：「都是金錢害人，這種醫生，還要治人的病，難怪招牌底下，都站着許多冤鬼哩！」說得大家都笑起來。雲麟和朱成謙又接了些閑話，分頭散去。這天的酒飯錢，自然是朱成謙供應的了。過了數天，縣裏將考試的卷子，由委員評定甲乙，揭曉出來，朱成謙果然高標第一。這時真喜得心花怒放，忙忙的趕來謝雲麟。這時雲麟正

因伍淑儀生病，到伍家去了，所以不曾遇到。這朱成謙自從這一次，得了彩頭，已成了揚州的名醫，門診出診，一時竟有應接不暇之勢。說也奇怪，這時來就朱成謙診治的，竟來一個好一個，有手到病除之妙。古人有句話，說是「趁我十年運，有病早來醫。」這醫生真不在學問而在命運了。但是命運雖好，那晦氣星也跟在後面，他們耳朵極長，探訪消息也最靈。知道朱成謙近來進益甚多，積蓄自必不少，就要想伸出手來，在他箱子裏拿些到他們腰包裏，纔覺快活。這天下午，朱成謙門診時候已過，忽然來了兩人，稱是施家橋一家富戶，來請先生的。原來施家橋離城十多里路，是一個小小市鎮，也有幾家店面，住戶殷實的倒也不少。從揚州去，岸路可行，水路亦好走。照朱成謙的醫例，到那邊去一趟，轎資不算，須大洋十六元。那兩人如數預先付訖，並問：「先生還是從水路去，還是從岸路去？如走水路，我們來的便船，頗為寬暢，不妨同行。如有人跟去，酒資亦當照納。」朱成謙一想，若坐轎去，要走這許多路，覺得氣悶，不如走水路去，沿途又可看看風景。就說：「我趁你們的便船罷，並帶轎夫一人。」來人滿口答應，又付了一塊錢的轎酒錢。等朱成謙先將城裏幾家請診的都看過了，然後陪着下船。在路上走了多時，岸上，又跳下兩個人來，也不和朱成謙答話，那船忽的換了方向，不望施家橋去，却望寒冷僻地方走去。朱成謙半日到施

家橋，也去過幾趟，却不是今日走的路，自知不對，要想叫喊，却前後左右，並無來船，叫也無用。正在想法脫身，那同去的轎夫小六子，却耐不住，大聲問道：『你們究竟搖到那裏去？』後來兩個人不問情由，走上前來，就向他面頰上，狠狠的擊了兩掌。後面又有一個人走上來，把他兩臂向後一剪，拿繩子就捆。轎夫雖則有氣力的，到了這裏，經不住三人服侍一個，有力也無處施了。那兩人回轉身來，對着朱成謙拱拱手說：『朱先生，請你不要怪我們魯莽，我們却不敢難為朱先生，祇要朱先生，能體諒我們的意思，寫封信回去，屬咐家裏人寄五千塊錢來，我們就好好的送朱先生回府。我們原是從前拔鯨大王孟海華手下的弟兄，長江一路，隨處都有弟兄衆多，開支不投，祇得在內地各家殷實富戶內，向他們借點糧草。』朱成謙說：『原來諸位，是這個意思，倒也太費心了。既然稱富戶，揚州比我富的人家很多。你們如何不去向他要錢？只尋我這破落戶出身，豈不找錯了！』那人大笑說：『你朱先生這話，却只好關了門自己說話，自己相信罷了！我們耳朵，長得很呢！揚州城裏有錢的人，我們也曾枉顧過幾次，從沒有錯誤的，內中却便宜了一個姓柳的，但是終究得着了，他一個媳婦，我們也不算吃虧！』朱成謙聽了，吃了一驚說：『他的媳婦嗎？現在到什麼地方去了？還是你們和我一樣請來的，還是另有方法使她和你們一路走的呢？』

那人笑道：『你朱先生倒要做偵探來了，我也不必隱諱，這事原是她自己不好，知道她公公柳克堂，得了頭獎，要去搶他的銀錢，先和我們弟兄常老二說通了，約着人去劫。那知走了水，有好幾個人吃拿了。其餘的人，都和常老二說話，常老二氣憤不過，就逼着她下海去了。現在她也甚是快活，男的伴侶，我們弟兄很多。因為她向來主張公妻，現在居然實行她的公妻主義了。那女的伴侶，也很多。有一個芮大姑娘，朱先生想來也知道的。』朱成謙一聽，暗想這話越發不對了，原來這些壞人，已經都聚成一起，我還有甚麼方法對待他呢？就呆呆不說。那人逼着他說：『朱先生，你又怎麼不言語了？你這五千塊錢，究竟答應不答應呢？』朱成謙想了一想說：『這宗巨款，也要容我考慮考慮，其實我那裏來得這許多錢，你們既知道，我也不過做了幾年醫生，逐年的進項出項，要相抵，就有盈餘，也不能有這麼許多。譬如官府派兵餉，也要分個成數，斷不能全要了去。你們作事，也要有個道理啊！』那人聽了，忽然冷笑道：『你朱先生真是口齒伶俐，說得宛轉可聽。須知你人已經落在我們手裏，你不出錢，你的身體，是不能自由的了。你也要知個好歹，我如不看在這五千塊面上，早已和你同來的轎夫一樣，細綁起來了。那裏還有這樣舒服嗎？』朱成謙到了這時，口內不言，心裏只是突突的跳。想究竟他們不知要擄我到什麼地方去，如

果真要五千豈不是要了我的命嗎！這時天色已晚，望那水路上，汊港愈多，那往來船，除了他自己的坐船外，不見一隻。又搖了好一會，到了汊港的中心，一個土墩上，蓋着一個草篷子，搖船的說：『到了！』那二人就強拉着朱成謙上岸，轎夫仍擱在船裏，又給他一塊黑布，將兩眼蒙着，轎夫喃喃的罵，他們就拳打腳踢了一會，嚇得朱成謙禁不住索索的亂抖，走進草篷子，見裏面燈燭輝煌，早有五六人在內，為首一人，年歲不大，強壯非常，一時都立起來迎接，說：『朱先生請到了麼？』外面幾個人答應了一聲，扶朱成謙進來，請他上坐，搬出許多酒食來，請他吃。朱成謙原是老於江湖的人，知道這是實行請財神的格局，想事已到此，也無可奈何，落得飽餐一頓。吃完之後，桌子揩抹乾淨，為首的人，拿出一副筆硯紙張，擱在朱成謙面前，說：『朱先生，我們知道，你也很熟悉江湖的好朋友，我們現在要請你捐助洋五千元，想來必定是慷慨答應，我們就請親筆寫一封信，我們可以到府取洋，洋到之後，自然護送你回府。至於你暫住在這裏，雖則待慢一點，吃用總不至於缺少，請你放心罷。』朱成謙見他們要硬逼着他寫信，心裏好生着慌，要想不寫，眼前就要吃虧。若寫了去，我這五千塊，豈不都丟了？想了半天，想出一個計策來。這時幾個人，見他擱筆不動，都虎視眈眈的看着，像是要說：你再不動筆，我們可是要動手了。朱成謙忙對他們

說：『承諸位見邀，我自當遵命。不過要我五千塊錢，也須料量料量我的家當。但是憑我一人說話，諸位也不相信，我抵莊寫信回去，託一個人和諸位接洽，一面就請諸位帶便調查，公平判斷，不知諸位以為可不可行？』那個為首的人說：『你的話，說得倒也動聽，如今就請你寫起信來，我便可派人去。』朱成謙就提起筆來，寫了一封信，送與他堂兄朱六奇。那人看了，「朱六奇」三字，似乎有些認識，說：『這六奇先生是和朱先生兄弟麼？』朱成謙說：『是的，你把信送去，他自然會來的。但是這是什麼地方，也須請你通知我一下，我可以寫在信上。』那人說：『這是我們的事，自然有方法和他接洽，不必你再干預我們的事。』說着，派了兩個人，守着朱成謙，其餘都向朱成謙噓着一聲「唔」，一個一個都跳下船去。搖到了冷靜地方，就把那同去的轎夫鬆了，推他上岸，就拿朱成謙親筆的一封信，交給他，說：『你趕緊給他送去，並和他家裏說，如過七天不來，我們就打死他了。』那轎夫就如遇到皇恩大赦一般，急急忙忙趕回揚州城裏，朱成謙家報告。朱成謙從前專注意在明叔珠，後來知道事情不洽，又以半生潦倒，直到醫藥日感，纔纔一週，姓為妻，夫婦十分和睦。這天見朱成謙出診，午夜未回，心上正在憂急，忽見同去的轎夫，敲門入內，不待周氏動問，就詳詳細細的將遭切情形，說得一字不遺。末後，復拿出朱成謙親筆的那封

信來，說得周氏驚惶萬狀，一無主意。恨不得即刻天亮，好去找六奇託他想法。不得已，先命轎夫自去歇息，好容易等到次日，朱六奇來了。周氏忙告訴了他，就拿信給他看。六奇笑道：『打官司打到自己家裏去了。我在江湖上混了多年，倒不知道這種小輩。弟婦你不要着急，他還有許多限期，我包在這幾天裏救他回來。他信中說要五千塊錢，這是瞎話。不過江湖上也有規矩，斷不可空手，也須預備預備拿六百塊錢給我，五百塊錢給他們做賞。』一百塊錢給交我的朋友，准可安然無事了。』周氏聽了，千萬懇託說：『洋錢要籌備六百塊錢，似亦不難，我備好了送過來。』朱六奇說：『我要出去，也得籌備，我就回去到後天，方得起身，包不誤事。』周氏謝了又謝，略覺放心。那朱成謙住在這水亭子內，倒也安閑，兩個小強盜，侍候得十分周到，日日盼望朱六奇來，方可脫身。過了三四天，纔見有兩個人搖着一隻小船來到亭前，說：『周大王有令要人。』兩個小強盜聽了，不敢慢待，對朱成謙說：『我們大王來要你，去，你須得小心。』一面又問那船裏的人說：『要細麼？』朱成謙聽說要細，心裏一急，想是等六奇不來，要撕票麼？只見那人搖手說：『不是不是，他是大王的我的朋友哩！』說着，嘴朱成謙趕快下船，朱成謙這時，也沒有他的主意，份了，祇得跟着就走。搖搖蕩蕩，走了許久，只見地方愈冷靜，汊港也愈多，彷彿水滸中的梁山泊。

究不知道這條叫什麼路，忽見船從一支最小的港裏搖將進去，就有許多房屋，這船就靠在一家門口，一同上岸。這家門口靠湖，門樓高大，彷彿紳富人家。跟了進去，就見有許多家人垂手侍立。忽又見朱六奇出來相接，纔把心頭一塊石頭落下。原來朱六奇和水寨裏的總頭目周天俠，素來頗好，這次想既由水路去的，當然離不了他。特備了款項，親身去訪周天俠，聽到朱六奇來，倒也出於不意，忙吩咐開門迎接。進去之後，握手言別後的事，纔談到朱成謙被擄一節。周天俠哈哈大笑說：『他原來就是老哥的令弟，這是失敬了。兄弟據部下報告，所以特派人去請他來，既你老哥來說，且條令弟自然不是外人，我就派人去取他來，和老哥見面。』朱六奇就一拱手說：『多承推愛，能看兄弟薄面，不過舍下的事，現已勞動諸位，那裏可以空手。』因就在身邊摸出五百元的鈔票說：『這是不過聊伸敬意。』周天俠笑道：『老兄當我是外人了，若講到錢這區區之數，兄弟却不放在眼裏。朋友以義氣為重，若非在老兄面上，那裏肯白白的放他過去。老兄已多時不來，我們且痛飲一場，等我命人，將令弟取來，請老兄帶去罷了。』朱六奇道：『承老兄錯愛，感激得很，但究竟是我兄弟的事，況且他也尚能孝敬些須。』因仍把那五百元交給周天俠。周天俠見來意甚誠，也就收下。說：『既承厚意，我也祇得收下，作為老哥賞給他們弟兄了。』一

面擺下酒席。和六奇吃酒。不多時候，人報：『朱成謙已來。』六奇出來，就和他說明。朱成謙聽了，自是歡喜，同進去見了周天俠。當時各道歡忱，是日飲酒盡歡，到了次日，周天俠派船，送他弟兄兩人回去。這事在朱成謙，雖化了六百元，但是，一場禍水，就此了結。感激六奇非凡。回家之後，六奇還拿出一百塊錢來，成謙那裏肯受，就作為六奇謝儀。自此以後，朱成謙被擄之事，傳遍揚城。醫生的名聲，也因此人人皆知。道，營業也愈加發達。誰知縣裏已得了風聲，前次有柳克堂被擄之案，後又有朱成謙擄人勒贖之案，這就兩種而論，可知揚州四鄉盜匪充斥，若不急於設法消弭，恐遭大患。因即東邀就地紳董，開一緊急會議，即由曹縣長主席，討論防盜方法。有的說：『須添設警備，可以到處巡緝。』有的說：『整頓各鄉保衛團，可以自行防衛。』究竟都是些膚淺之見，後來還是曹縣長，提出大綱，說：『盜之來源，都在四鄉，四鄉之盜，可以停留者，必定就近有人指引，或可以停留，纔能這樣放膽橫行。我們現在所設的警備隊保衛團，還是一種治標之策。至於根本辦法，莫如清查各鄉戶口。如有來路不明者，或即送縣訊辦，或即行驅逐出境。如是辦理，則盜不能存身，自然無形消滅。』當時大眾，認此事為治本唯一辦法，全體贊成。此會開過之後，就由曹知事，擬定辦理清鄉條例，電呈省長請示。這時省長，因江北一帶，匪徒不靖，正想設法嚴拿

得到曹知事條陳，大為欣喜，即行核准，並通飭各縣一律照辦。曹知事得到省長指令之後，後又邀同磋商辦法。但是這事全仗官力，終難見效，必須官紳合辦，方能妥貼。當日就共同推舉本鄉紳士，擔任清鄉主任，就公推定伍晉芳。其餘各鄉，仍由各處自行推舉。伍晉芳雖則力辭，然以大衆公推，亦屬義無可辭，祇得勉強擔任。一俟各鄉紳董推舉之後，即行舉辦。不多幾月，各鄉董事，均已推舉齊全。曹縣長慎重將事，特專電省署，請加委伍晉芳為清鄉主任。晉芳又邀了幾個紳士幫忙，雲麟就被任為文牘主任。成立之日，晉芳又東邀各鄉董事，到城開一談話會。縣知事到場，略有演說。晉芳相繼發言，說：『清鄉一事，由縣長條陳，呈請省長委任，就地紳士辦理，這就是人民自治的一種職權。我們既然任此仔肩，自當同舟共濟，真誠謹慎，方對上不負委託，對下不愧桑梓。說到清鄉一事，看看似乎不甚緊要，其實關係地方治安甚大。人民安危，均仗此舉。深願諸公秉公辦理，庶可以收指臂之效。倘有藉清鄉為名，魚肉鄉里，或借重公務，冀雲私仇的，我們應共棄之。在席諸公，均由各鄉推舉，自得一方信仰，決無以上情事。不過今日趁此共鑄一堂的機會，不得不聲明這種意旨，還望諸公原諒！』這幾句話，不但在席諸人無不贊同，就是著書的人，見到這兩句話，也覺得言入耳，哈哈！果揚州辦理清鄉，能依伍老先生的話，認真着手進行，何嘗

不生效力。無如那些鄉董仗着自家勢力，平時已經常常的欺壓良民，現在叫他辦理清鄉，真所謂一朝權在手，便把令來行。那些鄉民受了他們的欺凌，惟有飲恨吞聲，那裏敢和他們反抗一下。因此有些劣董都借着清鄉為名，凡有些微縫眼可鑽的，不說他是窩家，就指他為匪類，其實他們和這些人氏，並沒有十分大仇，無非想靠着一個名目，敲敲竹槓。可憐這些鄉愚們，無知無識，一經恐嚇，自然墮他計中。唉！什麼叫做匪類？什麼叫做鄉董？恐怕那些鄉下的劣紳，大半是匪類的變相哩。閒話少敘，且說揚州東鄉有個大橋鎮，離城約有四五十里路程，地方雖不十分熱鬧，倒也有好幾十家店鋪，營業也頗不寂寞，靠那市鎮的西面，住着一家鄉董。姓錢名萬能，表字星仲，鄉人因他無錢不要，都稱他為錢心重。父親在日，原是個木匠，賺得許多金錢到星仲手裏，因他極會鑽營，運動了一個鄉董到手，就覺得天高皇帝遠，在這大橋鎮上，要唯我獨尊了。當地無論有什麼事情發生，非請他出來判斷不可。如果能投秉公調處，倒也人心悅服。偏生他一味徇私，不問誰是誰非，只要得着運動的，不在理的，也要說他在理。一言之下，誰敢不遵。因此許多年來，日積月累，雖不能稱得富厚，也可算面圍圍的了。最奇者這天早晨，接到縣裏一件公事，他竟一字不識，不知為的是什麼事，却虧他身邊有個書記，忙將公事接在手裏，朗朗的念了一遍，纔明

白為的是清鄉問題。不由的笑嘻嘻說：『我當找我辦什麼事，原來是一張發財票子。又可以借此弄到一筆大大的錢了！』等到晉芳開會演說的這一天，他也趕進城來赴會，聽到晉芳一番言語，不覺心裏好笑。暗想原來你是個迂夫子，也不配做這樣事，見了整票的銀子不賺，我那裏會和你這樣歡當日回家後，就在第二天，召集他的一班爪牙，借在附近東嶽廟內，作為辦公的地方。他向來出外，總是步行，如今做了清鄉委員的，的真是縣大老爺正式委任的，已經是官了，如何可以徒步出入呢？因即派人進城，辦了一乘簇新的大轎，出起門來，派了就近的什麼保衛團呀，鄉警呀，前來護衛。前呼後擁，好不威武。若說所辦公事，就是每日派人逐戶清查，還帶着一種搜檢的性質。列位請想，鄉間人氏，當着土匪充斥的時候，為自衛起見，買把白鐵刀，備枝木桿槍，這也是很尋常的事，那一處沒有。誰知這位錢大爺，却專在這幾種物品上尋障頭，遇到什麼違禁品，就遇事生風，小題大做，非得敲他一注錢財到手，不肯放鬆。所以受害的人，已經是不少。這天無巧不巧，查到霍村裏面，竟被他在一姓霍的人家，搜出了一枝土鎗。他就認為是一個大問題了，證據昭彰，還怕他有什麼抵賴。但面上却一些不露聲色，親自到霍家去拜訪，就說：『如今戒嚴期內，尊處竟放着這件火器，不來報告，實在是大大意了。幸虧兄弟自己親信的幾個

人查着，兄弟高能，頗得交情，一切可以作主。萬一換了別人，怕的立刻就與大獄。好在我們局裏，現在需用此物，停一會兒，我便將他攜去，既可使局裏多添一防匪器具，又可將尊府的事跡消滅，豈非一舉兩善。這樣辦法，老兄以為何如？」

在錢星仲這幾句說話，可謂四面圍到預料姓霍的必定面子上，說些感激的話，暗地裏送他後手的錢。那知姓霍的聽了，祇冷笑道：「承你照顧，費心得很，但是枝把土鎗，就要算是匪類，那不拿土鎗，伸手向人要錢的，比土匪還更厲害了。這一枝鎗，足下愛帶回去，就帶回去，悉聽尊便。」錢星仲聽了這話，像是兜頭澆了一勺冷水，暗想你的說話，竟比我還硬。一時也不能翻過臉來，也就冷笑說：「既然你這樣鎮靜，是很好的了。但是土鎗是個證據，我不能不帶回去。」說着，命那帶來的人，攜着土鎗，自己立起身來就走。姓霍的道：「恕不送了我，謹聽後命罷！」錢星仲這一次，可謂倒栽跟斗，撲了一鼻子的灰，心裏如何不氣。就連夜做了報告到縣裏，說：「他家藏土鎗，行跡可疑，應請拿辦。」那知這姓霍的，本來不是平常人家，名叫其照，號逸民，有一遠房堂兄，在南京當省議員。在前清考小考的時候，又和雲麟同案。彼此極為要好，因為他生性孤高，不喜和人接洽，所以情願鄉居，半耕半讀，很自暇逸。這次，因為錢星仲辦理清鄉，鬧得太不像樣，早想出來和他為難。不過事不于己，師出無名，因此故意拿

這土鎗做個釣魚的香餌。其實他領鎗支的時候，早已領得執照，如何算得私藏。錢星仲糊塗塗，那裏得知原委，不向縣裏報告，猶可掩瞞，偏偏自己負氣，立刻報告上去，就做了。一種誣陷平氏的證據，也算是錢星仲應該倒霉了。霍逸民自從錢星仲走後，心裏一想，這個惡蟲，這番回去，如何肯善自罷休，我不如先下手為強，一擊打倒，也可以替本鄉人民，出這口惡氣。因此就連夜做了一張狀子，預備到縣裏去，告他仗勢欺凌，藉端誣陷十大罪惡。一面又詳詳細細的寫了一封信，給他堂兄，請他在省議會裏去質問。預備完畢，方纔安寢。次日起來，預備妥當，叫了一挂小車，慢慢的車進城來。先到郵政局，把南京去的一封信，加快寄了。然後回復了車子，望縣前街來，抵莊去，遞呈子。那知走不多遠，就看見清鄉局的招牌，心想，不如先去會會那清鄉主任，就走進去了。門房，纔知伍督芳已回家去，局裏祇有文牘師爺，可以接洽。一切，逸民問這文牘師爺姓名誰，門房說是「雲麟」。逸民一想，是他的文牘我何妨先去探訪他一下，商個眉目。就拿了片子，託門房傳遞進去。雲麟想不到他這城來，多年老友，自是歡喜。忙接出來，相見之後，敘了許多別後想念的話。雲麟問起鄉間情形，逸民就趁勢將錢星仲欺壓良民的話，一一說知，並將控告他的狀子，交雲麟看。雲麟道：「我從前曾看見他獐頭鼠目，就料他不是好人，今果不其然，鬧出

事來。」一面接了狀子，細看了一看，說：「你的狀子做的真懇實，如今請你先遞進去。這件公事，必定到我們這裏來，自有我一力主張，不怕那廝不倒。」逸民又將寄南京的信，大略也說了一遍。雲麟道：「這也是一種後盾，用意極好。如今時候尚早，請你先到縣裏去遞呈，午刻我們到天興館吃飯，再暢談一切罷。」逸民正想和他談談，也就應允，立刻往縣裏去。不多時，伍晉芳到局。雲麟就將這事報告。伍晉芳說：「控狀並不要緊，省裏有了質問書，那時還要令縣裏查辦，依手續關係，我們不得不親自下鄉調查一下，這個責任，祇有奉託老姪的了。」雲麟聽了，說：「這事本來不難，如果要顧全一點錢星仲的面子，那就不容易了。」伍晉芳笑道：「調查一層，原不過一種手續，至於面子不面子，何必管他呢！」雲麟道：「也祇可碰他的運氣，不知這質問書，效驗如何？」伍晉芳道：「大約也不過令江都縣查辦便了，也沒有什麼關係。至於我呢，原是勉強担任，如有不妥，也就辭職。清閑自在，不好來做這種麻煩的事。」雲麟道：「姨父的話不錯，這半官半紳的事，本來是難辦的。」又說了一會，伍晉芳走了。雲麟就到天興館，逸民已先在等着。兩人坐下，暢飲起來，談到家常，知逸民尚有一女兒，真是多年知己，無話不談。雲麟又將調查的手續，和他商量了一下，就囑逸民住在他家候信。逸民道：「我進城來，向來住在三義閣寄園內，也沒有什

麼不便。我准聽消息罷！」於是各自散去。過了兩天，省裏果下了公事，嚴飭江都縣查辦。這時曹縣長已接到霍逸民的呈子，和省令查辦的文書，和伍晉芳商量過了，就下了一張委狀，託雲麟前往調查。雲麟一面知照了逸民，一面就親身下鄉，單車減從，並不做出委員的樣子。便在鎮口一家小小棧房住下。妥當之後，就在小茶館小酒店聽察，那如果眾人，口同聲，無不痛罵，都說：「不辦清鄉也罷了，如今辦了清鄉，反多一個土匪頭兒。」雲麟聽了，因想不料劣紳之害，至於如此。錢星仲的口碑，到也載道了。那知道雲麟雖不敢聲張，錢星仲竟消息靈通，私下來調。雲麟推託不見，他已進來了。就說了許多辦事為難的苦處，並備了筵席，請雲麟吃酒。經雲麟嚴辭拒絕。錢星仲自覺沒趣，祇得告辭。這一消息，傳將出去，都知道鎮上來了查辦錢星仲的委員，受害的人，都是來遞狀子。半日工夫，到有十數張。雲麟本待不收，仔細一想，這也可以算個證據。說：「我是不能判斷，祇得替你帶回，交由縣知事辦理罷！」大家見委員收了呈辭，都自相欣幸。雲麟恐怕錢星仲再來纏擾，就星夜進城。果然錢星仲又送了許多物品。雲麟已經走了。到了次日，見過伍晉芳，同去見知事，復命，並將各狀辭當面呈交。曹縣長是深恨魚肉鄉民的人，遂即下了傳單，飭警備隊下鄉傳人備質。雲麟忙說：「知事雷厲風行，像這種人，自應嚴辦。不過若拘到各鄉民對質，



那就是鄉氏，又要受一番擾累了。在晚生愚見，不如就將錢星仲傳到，和霍其照對質一番，或者拘留，或者罰辦，也可有許多手續。」曹知事忙拱手說：「趾翁所見甚是，自當照辦。」伍骨芳等退出之後，知事立飭傳人，不到半日，錢星仲已來。他萬想不到這公事趕得這樣快，雖善鑽營，一時也來不及了。即夜開庭訊問，一面傳到霍其照，先將錢星仲的報告，和霍其照對質。逸民就在身邊拿出一張土鎗的執照呈上，承審員即斥錢星仲說：「他的鎗，既有執照，便不是私藏，這不是誣陷嗎？」一面就將霍其照告他的狀子，念給他聽。錢星仲雖則抵賴，一經對質，無一不實。那由雲麟帶來的呈辭，十也不必追問。就把錢星仲押將起來，正待定罪，幸虧託人緩頰，除把他差使撤去，永遠剝奪公權外，又定了兩千塊錢的罰金，這也算劣紳的下場了。欲知後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九十九回

賢淑儀歷劫歸太虛  
獸雲麟懺情入幻境

上回書中，朱成謙來拜謝雲麟的時候，曾說雲麟已經他出，是因為伍淑儀的病去的。這事因接着錢星仲的案子，一枝筆不能兼顧，祇得暫時擱起，如今祇得用補筆，將前事敘述一回，庶可使讀者了然。伍淑儀自從富玉鸞身死之後，自傷生世，慷慨悲歌，自問已經心如槁木，無如一個人，祇

要一心，倒也毫無牽纏。那知幼小說有個雲麟，和她情意纏綿，幾乎成了比翼鴛鴦。因誤於日者，祖母又極迷信，一對好姻緣，遂致被罡風吹散。後來嫁得富玉鸞，名義所在，又以父母作主，自不得不俯首聽命。結婚之後，何嘗不得其所。那知數日之間，遽爾風流雲散，從此孤鸞寡鶴，隻影單形。青春少婦，如何對此孤淒之境，那一縷芳魂，早已柔腸欲斷。當時如沒有人能動其心，倒也就可以了結。無如雲麟愛心未死，自己之密室幽情，紅珠之深閨秘語，均足以引起離情。在那門第不當之家，原可去故從新，琵琶別抱。乃骨芳既係世祿之家，淑儀又係貞嫻之女，如何肯蹈此轍。不過多遭一次纏綿，即多受一番痛苦。箇中人語難對人言，鏡裏空花，祇悲命薄，輕軀弱骨，何堪受此磋磨。祇怨今生遇合不偶，因此由悲生怨，由怨成愁，日積月累，釀而成病。雲麟尚不識其病之自來，每聽消息，必親往慰問。淑儀一見其來，即增其病。幸得其母三姑娘，知其原因，對於淑儀，則專心勸慰，對於雲麟，不令其相見。但是為病既深，雖時好時作，終不能脫離病榻。前時病作，雲麟來看視一次，並未見面。後因秦老太太，稍有不適，三姑娘知道了，以手足情深，帶了淑儀親來視疾。秦老太太，雖則有疾，但係老弱之症，起居尚不改常度。見三姑娘和淑儀同來，心中歡喜，忙同柳氏紅珠接待。三姑娘自和秦老太太談話，柳氏紅珠等，陪着淑儀。雲麟因在清鄉局辦事，不在

家中，淑儀聞知，放下了一條心。那淑儀和紅珠，未認識之前，已經心心相印，及在龍華見面之後，紅珠竟以贈珠之事相托，可想其知己。不過前幾年來，紅珠受了雲麟之託，常以情話打動淑儀，怕遭魔障，因此不敢親近，所以和柳氏談了幾次。這次難得到來，自有一番特別感情。所以和柳氏談了幾句之後，紅珠就讓她到自己房裏，細談衷曲。淑儀也就跟了進去。紅珠見她一病懨懨，面龐消瘦，憂鬱神情，天然流露。因說道：「妹妹近來，比從前益加清減了。常聽趾青說：妹妹時有清恙。我們年輕的人，總宜保養身體，不可過於糟蹋了。」淑儀道：「我這病呢，在初起時覺得很有危險。如今已有許多年了，有時候好，有時候歹，不但人家看我以爲平常，就是我自己也覺得不過如此。到了今日，也祇好聽天由命了。」紅珠說：「身體是要緊的，不得不加意調養。不知近來還吃些什麼藥？」淑儀道：「吃藥呢，我也厭煩極了。不過在家嚴慈的意思，每有不適，必須強令醫藥。但是服藥之後，也不過如水澆石，並沒有什麼應驗。我每在夜靜更深的時候，想起來，我的病是不能好的了。也祇挨日子罷哩！何必要吃什麼藥呢？我的病，姊姊是知道的那裏用得着醫藥呢？」紅珠道：「妹妹的病，由於隱憂，我也素來知道。不過人生在世，猶如白駒過隙，水泡幻影，一剎那間的事情。所以在我看起來，得過一天就算一天。在姊姊的境遇，說來也是可慘。但是就

我說起來，現在總算有了結果，回想在前幾年，那裏有一事能較使我自由呢！所遭遇的，也不過自怨命薄罷了！我常恨老天爲什麼一樣生人，偏偏要分出男女？既分了男女，又什麼要分輕重？女子和男子，爲什麼要不平等呢？後來仔細一想，這也都是有一定的。有的先苦後甜，有的先甜後苦，天意如此，我們又何必介意呢？如今我勸妹妹，可以放開的地方，總要放開一步着想。那病也就會慢慢的全愈了。」淑儀聽了紅珠的話，像是句句打入她的心坎，想從前的事，是錯怪紅珠了。其實紅珠爲人，極爲聰明。自上次談話，已知淑儀是個具有松筠之操，那裏敢再以浮辭戲謔之言，作知己談心之資料呢？兩人正在暢談，雲麟剛從清鄉局回來，知淑儀來家，心裏欣慰異常。忙匆匆的走進去，見了三姑娘，說了些閑話，出來見了柳氏，知道淑儀在紅珠房內，就趕過去。說：「妹妹如今大好了！」淑儀見了雲麟，臉上一紅，說：「承哥哥紀念，近來也不見什麼！」雲麟又將她仔細一看，驚起來說：「妹妹爲什麼近日臉色不好，消瘦的很？總要尋尋開心纔好！」紅珠知道這句話，說得過份，難免淑儀惱藉，就說：「你此刻從局裏來嗎？難得淑儀妹妹來，你也該息息，讓我們姊妹談談體己。」雲麟笑道：「我和妹妹幼小，耳鬢廝磨，手足相似，不過等嫁了人，纔稍疏遠些。今天來此，我們也該談談，你忽然攔我出去，是什麼道理呢？」一面向着淑儀說：「儀

妹妹，你看我的話是不是呢？」淑儀聽了雲麟說幼小的事，心裏已是難受，又被雲麟一問，叫她這樣回答的好呢？其實論到年紀，雲麟和淑儀多已不小。這事開誠佈公談談，開話有什麼要緊。無如各有各的心願，在雲麟以淑儀不歸己，認為終身憾事。所以談吐之間，終不免流露着舊時感情。那淑儀心中未始無雲麟不過要保持自己貞潔，所以愈不欲與雲麟敘話。因此兩人情雖密切，外面却像是生疎了。紅珠笑道：「誰來攔你呢！不過我們談的正好，你偏偏幼時哩！長大哩說個不了。顯見得你們哥哥妹妹哩！」雲麟道：「閉話且慢，我要問妹妹一件事，那個人現在怎樣？」說着，拿二個指頭做手勢。淑儀道：「她又可憐得很！自從那年和父親不合之後，直至現在，也不十分去睬她。她現在也是一個人，有的時候常和我談談。其實這人的病，都在口角鋒鏘，不肯讓人。現在是悉心懺悔，把從前祖母念佛的地方，作為她的經堂。終日在裏面看經念佛。據她說，這青燈黃卷，就是伴她終身的良友。你道可憐不可憐呢？」雲麟聽了，不覺脫口而出，說：「這是紅紛飄零，美人薄命罷了！可知一個女子，容顏不可生得太好，如果美了，不但自己保持不住，就是老天也不容她。像那人前半世，因擇婿太奇，以致年過標梅。一旦把持不定，遂令終身失足。近來姨父復作秋扇之捐，未免也太狠心，了。就是妹妹這等青年……」正要說下去，自知說溜了口，

容易惹起她的傷心，就改了口說：「看了她們這前車之鑑，也該曠達些，保養保養身體了。」淑儀聽說紅紛飄零，美人薄命，頓引起身世之感，不覺珠淚盈盈，含涕欲墜。紅珠忙說：「妹妹，你許多時不來了，你還記得我們後園的月季花麼？現在盛開，我們何妨同去走走。」淑儀正想脫身，就立起身來，攜着紅珠的手出去。只惱了一個雲麟，正想談幾句話，被紅珠深深奪去，也祇得快快的走了。紅珠和淑儀走到園裏，就在金魚缸邊站着談話。見月季花果然開得十分茂盛。淑儀道：「姊妹，你看我們，也不過和這花一樣，在盛開時候，嬌豔欲滴。有得幾許光陰轉瞬，即行枯萎。還有誰人再來賞鑑呢？」紅珠見她說着，總是傷心人語，就解釋道：「我們年齡不大，如今要當作盛開的時候看哩！況且妹妹一生，雖則不能圓滿，但有雙親在堂，尚有知心着意的人，如我這父母早世，並已墮過風塵的人，到如今還覺自慚形穢，妹妹同我一比，還勝於我哩！」淑儀道：「姊妹的話真不錯，我現在也祇因二老在堂，兄弟猶小，侍奉之責，尚不能脫卸。不然，如此世界，尚有何事可慮呢！」說到此，也不覺唏噓欲絕。這時珍兒正來請吃點心，遂同紅珠出來。三姑娘柳氏均在秦老太太房中，見她們來，三姑娘笑道：「你們談了這半天，顯見你們親愛。」又說：「紅姑娘近來益發美豔了，雖則生了幾胎的人，一點看不出。倒是那柳少奶奶，臉黃黃的，神情委頓，像是

有病。」紅珠笑道：「姨太太又來取笑我了！我們雖則年輕，也是中年以上的人，那裏還可說鮮豔！倒是柳家姊姊，真是常常有病，使我們愛心呢！」秦老太太也道：「我是已經年老了，有病倒也不甚希罕，只是柳家媳婦，真使我煩心。」三姑娘又問：「近來吃藥麼？」柳氏道：「藥呢，倒也常吃，不過仍舊如石投水，我也吃得厭煩了。」三姑娘對秦老太太道：「姊姊！你看柳少奶奶的病，倒不是輕的，應該趕緊請個有名的醫生，診治纔好！」秦老太太道：「那得不是！我曾囑咐麟兒，在外面探聽，據說揚州有名的醫生甚少，想等我稍好點兒，回到上海去走一轉。一則麟兒可以碰碰機會，二則替柳家媳婦覓個醫生診治，經我催了他們好幾次，到現在也沒有動身。」三姑娘對柳氏道：「少奶奶自己也須靜養，應做的事情，好在有紅姑娘，只好偏勞她了！」柳氏道：「現在的事，那一件不是，妹妹當先，不過我心上總覺不安罷！」

該了好久，三姑娘等要回去，秦老太太堅留着夜膳，到曉纔行回家。那知這天夜裏，淑儀忽然咳嗽，吐了幾口鮮血，她這病已經患了長久，時發時止，那種止血藥，是家常備的，所以就起床來，拿茶嗽嗽，吃了點藥，深恐父母着急，也不肯聲張。那知道了第二天，便覺頭重心跳，不能起床。三姑娘知道了，忙來看她。淑儀不過說：「稍微受了點風寒。」大家也都不介意，不過覺着她咳嗽次數，比前加增，就熬了些冰糖

燕窩，吃吃罷了。到了晚上，三姑娘正拿了一碗蓮心煮的薄粥，給她吃。淑儀喝了兩碗，覺得心頭作嘔，連忙停止，已覺容留不住。哇的一聲，吐將出來，三姑娘看了，叫聲：「阿呀！」原來吐出來的，連方纔吃下去的兩口粥，都變紅了。口裏當着淑儀的面，不好說什麼，但覺心頭突突的跳個不住。淑儀聽了三姑娘「阿呀」一聲，知道又吐血了。但覺得這一次和從前吐血不同，心裏却涼了半截，又覺胸口只是湧上來，接連又吐了好幾口，頓時頭腦子昏沉沉的，似睡非睡，耳中還聽得娘的喊聲，不過遠遠的，但是口裏要想答應，竟說不出話來了。等了許久，纔覺漸漸醒來。張開眼睛，見點的燈光，是綠陰陰的，微微的嘆了一口氣。朱二小姐就喊起來，說：「好！回過來了！」淑儀就隨着朱二小姐的身邊，過去見父親母親，均站在床前說話，還帶着嗚咽的聲音。三姑娘就趕着過去，低聲問道：「儀兒，你身體覺着怎樣呢？」淑儀這時還不能說話，有氣無力的，哼了一聲，點了一點頭，似乎表示她說好些的意思。晉芳道：「我看她乏極了，且把那參湯，給她送點下去，可以接一接力。」朱二小姐忙拿了一隻小碗，倒了半碗參湯，又拿了一隻小調羹，遞給三姑娘，輕輕的望她嘴裏送了兩調羹，大家就寂靜無聲的坐着。等了好一會，纔聽見微微有點氣息，拿燈去照，漸漸的轉回了一些。三姑娘輕輕的對着晉芳說道：「光景是不要緊了，你快去睡

一下子，到天亮了，趕緊去接醫生要緊。」晉芳這時也是心神無主，聽三姑娘說，就慢慢的踱了出去睡了。原來三姑娘看見淑儀吐了血之後，忽然暈去，心裏非常着急，忙喊：「儀兒醒來！儀兒醒來！」這時朱二小姐正在經堂裏做功課，聽得三姑娘的聲音，知道有變，忙趕過來，一面又着人去告知晉芳。等到走進來，看着淑儀已像死過去了，不覺放聲大哭。究竟朱二小姐，高有主意，走近前去，用手掌在淑儀口上一按，喉是呼吸斷絕，復在脈息上切了一切，尚覺絲絲的有些跳動，知道這是暈絕，並非真死。忙勸住晉芳和三姑娘，大家都在床前守着，約有一個鐘頭，方纔慢慢的醒轉來。大家雖暫時放心，但看她病情，總覺不妥。三姑娘暗暗着急，到了天亮，晉芳起來，急須請醫，但是淑儀病了長久，揚州有名的醫生，多已診過，並不見效。此次緊急關頭，究竟請那個醫生好呢？忙着伍升去請雲麟前來商議。不多一時，雲麟來了，說起請醫，雲麟道：「姪兒前日在友人家，聽說天甯寺裏，新近來了一個和尚，深知醫理。他是浙江蕭山竹林寺出身，竹林寺向來婦科醫生著名，所以他也專精婦科一門，不過他自來此之後，並不替人治病，必須有熟悉的人，方肯施治。姨父如果以為這和尚，可以診治，不妨請來試一試看。」晉芳道：「我現在方寸不甯，一時竟想不出個醫生來。賢姪既有這和尚，或者是個有道高僧，儀兒的病，應得他來治愈也未可

知，就請賢姪去請。」雲麟道：「我還得去尋這友人，他是一向出任浙江，所以和他認識，須請他去代邀，方得青來哩。」說畢，就匆匆辭別晉芳，自去找那醫生。這裏淑儀到了晨牌時分，精神纔漸漸的回復轉來，但是咳嗽依舊不停。看見三姑娘在旁，說：「母親你白養我了，從前我自己想想病好起來，服侍你們兩老歸天，也是我一點心到了今天，我自己知道這病，是個不起的症候了。好在弟弟雖小，將來倚託有人，女兒雖死，也就瞑目。父親母親，只當沒有生我這個女兒罷了。」說着，不覺淚珠兒下來了。三姑娘聽了這話，格外傷心。朱二小姐，雖則不是己生，但有師生之誼，聽了也不覺落了許多眼淚。勉強安慰說：「好姑娘！且不要思前想後，一人疾病，總是不免的。現在你父親已經去請醫生去了，吃幾劑藥，當然好的。」淑儀笑了一笑，說：「姨娘你是愛我的話，但這病我也祇有自家知道，恐難死期已不遠了。」一面正要再拿說話來安慰她，人報請的醫僧已經來了。朱二小姐當時迴避。三姑娘仍在床前，是晉芳陪着進來。見這醫僧年已七十餘歲，精神飽滿，鬚眉皓然，確是一個有道高僧。進來和三姑娘問訊之後，就在床前診脈，也不待人家報告，就說：「這病由於憂愁鬱結，久而不散，由肝胃及於心肺，病已好多年了。她這病外面看來，時發時止，但是病發的時候，必有特別感觸，並非偶然。」晉芳三姑娘聽了這話，都念聲：「阿彌

院佛誰說不是這樣呢！老和尚診察脈象，所說病症，有如目視高明可想。小女的病，遇着大和尚診治後，當然有救了。」

醫僧道：「豈敢最這一次病，也是因受了刺激，所以復作。照這病象，未始不可醫治，但是必須靜養，萬不可再有傷感的事，自然服藥之後，日有起色。不然，雖有神醫，也無能為力了。」

晉芳連說：「老和尚高明的，很說的病源醫理，句句都對。」就陪着出外開方。這時雲麟正等着信息，見他們出來，忙向老和尚問道：「這病如何尚可救藥麼？」老和尚搖着頭說：「我盡我心，其餘祇可聽她的命了。」就斟酌了好一會，開了一個方子，告辭而去。若講這位醫僧，原是雲麟請來，何以看病的時候，雲麟不陪進去呢？讀者不無有點疑問。不知雲麟為淑儀知己，淑儀就是雲麟的知己，自小及今，都是心心相印，祇因憑空裏掉下一個富玉鸞，纔將他們的姻緣生生拆散，等到富玉鸞出事之後，又因限於門第，因守禮法，都是勉強抑制，自從前次到雲家，經紅珠用話打動回來，生了大病之後，雲麟早已看透，所以不敢常常和她見面。這次再到雲家，雲麟說話，雖則步步留心，但情之所鍾，總不免在無意之中，流露出來，使淑儀大受刺激，回來又復大病。雲麟深知原委，與其陪着醫僧進去，使淑儀增病，不如在外等消息。後來醫僧說尚可醫治，不覺也放了心。果然服藥之後，咳嗽漸漸緩起來，血亦止了，精神亦稍稍振作。第二天，復請

醫僧，據說受病已深，外面雖似見效，其實尚無把握。總須不受憂鬱，方可見痊。晉芳等因病勢和緩，雖則心裏仍不放心，總覺比前天安心了許多。無如雲麟，連日來閉病狀，究竟不敢和淑儀見面，心裏終覺不妥。連夜裏也睡不着了。想了一個方法，託紅珠去走一趟，一則她二人素來和好，見面之後，只有歡喜，不患憂愁。二則託紅珠去善言開導，她是個伶俐的人，一經紅珠的口才說法，必可排除一切魔障。紅珠也是義無可辭，並且自己也想去探望，所以這天乘了轎子，到伍家去。雖淑儀病劇之時，已經三天了。晉芳當然迴避，三姑娘等接了進去，各問了安，談起淑儀的病。三姑娘說：「雖則好些，但是也祇可看她的命罷了！」說着，不覺眼圈兒一紅，紅珠連忙勸慰。不一時，朱二小姐從淑儀臥房內出來，說：「紅姑娘今日好風吹得到，你是沒有來過哩！說也奇怪，妹妹也沒有得着人的報告，她就知道你已經來了。我還不信，親自出來看看，果然不其然，你紅姑娘真的來了！你和她豈不是前世有緣，所以能投心心相印哩！」紅珠聽了，忙站起來說：「既是妹妹醒了，我就進去看看。」三姑娘恐淑儀勞神，就說：「姑娘進去看看，就出來罷。病人房裏是不潔淨的。」紅珠應允，和朱二小姐一同進去。見淑儀枕頭墊的很高，半身靠在上面，用一隻手支着，要想坐起來的樣子。紅珠忙趕過去，說：「妹妹不須勞動。」一面又見她臉上雪白，全

無半點血色，兩頰高起，雙目微凹，和前天見面的時候，迥然不同。不覺吃驚道：『兩天不見，妹妹怎樣病的這個樣兒了？』說着覺得鼻子一酸，大有盈盈欲涕之意。朱二小姐着急，正想支開她的話，又見淑儀伸出一隻乾枯的手來，握着紅珠的手道：『姊姊！我以為今生不能見面的了，今天你來看我，我很歡喜。因為我一生除父母之外，知己的人，有得幾個？你來了，也不枉我們知己一場。你多坐一刻，我們談談體己。我有許多話，要想和姊姊談談，只是一時想不起來，你坐一會兒，我可想起來了。』紅珠道：『妹妹你在病中，不要勞神罷！』淑儀道：『我恐怕勞神，所以請你坐哩！』一面說，一面望着朱二小姐，像是叫她暫時離開的意思。朱二小姐何等聰明，看見這樣情形，就對紅珠說：『姑娘來坐了多時，我們連點心也沒有預備，我去看看就來。』一面望着紅珠，丟了一個眼色，像是叫她說話要謹慎的意思。紅珠就點了一點頭，朱二小姐出去了。淑儀低低的攜着紅珠手說：『你可知那人聽見我病，急得怎麼？』紅珠忙捏着手說道：『也並不見怎樣，不過替姊姊請來的這個醫僧，是他介紹來的。據說姊姊亦不過一時之災，稍服幾劑藥，當然安全。』淑儀道：『姊姊！我雖則和你蹤跡不甚親近，其實我心裡，當你親姊妹看待一樣。方纔我說，那人着急，在他人看起來，以為我是逾越範圍的話，但是那人的心，我知道姊姊未必不知道。我又

何必瞞姊姊呢！在從前，大家都是幼小的時候，自然毫無禁懼，我們親近的怎麼似的。到了年紀稍長，就漸漸生疎起來。我還怪為什麼男女要有分別，並愈到了年長，愈有分別呢？直到富家的事成功，我的名份已定，雖則中道分離，我自甘我素，然那人之戀戀於我心，仍不死。在他雖屬情深，在我何能逾份？這種情形，別人不知，姊姊自當洞悉無遺。所以將我這隱衷向姊姊明白表示，並望姊姊轉言，如若我真下世，叫他也不可過於悲傷。人生在世，有如朝露，譬如父母，尚要分離，何況朋友親戚呢！我深知那人深於情者，對於我的生死關係，尤切於心。還望姊姊善言開導，我雖死也瞑目了！』紅珠忙安慰道：『妹妹的說話，真如金石，我自當轉達。不過妹妹，又何至一病不起，你總須自己寬心靜養，深願你極早安全。至他的心事，已與從前不同，視妹妹同聊齋誌上的嬌娜，則妹妹，千萬不可因此自生感觸，致增病症，不但我等稍慰，就是這裏老爺太太，亦深望你早日全可哩。』淑儀聽了，不覺點頭微嘆。紅珠見她說話過多，恐傷病體，不便再談。適朱二小姐送了一碗兩前茶來，紅珠接了，就和朱二小姐閑談。那知朱二小姐見紅珠和雲麟幾經患難，居然成了美滿姻緣，想到自己，忽然竟與魯芳不睦，暗自傷感，不禁暗嘆：『玉顏！你原是個閨門小姐，祇因出處不謹，竟連個妓女不如哩！因此正在出神，却巧三姑娘進來，邀紅珠出去午膳。紅

珠別了朱二小姐出來，和三姑娘吃了午膳，辭別回家。這裏淑儀到了夜裏，病勢忽然加重。咳嗽之外，又加氣喘。不多時候，覺着精神漸漸渙散，呼吸又漸漸低下。三姑娘等在旁，見她顏色不像，急急忙忙替她淨身，穿好衣服，忽見她面泛桃花笑容，可掬，喉間啞啞一聲，竟長辭晉芳與三姑娘赴她的極樂世界去了。這裏晉芳三姑娘，忽然失去了掌上明珠，朱二小姐自傷身世，均號啕大哭起來。驚得男女僕人進來，齊齊解勸，方纔稍止。看看時辰，短針正指着個一字，且說雲麟，自嘴紅珠去後，專在家裏等候消息。秦老太太亦十分紀念，直至午後，纔見紅珠回來。秦老太太問：「病情如何？」紅珠把頭搖了一搖，已嗚咽着說：「我看起來，恐怕已經不相干罷！今天和她護了許多話，大概都是說的死後的話。看她的人情，已經衰弱已極。似非藥力可能挽回的了！」秦老太太聽了，說：「可憐的孩子！」這時柳氏，因病在房裏睡着，故不在面前。便說：「這都是卜老太太害了她了，我看這孩子面貌果然生得不好，但是她平常的一舉一動，都是教人可憐可愛的，並沒有一點短命的相。何至於祇有這點年紀呢！唉！不嫁富玉鸞，那裏會年紀輕輕的夫婦，拆散得這樣快呢！不是夫婦拆散，那裏會生出這樣的病來！像這孩子，我想起來，豈不可憐！」說着，不禁老淚也流下來了。紅珠不敢再哭，忙上前安慰。秦老太太又道：「麟兒呢，在幼年時候，果刻

刻忘不了她，近年稍微好些，但是他的性情，你是深知道的。你看他近日因儀兒有病，急得像失魂落魄似的。你對於他，應該說得和緩一點，不要叫他急壞了。」紅珠連稱：「知道！」看秦老太太悲傷好些，也告別回房，換衣服去了。那知雲麟知道紅珠此去，淑儀對於自己，必有說話。紅珠當秦老太太的面，必不能說，所以預先在房裏等着。看見紅珠進來，兩眼紅紅的，知道這事不妙，忙問說：「怎樣怎樣？」紅珠道：「你且不要着急，我來告訴你。」一面換衣裳，一面說道：「你儀妹妹恐怕你過於悲傷，所以我勸解你，須以母親為重，自己要保重自己。」雲麟急道：「你這話我真明白了，儀妹妹既然會說話，自然不會死。她不死，我又何必悲呢？」紅珠道：「你不要急，我看她是不久了。她自己說不久就要死了，所以叫我拿這番話來勸你。」雲麟道：「你今看她果真不相干了麼？」紅珠就將淑儀和她談的話，一一告訴了雲麟。急的雲麟頓足道：「我錯了！我從前的妄想真錯了！她現在病到如此，纔把真心話和你說，恨我這雙眼睛瞎了，怎麼看不出她的心呢！唉！我悔已遲了！」說罷，不覺哭起來了。雖經紅珠勸慰，略略好些，但是終不能解他的愁悶。到了夜裏，雖則就枕，一心紀念淑儀，輾轉不能成寐。忽然見黃大媽走進來，說：「麟相公麟相公快點起來，外面有一個外國人來拜望你哩！」雲麟道：「我從來沒有外國人的朋友，你去



回他，我不見。」黃大媽道：「他一定要見，自己要走進來了。幸虧得我攔住，他在廳上等着。」雲麟有氣道：「什麼事，半夜三更的跑來？」只得勉強忍着氣，走出床來，穿好衣服，黃大媽戰戰兢兢的，替他拿着燭到外面，果然有一個少年，穿着西裝，手裏拿着司的克，既不是田福恩，又不是柳春。那少年見雲麟出來，忙放下司的克，走過來和雲麟握手。雲麟仔細一看，說：「啊呀！你不是富大哥嗎？怎樣來的，你來為什麼不預先給我一個信？」富玉鸞笑道：「我若無事，你請我也不來，哩！今天我是因為有一件事來報你一個信，包你可以如願，你還須感激我哩！」雲麟道：「這話我却不懂，我現在十一無所願的事，又何必如我的願呢？」富玉鸞道：「你不記得我從前定親之後，和你說的話，並敲斷那玉獅子的故事嗎？這事我如今已與母親說妥，卜老太太也應允了。我情願將那人雙手捧來，送給哥哥，我想你一定是情願的。怎麼說不是如你心願的事呢？」雲麟聽了，忙答道：「原來你說的是她，富大哥！你不但不知道我的心，你連她的心，都不知道。我現在已不是二十餘年前頭的雲麟了，我已經明白過來，原來她是一個冰清玉潔，至高無上，神聖不可侵犯的女子。你可以拿這話來侮辱她，你從前說我不能逼着你去做狗彘，如今我若依了你的話，我真狗彘都不如哩！」富玉鸞聽了他這話，不覺一呆，說：「大哥！你怎麼說這樣的話

！來！你不是仍舊依你的俗見嗎？我們男子，應該做着他人所不能做的事，纔算出人頭地。你這話，真是婦人女子之言，又何以登大雅之堂呢？」說得雲麟倒無言可對，勉強道：「這事豈是我們兩個人可以作得主的，你知道對手的這個人意思如何呢？」富玉鸞笑道：「原來你大哥還沒有明白我的意思，你說要得那人同意，這個容易，還是那人已經來了，我和你去看來，你就可以相信我的話了。」說着，攜了雲麟的手就走。雲麟也腳不點地的跟了出去。走不多遠，但見月中中天，晶瑩朗澈，照得大千世界，纖毫畢現。前面一片池塘，徧種菡萏，但見翠蓋翻飛，清香披拂，個個含苞未放。那花蕊都有碗來大，枝頭亂戰，像是面着雲麟點頭。忽見池中放出萬道金光，花蕊忽然齊放，萬花之中，都有一個美人，笑盈盈的起來，望雲麟站立的地方跳來。轉眼間，那花枝花葉，枯萎的枯萎，拗折的拗折，吹殘零落，無復完枝。雲麟點頭微嘆，說：「好花看到半開時，這話真不錯了。」回頭看那無數美人，已經合併身體，變成一個，站在面前，真是容顏蓋世，儀態萬方，向着雲麟盈盈而拜。雲麟忙還禮不迭，仔細一看，不覺大驚，說：「你是妹妹，怎麼跑到這裏來了？姨父不要着急嗎？」美人笑道：「誰是你的妹妹，誰是你的姨父，你話倒也稀奇了！」雲麟着急道：「你明明是妹妹，為什麼自稱不是呢？」那美人道：「你這人瘋了！人各有緣，緣在則合，緣盡

則散。我因為你是有點靈機，當然可以激悟，那知你愈說愈不明白了。」雲麟忽然想着，這是富大哥引我來的，我問他，便知端的。回頭一看，富玉鸞已不知到那裏去了。只見站着一個金甲神人，手執鋼鞭，對着雲麟怒目而視。雲麟大驚，又復看那美人，已變了形像，似有四五十歲的人，再仔細一看，竟不是儀妹妹，原來是個七八十歲的一個老婆婆。雲麟不覺呆了，說：「一個『人』老的也沒有這麼快，照此看來，做一個人，還有什麼趣味呢？」忽又看見淑儀在老婆婆背後，緩緩的走將過來，說：「哥哥我來別過你了！你也不要悲傷，須知人生朝露，如幻如電，那一件是真的呢！」雲麟此刻，恐其再去，忙說：「儀妹妹，富大哥尊誠和我來，揀你回去的，怎麼你說別過我了？」這句話，沒有說完，只聽見後面金甲神如霹靂的一聲喊，說：「那聽來的男女，敢到這裏來說這些話！」哥哥妹妹的野話，須知這是清淨世界，那裏容得你們混跡在此。」說罷，就將鋼鞭向池中的一指，那池裏的水，忽然湧起，如銀濤雪浪，般般將過來。這雲麟自己要逃，已來不及，又見淑儀已被池水捲了過去。不覺驚惶失措，大喊一聲，把個紅珠在夢中驚醒。忙問雲麟說：「怎樣了？」雲麟這時，覺得出了一身冷汗，忙忙的坐起來，穿衣服。聽紅珠醒來問他，就說：「你不知道，儀妹妹已經死了！」紅珠道：「你怎樣知道？」雲麟道：「我剛纔已經見過她了！」紅珠道：「這是你日有

所思，夜有所夢，何苦來枉口白舌的咒人。」正在說話，忽聽得外面人來報說：「伍升來了！說是他們小姐去世，伍老爺太太，哭得悲傷了，不得要請這裏少爺早些過去，可以勸勸。」雲麟對紅珠道：「你看我的話，靈不靈呢？」紅珠也自納罕。雲麟忙忙的整理衣服，喝了口茶，嗽了口出去。伍升還在門口等着，就同到了伍家。見晉芳和三姑娘，已哭得和淚人兒相似。雖有朱二小姐解勸如何有效。幸虧雲麟到了，竭力勸慰，方始略住悲聲。當議辦理喪事，第一層是她為富家的人，不過寄在母家。第二究竟是一個小輩，不能大舉，祇得將衣衾棺槨，格外從豐。因晉芳心緒不甯，三姑娘祇知哭，女兩人均不能辦事。外面一切，統統託了雲麟裏面的事，就由朱二小姐主持。這幾天裏，雖則無甚外客，但是洛鐘夫人、秦老太太、繡春、柯師母等一班女眷，均傷淑儀遭逢不偶，齊來痛哭。還有伍晉芳的一班朋友，知道此事，前來慰問的，來來往往，倒也絡繹不絕。直等到出殯之日為止，他內外二人，雖忙個不了一，一切也辦得井井有條，並未落人褒貶。事了之後，伍晉芳因為這事，多虧朱二小姐，深愛其才，也和她常常談天。不多幾時，就和好如初，與三姑娘一律看待。在朱二小姐，則冷淡多年，高能若盡回甘，也非一顧所及，理欲知後事，且閱下文。

第一百回

秦太君考終團圓宴  
華登雲歸結廣陵潮

且說

紅珠自知淑儀去世，雲麟趕到伍家去後，細想雲麟，自個情性中人和淑儀實係密切相關，見她死後，不知若何悲痛。既而又想到淑儀的為人，真教人可敬可憐。要想親自去痛哭她一場，又因自己身體懷孕，將屆足月，祇得暗自傷感。那知雲麟到了那邊，不但視淑儀之死，像是已經預先知道，並且也有了覺悟，並不十分痛哭。幫同料理一切，尤復井井有條。不但紅珠意料不到，就是朱二小姐也為暗暗納罕。直到事情辦了，雲麟回來，紅珠見他無事，方纔放心。不過這件事情，自始至尾，却少了一個人，未免書中缺漏。此人是誰，就是昏芳的舅舅秦洛錢。曾記得伍家的事，都有他來幫忙。這次却未見面，安何原故。不知此人素在公門中吃飯，百事操心，以致鞠躬盡瘁。自秦老太太故後，也就一病不起，幸虧龍兒能假辦事，攪了他父親之業。那銀兒也能勤儉持家，所以一家和睦，安安閑閑的過日子。此話前文未曾題及，合於此時，敬告讀者，免得說我漏筆。光陰荏苒，不覺又是幾天。這日清早起來，紅珠覺得腹痛，知是將次臨盆，但也不預先說明，祇暗暗將各樣物品預備妥當。因為這時秦老太太年紀已高，柳氏又復多病，紅珠不肯驚動，以為祇須到了臨期，

知照雲麟，喚穩婆來收生，即可了事。那知事由天定，斷不能殺由你紅珠自由作主。紅珠自己睡了一回，覺得腹中疼痛，愈甚。雲麟聽了，非常着急，趕忙喚了穩婆到家，試了一試，說：『時候尚早。』就到柳氏房中走走，那時柳氏秦老太太都已知道，趕到房裏看視，只見紅珠愁眉雙鎖，淚珠盈盈，嘴裏哼聲不絕，覺得痛陣，很是厲害。低聲問道：『妹妹覺得怎樣？』紅珠搖搖頭說：『今日覺得不大好，在前次生產的時候，覺得一陣一陣的痛起來，胞水就要破了。現在祇覺疼痛異常，並且不是一陣一陣的。』說着，又見她香汗直淋，痛得說不出話。雲麟見了，非常着急，問穩婆：『現在祇覺疼痛，試了一試，說：』奇了！依她痛到這樣，當然就要臨盆，看看指脈，又覺得尚有時期。或者因為什麼做事不慎，傷了胎氣，所以如此。』說得秦老太太急起來，說：『阿彌陀佛！麟兒快去點香燭，求求祖先，保佑她快生快養。』雲麟未及答應，又道：『你快到我房裏香籃子裏，有一道催生符兒，取來給她貼在床上，可以保得安全的。』雲麟聽了，不敢違拗，忙去取了來。心想此事若不驚動醫生，專靠穩婆，是不妥當的了。但是請教西醫，母親決計不贊成的。不如請教中醫，前日診治妹妹的那個醫僧，不知肯不肯來，就也不告知他人，奔到朋友家裏，邀他去請醫僧。去了好久，方纔回來，據說：『醫僧因為年事已高，飯依佛門，產室是不進去的。如尊嫂高能起床，

到外室診視，方可答應。」雲麟心想這事沒法，祇得先騙他到我家裏，就是請他進去看他，他也沒法回絕了。忙說：「這事可以辦到，請你趕快請他來罷。」朋友答應去了。雲麟就趕回家裏等候，一面和母親說，知請了醫僧的話。秦老太太說：「好在紅姑娘這時尚祇有腹痛，並未見紅，可以攙在她到外房間診治，若說請他進房，他是個有道高僧，你騙了他，菩薩也是不依，還望保全病人嗎？」雲麟答應了，不一時，醫僧果然到來。雲麟陪了到紅珠臥室的外房坐定，珍兒等攙了出來。這時紅珠腹痛，一時緊似一時，醫僧診脈之後，就說：「外面該罷！」就和雲麟出來，說：「這是孕後血不養胎，腎水枯涸，以致如此。在他人或者不治，幸遇老僧，尚有些須希望。」因在袖裏取出藥囊，從磁瓶裏取出一丸紅藥，交給雲麟。說：「此丸下去後，必能止痛，可使安睡。等到瓜熟，自然蒂落，切勿性急，至於服藥，似可不必。因為催生之藥，服之尚早，安胎之藥，服之已遲，不如勿藥，聽其自然，可保無事。」雲麟接了，深深道謝，即送和尚去了。就拿藥交給柳氏，用開水沖給紅珠吃了。果然不到多少時候，腹痛已經停止，靜了一回，就睡着了。雲麟勸秦氏回房，這裏留柳氏同着穩婆在此照料。過了二點多鐘，方纔醒來，已覺精神稍稍回復。但腹中仍覺一陣一陣的痛，穩婆又試了一試，說：「已是時候了。」就忙忙預備湯水，攙她起來，坐在盆裏，坐了一小時之久，還未

產出，腹中又格外的痛起來，忙攙到床上睡下，直到晚上，方纔產下一女。事前雖稍稍痛苦，幸產下之後，母子平安，自是合家歡喜。秦老太太正因有了孫子，一個孫女兒，要想再得一個，以伴寂寞，乃今竟如其願，格外歡喜。一面預備產後各事，一面即去雇乳母。等到洗三彌月，自有一番熱鬧，暫且不表。光陰迅速，不知不覺，又過殘冬，到了新正十五日，這日天氣清朗，惠風和暖，秦老太太看着兩個媳婦賢孝，孫兒孫女，繞膝盈庭，心裏非常愉快。就命雲麟即晚預備一席團圓家宴，一敘天倫之樂。雲麟便命人將四面掛的琉璃燈，點值皓月當中，清天一碧，雲麟便命人將四面掛的琉璃燈，點將起來。一時燈月輝映，格外朗澈。這時柳氏生的玉鳳壽鸞，紅珠生的桂鸞，都在膝前承歡取樂。雲麟即命設席庭中，秦老太太中座，左右壽鸞桂鸞，下面玉鳳柳氏紅珠又復對坐，雲麟坐了主席。這時雖不能稱怎樣豐盛筵席，也具有山珍海味，十分可口。秦老太太道：「家常酒菜，何必這樣未免太費事了。」雲麟笑道：「母親！人生難得幾團圓，做兒子的得能常叨福蔭，上侍母親，下訓兒女，過此一生，比那政客官僚軍閥，歷落終身受人吐罵，好得多哩！如今夕家人團敘一堂，何等清閒自在，雖則多費幾文，心中也是快活的。」秦老太太道：「做官麼？我倒不希望。換了別人，兒子做了官，像像有什麼風光似的；在我想起來，做了官，反多一番心事。你看

做那官的那一個不是朝三暮四，臨了還要得着一個通緝的處分。只又何苦呢？就是像你在南京的一件事，使我嚇得心肝破裂。田福恩做了議員，以為可以發了跡，那知臨了，到坐了三年監獄。這真是古人所說：「抓得高，跌得低」哩！如今我們一家兒，都在眼前，兩個媳婦也都和和氣氣，不似人家烏雞狗眼似的。看看孫兒們，又個個能投接得香火。我少年雖則受過許多磨折，但到現在，能殺如此，我雖死也可對得住你父親了！」雲麟道：「母親！我們今日應該盡興，我們情願終身伏侍老太太呢！」柳氏道：「母親之訓，正是居安思危，言淺意深，我們自當緊記勿忘！」雲麟道：「這又是女博士的談吐了！」秦老太太道：「我正喜她是個女博士，想你應記得我從前還命你拜她做老師哩！」雲麟道：「母親又要寵她了，不知寵了媳婦兒，就要做跪池的陳季常了！」說得大家都笑起來。紅珠趁大家說得開心，就立起身敬了老太太一巡酒。壽鸞忙在紅珠手內拿了酒壺，說：「我敬老太太一杯！」就在老太太酒杯內斟滿了，說：「今天燈月雙明，就是老太太壽星高照的預兆，老太太請飲這杯福壽酒！」說得雲麟等都笑了。老太太道：「好孩子！你的吉祥語真說得不錯。你須再敬你老子娘一杯，但也要你說一句吉話。」玉鳳忙拿了酒壺，把雲麟、柳氏、紅珠三人面前的酒都斟滿了，說：「今天人月雙圓，願爹娘等共飲這杯團圓酒。」紅珠道：

「好個團圓酒，我還要拿這句話做小姐團圓的預賀哩！」說得玉鳳臉上一紅，說：「我來敬酒，娘娘尋我開心來了。」壽鸞桂鸞都笑道：「姊妹，娘娘說的是好意呀！」秦老太太道：「她是女孩兒家，你們一遞一個取笑她，倒好意思。」玉鳳兒我要代你打個抱不平哩！」說着，就舉起杯來，喝了雲麟忙就壺過來，說：「這酒冷了，母親換一杯罷。」這時，紅珠趁勢敬了一塊山雞翅過來。秦老太太道：「這山雞翅還是去年春兒那裏送來的，又壯又好，煮起來，味道很好。」一面說，一面用筷子夾起來吃，說：「味兒頗好，鹽蒸蒸的，留點兒明早過粥吃，倒是可口。」柳氏說：「母親儘着吃，預備多着呢！」秦老太太道：「少吃多滋味，多吃害肚皮。我們年老人，格外要小心些，稍不留意，就容易生病哩！」正說着，只見繡春和田福恩從外面進來。雲麟笑道：「山雞的主入來了！」忙站起來，說：「快請入席罷。」繡春笑道：「你們好樂呀！這樣團圓家宴，我也不是外人，不預先來邀我一聲。我來了，你們倒說現成話，你也太便宜了！」柳氏忙走過來，拉着繡春說：「姊妹，且過來坐。」雲麟也拉了田福恩坐了下來。原來田福恩如今已和從前兩個樣兒，竟是非禮不行，非禮不視，非禮不言。故坐下來，竟默默無言，反是繡春咕咕略略的說個不住。秦老太太道：「大姑娘！你們半夜三更，尚會出門玩耍，與飯真正不淺哩！」繡春道：「原來兄弟沒有告訴

過母親麼！今晚家花園，大放花燈，裏裏外外，裝滿了幾千萬盞，說富貴琉璃瑪瑙明珠碧玉，鑲嵌的件件皆精。說精緻，魚龍蝦蟹，人物花卉，裝製的品出色，說奇怪，有大鯨魚，有大鯊山，有大葡萄架，上面各有像生人物，各能行動。有鳳凰，有孔雀，有各種飛禽，自會飛翔。母親，你看有這許多好看景象，如何不去觀看。所以我們走過來的時候，去看燈的人，人挨人擠，幾幾乎水泄不通。我們等了好容易，纔走到這裏，吃好了飯，還想請母親和嫂孀子去看燈哩！秦老太太道：『人多的地方去玩最是危險。』又指着繡春說：『曾記得你小的时候，我哩我妹妹哩何家師母哩汪老太太哩約齊了一班人，去看孟蘭盆會，正看得熱鬧，忽然過着一班什麼胡調的人，扮作什麼么魔鬼神，手裏拿着叉，專望年輕婦女身邊撲來。那時四面的人都擠的滿滿的，要逃也沒處逃，正在心慌意亂，幸虧得離你們店裏相近，纔得走了進去。後來又關什麼小廣雞，跌死了一個人，又嚇得索索的抖。自從這次去過之後，就再不敢出門，混熱鬧場了。今日既然有這許多人，我雖年紀老了，也覺寒心。你是我的女兒，兩個媳婦倒也不大歡喜出門，決不嫌我阻攔。我們還是家常談話，比去看熱鬧好得多哩！』繡春笑道：『我不過說說，大家笑笑的，那裏有什麼燈，母親真相信了，倒費了一車子的話。』秦氏太太道：『原來你竟來騙你母親的，如母親不去，騙了兩個弟媳婦

去，你弟弟可不答應！你大弟媳還好，二弟媳，是你弟弟的性命，你如何這樣狠心，想來拐騙她呢！』紅珠笑道：『太太又來取笑了我，那裏敢和姊姊比肩，那裏敢僭越一步。』繡春道：『你不要瞎疑心，母親還拿一個拐騙的罪名，加在我身上呢。我們因為今天月色好，兩個人就閉着步行來，看看母親，倒反受了一個罪，你想甘心不甘心呢！』雲麟笑道：『姊姊和姊夫同來，我倒猜着了，並不是踏月，實在是路日，把日子踏實在，就可舉辦各事了。』繡春笑道：『到底兄弟精明，一猜便着。』原來繡春女兒紫英，由雲麟作伐，嫁一世家子，已在上回書中交代，你道這世家子是誰？就是賀紫齡的兒子，紫齡與雲麟年紀相差甚遠，因為文字關係，相交甚厚。他的兒子聰穎雋秀，與雲麟的兒子壽鸞同學，畢業於師範學堂，成績極優。雲麟久想給紫英甥女物色一個如意郎君，因就替她作合。田福恩和繡春，有雲麟作主，自無不依從。紫英亦因雲麟作伐，必無虛假，亦極端贊成，所以訂了親事。原說上一年十月間要結婚，後因事中止，說定本年二月中旬，必須辦事。不過還沒有准定，繡春因時期已近，不得不預先籌備。雲麟又因正月間應酬匆忙，雖去過一趟，余時間匆促，不能談天。今晚就同了田福恩兩人步行而來，想夜間無事，可以多談一刻，所以兩人有這一翻說話。那座中人都已深知其事，就一面飲酒，一面深談。諸君須知現在婚禮，大概致

法歐美，崇尚新章，用款主以節儉，形式高乎簡單，不知這種儀式，都指崇尚新學者而說。那舊家人家，自有許多禮節，瑣碎事件，如同粧奩哩！飾物銀錢哩！都須逐一斟酌。但這些事件，多係女子所主。故這一席話，多說的是應做衣服幾件，首飾幾種，款式如何，材料如何，金子以那一家成色高，綢緞以那一家價格低。這種斟酌，在柳氏，祇知捧讀書本，向來不大經心。紅珠却於此道中閱歷多年，人所常見的物品，她都見過，何況普通的呢？所以色色在行，事事精明，繡春就託紅珠代她辦理這事。紅珠自然應允。秦老太太太年事既高，閱歷自富，不過比諸紅珠，自然不及。所以每至新舊不相融洽的時候，必經紅珠再三聲明，方纔通過。這一席談話，比那議會裏的各執一見，不相通融的，實已超過萬倍。到了後來，困難的事，漸漸發生了，因為先前所談，是自己家裏的事。第二問題，要到男女雙方關係的地步了，在未行聘之前，女家必要求男家先替新娘製衣服幾件，首飾幾件，聘金若干。這事立法在女家的主政老太太，執行在媒人，允否實行，在男家的主人翁，所以這事全要仗着雲麟了。等他姊姊和他母親商量妥當，託付雲麟去執行的時候，雲麟笑道：『這你們又是陳腐之見了！世俗婚姻上，固然有因銀錢物品上起爭執的，甲要若干，乙祇肯若干，如買賣的講價值，如行主的稱貨物，各執一見，不肯相讓。倘若從此決裂，豈不和婚姻的主要問

題，大有關係嗎？我們萬不可與俗派人一樣。你們既屬結親，他的兒子就是你的女婿，你的女兒就是他的媳婦，過去了還有什麼不肯做衣服給她穿的道理呢？至於聘金，我們是論婚姻並不是論買賣，那裏可以多少相爭呢？據我看來，既然我做媒人，他也決不至看輕的。你們衣服尺寸單，只管開過去，首飾聘金，可以任他發付。你們就着他的來意，對付他就是了。』秦老太太道：『我們好好一個女孩子，送給人家，難道這樣都要聽別人的主意麼？你做母舅的，也應該替她爭體面。』雲麟道：『母親不知外面的情形，實在已與從前不同，大概都是從一種簡單辦法。我們偏要這樣那樣，的爭論，這又何苦呢！』秦老太太笑道：『你們聽聽他的話，着實可笑，外面情形雖則不同，我這外甥女兒送給人家作媳婦，又和外面情形，什麼相干？如今我偏要你去爭執，爭執不然，外甥女兒是我的，到了結婚日期，我就留住不放，你難道好帶了人來搶不成！』雲麟本來專好和人家辯論的，但是母親所說的話，知道辯也無益，也不敢再駁。就說：『請母親等商酌好了，我明天去說就是了。』紅珠道：『我們談談說說，菜也冷了，酒也涼了，我們再去廚房裏熱一熱來，纔好下口哩！』秦老太太道：『我們酒也殺了，還是吃飯罷，你祇吩咐他們弄一碗酸辣辣的湯下飯罷。』紅珠應了一面，就吩咐出去。不一時，湯飯都來，大家吃了，正待散席，忽然微風

過，香氣襲人，耳伴隱隱聞得有音樂之聲。繡春說：『這不是何家花園裏燈會中的音樂麼？』忽然見秦老太太兩眼微垂，合着掌不住的念佛。大家便不敢驚動，遂自尋盥漱，柳氏絞了一把手巾，送過去，紅珠泡好了茶，送過去，秦老太太只是不理。大家疑心她今天不要醉了雲麟和繡春過去，附着耳朵道：『母親外面很涼，不如去安寢罷。』秦老太太祇搖搖頭，大家不得主意，祇在旁邊守候。田福恩和繡春一時，也不便回去，候了許久，忽然見她張眉微笑，回頭看了一眼，說：『你們都來坐着，我和你們說說話兒。』大家就坐了下来，聽老太太說：『你們知道世界上有活佛嗎？他是丈六金身，慈眉善目，專在冥冥之中，普渡衆生。剛纔香風過處，居然被我見到菩薩，我就合掌念佛，那菩薩就和我說：你是如來，座下人物如今劫塵已滿，特來迎你歸位哩！我想我在世上，酸甜苦辣，諸味備嘗，再看你們，均能自立，在我常爲繡兒擔憂！』就指着田福恩道：『現在他已回過頭來了！』就可以放心，所以我在世上，既沒有留戀，也沒有厭惡，多活一天，也不愁煩，少活幾天也是份內。如今菩薩既有法旨召我歸班，我那得不去。所以你們須給我預備預備，我要清淨水洗個浴哩！』這些話，嚇的衆人都摸不着頭腦。說她是酒醉，是並無醉意，說她是病人，又極其康健，祇得面面相覷，不敢作聲。秦老太太着急道：『你們還當我說謬話麼？我活的時間，

祇有一個時辰了。不過我不是死，我是到佛國裏去的。我認這一去，一定是很快樂的，你們也不必悲傷！』雲麟道：『母親的話，果然不錯。但是做兒子的，正想着孝養到母親一百歲，纔稍安心！就是母親要去，我也要求佛菩薩留母親的大駕哩！』說着，真的命壽鸞向天點起一對蠟燭，磕下頭去。秦老太太笑道：『這也是你的孝心，但是天下無不散的筵席。一個人總要死的，不但我要死，就是你們也都有死的一日呢！』說着，連催預備熱水，自己先進房去了。雲麟等都無主意。繡春道：『這洗浴的事，自然要依從她的，待我去服侍她，不過火爐要升得旺些，恐怕着了涼。』雲麟點頭稱是，那心裏自然是憂鬱萬分。想母親自從自己有了知，直到如今，沒有一時不守着禮節，今日忽然失其常度，她的說話，真的呢？是另有別的原故呢？柳氏紅珠也都猜疑不測。如若有病，自可立即趕請醫生，如今她並不是病，可怎樣呢？一面憂心，一面祇好靜候繡春出來再議。田福恩道：『現在我在此也無用處，我想今天晚上，你姊姊萬不能回去，我趁這時候，回去交代一下，看好門戶，再趕過來。』雲麟道：『甚好甚好。』田福恩去後，繡春待浴完畢，也就出來，說：『我看母親並沒有病，身體甚是康健，不過她背裏，却口口聲聲說的是要赴佛國的話。我乘便去摸一摸脈息，母親道：你還疑心我有病麼？我如若生病，臥床不起，受盡困難，雖然後瞑目，那就是平常人的



死法了。我早經和你們說過，我是赴佛國去的，一點痛苦沒有。那裏會生病呢？」雲麟道：「古人成佛作祖，僧尼坐化，倒也時常有的。不過母親，祇有每日早晨念念佛，平常並不十分相信，何以有這赴佛國的話呢？」繡春道：「相信佛的，那裏一定掛在嘴角邊，開口是佛，閉口是佛呢！一個人，祇要有根底，有品性，修行起來，他的功程，應該比終日念佛的好得多哩。現在事已如此，我們甯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。儘今天夜裏守着，看她有什麼變化沒有。」雲麟道：「淨浴之後，衣服換過沒有？」繡春道：「已經澈底換過的了，都是新的。」雲麟聽了，不覺流下淚來，說：「母親平常穿一件新衣服，尚且千可惜萬可惜的，不肯常穿。今夕忽然如此，難道剛纔所說的話，果然是真的麼？」繡春也覺悲傷，但是鎮定着說：「好兄弟，這不是哭的時候，我們應該去守着，她纔是。」雲麟聽了，也祇得拭乾了眼淚，和繡春同到房裏去。見秦老太太已命人把平常坐着念佛的一把大椅子，挪進房間，當中擺着，自己端然在上面，合目趺坐，兩掌相合，口裏喃喃，像是念佛。柳氏紅珠，侍立兩傍，彷彿玉女一般。見他兩人進來，忙嗽嗽嘴，像是叫他輕些，到下面椅子上坐着。他兩人也就輕輕的走了進去。過了些時，秦老太太張開眼來，左右一看，見大家都在，祇不見玉鳳兒，就問道：「玉鳳兒呢？」玉鳳兒就從她母親身後走過來，秦老太太握了一握手，原來奔鸞桂鸞，

兩人早已進來，站在他父親的面前了。又對紅珠道：「你把那新生的女兒去抱來給我看看。」紅珠趕忙去抱來，送到面前。秦老太太摩摩她的頂，說：「將來也是一個好孩子！」又問：「田福恩呢？」這時田福恩，方纔從家裏匆匆趕來，也到了。秦老太太一看，說：「你們都齊了，我看了也樂。」又說：「我要睡了！」就站起來，走到床睡下。大家趕將過去，見她睡好之後，微微一笑，氣息俱無。繡春走上頭上一摸，冷冰冰的。雲麟一按脈息，已經停止。知道赴佛國的話，果然不錯。就大家舉起哀來。雲麟純孝性成，雖老太太預先交代，係赴佛國，並無痛苦，但生離死別，母子天性，如何不悲。到了天亮，分頭報喪，自有一班親友來弔，並且說起秦氏太太的死狀，都議論紛紛，臨了均被那生為善人，死為佛祖的一說所戰勝。其實記者，彼此一段事故，自覺近於神話。於這文明世界，情形不合。不過說到迷信，倒也不然。因為秦老太太生平最信念佛，得自母性的遺傳，腦筋中滿儲着天佛菩薩，到臨終的時候，那得沒有這種現象呢！且說秦老太太逝世之後，雲麟朝夕悲痛，飲食不進，幾致成疾。雖經多人勸解，不能稍減哀思。這天正在痛哭，忽有人拿進一個名片來，見寫着：「華登雲」三個大字，說是來弔喪的。雲麟一想，這名字好不生疎。忽的想起那年在湖北，翠姨臨死的那一天，有個人寄一個包裹來，說是「揚州華登雲寄來的」，莫非就是他麼？

但他又與我有什麼瓜葛呢？但是人家既盛禮而來，我也不可待慢。忙着家人迎接進來，只見來者童顏鶴髮，鬚長過腹，年紀已在八九十歲。但是精神矍鑠，步履康健，不是修行的佛祖，就是得道的仙翁。原來這華登雲，自從求仙失敗回來之後，他的道心，終究不死。一直等到張老太死了，重又出去雲遊，不知幾許時光。古人所說「精誠所至，金石為開」。華登雲一心求仙，備嘗艱苦，到了臨了，終究遇到了一個呂大仙翁，授他仙丹大道。華登雲專心學習，不上幾年，竟有些道氣。也曾朝過三山，遊過五岳，專在世上雲遊勸化。和雲麟見面之後，就打一個稽首。說：「恕貧道冒昧了！」說着，又向雲麟打了一個稽首。雲麟也就還了禮，就在靈旁椅上坐下。雲麟苦次相陪道：「請問道長何來？仙居何所？」華登雲說：「貧道原在揚州，後雲遊各處，今日纔回，以天地為逆旅，以四海為家鄉。」雲麟道：「原來一位世外高人，失敬失敬！但是與道長素無瓜葛，忽承光降，小子愚昧，無知請求指示一二，以開茅塞！」華登雲笑道：「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。祇聞有緣，沒緣，不問瓜葛與不瓜葛。」雲麟道：「請問道長，遇何種人，方為有緣？」華登雲笑道：「緣以情生，凡有情人，都得有緣。貧道雲遊各處，遇有緣人，即行點化。」雲麟道：「道長今日自必有為而來。」華登雲道：「果然居士亦知王道不外乎人情，這句書麼？」雲麟道：「道長何出此言？」華登雲大笑

起來，說：「這事說出在居士府上，關宗明義，我那得不先說明此話。」雲麟覺這話大有玄妙，但是體會不出他的用意，祇呆呆的癡想。華登雲復推他道：「秦老太太過去了，居士自然悲傷，但府上尚有一個老黃媽，她是府上一個大大的忠臣，你如何忘却了她！」雲麟恍然大悟，愈覺得津津有味。原來黃大媽自去年起病臥床，至今還沒有好。急忙請問說：「這是小子愚昧之處，但先慈臨終之時，曾說前赴佛國西方佛國，也曾見過書籍上的記載，但不知在於何地？老黃媽患病至今，時日已久，雖曾請醫調治，終究一無效果。不知她的病，可能全愈？道長亦有法術，能替她醫治麼？」華登雲道：「情到極處，就歸空虛空虛的境地，不是佛國是誰？所以老太太的遺歸佛國，自是終身結果。至於佛國究在何方，連貧道也不清楚，此事還要轉問居士。但是貧道所知的，也該奉告，就是祇問心地，不問其他。至於老黃媽，看她雖是一個女僕，倒也與我有大大的因緣。今天特地到此，有一半為她。」說着，就在身邊，拿出一個小小葫蘆，倒出兩粒紅丸，交給雲麟。說：「這是先天不易之丹，服下之後，自然好了。」雲麟站起來，代她謝了，然後接過來，供在桌上。遂又坐下說：「道長難得光降，小子尚有多事，奉求答復，就為揚州伍家小姐，初成大禮，即過分離，一病癡癡，半途而逝。這種事實，也有因果可尋麼？」華登雲又笑起來，說：「這是居士心地中一件大

事，終身不忘。今日見聞，自當奉告。這人本來與居士有夙骨之好，只因被算命先生誤了。所以被卜老太太，從中作梗，後來又被一富而不仁者占據了去。你想為富不仁，上天所忌，那裏還有好結果呢！半途有此風波，實是天道至公，祇是負了居士。但是揚州三大美人，就是珠翠玉，居士已得其魁首，也可心滿意足了。其中尚有一事，貧道雖不說明，居士必須問及。不如待我一起說了，免得費事。就是那伍府上玉翠之爭，那翠本來價值連城，因為墮潤多年，致失了她的本來面目。雖遇賞識者收羅，磨光拂拭，漸復真形。但遇無瑕之玉，如何爭得過。不過爭的一字，究竟不是純淨之物，所以弄到臨了，翠既羽化，玉亦玷污。真所謂兩敗俱傷，死者雖屬無知，生者如何忍受。所以陰間不必設有地獄，收拾這班人，就他那內疚之心，已比那坐鐵窗風味，若多着哩！說到那珠，本不是一件好物事，因為居士探驪而得，所以格外尊貴。因為尊貴，所以龍蛇相爭，祇因醋海關係，遂生出無限風波。今年一翻危險，把居士急得走頭無路，那知暗中另有一番因果，幸得驪龍親自相救，得慶更生。居士勿謂從此平安，不知此中波折正多哩！這一席話，說得雲麟半信半疑，知道這華登雲果然有些來歷，不然何至說得如此清激呢？若說神仙下降，世上必無此事，大概是方士一類，要想拿了他的法術來騙人，但是我家也不十分豐富，他來找到我，做什麼呢？正在心

中疑惑，那知華登雲已經曉得他的心思，說：「居士不必疑心，貧道拿了整千整萬的宦海餘錢，統統散盡了，那裏還想金錢，況且在他人看看金錢，像是有用。若在貧道，子然一身，雖有金錢，實無用處。不過隨處施舍，做些功德罷了！」雲麟忙陪禮說：「小子那有此想，不過剛驪道長所說，都是舍間和伍姓兩家的事，難道偌大一個揚州城，祇有我們雲伍兩家的事可記麼？」華登雲道：「可記的事，倒怕沒有大的，如清朝三百餘年天下，斷送在幾個佞臣之手。小的為江湖上的小寇，賊自害賊。再次的如一班老學究，做出事業，形形色色。還有窮光蛋，揀出良心，無惡不作。那一件不是可做揚州人說書的材料？貧道現在祇和居士略談有關係的事罷了。此外尚有兩個比方。」就擡着兩個指頭說：「譬如天上的雲，若在平時，一片白茫茫的，佈滿天空，有什麼好看。一到夏天，那雲的變化，就多了。有的為奇峯，有的為峻嶺，有的為怪獸，有的為飛禽，有的為人物，有的為山水。千形萬態，變化無窮。看的人也有興趣了，繪畫的丹青家，也描寫出來了。就可以算做造化的圖畫，大塊的文章。第二樣就是水，在池沼小蕩，波平浪靜，大家看了，不過知道這些是水罷了。必定到了大風激蕩，潮流衝動，那水就大大的變化起來。大的如山之高，小的如湮之低，綿長如一線，壁立若千仞，就立刻變成奇觀了。又如那高山之上，削壁之中，忽然流出一縷清泉，起初

# 百新書店

## · 門市部 ·

各種圖書 服務  
 高等文具 週到  
 花色萬千  
 公開陳列  
 定價公道 標明售價 歡迎選購

## · 郵購部 ·

國內外交書界理想中的服務者  
 手續簡便  
 回件安速  
 服務週到  
 無微不至  
 義務代辦全國圖書雜誌  
 處處以讀者滿意為前提

## · 批發部 ·

各地同業忠實的辦貨中莊  
 經銷本店出品  
 個個克己  
 利益優厚  
 代辦外版圖書  
 與原出版家  
 同樣優待

· 最新書目 ·  
 · 承索 ·  
 · 即寄 ·

---

---

# 廣 陵 潮

全一部份訂厚四冊

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

---

著作人 李 涵 秋

發行者

百新書店有限公司  
代表人 徐 稚 鶴  
上海河南中路一七九號

總經售處 百新書店有限公司

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  
分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  
香港支店 皇后大道中

分售處 國內外各大書局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六月改版第一版  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改版第二版

---

---

世界名著·少年讀物

# 人猿泰山叢書

內容精彩·五彩封面

第一輯：

- |    |   |   |    |     |
|----|---|---|----|-----|
| 1  | 人 | 猿 | 泰  | 山   |
| 2  | 泰 | 山 | 情  | 侶   |
| 3  | 泰 | 山 | 伏  | 虎   |
| 4  | 泰 | 山 | 之  | 子   |
| 5  | 泰 | 山 | 得  | 寶   |
| 6  | 獸 | 王 | 泰  | 山   |
| 7  | 泰 | 山 | 蒙  | 難   |
| 8  | 泰 | 山 | 出  | 險   |
| 9  | 泰 | 山 | 訓  | 獅   |
| 10 | 泰 | 山 | 漫遊 | 小人國 |

第二輯：

- |   |   |   |   |   |
|---|---|---|---|---|
| 1 | 叢 | 林 | 之 | 王 |
| 2 | 義 | 猴 | 救 | 主 |
| 3 | 地 | 窟 | 探 | 險 |
| 4 | 草 | 莽 | 英 | 雄 |
| 5 | 叢 | 林 | 凱 | 旋 |
| 6 | 黃 | 金 | 城 | 國 |
| 7 | 猩 | 猩 | 王 | 國 |
| 8 | 豹 | 人 | 記 |   |

● ● ● ● ● ●  
百 新 書 店 發 行

